

零落红尘
目录

作品相关 告读者书

引子

卷一·一 离尘少年

卷一·二 初染尘

卷一·三 藤妖

卷一·四 婆红儿

卷一·五 青天鹤涎

卷一·六 城守府

卷一·七 第一宴

卷一·八 北门兄妹

卷一·九 知芒修行

卷一·十 技艺初成

卷一·十一 初进演武场

卷一·十二 谁家公子

卷二·一 如此妖阵

卷二·二 终于归家

卷二·三 西夷来客

卷二·四 再进演武场

卷二·五 得赠宝剑

卷二·六 鹊起演武

卷二·七 闲平王

卷二·八 再遇妖阵

卷二·九 心事重重

卷二·十 回山

卷二·十一 山中异事

卷二·十二 彩虹

卷三·一 王母峰兵变

卷三·二 幽冥五鬼

卷三·三 宏愿

卷三·四 酒楼约见

卷三·五 听风雅阁

卷三·六 荒山野村

作品相关 零落红尘的地图

卷三·七 夺命无痕

作品相关 修改历史（随时更新）

卷三·八 皇子聚首

卷三·九 临别辞行

卷三·十 七宝山

卷三·十一 博善门

卷三·十二 博善门贰

卷四·一 染尘碧莲

卷四·二 初下凡尘

卷四·三 百草山园

零落红尘

作品相关 告读者书

作品相关 告读者书

作者：末零

因考试临近，末零不得不暂缓更新。

不果等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一定会带给大家更好的享受。如果有机会，我会把以前写的一些东西给贴出来，虽然不是和《零落红尘》相关，却是和另外一本关联大大。由于那时很久以前写的东西，现在也不想修改，可能会有不少看起来满幼稚的地方……

透露一些关于《零落红尘》的后继内容。

姬从易回到山中，帮碧莲修成有三魂七魄的正果。发现知芒山中自三月前来了不少陌生人，那些人却是和于铁蟾是一伙的。知道事情有些失控的姬从易动员大家搬离原地。

零落红尘

引子

引子

作者：末零

“陛下，老臣昨日夜观天象，见群星纷乱，无数亮星出现，紫微星略显暗淡，乱象直到天明仍未止息。据老臣所知，此天象绝非由普通流星引起。老臣遍阅历代观星录，也未找到相关记载。只是凭老臣的经验和直觉，此天象绝非祥兆啊。”

说话的是五朝元老王伦。此老官居星象台令，虽然不在朝堂之上，却与国卜台令张时一样，对朝政有着莫大影响。那张时是四朝元老，地位同样尊贵。朝中有两位“大太傅”，指的就是王伦和张时二老。他们都已经都是两位皇帝的太傅。

王伦的奏本简短精练。坐在龙椅上的北门哲不待他讲完，就急急起身，扶起跪在地上的王伦，道：“老太傅快快请起。老太傅年事已高，身体要紧。朕不是下旨你和张太傅觐见之时免跪嘛。”言罢叹了口气，道，“不瞒老太傅，朕近日也常有惴惴之感，昨夜更是梦见天地间一片混沌。今日正想找你和张太傅询问。”

北门哲赐了王伦座。王伦沉吟片刻道：“怨老臣直言，陛下如果实在放心不下，可以告知张太傅准备进行天卜！”

大华皇朝的人对于“卜”信仰异常。朝中专设的国卜台就是帝王为国事而卜的地方。国卜台共分三层，第一层凡卜、第二层国卜、第三层天卜，顾名思义，凡卜卜的是日常琐事，国卜卜的是国家运势，天卜更是千古难得一见之事，卜的尽是人间异象。

北门哲道：“只是近日国务繁多，边疆又有动乱，内忧外患之际行天卜大礼，时机不合呀。”

王伦道：“老臣以为，辅政王可以暂代国务。”

北门哲恍然道：“朕真是糊涂，竟把辅政王给忘了。想朕登基五年来，辅政王助朕成就了许多大事，上次的朋党之争，若非辅政王替朕背了黑锅，朕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老太傅，就这么定了。来人，命张太傅即日起准备天卜！”

见北门哲已拿定主意，王伦道：“陛下，那老臣告退了。”

辅政王府，一片繁忙景象，处处洋溢着喜庆气氛。

确实是有喜事，三郡主出嫁，足以使整个京城震动。

三郡主北门云名列京城五绝色之首，为她害相思病的王公贵族子弟无以计数。只是相传郡主中意的是个穷书生。那些贵族子弟听说此事，无不大为光火，只是莫可奈何。

只是所有的喧闹声在一瞬间凝固住，人们脸上露出惊诧的神色。皇宫来的轿子停在王府门口，一个公公手捧圣旨从轿中走出。

“圣旨到！辅政王北门德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近日国气紊乱，朕欲求助以天下，令辅政王暂代朝政，并令京城一切喜丧之事暂停，交辅政王监理。钦此。”

“臣接旨！”

北门德盯着手中的圣旨，呆立片刻，才向那传旨的公公道：“刘公公，请到里面喝杯喜酒。”

刘公公笑道：“辅政王，三郡主这婚事暂时是办不下去了，这‘喜酒’也就免了。陛下还要你和三郡主一同进宫呢。想来是陛下要向三郡主道这扰婚之歉吧。咱家先回了，辅政王请留步。”

北门德满心疑惑地带着女儿进了皇宫“有荷斋”，此斋是北门哲的祖父德安帝所建，乃是皇室宗族的议事之所。今次北门哲竟要辅政王带着女儿来此处，让辅政王有些不知所措。他似乎是越来越看不懂自己这个侄子了，自从自己两年前斩了水派的水无波和尚派的尚荣，替他背了个黑锅，就很少见到这个皇侄了。

当年朝廷分化为水派和尚派，人人不思为国效力，反而整天勾心斗角，对新登基的北门哲更是不放在眼里，整个朝廷一片乌烟瘴气。北门哲有心彻底处理，却碍着先王的面子无法对父亲的宠臣下重手。这时辅政王看到他的难为之处，私自带了二千禁卫军，抓了两派的核心人物水无波和尚荣，不多时就将二人斩首示众。北门哲虽然心中感激这位皇叔，可是朝中大臣联名要严惩辅政王，北门哲压不下这场风波，只好抬出先王遗嘱，令辅政王暂离朝政，回府修养。为平息风波，北门哲不得不又让水、尚两家的子嗣担任朝中重要职位，便是现在的京都司水留痕和禁卫司尚竹。

“陛下，依老臣看来此事尚需从长计议。天卜非同小可，最好是和满朝大臣商议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北门德面有犹豫之色，对北门哲的举动并不赞同。

“皇叔，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不与群臣商议就下旨么？”北门哲叹了口气道。

“老臣不知。”

“我知道那班大臣必定会阻挠于我，但我心意已决，又岂能再让他们能改变了。只是那时候提出由你代理朝政，不知会有多少人出来反对。所以我索性断了他们的念头。皇叔，当年若非是你替朕出头，朕怎会有今天。天卜虽然伤身，但国政有皇叔你打理，我也可以放心了。”

北门德张了张嘴，终是没有言语。过了片刻，北门哲道：“我扰了云妹子的大喜事，已命人在慈间宫摆下筵席，皇叔一起过去吧。”

北门德这才想起现在还在生气的女儿，不由苦笑道：“陛下这是多心，云儿的婚事比起天卜又算得了什么。只是我那女婿，为臣想向陛下推荐一下。”

“哦？听说皇叔的女婿是个落榜的书生，但既然入的了云妹的眼，应该很有些才能才是，还望皇叔详细说一下此人。”

“他叫仓无均。连年会试，考的都是治国之道，而仓无均虽是一介书生，学的是却是治军之法，因而通过考试，很难为国家所用。”北门德谨慎地道。

“我国确实是缺治军的良材呀。不过既然皇叔即将代理国政，那这事就由皇叔处理吧。前面就是慈间宫，我看我还是快点向我那刁蛮妹子道歉才是。”北门哲笑着说。

还没进门，就听一声脆响传了出来：“皇帝哥哥，你真是气死我了！”

北门云名列京城五绝色之首，确实有着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加上她的皇家气质，更是万中无一。

“为兄这不是给你摆的赔罪宴向你道歉了吗！好妹子，不要在生哥哥的气啦。”北门哲玩笑道。

饭罢，北门哲派人把三郡主送回辅政王府。辅政王则留在宫中议政厅，连同王伦、张时以及几位元老详议天卜事宜。

张时主管卜筮，天卜开始的时间自然由他来定，是下月十八。按天卜的规矩，卜筮前十天之内皇帝必须完全不食人间烟火，最多吃些果品、饮些无根之水。一般帝王哪吃得了如此大苦，这也是天卜百年难得一见的原因之一。

晋天府尹毛非政道：“陛下，按照规矩，我皇进行天卜之时，驻我国各国使臣都要参加，现在沧水国、紫利国、东莱国、常嘉国、雾裳国、玄季国和北凉国都有使节驻留，堂余国和堂有国的使节正在来我国的路上，估计半个月后即可到达。届时，天卜的部分结果应向这些使节透露一些的，臣担心这其中多少会有些变故，所以还是多做准备的好。”

北门哲道：“毛爱卿，你的担心朕也考虑过，不过依朕看，这些年我国国富兵强，些许小事不用担心，晋天府多注意一下就是。好了，在天卜开始之前，朕还有不少事情要做，今天就到此为止，你们回去吧，辅政王先留下。”

北门哲把自己已经着手做却没有处理完的事情给北门德交待一番，没别的事情也就让他回了。

回到后宫，北门哲长嘘了一口气，站在窗前看了看天，明月被几朵淡淡的白色云团环绕着，如同一层轻纱遮住脸的美人。

五月十八。

天气已经相当热了。北门哲端坐在天卜台中央，身下是一幅太极图，隐约可以从图上看到星辰排布。从十天前开始他每天只喝一碗用露水做的果子羹，多天来的苦行已让他显得十分憔悴，脸上的坚毅却是不减一分。

天卜将在午时三刻开始。为了那短短的半个时辰，大华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各国使臣也已经陆续到达，到过乾京（注：大华国都，又称圣京、天都），无不惊叹大华这些年来的变化，没有到过大华的，也无不为大华的繁华迷乱双眼。百年一遇的赚钱良机，使得一时间乾京商贾云集，热闹远胜平常。

贵客席上，那些外务大臣们窃窃私语，有的早已是老朋友的，自不用说，倒是很多人都因为这场天卜结成了新朋友。

突然间，一个全身黑衣的人来到他们中间。年轻人会觉得这个人很怪异，年龄大一些的都不经

意地发出一声惊叹：“大华竟能把妖王也请了来！”

这世间似乎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做到，但想请到妖王却是很难。且不说没几人知道妖王确切的修道地点，知道的人都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想见妖王，就要先奉上自己一半的精魄，妖王将用你那一半的灵魂去弥补见你的道行损失。”没人知道这个传说是真还是假，但想找妖王的人是几乎没有了。

天卜的主持者张时把妖王接到北门哲身后不远处的一张凳子上坐下，轻声道：“不知妖王是否也为那星空异象而来？”

妖王微微点了点头，道：“凡是活在大华的生灵，大概都知道这个。其实岂止是大华，整个天下的生灵都该知道。只是他们并不像大华一般，对星空宇宙有着如此深厚的了解。”

张时道：“不知妖王对此事的看法如何？”

妖王道：“天卜的大概结果我已知晓，届时我助你一臂之力就是，何必在意卜筮的前因后果，又何必在意他人之见？张时，这些想法你不该有，于修道不利。”

张时叹了口气道：“妖王所言我也知道，只是我答应先皇要好好照顾陛下，对这天卜之事我是不能不慎重啊。”

妖王道：“那你怎么看呢？”

张时道：“我想天卜实在不该像先皇规定的那样对外宣布。那时大华盛极一时，对那些外邦小国透露一些东西，也算是大华的恩泽。现在不一样了，大华虽然依旧繁华，却再也无法掩盖国力的空虚。西方的西夷和常嘉更是早就对我国虎视眈眈，我担心片刻之后宣布天卜结果时会有意外啊。”

妖王道：“意外肯定是有的，现在担心也是没有用，时辰也快到了，你过去吧。小皇帝这回受的罪可不小。”

张时摇头苦笑。

那些外国使节见到张时居然可以和妖王交谈这么长时间，仿佛老友一般，无不感到惊奇。

午时二刻，国卜台四周已经围满了大华的人民。谁也不想错过这百年一见的盛会。那些原本窃窃私语的使节们也安静下来，一时间天卜台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王伦身着星象袍、张时身着八卦衣，两人携手走上天卜台，四个童子手捧金盘，依次放着圣水、香草、神叶、仙金，四个童女手捧银盘，依次放着卜绸、地精、光镜、红珠。这八样宝贝俱是国卜台专藏，也只有在天卜之时方能得见天日。

此刻王伦站在太极的阳位，张时站在阴位，八个童子童女依次按坎震巽乾兑坤艮离八卦方位站好，静待午时三刻到来。妖王则立在天卜台下，他始终没有离开北门哲五尺。

一声雷鸣，一道闪电从空中劈下，童子童女手中的贡物立刻化作飞灰。再下一刻几人已退至妖王身侧。只见几道霞光从那太极图上向四周散逸，霞光散尽，北门哲竟已消失，妖王竟也不见了。原先皇帝坐的地方流光溢彩，整个天卜台笼罩在一片祥和之下。

众人惊叹这华丽的景象，却无一人发出一点点声音，世界变得更加静谧，然后每个人都用朝圣的目光看着天卜台的中心，现在那里只有两个老人，两个似乎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老人，老人的脸上有种说不出的安详，能看到那面孔的大华国民，心中都涌起无限的崇敬。

一片烟云飘渺中，妖王领着北门哲进了南天门，守门天将见是妖王，道：“妖王，你带着大华皇帝来到此间，所为何事？”

妖王道：“他为天卜而来，你身为南天门守将该不会不知道吧？”

天将打了个哈哈，道：“小将只是想提醒一下妖王，最近仙界遇到了点事情，估计天卜也卜不出什么结果来，我劝妖王还是省省法力，也为大华的皇帝多省几年阳寿。”

妖王哼了一声道：“仙界发生了什么大事？我好歹也是妖王，见见仙帝权当访友，不行么？”

天将道：“不敢不敢，小将多事了。”

妖王向北门哲道：“小皇帝，片刻之后见到仙帝，你最好什么话都不要说，都由我来处理，明白么？”

对着妖王这活了几千年、不知还会活多久老妖，北门哲只有像个小孩一样，乖乖地点头道：“全由妖王处理就是。”

进了仙宫，见仙帝仙后已经在了，北门哲便要下拜。仙帝道：“你在人间也贵为天子，这跪礼就免了吧。你此行的目的朕已知晓，免你跪礼，也是因为我此次确实无法为你解惑。”

北门哲面色变了又变，刚想开口，妖王道：“仙帝，听说仙界出了些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仙帝道：“此事我已关照了龙王和冥王，估计他们不日也将到来。等你们都到齐了，我在告诉你们吧。来人，取两只酒樽来，为北门皇帝斟一杯瑶池玉酿。”

妖王道：“还不谢过仙帝！”

北门哲揖首道：“谢仙帝赐酒。”

北门哲喝干樽中佳酿，妖王道：“仙帝，我还要和他一同下界。”

“你快去快回，此事已是刻不容缓。”说完此言，仙帝脸上竟显出疲态来。

天卜台下的人们无不焦急地等着皇帝出现，天空突然撕裂开来，没人知道什么原因，站在国卜台上的两个老人仍然是一付茫然的样子。

天卜台再次为烟雾所遮盖，当烟雾散尽，原本因疲惫而无精打采的皇帝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看着自己的子民和别国的使节急切的目光，北门哲叹道：“这次的天卜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一次，卜筮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到底大华发生了什么事，仙界也是一片茫然。”一片哗然……而此时那两位老人也恢复了正常，听到皇帝的话不由双双色变。

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有人喊道：“不好了，常嘉的使节死了。”一听就知道这绝非在场的官员喊的。只是除了在场的大华官员和外国使节，谁又能知道死的是常嘉的使节？这些念头在北门哲脑中一闪而过。

突然北门哲回过头，看见妖王正对自己笑，眼神中透着怪异。北门哲道：“妖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妖王道：“你也不用有太多的疑问，我不会做出对我的栖息地不利的东西。近年来的形势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使节就算现在不死，也不会活过今晚。常嘉一定会制造出假象，说大华的人杀了它的使节，那时候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大华派兵，让人喊出来也无非是让在场的各位使节

知道大华并未刻意杀人。我也只能说这么多，虽然他死了也会给大华带来一些麻烦，但总比他死在常嘉的杀手手中好。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自己来处理。小皇帝，真正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记住，一定要谨慎，你知道西夷的皇帝也对大华垂涎欲滴呢。好了，我去也，二十年内，那两个老家伙还是可以辅佐你的。”眨眼间妖王再次失去踪影，留下满脸错愕的北门哲。

大华的各级官员的办事能力还是有的，很快就平息了因常嘉使节暴毙带来的混乱。未时二刻，国卜台就恢复了以往的静谧。

议政厅。

张时叹气道：“妖王的做法也不能算错，只是我不明白他怎么就犯了这么个糊涂，只死了个常嘉的使节。常嘉的人在大华的何其多，它要找借口，下面好做的事情多着呢。”

王伦一反以前不论国政的姿态，道：“我倒觉得此事对大华的好处也不少，与其在必然发生的战争中处于被动，不如主动出击。”

左丞相商桂道：“我也觉得王老太傅所言有理。大华已经整整五十年未经战事，如果我们不采取主动，一旦开战不利，士气必会一落千丈。最近的情报显示常嘉和西夷关系愈发密切，五十年前的那一仗大华的对手就是西夷。在大湖地区打了五年的仗，虽然我们没有损失领土，但和那么一个不大的国家打了那么久却只维持到这一步，已经很让百姓失望了。”

右丞相柳阳鸣道：“商丞相所言乍听十分有理。可我大华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岂可像它西夷国那般不开化？采取主动，岂不是让世人都说：‘看哪，这就是大华，永远覬觎别人的东西。’我大华几千年的声誉岂非是要毁于一旦？”

商桂哼了一声道：“柳丞相的意思是要等到他们都已经把军队开到我大华国土时再向他们开战？只怕那时我的大华的国威都丧失殆尽！”

北门哲见两位丞相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就打个圆场道：“两位卿家不用再争，就算它常嘉要耍什么阴谋，也不会快到就在这几天内就发动。你们回去每人给我写个折子，明天早朝后给我。今天就到这里。”话未说完，就有个小太监急急进了议政厅，道：“陛下，常嘉的使节馆失火，暴毙的常嘉使节也莫名其妙地被从棺材里拉出来，让人砍得丁丁碎碎！”

“啊……”议政厅在座的个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呼。

零落红尘

卷一·一 离尘少年

卷一·一 离尘少年

作者：末零

阳春三月，处处都是一片清新景象。

姬府内更是热闹非常。这几年姬家人丁特别兴旺，振字辈的孩童添了十几个。春天小孩都特别好动，后花园的池塘边上，几十个小孩打打闹闹，一旁看着的大人们也觉得特别愉快。

忽然一阵哄闹，小孩们全都围到一起，隐约可以听到衣服撕破的声音。大人们似乎是见惯了这样的情况，无动于衷。刚回家不久姬振华觉得有些不对劲，就拨开小孩，发现又是体格强壮的振武在和人打架，挨打的是一个十分瘦小的孩子。

“振武，你怎么又欺负振易了？”姬振华略带责备语气，对着长得虎头虎脑的振武说道。

那叫振武的小孩听到姬振华的责怪，却是面不改色，抗声道：“大哥，就你会袒护振易！他活在姬家，就是在浪费粮食嘛！”

瘦小的孩子怒声道：“你胡说！”

姬振华冷着脸对瘦小的孩子道：“振易，你打不过振武，怎么连吭也不吭一声？你要是说句话，长辈们还能让你们打下去？每次都弄得青头紫脸的，不是自己找罪受么。”

叫振易的瘦小孩子道：“谁叫他老是骂人！”

振武道：“谁骂你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想我姬家怎么说也是大华第一世家，对大华总该有莫大的贡献。现在国家有难，你整天抱着些烂书四处胡言乱语，却不和我们一起习武。”

振易道：“你们只知道练武，却不知道把国家治理好的还得是读书人！”

听到振易的话，姬振华眼中露出讶异的神色。

振武却道：“姬家历来都是以商为本，从不参与朝政，最多就是对军队有些联系。你这样做分明是想做官，想做官就是违背姬家祖训。就你这样，也配做‘振’字辈的！”语气中似乎是极为不平，周围的小孩也露出赞同的神色。

这时一个青年男子走了过来，拉起姬振易就走，道：“振易，回家去。”

姬振华见到那男子，低头招呼了一句：“二叔……”

那男子似乎没有听见，径直走了。见姬振易已走，那群小孩立刻作鸟兽散，只有几个留下拉着姬振华嚷嚷着要学他的本领。

青年男子爱怜地抚摸着姬振易的头发，道：“孩子，你怎么又和那些人在一起了？”

小家伙道：“本来我是坐在树下面看书的，忽然间振武就揪住我头发，什么也不说就打我。我坐的地方都是平常没什么人去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他还说……”

“他还说什么？”

小家伙道：“爹，我们为什么要待在这里？他们没几个好人，都欺负我们。刚才振武还说我不配做‘振’字辈的子孙。”

那男子叹了口气道：“孩子，爹也不想再待在这里。只是你娘的病……虽说我们也是姬姓的嫡系，但从你曾祖开始，我们这一支就没落了，离开这里，我们没钱给你娘治病啊。”

小家伙点点头道：“也是，离开这里，我也没那么多书看呢。”

那男子突然道：“孩子，我上次拿回来的书你看得怎么样了？”

小家伙听爹爹说到书，立刻来了精神道：“那几本书也没什么，几天前就看完了，这些天在看你写的《国论》呢。”

男子听了，微微一笑，道：“现在的姬家早已不像以前那样和睦了，虽然还是大华第一世家，但没落是迟早的事情。祖上传下来决不做官的训话，早该撤啦。我们离开姬家也是迟早的事。他们不喜欢你叫姬振易，你就改一个好了。”

小家伙一听，低头想了片刻，道：“那我叫从易好了！”

男子哈哈大笑：“果然是我的好孩子。告诉爹，为什么叫从易？”

小家伙道：“当初爹爹给我取名为易，无非是说‘易’道变化无穷，乃至道之道。改振为从，自然是要提醒我时刻顺应易道。”

男子胸怀大畅，道：“好个从易。从易，你可知道当初我就想叫你从易？来，这是你出生之时爹爹写的字排。”说罢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木牌，染成红色，上面有字。

小家伙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木牌，果然见上面写了三个字：“姬从易！”父子俩对着木牌开怀大笑。

一个美丽少妇的脸透过书房半掩的门，笑盈盈问道：“你们两个男子汉在笑什么呢？”

男子赶紧扶了那女子进屋，道：“霞云，你身子不好就不要乱走动。嘿，刚才振易说要改名，我就让他给自己取个名字，结果你猜怎么样？”

那女子道：“该不会叫从易吧？”

小家伙一下扑到母亲怀里，道：“娘真是聪明绝顶呢！”

那女子面带喜色地用手指在小家伙头上点了一下，道：“你这小鬼！”

小家伙却道：“娘，你说错了，从易才不是小鬼呢。从易今年六岁了，而且爹爹说过的有用的书我都看得差不多了，而且很多时候我还能难倒爹爹呢。”

青年男子正色道：“从易，不能骄傲，更不能纸上谈兵啊。你说自己不是小鬼可以，但用那样的理由就不对了。”

小家伙低头道：“孩儿知错了。”见父亲点头，姬从易转向母亲道：“娘，我饿了。”

那女子道：“到底还是孩子。我去厨房给你弄吃的。”

姬从易因为生活在姬家，书房什么的倒是一应俱全，只是没有一个丫环佣人。虽说财力不许可，但也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最主要的是姬从易的父亲姬康对这种使唤丫环的时俗感到极端反感。

姬从易正吃着东西，突然发觉屋外原有的喧闹声全都没了，不由感到奇怪。悄悄出了家门，却发现一顶雕龙画凤的轿子停在门厅内，姬从易知道定是皇帝来姬家了。心道：“姬家一向不参与朝政，皇上来这里一定是为了振华大哥立功的事。”心里这样想着，脚下不知不觉走向大厅。

大厅中，一个宝相庄严的男子坐在原本姬扬坐的位子上，姬扬却是站在下方。姬从易却心道：“这一定就是皇上了，我看也不怎么样嘛。”

姬扬道：“皇上，振华虽说立了些军功，却也不敢劳累陛下出宫，真是罪该万死。”

皇帝道：“姬爱卿不必多礼。朕此番前来确实是为了振华的事，但却不单单是因为他立的军功。大家还是随和一些好。”

姬扬道：“那是……”

皇帝道：“朕知道你们姬家向来开通，这事我就直接跟振华讲吧。振华，你可知晓辅政王有四个女儿，前面三个都嫁了，三女儿嫁的仓无均跟你关系据说还相当好。现在还有个小女儿也不小了。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姬振华低头道：“皇上美意臣知晓，只是……”

北门哲却“嗯”地一声，似乎极为不悦。姬扬道：“只是什么？”

姬振华看看北门哲，道：“请陛下先恕臣无罪。”

北门哲盯着姬振华看了一会道：“你说吧。”

姬振华道：“是陛下。臣在外学艺期间，有一个师妹，臣和她朝夕相处十五年，每日同食共行，在臣下山之时，臣已经把祖传定情之物交给了她。”

北门哲听说如此，不由有些犹豫，半晌才道：“好吧，这事就先放一放。振华，你领兵攻破西夷的封锁，解救乌盟关于千钧一发间，这赏赐朕还是要给的。金银财宝想来朕还没有你家的多，就不用说了，告诉朕你想要些什么，朕派人给你准备。”

姬振华想了片刻道：“那还请陛下再赐臣一块特许令，开采乌盟关外的哑铁山上的铁矿。”

乌盟关外的哑铁山，虽说藏铁极多，但因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一直无人开采。这个特许令，给了和不给，对北门哲而言区别也不是很大。北门哲笑道：“姬家的长子就是不一样，时时刻刻都为姬家的产业着想。好吧，应你所请，朕就再给你一张特许令。”心下却道：“正好有你姬家为我护住乌盟关，我也有足够的兵力去对付西夷、常嘉。”

正盘算间一只纸折的鸟儿飞到北门哲的头上。姬扬吃了一惊，对着门外道：“是谁？”

一个小孩慌慌张张进了大厅，正是姬从易。

姬从易跪倒在地，低首道：“小子不知陛下在此，胡闹不懂事，还望陛下恕罪。”

北门哲本来有些生气，见地上跪的却是一个几岁大的小孩，听他说着老气横秋话，不由有些开心，问：“你是谁家的小孩？”

姬从易答道：“小子是姬康的儿子。”

“姬康又是谁？”

姬扬道：“是臣的远房弟弟。”

北门哲“哦”了一声道：“娃娃，你叫什么名字？”

姬从易道：“小子名叫姬从易。”

姬扬心道：“这孩子怎么叫姬从易了？”心里这样想，嘴里却什么也没说，只听北门哲道：“娃娃，看你口齿伶俐，朕就不问了，给朕介绍一下自己。”

“小子今年六岁，一直生活在姬家，到现在还没出过姬家大门呢。从两岁开始爹爹就教我识字，现在已经看完很多书了呢，对我爹的《国论》尤有心得。”

“就这么点了？姬爱卿，他说他两岁识字，是真是假？”

姬扬一呆，道：“这孩子确实是早慧得很。两岁识字倒也是真的，姬康常从书院里拿书回家让他看，一般也是几天换一次。只是对这孩子，臣却不是了解。”

北门哲道：“姬从易，据你所言，你父亲应该很有才能才是呀。”

姬扬却道：“皇上，你是知道的，我姬家有祖训，就是姬家的后代不能参与朝政，也不能当官。所以我这堂弟也只能在家郁郁了。”

跪在地上的姬从易突然道：“皇上，我膝盖好痛啊，能不能让我站起来呀。”

北门哲哈哈大笑：“好，你就站起来。你好像有话要说似的，是什么？”

姬从易昂首道：“小子想说的是，不管什么规矩训示，都是人定的，自然也该由人来破除。姬家子孙不入官，那是为了防止姬家的巨额财富对为官不利，但几百年下去了，姬家的子孙并不都是还在原籍，也并不是所有的姬家子孙都是经商的。现在很多姬家的后人也没什么财产，而这些人里面很多有才能的却不能得到发挥，不仅对自己不公，对国家也是一大损失呢。”

北门哲盯着姬从易看了一会，又转向姬扬，问：“他真的只有六岁？”

姬扬尴尬地点头称是，北门哲大是奇怪，问姬从易道：“这些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姬从易道：“这些只是我爹爹《国论》一书之沧海一粟，再加上一点我自己的理解。”

北门哲夸了姬从易几句，坐了片刻便要回宫，临行吩咐姬扬商议一下，让姬康于次日未时到青松堂。他以一国至尊前来提亲，却让姬振华给拒了，姬扬自然不敢再去忤逆他的意思，虽然心中极是不愿，还是得照做。

零落红尘
卷一·二 初染尘

卷一·二 初染尘

作者：末零

北门哲走后，姬扬匆匆赶到姬康家，踹开大门，怒气冲冲道：“姬康，你做的好事！”

看着怒发冲冠的姬扬，姬康语气平静地说：“大哥匆忙赶到此地，不知有何贵干？又不知我做了什么事情令大哥如此动怒？”

展霞云搬过一张椅子让姬扬坐下，道：“大哥先别发这么大的火，有事慢慢说，我们姬康要是真的错了，一定改。”

姬扬看了展霞云片刻，脸色变了又变，道：“振易呢？”

展霞云道：“大哥，忘了告诉你，振易已经改名从易啦，希望大哥以后这样喊他。”

姬扬气红了脸，指着两人道：“你们，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姬康道：“大哥，我向来是怎么做事你也知道。这名字是从易自己要改的，再说从易想要改名也并非无因。姬家有人说他不配做‘振’字辈的子孙，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听人说起？”姬康咄

咄逼人，姬扬虽说是商场上的老狐狸，但对这个远得不能再远的弟弟却是始终没有办法让他听自己的。

见姬扬久久不语，姬康悠然道：“大哥还没说到我家所为何事。”姬扬依旧不语，姬从易却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笑嘻嘻道：“大伯不说，从易也知道。”

展霞云笑道：“那从易告诉娘，大伯来找你爹做什么？”

姬从易缠着展霞云道：“刚刚我见到皇上了。”

展霞云捏着姬从易的鼻子，怜爱道：“大伯肯定不会只因为皇上刚才御驾降临就来找你爹的，傻孩子。”

姬从易道：“当然了，要不是有大伯不能处理的事情，大伯怎会来咱们家呢。是吧大伯？”姬从易说完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看着姬扬，表情甚是可爱。

姬扬见这一家子全当自己如空气般，早已气得七窍生烟。姬从易所言，似是说他能力实在一般，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就要找姬康。姬扬年轻时就十分自负，对这个才艺高过自己的弟弟实在也是早就怀有戒心，平日最怕别人把他和姬康对比，身为姬家家主却又不能不表现出过人的气度来。

姬康假怒道：“从易，怎么这样说话，还不向大伯道歉！”

姬从易噘着个嘴，却不再说话，躲到展霞云身后。

姬扬心知自己的目的不能达到，也就放弃了劝说姬康的想法，告诉他道：“皇上要你明日未时到青松堂去，你看着办吧。”

姬康沉吟片刻道：“这样啊，大哥，有件事我想请大哥帮帮忙。”

姬扬看了看姬康，又看了看展霞云，躁怒的心情竟然平复下来，叹气道：“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小弟不知道青松堂该怎么走，到时候还希望大哥带我去。”还未听他说完，姬扬刚刚平复下去的怒气又爆发出来，瞪着姬康，眼中怒火仿佛能把人烧死。良久方道：“到时候叫振华带你过去。”言罢头也不回出了门。

姬从易道：“爹爹你要进皇宫？从易也想去，爹能带我去吗？”

展霞云道：“从易，皇上叫你爹进宫肯定有正事，你一个小孩子去做什么？”

姬从易嘟着嘴道：“从易都六岁了，到现在还没出过姬府大门，好些次要你们带我出去，你们都不答应……”说话间眼眶中满是泪水打转，仿佛受了无限委屈。

展霞云转向姬康道：“从易说的也是，都六岁的孩子了，到现在还没出过姬府大门，这样下去就算是再聪明，将来也做不成大事。你此去皇宫，大概以后也不会再窝在姬府了，先带从易出去见见世面也好。”

姬康想了想道：“好吧，只是从易你到皇宫一定要老实些，要是不老实我就不带你去了？”

姬从易高兴地跳起来，搂住展霞云的脖子道：“谢谢娘。”转身又向姬康道：“也谢谢爹！”

姬康却问：“就你一个人跟我去？”姬从易想了想，神色有些黯然，点了点头。

是夜。姬康吹了灯，却听展霞云道：“康哥，你看从易这孩子，常常又是自卑又是骄傲的，看得我真是……”

姬康道：“我也心疼啊。云妹，从易的心思我又怎会不知，他自小就受人欺负，姬家的上上下下只有比他小几天的表妹宁儿对他好，要他怎么不自卑，白天我问他是不是要我只带他一个人进宫，你看他的脸色都变了。这么小的孩子，偏偏又是那么聪明，整个姬家又没人比得上他，骄傲些也是难免。不过我想这种骄傲与自卑并存的性子，对普通人来说肯定不是好事，但对从易绝对是例外。他才六岁，就能把‘易’的意思理解得差不多，只这一点我这做爹的就自叹不如啊！”

展霞云叹道：“这孩子。但愿苍天保佑我儿早日成人。”

姬康道：“一定会的，明天以后，我们大概就不用再过这种受人白眼的日子了。”

展霞云温柔地说：“康哥，我相信你。”

姬康轻笑道：“可是云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信心么？”见展霞云不语，姬康道：“从易说他见到了皇上，而且皇上还问了他的名字。我想一定是从易在皇上面前说了什么引起皇上兴趣，而后问及从易是谁教他这些东西。见到皇上，我的《国论》就不会蒙尘了。也幸好皇上是位明君。”

次日午时，姬从易已经急急地嚷嚷着进皇宫。到底是小孩子，早上快速看完该看的书就一直缠着父母亲讲讲外边的事情。早年的时候展霞云和姬康都曾游历过全国各地，见闻也算广博。讲到姬康在知芒山下遇到的奇人时，姬从易道：“爹爹，不是说大隐隐于市嘛，你说的那位奇人算是什么隐呢？”

姬康笑道：“大隐隐于市，说的也不算错，但真的隐士却是隐得了无形迹。”姬从易似懂非懂地点头道：“不知道我们今天出去，能不能见到大隐之士呢。”

展霞云道：“你这孩子尽是胡思乱想！”

姬康却道：“如果你真的想见识一下隐于市的大隐，我倒是可以带你去见一位！”

展霞云道：“康哥，你这么也跟着从易瞎掺和呢。”

姬康笑道：“云妹怎知我是瞎掺和？”

展霞云道：“莫非你要带从易见游琴先生？”

在去皇宫的京华大道上，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景象是姬从易从来没见过的，自然觉得十分新奇。姬振华显得相当烦躁，姬康见了也不多言，只是说：“振华若是有事，先行一步也是无妨。”见姬康如此说话，姬振华嘱咐了几句便匆匆离去。

姬从易道：“让大哥走了，爹你怎么找到青松堂？”

姬康道：“你道我真的找不到青松堂？再说见皇上是要人通传的，到时还怕没人带你去？”说话间两人来到一家客栈门口。姬从易看了看客栈名字，“联星客栈”。

联星客栈门口围了很多人，却十分安静。忽然“铮……”一声，吓了姬从易一跳，放眼望去却什么也看不到。姬康把姬从易举到头顶，问：“看到没有？”

姬从易道：“看到一个奇怪的老头！手里捧着一张古琴，却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道要干

吗。”

姬康道：“刚才那声琴声，就是这位老先生弄的，你听出什么没有？”

姬从易想了想道：“开始的时候吓了一跳，听爹爹一问，我细想一下，那一声铮鸣让我感觉怪怪的，却说不出。”

姬康把姬从易从头上放下，摸了摸他的头，道：“这位老先生才是真的隐士，不是大隐于市的隐士。十几年前我跟你这般大时他就在这联星客栈门口抚琴，十几年了我几乎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来这里，听他那一声琴。你看联星客栈并不因他在门口抚琴而对他恶意相向，你知道为什么吗？只是因为很多人听了他这一生琴音后会自觉不自觉地到客栈里喝杯水酒，然后静思一些时间。”

姬从易道：“啊，我想起来了，他莫非就是娘说的游琴先生？”

姬康道：“是啊，等爹爹皇宫的事情了了，我带你去游琴先生家，怎么样？”

“好！”

“好了，快些走吧，再耽搁就要错了时辰啦。对皇上可不能像平时那样，知道吗？”

“从易知道。”

进了皇宫，公公把父子两人领进青松堂，见北门哲正在小憩。姬康急忙牵着姬从易跪倒在地，静等皇帝醒来。

姬从易跪在地上不多时，又嫌膝盖痛，轻声跟姬康讲，说要先站起来，姬康不许，姬从易就轻声嘀咕几声，却把北门哲吵醒了。

北门哲睁开眼，见地上跪着两人，大的自己不认识，小的正是自己昨日在姬府见过的姬从易，便知是他们父子到了。说了声“平身赐坐”，姬从易露出一副“还是皇上了解我”的表情。北门哲见了姬从易的表情，哑然失笑，对姬康道：“姬爱卿，你的儿子还真有意思呢，近日朕心情略有波澜，也能让他逗笑了。”

姬康道：“那是陛下仁爱，犬子不知礼数，没让陛下生气是他的造化。”

北门哲笑道：“姬爱卿，朕对你这孩子却是相当喜欢，不如就让他留在皇宫，陪我的两个皇儿读书如何？”

姬康道：“这……”

姬从易却嘟囔道：“不好，我要是留在宫里，我娘一定会想我的。娘亲身体不好，我怎能让她再为我劳心呢。而且……”说着姬从易低下头，眼睛却瞄向姬康，声音越来越小。

北门哲见状，大感有趣，道：“而且什么？姬小爱卿？”

姬从易大窘，道：“我说了皇上可不要生我的气啊，也不能生我爹的气。”

北门哲正色道：“你只管说，朕不生气。”

姬从易道：“那我就放心了。我想说的是我怕皇宫里的书我大半都看过了，再看第三遍第四遍，肯定没意思……”

北门哲哈哈大笑道：“姬爱卿，这孩子口气还真不小呢。”

姬康道：“这孩子确实有些狂妄，还望陛下勿怪。也是为臣教导不力，回去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

北门哲道：“那倒不用。朕是铁了心要让他留在宫里，至多不让他母亲整日挂念就是了。”

姬从易嘟着嘴，一副不愿意的表情，姬康却喜道：“你这小混蛋，还不谢谢皇上！”

姬从易皱皱眉头，突然开心起来，跪道：“谢谢皇上！”

北门哲笑道：“这好像还是大华开国以来第一次呢。不知姬爱卿打算怎样来报答朕？”

姬康道：“臣自当竭尽所能，为陛下效力！”

北门哲忽然道：“姬爱卿，你可知朕为何会如此对你？”

姬康摇头道：“臣不知。”

北门哲道：“昨夜我粗略地浏览了你的《国论》。你在书中的很多见解都很独到且甚合我意，看得出你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对我大华有着莫大好处的人才！天幸让我遇到你，若是你到了别国去，我大华恐怕要有些日子不安宁了。”

姬康道：“臣惶恐。只是即使为臣到了外国，也不会帮着那些邦国来对付大华。虽然下官对祖上‘不能做官’的训示不满，但伤害国家民族的事我是做不出来的。”

北门哲干笑道：“是朕失言，姬家是我大华的支柱，这样的话确实是不能说的。”

姬康道：“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北门哲道：“你说。”

姬康道：“六年前，常嘉西夷侵犯我朝，虽然现在外患已平，但打了六年的仗，原先依附我国的一些小国现在却都已思变。臣以为应该给他们一些警告。”

北门哲道：“怎么，你想让朕对这些国家用兵？”

姬康道：“臣不是这个意思。耀我国威的方式有很多，打仗只是下策、其次为威慑，当前最佳莫过为怀柔。”

北门哲道：“哦？不知道姬爱卿这‘最佳’二字是作何解释？”

姬康道：“这只是臣的一种观点，事实上以我国现在的国力，以怀柔实现耀威的能力可能有所不足，退而求其次，恩威并施的能力还是有的。据臣所知，雾裳和玄季两国历来内乱不断。尤其近年，受大华战局影响，两国反抗朝廷的势力实力大增，但两国朝廷却只知一味地依赖他国援助，不思进取。臣以为只要趁两国政局不稳之时，把握时机插上一手即可。”

一直在旁边无聊地坐着的姬从易听到姬康的话，插嘴道：“陛下甚至可以向两国派出秘史，策反两国各地的暴民。只是这样有失天和，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不会做的。”

北门哲以奇异的目光看着姬从易，仿佛发现一个怪物，道：“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姬从易昂起头道：“是呀，皇上。”

北门哲道：“我看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原来我只是想让你在宫中陪我的皇儿读书，现在看来这样也确实是浪费了一个小天才。你又说不屑和那些皇子们一起读书，不若就在朕的御书房做我的伴读如何？还有，姬爱卿，这孩子你是怎么教的？”

姬康对北门哲的话感到相当奇异，目光怪异地看着皇帝，也不管这样做是否有失礼仪。姬从易却道：“听说宫中有很多医术很高的御医，皇上要是派几个把我娘的病看好了，我一定会照皇上说的去做。”

北门哲道：“怎么，你娘有病？”

姬从易道：“若非我娘身子不好，也不会待在姬家这么长时间。”

北门哲道：“不会在姬家住这么久？这又是为何？”

姬康道：“皇上，这涉及姬家的家事，臣下不好什么都说出来。”北门哲虽是一国之尊，对不问臣下私事这种关乎礼仪的事情，做的还是很好的，听姬康这么说，也不好再问。

姬从易却道：“我不想住在姬家的原因却很简单。那些人老是欺负我，说我不习武，是浪费大华的粮食，还经常打我。”

姬康道：“那些孩子也是想为国效力。几年来我朝尚武之风大涨，人人都想投军报国。振华又是他们很好的榜样，出了这些事情也在所难免，请陛下勿以为怪。”

北门哲道：“这朕知道。昨天去姬府，就看见很多小孩在舞枪弄棒。都是一群傻小子，人人都做武夫，那谁帮朕打理国事呀。你看朕这御案上，这么多折子，要朕一个人怎么看？总不能张张都看个仔细吧。对了姬爱卿，朕这就派人给你安排套房子，你今天晚上回去，给朕写个折子，给朕详述你那‘恩威并施’的策略。”

姬康应了声“是”，道：“陛下国务繁多，臣这就告退了。”

“嗯，明天你什么时候过来都可以，刘公公会领你们去新房子。还有我现在就封你为大华国辅，即日上任。”

姬康赶忙拉着姬从易跪谢“隆恩”。大华的国辅，并非常设，一般是皇帝任用特殊人才时才会封这个官。任命姬康为国辅，显然是北门哲对姬康极为重视。但仅仅因为一本书就让姬康登此大位，还是让姬康心中惴惴。

零落红尘

卷一·三 藤妖

卷一·三 藤妖

作者：末零

出了宫门，姬从易道：“皇上真是有意思。”

姬康道：“皇上平易近人，是个好皇上啊。对了从易，之前跟你所说的那位游琴先生你还要去拜访吗？”

“去，当然去，一直没出过门，出门就能见到真隐士，从易怎么可以错过呢。”

姬康拍了拍姬从易的头，忽听前方一阵嘈杂，便拉了从易退到街边。由于对外开战，这几年全国各地当兵的都享有相当的特权，能在城镇街道上策马奔腾就是一例。

在街边站了半天却不见有马匹行来，姬康大是奇怪，便拉着从易继续往前走，不多时就见前方街道正中躺着一个老太，看样子是被马撞伤了，周围却无人围观。那老太瘫倒在地，口中不时发出呻吟声，姬从易看了心中不忍，便要去扶她起来。

忽然又是一阵马蹄声，好像是刚才过去的那队骑士又返了回来。姬康赶紧拉着姬从易不让他动。那队骑士策马围住在老太，为首的一个道：“好你老妖婆，我等刚才差点让你骗了去，看你这次还能往哪里逃！”

姬康心道：“原来是京城的防卫队，难怪没人敢帮那老妇一把。那些人说他是千年藤妖？莫非是妖王的手下？”

那老妇道：“大人哪，你们看老身哪点像是妖啦。哎哟……你们把我的腰给撞断喽，我的腰疼啊。”姬从易这才看清那老妇面容，她面貌极为苍老，皱纹极多，许是因为疼痛，两只昏黄的老眼中满是浊泪。

那骑士道：“好了好了，别装了，我们张大人只不过是要我们带你去见他，又不会拿你怎么样，你担心什么。”

那老妇见四周没人围观，也知道在京城这地方，防卫队没人惹得起，竟形貌一变，不再呻吟，忽地从地上跃起，骂道：“该死的张凯明，要你们带我去让他看看！我呸！他有化魂幡，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化魂幡乃是专门对付像我这样即将成道却又还差一步的中年草妖的，我去了还能活着回来？”

那骑士嘿嘿笑道：“那就由不得你了，带走！”

姬康不是修道之人，但对修道一事也知之甚多，一听化魂幡，立即明白城守张大人为了快速得道，竟要通过吸取已修得小成的妖的法力，心中对他大为不齿；又知妖王在六年前的天卜中起了很大作用，若是手下的属众为人类所害，定会心生怨怼。这几年北门哲颁布了几部禁止猎杀的法令，为的就是报答妖王对自己仙界之行的帮助。想到这，姬康便想帮那老妇脱困，开口道：“那位军爷可是奉张凯明张城守之命，来寻这千年藤妖的？”

那骑士低头看着姬康，傲慢道：“你是何人？问这些做什么？”

姬康道：“小人姬康。不知军爷如何称呼？”

那骑士咤道：“我的名姓岂是你们这些草民可以知晓的。说，问那个干什么？”

姬康道：“小人对大华律法有所精研，尤其是近年来颁布的法令。张大人是京城的行政官，小人想向他讨教一二。”

那骑士也知晓此刻所作所为是不法之事，一听姬康说到近年律法，不由脸色转白，嘴上却道：“我们张大人事务繁忙，岂是你这等小民可以随便见到的。”

姬康冷笑道：“张大人能有心思强请这位婆婆，可见他是清闲得很哪。”

那骑士怒道：“大胆刁民，再敢胡闹下去，我连你也抓了！”

一边姬从易道：“爹爹，你听他说的了没有？他说‘连你也抓了’，显然对这位婆婆不是请，而是抓！偏偏嘴上说的好听！”

那骑士恼羞成怒，举起手中的鞭子便要往姬从易身上抽。手刚举到一半便再也落不下来，鞭子似是刮助了什么东西。那骑士回头一看，见一个老者正笑嘻嘻地抓着自己的鞭梢，不由又惊又怒，却也明白自己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虽说防卫队在京城权利极大，自己这边又人多，但也不能把事情闹得太大。遍布京城的皇帝直属密探一定会把他们看到的東西全数禀报给皇帝。

那老妇见了，叹息道：“想不到人界竟还是如此之乱，看来我那孙儿说的一点也不错啊。”

姬康听到这老妇所言，奇道：“莫非你真是千年藤妖？”

老妇心道：“这人满脸正气，应该不是刚才那些人一伙，告诉他也无妨。”道：“不错，我确是千年藤妖。此次出山是为了帮我孙儿寻找一味药，却不想遇到这帮强盗。”

姬康道：“人间不甚太平，你要是找到了药还是赶紧回山去的好。”

老妇道：“老身得道之前，怕是不会再来人界了。”

那骑士怒道：“你这妖精还想走？兄弟们，把这几个人都给我拿下！”

姬康一惊，忙回头看看姬从易，却发现原来姬从易站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吓了一跳。四处张望一下，发现小家伙正在那位抓住骑士鞭子的老者那里。姬从易也听到骑士之言，大喊一声：“住手，你们连国辅大人也敢动，当真是活腻了！”

听到这话，姬康摇了摇头，轻叹道：“你们还是马上离开的好，回去告诉张大人，要他收敛点。”

那骑士瞪大眼睛，似是对姬从易所说的话抱了极大的怀疑。听到姬康的口气，却又有几分相信。能进特卫队的大多是谨慎之人，在此关头，那骑士仍不忘要查验所谓国辅大人的证物。这么做也是心中那丝侥幸心理在作祟。

姬康从身上掏出一块金牌。这金牌是临时时皇帝给的，说是在正式封他爵位之前，这金牌就当是国辅的信物。姬康在手里掂了掂金牌，苦笑道：“想不到这么快就用上了你。”

那骑士查验了姬从易的金牌，知道那确实是皇帝的信物，赶紧跪下谢罪，道：“我等不知国辅大人驾临，多有得罪之处还望国辅大人海涵。”姬康让他起身，那骑士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咬咬牙，策马回身道：“我们走！”眨眼工夫，一支马队就已人们视线中消失。

姬从易仍是缠着那老者，脆声道：“老爷爷，您就是游琴先生吗？”

老者一愣，心道：“你怎么知道我是游琴先生？”忽然想起姬康来，暗骂自己一声糊涂。姬康他是认识的，这孩子刚才称姬康为“爹爹”，自是他的儿子。中午时分看见姬康带着这个小孩不知往何处去，现在又遇到，不由问了句：“姬老弟你是从哪儿来？怎么突然间成了大华的国辅大人？”

姬从易替姬康答道：“刚才爹爹是去了皇宫。游琴爷爷，您有什么想问的就问我好了。我爹得正和那婆婆说话呢。”

游琴先生笑道：“你这娃娃真是可爱，那爷爷问你，你和你爹现在是要去哪呀？”

姬从易道：“我们正要去找您老人家呢。”

游琴先生奇道：“找我做什么？”

姬从易道：“其实爹爹要去找你，主要还是因为我。今天我问爹爹什么叫大隐于市，爹爹为了给我找个最好的例子，就说要带我来找你——游琴爷爷，我爹爹把你当成例子，这样是不是不好呀？”

游琴先生道：“把我当成例子？确实是很不好啊。做其他的例子或许可以，但做这大隐的例子，却是大大的不合适！”

姬从易听他前边说的，心里像撞鹿般跳个不停，等到听完他说的，不由笑起来，只觉得这位游琴爷爷特别好相与，不知不觉间距离便拉近许多，于是道：“游琴爷爷，既然我爹爹说你是真的隐士，你一定就是啦。也不知道我爹爹和那婆婆都说些什么，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姬康道：“婆婆，依你所言，你要找的药很难找呀。”

游琴先生接口道：“这位婆婆，到我家中坐坐如何？姬康，你怎么可以让人家站在路中央讲这些东西呢。”

姬康赔笑道：“也是，是我失礼。婆婆，这位是游琴先生，对医道颇有研究，修道方面也很有建树，不如我们就先到他家里去再谈吧。”

老妇心知自己现在法力不足，若是没人帮助，八成出不了京城，也就不再犹豫，爽快地应了下来。

游琴先生的家并不好找，如果没有人带路，大概没有人能找到。从联星客栈开始，也不知道拐了多少弯，绕了多少圈，才来到一座看起来很小的屋子。那屋子明明是离京城最繁华的地带不远，看起来却像是在荒山野岭，屋子周围满是半人高的草，还有些散乱的灌木。姬从易从来不知道春天的草也能长成那般模样。

进了家门，才知屋里另有乾坤，屋子虽小，里面的空间却很大，姬从易惊奇道：“游琴爷爷，您这屋子从外边看那样小，怎么到了里边却变大了这么多？”

姬康接过话，道：“这就是你游琴爷爷的本领，你要想知道，以后可以多找他老人家学习学习。”

游琴先生笑骂道：“什么我老人家的，我真的有那么老吗？我称你为老弟，你却叫你儿子喊我爷爷，真是不老也让你们折腾老了！”

藤妖看这三个人的模样，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道：“游琴先生确实不算老，但也不年轻啦。我看小娃儿喊你爷爷，也不是他爹爹教的，该是他自己叫的吧。”

姬从易用点头道：“嗯嗯，还是婆婆知道我。”

游琴先生拿了几张凳子，各人坐下，姬从易被特许可以到游琴先生的“书房”里随便看看。说是书房，也只不过是一个和门房隔开的小间，但里面吸引姬从易的东西着实不少，首先是他在街上看见游琴先生用的那把古琴。那把琴细看起来，相当吸引人，琴座的木料尤其特别，纵是姬从易从书上见识过很多奇珍异木，却从未见过有那种纹理的。琴弦看起来很松，摸上去却绷紧异常。再就是两架书橱里的书。那些和姬从易平时看的那种线装书决不一样，看不出是怎么装订的，偏偏又给人一种“此书很老”的感觉。外边几个大人对他的举动也不关注，无聊之中，姬从易竟把两架书橱的书全都拿了下来，一本本地翻看。等看得累了，打了个呵欠，就想到外间去。忽然间腿上一痛，双眼一阵迷糊，竟趴在桌上睡着了。

零落红尘

卷一·四 婆红儿

卷一·四 婆红儿

作者：末零

藤妖道：“我那孙儿本是捡来的。四年前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才是四五岁的模样。因为我一直是这么一副婆婆模样，就让他喊我奶奶。那孩子也特别懂事，我修行的地方有几家有小孩的，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大多受他照顾。只是半年前的一天他回家告诉我说身体不舒服，我当时也没怎么注意，只以为小孩子整天在外打闹，生了点小病也很正常，给他喝了点补身子的药，就让他睡了，谁知这一睡就是两个月。后来我才知道孩子是让婆红儿给咬了。”

姬康和游琴先生都是大吃一惊。那婆红儿乃是剧毒之物，普天之下唯有青天鹤的涎才可以解它的毒。但青天鹤却是比婆红儿更难找，这也难怪姬康和游琴先生会大惊了。

游琴先生道：“令孙昏迷了两个月，那四个月前他是醒来了？”

藤妖点点头，却不知道游琴先生所问何意。连姬康也有些不解，只大致明白也许游琴先生有办法解毒。

见藤妖点头，游琴先生又问道：“不知他醒来后有什么反应？”

藤妖想了想，面有豫色，半晌方才下定决心道：“不瞒两位，当初我捡到他的时候也只是以为他是个普通的人类小孩，单见他可爱，才决定暂缓修行，把他养大成人。把他带到我修行之处不久我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妖王慎重地告诉我说一定要好好照顾那孩子，他不是人类，之所以化成人类的样子，是为了等候将来的主人。妖王刚说完我就醒了，发现那孩子身上透出一股只有万年神兽白麟才会有气息。”

白麟，可以说是传说中的传说了。在各界的史料中，白麟都是最神秘的神兽。几万年来没有谁知道白麟具体长的是个什么样子，但很多书里都有这样一段关于白麟的描述：“白麟，肤白若雪，目若秋星，鼻如龙，嘴似牛，体味多变，时而麝香时而兰香时而清香，香味交替，却感觉明显。”身为神兽，能醒来也不算怪异。

姬康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道：“你可是从他多变的体味中闻出来的？”藤妖点点头，叹了口气道：“我们妖族都是效忠妖王的，梦里妖王要我无论如何要照顾好他，我就是拼了命不要也得把他的毒给解了。”

游琴先生也知这是关乎各界生灵的大事，这几年来，虽然仙界和魔界并没有过多插手人间的事情，但从大华常嘉以及西夷的战争结果来看，天下确实是要发生大乱了。想到这，游琴先生道：“老朽倒是有一个法子，只是需要姬老弟帮忙。”

姬康笑道：“你莫不是想让我上任第一天就向皇上讨东西吧？那东西就是皇宫想来也库存不多吧。”游琴先生道：“姬老弟聪明，一点就通，哈哈！那东西皇宫虽然库存不多，但凭你的身份北门哲还能不给你些面子？”

姬康道：“其实你就不说，我刚才想的也是这件事，妖王已经六年没出现了，但他对陛下也算有些交情，我想从这一点我向陛下讨点青天鹤的涎应该不会遭到拒绝吧。”

游琴先生道：“我想也是如此，只是不要一开口就把妖王抬出来，先看看皇帝的态度。姬老弟，这事就交给你了。”

姬康道：“好。婆婆，若是方便，你就在游琴先生这里住上几天吧。明天我就向皇上禀报此事，而且你现在的样子八成也出不了京城。”

游琴先生笑道：“我把窝修在这个地方，有个妙处，姬老弟或许你不知道吧。但婆婆一定知道。”姬康疑惑道：“哦？说来听听。”

游琴先生道：“我也是修道之人，到今年已经修了三百年了，这点道行比起婆婆可就差远了，但在人类里能达到我这水准的，却不会很多。”

藤妖道：“先生此话差矣。我们妖类想要修得大道，先要修成人形，这就要耗去几百年的功夫，而人类修道却是得天独厚，三百年的道行，就可以赶上我们八百年啦，说起来先生的道行比我高多了！”姬康却是第一次知道游琴先生的年龄竟是三百开外，不禁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却怎么也看不出他有何特别之处，怎么看也只不过是普通的习武之人，只是武技高些、真气纯厚些才看不出老态。

游琴先生也不理会他的怪异，道：“婆婆在此稍坐，我去收拾间房子。”说罢起身离去。

藤妖道：“姬先生，老身看令郎可不是普通小孩呀。”

姬康似有感触，道：“婆婆也看得出。”此言一出，藤妖立即露出一副怪异的表情，对姬康说出这话颇觉不合他的性子，依她看，姬康该不会这般称赞自己的孩子。

只听姬康又道：“这孩子极其早慧，现在才六岁不满，就已经大概理解了易理，这样下去，不出五年，我这做爹的就要被他超过啦。”

藤妖松了口气，道：“原来姬先生说的是这个。老身之意却是令郎虽然早慧，却至今未能有所修持，不知道先生是怎么打算的？”

姬康道：“婆婆指的修持，指的是道法还是武功呢？”

藤妖道：“两者兼有。令郎绝非在这两方面没有天赋，相反令郎的天赋远远高出一般人的想象，不知老身此言可对？”

姬康叹了口气道：“我也不知道，我本身对修行所知也不多，会的武功也不是很高，只知道这孩子常常会问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见藤妖露出一副询问的表情，姬康道：“就说三天前吧，他问我人为什么会饿。我说因为我们是普通人，所以会饿。他接着问为什么我们是普通人呢。我无言。这孩子老是想着这些问题，我真担心有一天会捅出什么漏子。”

藤妖笑道：“先生这是多虑，老身颇有观人之法，看令郎将来必能出人头地。只是这期间可能会做些他不愿做的事情。”

姬康道：“人活着，哪能事事如意呢。要做些不愿意的事情，也在情理之中。只要他将来没事，我也就放心了。”

藤妖道：“先生刚才说令郎已经对易理略有了解，想来先生对易理的理解也是颇深。易理于卜筮很有益处，怎么先生不为令郎卜上一卜呢？”

姬康道：“婆婆有所不知，我不是修道之人，可没那么多福禄可供折损。而且在从易五岁生日那天，我想带他去国卜台让张大人卜一课的，从易却道：‘卜了又能怎样？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那时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一个只有五岁的孩子！”

藤妖刚要说话，却听书房传来“咣啷”一声，接着是游琴先生的惊呼。

门房中两人（一人一妖）听到游琴先生的叫声，忙即进了书房，只见姬从易怀抱一本古书，趴在一堆古书上睡得正香。见此情景，姬康与藤妖面面相觑。

姬康取过姬从易怀中之书，名曰：《道易》，奇怪道：“游琴先生，这本书不是近人所作，但古书中似乎也没有这《道易》啊。”

游琴先生从惊叹中醒过神来，听姬康一问，道：“多少真知都是因为没有广为流传而消失？姬老弟你知道么？”

姬康道：“也是，纵是野史也还有他可以相信的地方，更何况是你的藏书呢。只是我不明白为何你会对小儿如此惊奇？”

游琴先生盯着姬康道：“你是真不知？”

姬康点头。游琴先生道：“不知道也好。我跟你打个商量。”姬康道：“先生还说什么商量不商量，这不是见外嘛。”游琴道：“我想让这孩子以后常来我这里，好教他点东西。”

姬康喜道：“先生要是肯教他东西，姬康求之不得！”

“好，就这么说定了！”

游琴先生安顿好藤妖婆婆，送走姬康父子。姬从易一直没有醒来，走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本《道易》。这书被姬康从他手里拿出不久就让他要了回去。姬康刚想问他为什么想看这本书，才知小家伙并未醒来，只好对着游琴先生苦笑。

游琴先生道：“就当是送给从易孩儿的见面礼吧。这孩子聪明，此书中的绝学一定能在他手中发扬光大。”姬康只有再次称谢。

次日一早，姬康便来到皇宫，把昨天所见之事，有所保留地禀报北门哲。北门哲轻轻叹气，却也没表示什么，只是提醒姬康尽快把家眷带到宫中。对于姬康提出的青天鹤涎一事，也更是轻轻带过，说青天鹤涎已经大多赐给封皇后，原因是封皇后娘家有人得了重病，需要青天鹤涎作药引。又嘱咐说每日下午未时姬康可以自由出入御书房，那个时候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出。

姬康知皇帝必定有所隐衷，也不追问，最终只确定大部分青天鹤涎是在太师府。

出了御书房姬康匆忙来到游琴先生的草屋，把在宫中知道的向藤妖婆婆说了一遍。藤妖正要叹气说无法找到就算了，游琴先生却道：“姬老弟，我就不信你没有法子。昨天晚上我又详细地问了婆婆关于白麟的具体情况，只要在三个月内找到，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白麟毕竟不是凡物，婆红儿虽不是一般剧毒，但对白麟而言，起作用的时间还是会会长一些。只是苦了化作人形的神兽。”

姬康自然明白游琴先生话中的意思。三个月时间，以他的才能，应该还是可以引起太师府的注意的。心知游琴先生是修道之人，和藤妖之间有不少话可以讲，自己对修道兴趣缺缺，也听不下去，便告辞了。

零落红尘

卷一·五 青天鹤涎

卷一·五 青天鹤涎

作者：末零

回到家中，展霞云告诉姬康，姬从易还没有醒来。以前姬从易一般都是很早就起床，没有一般孩童那种睡懒觉的习惯，偶尔起得晚也是因为前一晚和父母说的话多了。

姬康心道：“昨天从易和我进宫，又去了游琴先生家，大概也累了，毕竟还是孩子。”也就没特别留意。只是要展霞云收拾一下东西，和自己一起出门。展霞云也知事情有了着落，笑道：“不要你说，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只是我们这样做，合适么？大哥虽然不好，但毕竟让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

姬康沉吟了一下道：“不管那些了。姬家上上下下都是老顽固，要是让他知道了，我们未必就走得了。我还奇怪昨天我回来后大哥怎么没来找我呢。”

展霞云听他这么一说，道：“听说他和振易一起去了乌盟关。”

姬康道：“走得这么急？嘿，看样子姬家是遇到大事情，不然以大哥的性子，怎么也不会在我出了这样的事情后还能放得下的。不管这些，没人拦着我们最好。”

姬康掂量一下手中的木箱，苦笑道：“霞云，跟我这么多年，真是苦了你。你看我们的全部家当就这么点，一个箱子都装不满。”

展霞云道：“康哥，不要这么说。跟着你我就觉得很幸福了，东西多少，又算得了什么呢。还有我们的孩子，从易这么聪敏可爱，我还什么多求的？”

姬康听了展霞云这满是浓情的话语，怜爱地把她拥入怀中，久久不语。

展霞云道：“康哥，我们还是早些走吧，照你刚才说的情形，皇上对你很时看重，或许他现在还在宫中等着你呢。而且皇上最近似乎也遇上了不好解决的事情。”

此时姬从易尚未醒来，姬康便一手抱他，一手提箱子，出了姬家大门，身后跟着只拿一个小包裹的展霞云。姬家的守门人虽然觉得奇怪，却也不敢多问。姬康虽然不是很让姬家的人喜欢，但那只是对家族内的人而言，那些下人们大多安守本分，对主子们的事情不敢多问。

刘公公已经领着姬康看过他们的居所，所以姬康进了皇宫就径直往易言斋去。因喜爱姬从易，北门哲特地把一处不是很常用的书房改了名，便是易言斋。由此可见北门哲对这父子两人的重视。

易言斋里三四个丫鬟，已经把一切都已准备好，姬康一家人进了屋子，倒不觉得有什么不便。姬从易依旧未醒来，姬康把他放到床上，便准备写折子，打算下午面呈圣上。自觉要说的事情也不多，上午提起的青天鹤诞一事短期内是不能再提，京城城守张凯明的事也说了，只是不见皇上有何反应，此刻也不好再说，想来想去只好把自己“恩威并施”的策略又详述一番。姬康也知道这些只是给自己一个去见北门哲的理由，但该做的样子还是不能不做。

未时。姬康来到御书房外，远远看见北门哲正在书房中踱步。让公公通报，北门哲也没什么反应，只是让姬康先候着。姬康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道自己刚刚参与政事，很多东西不是自己一时间就能弄清楚的。这样想着，倒也没有一般大臣等候皇帝召见时的那种惴惴心情。等了大约一盏茶时间，公公宣姬康觐见。

姬康进了书房，北门哲却还是踱着步子不说话，姬康不好开口，只好看着皇帝在房中走来走去。又过了盏茶时间，北门哲道：“姬爱卿，我封你为国辅，大臣们大多还不知晓，所以我决定明天晚上举行一场宴会，同时向他们正式宣布你的身份。你可有什么意见？”

姬康恭敬道：“臣没有意见。”

北门哲见他拘谨，笑道：“姬爱卿不必拘谨，我既然分配未时你可以自由觐见，就是希望你能在不拘束的心态下给我出出主意。你看我在你面前没有自称‘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姬康见北门哲如此说话，也就不再表现出一副拘谨面孔，笑道：“皇上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我想问个事情。”

北门哲道：“哦？你有什么事情要问？”

姬康道：“能见到封太师吗？”

北门哲一听到“封太师”三个字，脸色立变。姬康自是看在眼里，知道自己又说到“点子”上去了，当下不再多言。只听北门哲道：“不知道你为何如此急切地想认识封太师？”

姬康想也不想道：“还是为了青天鹤涎。”

北门哲奇怪道：“你今天两次提到青天鹤涎，这东西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姬康肃然道：“臣以为，青天鹤涎不仅对臣极为重要，对陛下也同样重要。”

北门哲听他这么说，也来了兴致，道：“怎么对我重要了？”

姬康这才把昨日所遇之事，详细地说了一遍，末了又道：“陛下，妖王和你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不做出点事情，让妖王知道陛下还是记得他这个老朋友的话，只怕以后对大华会有不利。而且近年来京城也不甚安宁，陛下在宫中或许不晓，防卫队在京城飞扬跋扈，在张凯明大人的纵容下更是闹得整个天都鸡飞狗跳。臣以为不单要给张大人一个警示，更要好好治理一下防卫队。对那位藤妖婆婆，她是奉了妖王旨意做事，我们也不能亏待于她。”

北门哲叹道：“爱卿，想必从早上你见的也知道朕有所为难。实在是朕无法再找出哪怕一点青天鹤涎给你。朕说皇后娘家有人得了重病，也不是虚言。而且也是中了毒，说出来你不要吃惊，中的也是婆红儿！”

尽管皇帝提示自己不要惊讶，姬康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唤了一声。北门哲见他模样，苦笑道：“看来有一种我们都不知道的势力正在向我大华入侵啊。”

听到北门哲的话，姬康已经不再震惊，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已经想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未知势力的入侵，不知道皇上对这事有没有什么想法？”

北门哲看着姬康道：“朕现在还没有什么主意，姬爱卿你呢？”

姬康道：“皇上，臣本不是一个爱杀戮之人，但既然国家需要我出力，也只好……只怕皇上未必会同意臣的想法。”

北门哲饶有兴致地看着姬康，道：“你说来听听。嘿，朕对你们姬家是越来越有兴趣。先是一个不能入仕的猛将姬振华，现在是一个不出头的你，还有个我一见就心生喜爱的姬从易。”

姬康沉吟一下道：“那未知势力对皇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黑暗势力，对于见不得光的东西，最好也是用见不得光的东西去对付。”

北门哲饶有兴趣道：“你是要我以黑治黑？”

姬康道：“臣是这么想的，只要陛下掌握好尺度，还能有什么手段不能用？”

北门哲哈哈大笑道：“姬爱卿所言甚和我意！以黑治黑我却不熟悉。这黑道头儿的人选，现在

就空了下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担任？”

姬康垂首道：“陛下，臣不是好杀之人，刚才也说了。臣以为此事最好还是交由专管情报的国卫府去管的好。”

北门哲想了想道：“好吧，就照你说的办。”说完便写下诏书，叫个公公给国卫府送了去。姬康一时想不到还有什么事情，就告退了。临行北门哲提醒他记得次日的宴会。

回到易言斋，不见有人，姬康大觉奇怪，喊了声：“夫人我回来了。”因为易言斋怎么说也是在皇宫内，姬康也不好像平时哪般喊展霞云“霞云”，加之今日是第一次为皇上出策，心里也是十分高兴。只是喊过之后却没有人答应，心下疑云更重。记起自己走时姬从易尚未醒来，便举步来到他的房间。

进了门，却见展霞云正焦急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姬从易，一时间也弄清怎么回事。突然想起姬从易已经睡了整整一天，而且中间还经历一段时间的颠簸。虽说平日对孩子放纵惯了，此时姬康也担心起来。

展霞云带着哭腔道：“康哥，你看从易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喊他也喊不醒，除了呼吸均匀外，孩子他……孩子他怎么看也不像……”姬康一把搂住展霞云，慰言道：“霞云，不要担心，我马上抱他去找游琴先生。”姬康不敢把婆红儿的事告诉展霞云，自是怕她担心，自己也总觉得姬从易的昏迷不醒和婆红儿有关系。

“霞云，你身子弱，就待在家里，游琴先生一定会治好从易的。”

“不，康哥，你要我怎么能安心待在家里？我和你一起去。”姬康也知劝她不动，吩咐下人准备了风衣，给展霞云披上，抱着姬从易急急出了易言斋，直往游琴先生的居所来。

展霞云是第二次到游琴先生的住处，但因为担心儿子安危，一路上也没怎么注意周围的环境已经和上次自己来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姬康也觉得诧异，心道：“昨天还不是这样的，今天怎么就变了？”

姬康只觉得路似乎特别长，直到天将黑才到。游琴先生开了门，见是姬康，让进屋来，发现原来是一家人全来了，诧异道：“姬老弟你这是？”

姬康把姬从易交给展霞云抱着，自己拉着游琴先生到一边，轻声道：“先生，从易这孩子自昨天在你这里睡着之后，到现在还没有醒来。其间内人喊了他几次都没有反应，我担心那婆红儿……”

游琴先生惊道：“婆红儿？京城怎么会有婆红儿？”他虽然惊异，但声音仍然极小，展霞云只见两人一个担忧一个惊讶，也不好插口，只有静静地看着熟睡中的姬从易。

零落红尘
卷一·六 城守府

卷一·六 城守府

作者：末零

藤妖从内室走了出来，见到展霞云，虽然不识，但刚才也听姬康说了“内子”二字，已经明白室内的美丽女子便是姬夫人，遂道：“这位想必就是姬夫人？”

展霞云道：“我是展霞云，你就是那位藤妖婆婆吧？”

藤妖笑着点点头，便凑着脑袋看着展霞云怀中的姬从易，见他一脸安宁，全然睡着的模样，道：“孩子的睡相还真是好看。”

展霞云听她称赞自己儿子，自然开心，可想起姬从易今日的异常，脸上的开心之色就还未升起就凝固了。

藤妖见她面色有异，问：“怎么了，姬夫人？”

展霞云道：“没什么，我是有些担心这孩子。昨天从这儿回去，从易就没醒来过，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给他把过脉，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所以我就和外子来求助游琴先生。”

藤妖一听说姬从易一日未醒，也是非常诧异，道：“老身昨天还说令郎非同常人，怎么今天就出事了？”

姬康刚和游琴先生说完话，见藤妖也出来了，问了声好，道：“婆婆在此居住的还舒适么？”藤妖也知他此言只是出于礼貌，展霞云那么担心，姬康心里的想法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想到这里，当下也不客套，道：“姬先生今天来找游琴先生，应该是有为而来，这些客套话就不要说了。”

游琴先生道：“婆婆，你在此陪陪弟妹，我和姬老弟出去一趟。若是天黑前还没有回来，你就安排弟妹先行住下。我这草屋也算是建在五行之中，加上你的道法，莫说那狗屁城守找不到此处，就是他找到了也不能拿你怎么样的。我弟妹身子不好，还要麻烦你照看。”

展霞云游琴先生如此慎重，心知他们必定是有着相当重要的事情，再看看姬康，默默点头。此时对姬康而言没有比姬从易健康更重要的事情。这样一想，展霞云脸上的忧色越发浓郁。

藤妖安慰道：“姬夫人，你放心，以游琴先生和姬先生之能，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们的，你也该对自己丈夫有绝对的信心才是。”

展霞云含泪点头，也不说话，只是怔怔地盯着丈夫，许久才道：“康哥，你小心点。”姬康握了握展霞云的手，道：“霞云，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从易出一点事的。”说罢便随了游琴先生出了房门。

来到屋外，游琴先生立刻露出一副难得一见的嬉笑脸孔，道：“姬老弟，也不知你这几年有没有进步，来，咱们比一比！”

姬康道：“我说先生，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心情和你比试呀。”话未说完，眼前早已不见了游琴先生的踪影，抬头一看，只见前方不远处一个淡淡的灰影正急速远去。姬康叹了口气，捏了个奇怪的手势，左腿一屈，右脚一踏，霎那间便追了上去。

那灰影正是游琴先生。感受到身后一道奇怪的气势逼来，游琴先生知道是姬康已经赶了上来，不觉间起了争胜之心，又多用了几分道法，和姬康保持了不远不近的距离。姬康见他无意停下，只好再次调整好步态，追了上去。

约摸跑了三十里地，游琴先生停了下来，气喘吁吁道：“姬老弟，我真是服了你了，我修了这么多年的道法，却赶不上你看了几年的《玄学易典》。”

姬康笑道：“先生你是谦虚了，姬康虽然对《玄学易典》虽然有所研究，但哪能比得上你老道行！”环视四周，原来两人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出了城。以两人只见行不见影的赶路速度，那些守城的普通士兵又怎能发现？

游琴先生道：“你可知我为何带你来此地？”见姬康摇头，又道：“三十年前，我在此地见到过一条婆红儿。”

姬康诧异道：“三十年前？此地？”见此处并无特殊之处，姬康心下十分疑惑游琴先生是如何记住这个地方的。

见到姬康四处寻找什么东西，游琴先生笑道：“不用找了，那条婆红儿早在十年前就已被人收去。我在听说那白麟被婆红儿咬伤时惊讶异常，就是因为如此。”

姬康道：“那你现在来此地又是做什么？”

游琴先生神秘道：“你想那婆红儿是绝毒之物，我岂会任它自生自灭？”

姬康哼道：“你不会？你不会怎么让它叫别人给捉去了？”

游琴先生一脸尴尬道：“那时我道行不够，还捉不了那毒物。不过我给它施了我师门的独门道法，保证没人能察觉出来，也绝对不会有人能想得到。”

姬康问：“你那独门道法有什么作用？”

游琴先生道：“追踪！惊天绝艳的追踪术！”

姬康一愣，道：“难道你要从此地循着你十年前施的法术去追踪婆红儿？”

游琴先生叹了口气道：“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我岁数不小了。这么多年唯一让我起了授艺之心的孩子就是小从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尽心，就不要抱怨啦。”

姬康也觉得自己失态，闭口不语，片刻方道：“你找婆红儿又能做什么？”

游琴道：“十年前那时我自觉道法已经足以收服那毒物，就在此来到此地，远远地却发现一个身影刚刚离去，等我到了此地，才发现那条婆红儿已经被捉走了。虽然我知道那蛇必定是先前那人捉去，只是我当时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哎，婆红儿。毒蛇而已，竟然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你先等一等，我算一下。”说罢也不理会姬康，径自盘起腿来，左右手各自掐指。

姬康看了奇怪，但想到游琴平日行径也就见怪不怪。约摸一盏茶时间，游琴开口道：“姬老弟你跟在我后边。”说完立即起身，转面向城内奔去。

两人出城时都是极其匆忙，这时也只好如来时那般，从城墙进城。游琴先生行进极快，姬康累得气喘吁吁尚且只能勉强跟上，看着游琴依旧气定神闲的样子，苦笑道：“你看，还是自己有些本事的好，现在你脸不红心不跳，我投机取巧，却要累死了。”

游琴道：“好了好了，就快到了，你看，就在前方。”顺着游琴指的方向，赫然是城守府。姬康迟疑道：“会是张凯明？”游琴道：“我说老弟，不要当了官就直称人家城守大人的名讳嘛。虽说他是城守，但背地里做了些什么事情不用我说你也该明白个一二三四。”

想起张凯明为了自己提升功力而要抓藤妖的事情，姬康叹了口气。

两人站到城守府门口，使得原本冷冷清清的街道有了些人气。只是那看门的侍卫似乎很不喜欢门口热闹的样子，看见两人站着不动，就大大咧咧地要赶他们走。

游琴怒道：“瞎眼的东西，城守是干什么的？城守是守卫京城治安的，像你这样，京城的老百姓要是有什么冤屈，向哪儿申诉去？”

那侍卫也是个欺软怕硬之辈，听他这么讲，知道是硬果子不好吃，便放下冷脸，媚笑道：“小的不识两位，有所得罪之处还望见谅。”姬康见他谄媚模样，心下厌恶，道：“我们要见张大人，现在张大人的公事也该忙得差不多了吧？”

那侍卫露出一副为难的样子道：“真是不巧，这些日子每到下午酉时大人都要闭关。两位也该知道城守做着不容易，没些本事镇不住手下。”

游琴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道：“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好打扰。你替我们转告张大人，就说国辅大人找他有事，还望他能寻个空档招呼一下。”

那侍卫一听国辅大人四个字，马上吓得脸色发白。他也知国辅大人向来都是皇帝最亲信的人，就是朝中两大太傅见了国辅大人也得以礼相待。思及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那侍卫不由惴惴，双腿一软，跪了下来。

姬康道：“京城之中，这城守府也实在是一大特色，门口居然连个人影也少见。我看这和你脱不开干系。你好自为之！”

那侍卫立即叩头在地，道：“小的知罪，求大人再给小的一次机会。小的上有八十……”不待他说完，游琴先生斥道：“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儿。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模样，你妈六十岁才生的你？国辅大人又没说要治你的罪，你慌什么？”

那侍卫听游琴之言，改作一副卑恭模样，低头不语。姬康也不理他，拉着游琴便走。

游琴先生自言自语道：“嗯，还是做官好，想见个人只要抬出自己的官位来就行了。不对，做官还得做大官才好，不然职位太低不但压不住人还要为人所压。哎，不知道小从易现在明不明白这一点……”尚未说完，姬康打断道：“你可千万别教我那孩儿玩弄权术，不然我和你没完！”

游琴嘻道：“我游琴怎么会教从易玩弄权术呢，你看我是那种人吗？我做的是让世人反省自己！”

听他又说大话，姬康也不再言语，默默走着路，方向却不是游琴的茅屋。

“喂，老弟，你走错方向啦。”

姬康道：“没有啊。想不到我上任还没和诸位大臣见过面，就和京城的城首闹上了。要是让人知道了国辅大人和城守有什么干系，不知皇上会怎么想。”

游琴道：“你管他怎么想呢，你又不是和张凯明有什么勾结，身正不怕影子斜，你把心放平了就是。”

“人言可畏呀。”

游琴道：“也是！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姬康悠然道：“太师府！”

零落红尘
卷一·七 第一宴

卷一·七 第一宴

作者：末零

北门哲要办第一宴之事，出乎满朝文武的意料。虽说是为了庆贺大华寻得一位国辅大人，但第一宴在大华的历史上也只有三次而已。也是因为第一宴次数实在太少，满朝文武也无人反对，倒是姬康总觉得有些不妥。

那日姬康百无聊赖中想先一步到太师府去看看，但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事后想起竟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何想去太师府。难道仅仅因为青天鹤涎都在太师府？不是，绝对不是。

姬康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状况。身入仕途，很多事情都将身不由己。就像自己给皇帝的提议，很多都违背自己的本心，但偏偏那么做对国家有利无害。姬康摇了摇头，回身看着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游琴，道：“先生，我想把从易完全托付给你，不知先生会不会嫌麻烦？”

游琴先是一喜，转念一想，肃然道：“你是不是要有什么重大决定？”

姬康道：“不是，你也知道人在仕途身不由己。我不想让从易孩儿走上我的老路。”

游琴不语，等两人来到离游琴的茅屋不远处时，游琴正色道：“姬康，我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只是单凭你违背祖训这点，我就知你身入仕途，必是有着自己的原因，或许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原因，而是整个天下。若是整个天下的话，从易孩儿就不该平淡一生。你可同意？”

姬康明白游琴的意思，黯声道：“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从易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哎，不说了，回去看看吧，或许从易孩儿此时已经醒了呢。”

游琴哈哈一笑道：“对，也是，我们快些回去！”

尚未进屋，就听到一声清脆童音道：“娘，爹爹到底去什么地方了？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呀？从易有事情要告诉他和游琴爷爷呢。”

姬康蹑手蹑脚地走到姬从易身边，一把把他抱起，声音颤抖地说：“我的孩儿，你可把爹爹给吓死了！”

姬从易也是吓了一跳，但一看游琴和父亲一起回来，高兴道：“爹爹，游琴爷爷，你们可回来了。从易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游琴道：“哦，从易有什么事情那么急着要告诉爷爷？赶快说给爷爷听听！”

姬从易道：“是一条小蛇，在爷爷书房有一条小蛇！”

游琴一震，开口道：“那蛇长什么模样？”

姬从易道：“那蛇身子不长，也就两尺左右，全身都是红色的，看起来满好看，却又有些吓人，而且那蛇的头最特别，不像一般的三角形，而是像……像瓜子的。”游琴心头剧震，喃喃道：“原来真的是婆红儿！”

原来昨日姬从易在游琴书房看书，突然一条小蛇从书橱下面窜出，对着姬从易就咬了一口。那时姬从易手里拿的正是《道易》。今日姬从易醒来时，正是整整十二个时辰之后。记着自己到游琴爷爷家时母亲并没有来，此刻不但母亲在此，父亲和游琴爷爷居然都已出门。姬从易心里纳闷，但他不像一般小孩那般对不明白的事情想问却不敢问，于是就问母亲爹爹到哪里去了，游琴爷爷到哪里去了。正好让归来的姬康和游琴听到。

姬康听到游琴书房里就有那么一条婆红儿，心里的震惊不下于游琴，却又纳闷为何从易会突然醒来。“从易，那蛇儿咬了你没有？”

姬从易听游琴问自己，道：“咬是咬了，只是咬得很轻。其实也怪我，看书的时候不老实，老是跺脚，大概踩到它了吧。”

藤妖婆婆听姬从易说的天真，不由一笑，想到自己的那“孙儿”此时还不知怎样，又是一声轻叹。

游琴急急走向自己的书房，希求可以把那条蛇给揪出来。可是找了半天，老鼠洞倒是找到几个，就是没有蛇窟。游琴也知这婆红儿有些灵性，大概不会还住蛇窟，但心底总有那么一点希冀。

姬从易道：“游琴爷爷你也不用找了，那条蛇咬了人之后肯定是跑了。而且它咬我咬得也不重，就不用管了，以后爷爷小心点就是了。”

游琴正色道：“虽说你被那种蛇咬了很快就能醒来，但别人呢。藤妖婆婆的孙子也是被那种蛇给咬了，到现在还没醒。”

姬从易惊叫一声：“啊，婆婆的孙子也是被这种蛇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醒——那种蛇有那么厉害么？”

游琴道：“先不管了，看样子我这地方也该好好整理一番，免得以后再莫名其妙地跑出什么吓唬人的东西。虽说我是修道之人，但这突然出现的东西还是会让人心惊胆战。”

姬康见姬从易已醒，也不好再打扰游琴，道：“既然从易已经醒来，我看我们夫妻也该回去了，明天晚上陛下要举行第一宴，我还是准备一下的好。”

游琴想想也是，就不再挽留。姬从易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想说，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说出来。人太小，也没人注意他，于是嘟囔着小嘴和爹娘一起回了皇宫。

次日傍晚，北门哲召见姬康一家于和颜斋。

姬康也不急着早早到和颜斋，就在家中看姬从易从游琴先生那里带回的《道易》。姬从易是小孩子，难免好动，北门哲也没有限制他在宫中的活动范围，于是一个人早早溜了出去，在外边疯玩了大半天，才回到家中。

展霞云看他满脸尘土，气他淘气，要他去洗脸。姬从易洗了脸，便扯着娘亲的衣角，道：“娘，这皇宫真的比姬家大院大多了，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就是那些宫女太监不好玩，站着一动不动的，多累呀。”

展霞云好笑，道：“那是规矩，他们不能动是先人们定的规矩，不然谁想那么累地站着？”

姬从易道：“这些个规矩也太不讲人情。要是我做了大官，我一定不用他们受这些限制。”

展霞云抚摸姬从易细嫩的脸庞，道：“那孩儿你就好好努力，将来做个大大的好人，让那些受累的人都不累！”

姬从易坚定地点头，回头一看，姬康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想起自己刚才所言，姬从易小脸一红，道：“爹爹该不会笑话我吧？”

姬康道：“我姬氏一门是让人笑话的吗？即便我是你的爹爹，对如此有志向的儿子也不能笑

话，对不对？”姬康点点头，乖巧地说了声：“嗯，但如果孩儿做错了，爹爹娘亲还是该告诉孩儿的。”

展霞云摸了摸他的头道：“那是自然，这哪还要你来关照，呵呵。”

姬康道：“时间也不早了，陛下特别关照你和从易都要到场，我们还是准备一下，早些去和颜斋吧。”姬从易兴高采烈地又洗了遍脸，理了理衣服，蹦蹦跳跳随双亲去和颜斋。

和颜斋实际是一座宴会专用楼，历来外国使节来到大华的第一次正宴都是在和颜斋里用的。每每国家有大事，或者有国宴举行的，和颜斋就会派上用场。这样一个吃饭场所，自然不是一般的酒楼宾馆可比。

和颜斋在一个人工湖中央，四周是四季常流的活水，水中植有莲藕。这是当初和颜斋的设计者的独出心裁之处，以莲藕之高洁警示官员。楼的门口一排垂柳，随风飘扬，地上铺着平整石板，隔了几步路还设有座椅，想来是为在和颜斋用膳人员宴间消闲之用。

进了和颜斋，眼前更是一亮，对门的墙壁上画着一龙一凤，栩栩如生，跃然墙上，所有桌椅均用红木做成，经久不坏且相当厚重。

正厅之内早已坐满了人，只等宴会的主角出现。姬康才出现在大家视线，其丰姿俊采便让在座的大臣们眼前一亮。

赴宴的大臣有：辅政王北门德、太师封涯、大太傅张时、王伦、左右丞相商桂、柳阳鸣、京都司水留痕、禁卫司尚竹、晋天府尹毛非政、京城城守张凯明、国卫府掌印周嵩言、十二尉里的白荒、葛志、于明孝、赵启传、梅雷池、郑欧灭、十六将里的胡园、蔡存连、马建、邱无风，其他诸如六部掌印尚书等朝中大臣也全部在座。

两位大太傅和姬康是旧识，北门哲告知二人要起用姬康时，两位老人家都是相当满意道：“皇上早该启用此人。”后来北门哲才知道两位太傅认识姬康竟比自己还早，而且还和他有一段师生之缘，有了这层关系北门哲对姬康更加信任，以至于姬康对自己的机遇也十分惊讶。

和诸位大臣见面，自有一番寒暄，姬康对这种场面不是很喜欢，但既然两位大太傅也都在，心知今晚若是不能让众人满意，恐怕日后自己的想法不会有很多人支持，也只好拿出十二分的精神应付。

展霞云那边，各位大臣大多带了夫人过来，也不冷清，那些贵妇人看到展霞云的风姿，又是一番恭维，毕竟眼前这美女是当朝国辅大人的夫人，虽然国辅夫人不掌权，但作为国辅的枕边人，自己给人家一个好印象，对自己丈夫将来的好处不言自明。

最无聊的莫过姬从易，第一宴上没有大臣敢把自己孩子也带来的，莫说不敢，就是敢，那些大臣的孩子也都不小了，和姬从易同龄的极少。之前姬康又嘱咐姬从易在宴会上不要乱跑，结果姬从易呆在父母的席位旁一语不发。

酒过三巡，姬从易扯了扯母亲衣角，说要出去小解，展霞云笑了笑让他去了。姬从易刚出了和颜斋的大门不久，宴上就热闹了，仿佛那些大臣们有些话题不想让姬从易听到似的。

先是北门德开口，他是北门哲叔叔辈的人物，姬康比北门哲岁数相差无几，而且北门哲在宴前声明，今天晚上大家没有君臣之分，大家可畅所欲言。

北门德道：“姬贤侄，我叫你一声贤侄也不算委屈了你，当年我和你父亲也算是知交，后来他不幸病逝，我也有去吊唁，你也是知道的。以你的才华，现在才出来为我大华做事，这漠视国安之罪我也不怪你，但我希望你能好好辅佐皇上，让我大华实力再上一层楼。听皇上所言，你对大华的军事改革提出意见，很好，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啊！”

姬康心道：“姜还是老的辣，没几句话就出了个新罪名——漠视国安。”嘴上却道：“辅政王这是折杀姬康了，姬康不才，有幸蒙皇上恩宠，自会对我大华王朝尽心尽力。此间小侄还需要辅政王的多多指点呢，辅政王为官多年，对大华的状况也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几年，因我大华长期不经战事，在和常嘉西夷的交战初期毫无优势可言，但几年下来情况已经大大改变，看我大华现在全国上下都是士气高昂，只要想个法子让这种高昂的士气持续下去，大华就不会受那些小国的气。”

左丞相商桂专管军事，此刻知晓这位国辅一上台就要搞军政改革，对姬康倒是有相当的兴趣，听到姬康的叙述，也知他所言不虚，赞许道：“姬大人年纪轻轻却有如此卓识，实在是让老朽佩服。大华的人是安逸惯了，不知大华以外那些原来的所谓蛮夷也在发展，这场战事也不能全算是坏事。只不知姬大人有何办法能让我大华的士气始终保持高昂？”

姬康道：“普通百姓是我大华军人的主要来源，要保持士气和战力，必须从百姓入手。平时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但也不能让他们太安逸，在必要的时刻要对他们进行训练和教育。每年都应该有一部分时间对大华境内十八岁到三十岁的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其实我说的这种做法在一些古代的文献上也有记载。如此一来，不仅强化了国民的体质，也可以在紧急时刻调集全国的百姓参军。这里又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要让百姓对军队有敬仰之情，所以就必须先整顿军风。我曾经到过军队，知道在军队中武将打骂士兵的事常有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的问题。”

左丞相叹道：“这也难怪那些军官，一入戎马，常常是数十年才能回家一趟，长期的单调生活怎能不枯燥。”

姬康笑道：“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放，从消除这些军官的暴躁脾性入手，比如缩短入伍年限，改十年为五年或者四年。”

左丞相道：“可是这样的话整支部队就差不多全是新兵，如何应对大规模战事？”

姬康道：“刚才我说可以每年都抽出固定的时间，训练大华的十八到三十岁的青壮年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做要比延长入伍年限要好得多，相当于是让大华男子都当了十二年的兵。”

商桂捋了捋胡子，沉吟片刻道：“姬大人所言有理，现在全国尚武之风正浓，此时颁布法令，定然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北门哲一直在听众人发言，此刻开口道：“姬爱卿，你有如此好的建议，为何不早告诉我？”

姬康苦笑道：“为臣也是刚刚在和丞相讨论之时才想到的，皇上，臣觉得法令如果要大臣们各自独立去构思、制定，不如多像今晚这样，让大家一起来商讨，当然，不用每次都聚餐。”众人大笑。

北门哲道：“不错，想法很好，那么明天上午早朝之后，你们就不要急着回去，都到御书房去，给我想一想怎么颁布姬爱卿刚才说的法令！”

众人道：“臣等领旨！”

零落红尘

卷一·八 北门兄妹

卷一·八 北门兄妹

作者：末零

姬康在和颜斋和大臣们商论着国家大事，无事可做者如姬从易却思忖着怎么找些消闲的小事做做。小解完后，姬从易心想：“此时回到宴会也没有能和我说得上的话的，不如趁此机会在皇宫里溜达溜达。”

偌大一个皇宫，除了宫娥太监也没几个外人，大多是皇族，受着祖宗的限制，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能在外晃悠的实在不多。但不是没有，至少有连两位大太傅都头痛的主儿，四皇子和五公主。这对兄妹是封皇后所生，北门哲对他们极为溺爱。这两位皇族子弟却又不是一般的聪明，每次都能抢在三位皇兄之前完成太傅们留下的功课。也是因为如此，他二人虽然顽劣，太傅们也不能拿他们怎样，还得常常应付他们莫名其妙的问题。

“那个小孩，给我站住！这皇宫岂是你能到处乱跑的？快说，是哪儿来的？”突如其来的一声吆喝，把姬从易吓了一跳，待看清说话的乃是一个和自己一般大小的男孩，心道：“你可以在皇宫乱跑，八成是皇子之类的人了。也罢，你把我当傻子，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看你奈我何！”开口道：“我是姬从易，你又是谁？我在宫中闲逛干你何事，皇上都允许我在皇宫转悠！”

那小男孩骄傲道：“我嘛，说出来怕吓着你！哼，我就是当今大华四皇子！你说是父皇许你在皇宫乱跑？证据呢？”

“要我拿证据？怎知你就是那位四皇子？你的证据呢？”姬从易当然不甘。

那小孩一愣，自己也是偷跑出来的，还在这里和别人斗口，虽然父皇喜爱我和五皇妹，但最近似乎特别容易生气，最好还是不要惹他生气的好，可是这样一来自己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就是大华四皇子，只好低头闭口不语。姬从易见他不说话，只道他被自己问住了，刚想笑他两句，又听见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喊道：“四皇兄，你快回来，母后马上就要来了。”

那男孩听到小女孩的声音，最上露出一丝微笑，抬头想再和姬从易斗口，却发现人已经没了，不由心中奇怪，想到母后比父皇对我和皇妹溺爱更甚，偶尔捣一次蛋也不会怎么样。想到这里，也不理会妹妹的叫喊，一心一意找起那个突然失踪的小孩来。

原来姬从易听到小女孩的喊叫，立即知道那四皇子马上就能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身份，而自己暂时还没有想好应对的法子，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不过他也没有走远，心中还惦记着那四皇子到底想做什么。于是躲到身边不远的一座假山中去。四皇子自小在宫中长大，对宫里的地方自然比姬从易熟，一见人没了，四周又没有别的可以藏身的地方，自然很快就能找到姬从易藏躲的假山上。

四皇子正要和被他抓住的姬从易理论，一声微含怒意的喝声传来。姬从易倒没什么，四皇子一听那声音，吓了一跳，马上放了手中抓着的姬从易，小跑来到发出喝声的女子身边，扯她衣服撒起娇来：“母后你怎么来了？孩儿刚才在太傅那里已经把今天的功课都做完了。”姬从易此时已想起那面相庄严华贵且美丽异常的女子便是当今皇后，适才他在和颜斋时见过皇后一面，也没留下什么印象。一直以来他只是觉得天下女子惟自己母亲最美，因而对当今皇后也没怎么上心。

姬从易来到皇后面前，从容跪下道：“姬从易拜见皇后娘娘！”

封皇后道：“你就是姬康的儿子姬从易？”

姬从易道：“是。娘娘，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您不生气吧？”

封皇后见他问的天真，记起北门哲要自己对他不要像对像一般孩童那样，当下道：“皇上喜你

伶俐，哀家还不甚相信，如今哀家看来，你果然是惹人喜爱。哀家也不难为你，刚才哀家和你娘也说了不少话，对你也算是熟悉。不如这样，我收你做义子，这份见面礼不比皇上给的小吧？”言罢轻笑一声，惹得姬从易一呆。

姬从易忙叩头道：“谢谢娘娘！”

封皇后扶他起来，慈蔼道：“这时就不该还叫娘娘啦！”

姬从易挠了挠头道：“也是，该叫母后了！”说完朝四皇子咧嘴一笑。

封皇后已经听了五公主说的哥哥的去向方才找到这里，又从刚才的事情看出些端倪，大致明白自己儿子和姬从易有些小别扭，道：“维印，母后给你收了个弟弟，你不高兴？”

四皇子小嘴一噘道：“要是别人，我还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刚才却老是和我作对！”

封皇后道：“你身为皇室的继承人，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将来若是让你管理一方，怎能听进属下的谏言？”说这话时皇后语气里饱含威严，姬从易听了也心下振颤，北门维印更是低头不说话，眼睛却盯着姬从易不放。姬从易让他看得难过，道：“四皇兄，刚才是小弟不对，得罪之处还望见谅。”到底还是小孩，听到姬从易向自己道歉，四皇子心中的稍许不快立时烟消云散，眉开眼笑道：“这样的弟弟我才喜欢嘛，来，新弟弟，我带你去我们的书房看看去。”

姬从易虽然万分不愿，但也不好再在皇后面前拒绝他，只好由着他拉着往皇宫里的学舍跑。

学舍里没几个人，三个头戴博士帽的教师一脸苦相，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女孩，姬从易猜她就是那个令宫中人都“害怕”的五公主，却姬从易见到五公主时她却是文文静静的，和姬从易想的大不相同，也因为如此姬从易多看了她一眼。五公主母亲已经是美到极致，做父亲的北门哲也是个翩翩美男子，只是这公主却似乎没有继承父母的优秀特征，长相一般。姬从易也不觉奇怪，问起身边的北门维印：“这位就是五公主么？”

北门维印道：“真是奇怪，难得她有一刻老实，竟然让你遇上了！”姬从易心中确定她是五公主，见大家都是一付不舒服的表情，想起自己原来在姬府时的遭遇，心里对那五公主不由多了分怜惜之意。只是姬从易虽然懂的东西颇多，但都是些大道理，此时怕是对这“怜惜”二字怎么解释也还是说不清楚，只是莫名有些亲切而已。

五公主见自己哥哥和一个陌生男孩站在一起，而且没有像往常那样不安分，也是相当奇怪，只是她虽然平时在宫中胡作非为，但都是在自己下人或者亲人面前，到现在像姬从易这样的生人见的实在不多，也便不好意思再胡闹，脆声道：“皇兄，这位小哥哥是谁？”

姬从易听她叫自己叫得亲切，就要开口，北门维印却道：“皇妹，你还真说对了，这位确实是你的小哥哥呢。”见五公主一脸迷惘，四皇子又道：“这位是当今大华国辅大臣的儿子姬从易，更是母后刚认的义子。”

五公主朝他福了福，弄得北门维印和那三个教师一脸错愕，仿佛见了千年难得一见的奇观。五公主也不在意那些教师的表情，又道：“这位小哥哥姓姬是吧？姬小哥哥，我叫北门维燕，你叫我燕妹妹就行。”

这次不仅那些教师错讹，连刚跟上来的皇后也是惊讶不止，总觉得自己的女儿今个儿特别怪异，再看到姬从易一副“我知道了”的表情，皇后无语。

北门维印道：“皇妹，你今天……”还未说完，北门维燕已然把他打住，道：“皇兄，皇妹我今天还真的该谢谢你和母后给我找了个宫外的小哥哥呢。”

北门维印大感头痛，以前这位皇妹感激自己的方式实在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如今说得这么

亲呢，也不知接下来自己会有番什么样的遭遇。

姬从易却道：“燕妹妹，你错了，我本来是在宫外生活，现在却也算不得是宫外的人了。”见她不解其意，又道：“我已随家父移居宫中！”

北门维燕却道：“那没关系，只要你以后可以和我一同出宫去玩玩就行。”刚说完，想起皇后还在此地，北门维燕立即闭口不语。姬从易看到皇后的表情，知她心中不快，忙道：“母后还请放心，孩儿做事会有分寸。”皇后惊讶于姬从易的反应，但见他如此说话，倒也不好再说什么，心中对他好感又进一层。

姬从易在学舍待了半天，见那些教师所授知识实在简单，就开了个小差逃回家中，一路上想着今天刚认了干娘和妹妹，心里乐滋滋的。

姬从易回到家时，天已经大黑。皇宫里处处燃起火把，巡逻的禁卫一拨接着一拨。姬康尚未回家，展霞云因身体虚弱正在喝丫鬟熬的汤药。姬从易知母亲所服之药奇苦无比，便兑了碗糖水，加了几勺蜂蜜，给展霞云送去。

展霞云见孩儿如此乖巧，心下甚是安慰，抚摸着他的头道：“孩儿，你爹爹和大臣们讨论国事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你早点睡吧，今天的功课你也完成了，疯了一下午也累啦。”

姬从易道：“孩儿不累，孩儿要等娘亲睡了再睡。”

展霞云知他一向如此，也不再多言，把他拥入怀中，久久不语，喝完药便睡了。等展霞云睡下，姬从易道了晚安才回自己的小屋，无事可做又跑到书房拿回从游琴先生那里带来的《道易》看起来。只觉迷迷糊糊有人来到自己屋内，手中拿了一件不知质地的衣物，想给自己披上，却又不能靠近自己，只好放下衣物，走出屋去，临行还不忘再看自己一眼。姬从易心下奇怪，张口叫道：“你别走！”然后醒来方知是梦。只是梦境俨然，自己也不知道何时躺到床上，手中的书在灯下放好，而自己所盖被子上竟真的有几件衣服，和自己梦中所见一抹一样。当下只是心里奇怪，倒也没想起问问父母是怎么回事。

零落红尘

卷一·九 知芒修行

卷一·九 知芒修行

作者：末零

虽是一夜没有睡好，次日清晨，姬从易还是精神奕奕，早早起床。修完功课，就想去找北门维印兄妹玩耍，来到正厅却见游琴先生正在和父亲说话。原来那日姬康告诉北门哲自己有这么一位方外的朋友，答应要教姬从易一些自己所不知的东西。北门哲也很开通，听姬康这么说，下道命令下去，从此游琴也能自由出入皇宫了。只是游琴实在对皇宫没有兴趣，一生之中，也只进了一次皇宫而已。而这仅有的一次，却把北门哲极其欣赏的姬从易给带走了，再见面已是十年之后。

姬从易见了游琴，倍感亲切，也不再想去玩耍，缠着游琴道：“游琴爷爷，您怎么有空来皇宫啊？我本打算明天去你那里问些问题呢。”

游琴眯着眼睛道：“从易孩儿有什么问题要问爷爷？今天爷爷闲着没事，想起你这小家伙，就来你家看看。怎么，不请我坐下喝杯茶？”

此时那些丫鬟都让展霞云叫去学些一般宫女不会学的诗书礼仪，“接待”游琴的只是姬康父子

而已。听游琴开口，姬从易笑道：“是从易疏忽了，还以为爷爷会自己找个椅子坐下呢。”游琴听到此处，不由开怀大笑。

姬康道：“先生想带从易去学艺，我和内子自然不会反对，只是从易是陛下钦点的侍读童子，临走之前还是应该跟陛下说一说。”

游琴道：“这个自然。我不想和皇室打交道，就不去见那皇上啦，姬老弟麻烦你一个人了。”

姬康满脸苦笑，让姬从易好好招待游琴后独自面圣去了。北门哲虽然喜爱姬从易，却也不愿因自己一己之私毁了他一辈子，对姬康的请求爽快地答应了，只是心下不舍，又对游琴这位世外高人几分渴求，便随姬康来到易言斋。

姬康先行一步，打开房门却不见游琴与姬从易身影，只是在厅中茶几上有封信，墨迹未干。看着纸上所写，姬康真是不知该如何向北门哲交待。北门哲见了那封信也惟有苦笑，看字迹灵动异常，问了姬康才知道那是姬从易所写：

爹爹：我和游琴爷爷走了，爷爷说五年之后我一定会回来的。走的时候我没有去见娘亲，望爹爹勿怪，也替我向娘说声抱歉，娘亲身体不好，爹爹因该可以在五年中找到些法子吧，必要时还请皇上帮帮忙就是。从易向来轻易不卜，只是游琴爷爷让我放心一卜，才知道爹爹待我向皇上请辞不会有什么问题，从易知道皇上对孩儿也是喜爱的，从易不多说爹爹也一定会好好辅佐他，对于从易的不辞而别还请爹爹代我向皇上道歉。还有四皇子和五公主，是从易食言。待从易学成归来，一定会给大华带来一番大变化，到时候就请爹爹娘亲和皇上皇后见证了。宁儿想来在这十年里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吧，爹爹若是得闲，就待从易去看望她。

北门哲道：“爱卿，你看这确是从易所写？怎么朕读着那末拗口？”

姬康点点头苦笑道：“确是从易所写。陛下，这孩子也不知怎么一直透着古怪，信中所言有不敬之处还望陛下恕罪。”

北门哲道：“为什么你能生下如此良材？”感情他是想起自己和封皇后所生的两个小混世魔王来了。姬康见他没有怪罪的意思，心下悬着的一块大石也随之落下。

北门哲道：“怪罪自是不会，只是爱卿，从易也说了，以后你可要给我多出点主意啊。”

姬康赶紧点头道：“那是为臣的本分。”

北门哲突然哈哈大笑，道：“姬康，我知道你的本性定是桀骜不驯，像现在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怕是要把你磨成滑石了。”

姬康此时也真真明白北门哲对自己的信任，当下嘿嘿一笑，那神情是：陛下英明！

北门哲又道：“从易提到的宁儿是谁？”

姬康道：“她是我大哥的养女。”

北门哲沉吟片刻道：“嗯，那我就封她个平安郡主吧。有这平安二字，就省了从易担心啦。”

且不说十年中北门哲如何在姬康的辅佐下把大华的国政治理得井井有条，姬从易跟着游琴学艺的十年却是暗无天日。那日游琴带着姬从易出了皇宫大门，没有回闹市区的小屋，而是把姬从易带到了藤妖婆婆修行的地方。藤妖婆婆的修行之处在知芒山，只是知芒山何其之大，到后来姬从易只知自己身在知芒山，却不知在知芒山上何处。

游琴带着姬从易，行走不快。却不是他不想早些到达知芒山，只是姬从易缠着不放，要在路

上玩耍，他一个小孩子体力不强，玩玩也就累了，却偏偏不随游琴找客栈休息，只想像以前看过的书中叙述那样，餐食野果，渴饮山泉。游琴知修行中难免吃苦，路上让姬从易吃些苦头对他也没有坏处，到了后来也就对小孩儿多加“照顾”。

一路尽是山道，崎岖难行。姬从易慢慢失去兴趣，便问游琴道：“爷爷，还要多久才到婆婆家？”

游琴看看漫无尽头的山路，道：“婆婆家就在这座大山之内，确切的地点我也不清楚，这不是正带着你找嘛。”

姬从易撅撅嘴，道：“爷爷欺负从易，自己都找不到，还要带上从易。从易脚痛了，想歇会儿。”说完也不理会游琴，径自坐下了。

游琴蹲到他面前，脱掉从易鞋子，见他那小巧的脚上果然已经红肿，心中疼惜，忙运功帮他治疗，只是却怎么也不见好转。心中奇怪却又无法弄清楚，只好憋着疑问，等从易的脚稍好了些才继续上路。此后的路上休息得多些，渐渐从易的脚也不痛了。没了伤病，姬从易又变成不懂事的小孩子，见了好玩的东西便要拾来，游琴爷常常遂了他的心愿。

只是姬从易喜爱所拾的大多是一些石头、枯枝，见到被风折断的枝条，姬从易也会找些东西把它固定。游琴看在眼里颇觉欣慰。

行了月余，姬从易没见到其他人烟，便问游琴是不是走错路了。游琴就笑着对他说修道之人喜欢清静，自然会找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修练，而且越是在清静的地方修行见效越好。姬从易似懂非懂，却也不想再问。

姬康也没料到游琴会把姬从易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姬从易走后不多日，展霞云思念孩儿，便同了姬康前去游琴原来住的屋子，却是人去屋空，好不容易发现一张纸片，也只是告诉自己二人游琴和姬从易已经去了知芒山。

展霞云念子极深，日日为姬从易祈福，十年中北门哲也赐了她不少好药，身子也渐渐好起来。姬从易走的时候那本《道易》并未带走，展霞云无事就拿来翻阅，无心之间倒也懂了不少易理，只是远未达到上乘境界。明白顺应天命的道理之后，展霞云性情变得极为开朗，又和皇后结为好友，从此北门哲又获得一位良臣，若非有律法规定女子不得上朝，只怕展霞云也要做到司、尉之职了。

藤妖住的地方也算得上是小山村，只是山民都不是人类，都是聚齐起来共同修练的妖类。那些妖类大多修成人形，姬从易也不觉有甚不同，很快就融入他们当中。

白麟幻化成的小孩自然没有用青天鹤涎去医治。那日姬从易被婆红儿咬了，却能在第二天就醒来，已经引起游琴先生的注意，他是博学之人，知道事情蹊跷很快就能找出症结所在，结果刚到藤妖修行地不久就对姬从易下了“毒手”，让他放了点血，配上自己带的丹丸给白麟服下，只三天工夫白麟便醒过来，而且比之前更显精神。

周围修行的妖类纷纷前来探望，尤其是那些孩子，见了白麟便要拉他一起出去玩。只是白麟醒来后性情大变，竟不像从前那样活泼，渐渐沉寂，偶尔还会发出几声有如野兽的吼叫。那吼叫声特别，直往人心里钻，周围的妖类大多修行不深，哪受得了白麟的吼叫，结果个个无法安心修行。藤妖知白麟受此一难，怕是要化回兽形，想起几年来一起生活的快乐情景，依依之情油然而生，但自己无能改变，只好听天由命，唯有暗暗伤心不已。

终于有一天，平日已经颇为安宁的白麟发出阵阵震天的吼声，把附近的小妖吓得纷纷逃离，就连藤妖也因受不了而在院中昏迷过去。游琴感到此地异状，让姬从易独自练功，自己忙即赶到藤妖家中。见藤妖已经昏迷，把她抱到房中，找了些东西塞住她耳朵。只是他也不知这样对白麟吼声是否有用，反正藤妖已经昏迷，再也不会受吼声伤害。

游琴是人，且道行不算低，对白麟的吼声虽然不适，倒也不会昏迷。只是他在藤妖家也无事可做，白麟在院中发疯般嘶吼，也不知是何缘故，吼叫一次比一次高亢，声音中竟渐渐透出恨天愤世的压力来。

姬从易也让吼声弄得奇怪，心道白麟平日的吼声不会这般凄厉，莫非出了什么事情？想及此处，不顾游琴关照，也跑到藤妖家中。尚在路上便见到阵阵霞光从藤妖的院子发出。霞光美丽异常，隐约有个龙头模样的东西在里面。姬从易此刻也管不了那么多，加快脚步，不多时就看到游琴正等着眼睛对着院子中一个怪物发呆。先前看到的霞光正是从那怪物身上发出。

姬从易这才细看那怪物，龙头、鹿身、狮尾、马腿，身上片片白色鳞片闪闪发光，令人头晕目眩，正是传说中的神兽麒麟模样。姬从易大叫一声，跑到游琴身边，急急问明缘由。

游琴见他对白麟的吼叫声竟然毫无反应，十分惊奇，此刻却没有时间去问。迅速告诉姬从易事情缘由，便要他赶快回家。

姬从易听罢，知道游琴无恙，返身走到白麟面前，满脸同情，轻声道：“白麟，没想到你竟是万年神兽。这些天我们一直是朋友，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以后我们还是朋友。等你恢复了，就到我那里去看看。”说也奇怪，听姬从易说着说着，白麟渐渐平复下来，不再吼叫，只是没有变灰人形，静静地卧在地上。

游琴见白麟平复，弄醒藤妖让他照顾白麟。她养了白麟这么多年，白麟对她很有感情，应该不会伤了她。藤妖醒来后立即来到院内，却见白麟化出原形，卧伏在姬从易脚下，一动不动。此景令藤妖想起梦中事情，不由心中一动。

姬从易看着地上躺着的白麟，面色淡然，不时用小手轻抚白麟头上似乎是刚长出不久的犄角。白麟也不着恼，反而亲昵地在他身上蹭了蹭。

姬从易身上穿的仍是从家里带来的那件衣物。这件衣服却不是父母为自己所做，乃是那夜梦中见到的奇特女子赠与自己的。说来也奇怪，这衣服似乎是专门为姬从易定做，十分合身，而且不染一尘。姬从易本就是那个玲珑可爱的孩儿，在这衣服的衬托下愈发显得粉雕玉琢，惹得周围的小妖常来找他玩耍，全然忘了修行不易，渐渐也不再计较白麟吼声聒噪。而白麟自那日之后极少化作人形，始终是麒麟模样。那些幼年妖类也喜欢和他在一起，每日回家都是浑身香喷喷的。

暑去冬来，眨眼间已经过去了八九年。当年姬从易和游琴先生走的时候才六岁左右，如今当初的小娃娃已经长大，山中修炼辛苦，姬从易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粉雕玉琢的模样，阳光在他脸上留下的是诱人的微红；身上穿的仍然是那件衣服，几年下来那衣服随着姬从易身材的变化而变化，却一直都是那么合身，既省事又好用，姬从易倒也乐得不换洗。只是姬从易每天做的事情比那些小妖们多得多。刚开始时，他除了每天正常修习外，还得锻炼体力，单手提一桶水，从三斤到十斤到百斤，现在就连游琴也不知道自己能提多重的东西。后来姬从易修习五行之术，木火土金水五气交合而成的炼魂之气每天都缠着他，随着时间增长，姬从易倒也不觉得有多辛苦……那些小妖想跟姬从易一起修行，见他这般刻苦，想想自己绝对承受不住，纷纷退缩。姬从易从小倒也是孤独惯了，对此见怪不怪，每每淡然一笑，惹得那些小妖不好意思。

三年后姬从易已经可以及时完成当日的修习任务，偶尔还会抽点儿时间找那些小妖玩耍，顺便教他们点东西。白麟在姬从易的坚持下很少现出兽形，也是众妖中获益最多的。

由于姬从易很小的时候就把家里能看的书都看完，游琴到后来也不能再教他什么，只好到各地搜集一些他没见过却又对修行有极大好处的书来。只是这类书难求，他搜集了三年也不过找到两本而已。无聊之余，姬从易把默记下来的《道易》又想了好些遍，好在每次都会有所发现，也不觉得郁闷。实在不愿再想，就拉上白麟到知芒山最高峰王母峰去玩几天。那白麟凡间无有，每次到了王母峰都会嘶鸣一声，山下的山民们往往觉得王母异变，纷纷宰牲祭祀。

零落红尘
卷一·十 技艺初成

卷一·十 技艺初成

作者：末零

大华历八零零年，北门哲昭告天下，朝廷要选取一批有能力的人才，定于五月初一在京城举办演武大会。

游琴因没有什么可以教姬从易，大多是姬从易独自修炼，平日他也不在姬从易面前献宝，没事就跑下山，看到不平之事插手管一管，那日看到几个村的布告栏旁都围满了人，觉得十分奇怪，挤上前一看才知道皇帝要从民间选取人才，想想姬从易跟着自己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便生出让他回家的念头。

回到山上把消息告诉了姬从易，姬从易想了想道：“爷爷，孩儿也知道您老的想法，只是这知芒山对孩儿领悟一些新东西实在是太有好处，虽然孩儿也想念爹娘，但孩儿还是想再多待一年，一年后《道易》我也该想得差不多了。”

游琴点点头，心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就不阻止他。虑及持续修行的时间不多，此后的一年姬从易几乎一直待在王母峰，有白麟作伴，也不算寂寞。王母峰地势极高，峰顶处奇冷无比，却有个奇特的地方：白麟可以把姬从易从王母峰带到四个不同地方，那四个地方俱是在王母峰范围内，特性相差却极大，加上峰顶的特性，五个地方正好应了五行之需。

如此姬从易隔天就换个地方，依着平日修行的法子，每天用五行之气熔炼自身，再用八卦卦义修心，虽然每天过的都艰苦，成效却更见显著。感受着自己的飞速进步，姬从易不由暗自后悔以前没有这般努力。

每次迁移地点都是白麟背着虚脱无力的姬从易，换了三十六次之后白麟又把姬从易带回了开始的地方，时间已是一年之后。

就在这一日，姬从易只觉头脑一片混乱，无法静心，细细算来，竟已过一年。回想一年来所学所悟，姬从易仿佛抓住了头绪，却又很不明晰。闭上眼睛，眼前却现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太极八卦图来，八卦四周又有五行之气缭绕。看着虚空中的太极八卦图，本来露出一丝苦笑 of 姬从易脸色变得红润，表情也安详起来。每在一处地方停留两天，第一天以至阳之气演卦，次日又再以至阴之气演卦，以阴应阳，以阳述阴，无形中竟把太极八卦图给学了个七七八八，虽说还没有融会贯通，但随手就可以摆出一幅先天图来。

想起一年前答应游琴先生的话，姬从易拍了拍白麟的头，道：“我们也该回去了，下山后我就回京城，你修为不够，留在这里继续修炼，明白么？”

白麟此时是麒麟模样，说不出话，只是轻轻哼了几声表示反对，姬从易当然知道它想和自己一起去京城，但白麟此时的修为实在不算高，也不管它对自己不满，径自下山去了。

一年前姬从易上山下山还要白麟背送，现在早已不需要，白麟怕他生气，也不再不满，追上姬从易，在他背后拱了拱，要他上背。姬从易见他心思放下，笑了笑也不和它客气，做到白麟背上。白麟脊背宽厚，不用鞍辔也不会不舒服，反而十分稳当舒适。姬从易也算是做惯了，加上白麟本就对姬从易的心思了解几分，此次下山速度远远高于往常。

游琴知近日姬从易必将下山，也不像平日那样四处游历，安心守在屋中，只等姬从易拍门。

姬从易轻轻推开已经一年没进的屋子，见游琴正襟危坐，双目微闭，也不打扰他，随手拿个凳子坐下，心思却早已飞到了北京的皇宫：母亲的病在皇宫那么多御医的调理下也早该好了吧，父亲现在也该正在为国事操劳，宁儿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还有那刚认识一天就分开的朋友——该说是皇兄和皇妹了，他们那么淘气，现在也该长大了吧。想着正入神，却让游琴给弄醒了。

游琴见姬从易归来，喜道：“从易你回来啦，过来让爷爷看看有没有进步！唉，五月初一又要到了，你此时也该准备得差不多了吧？该回去表现一下给你双亲和皇帝看看了。”

姬从易点点头，笑道：“爷爷，孩儿已经准备得差不多。只是我这个样子回去怕是除了爹娘没人认得我吧？”

游琴嘻道：“你这孩子，这些年你在这里学了不少旁门左道的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呀？你要么是不想太出风头，就易了容再回去。”

姬从易嘿嘿一笑，道：“爷爷，不知道今年演武大会会有哪些人参加？”

游琴道：“今年参加的人比去年多。北门哲也真是聪明，见到去年那场演武大会成效不错，便要把演武大会办成每年必举的盛会，这样天下想入仕的有能之人都让他紧紧地握在手中，不用担心民乱太多啦。”

见姬从易露出很有兴趣的样子，游琴神秘地说：“从易，今年的演武大会据说有些特殊，你想知道么？”

姬从易笑道：“爷爷，这招对我没用的。管他有什么特殊的呢，我去看看，随便弄点名次，也就有面目见爹娘了。”

游琴见姬从易的表情，有些失望地说：“那就随便你吧。还有，今年参加的人不像去年那么差，有不少出自名门大派，颇有些实力，你可不能轻敌，虽说你在这里学的东西远比别人的多，但对人对事还是谨慎为妙。”

姬从易肃然道：“从易知道。爷爷，我什么时候动身？十多年不回家，我还真想早点回去。”

游琴道：“十年你都待下了，也不急于一时，这里的妖类和你的关系都不错，怎么说你也该和他们告个别吧。”

姬从易道：“那是自然。”姬从易忽然一笑，那笑意有些神秘，游琴知道他又是想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主意，问：“你又想干吗？”姬从易道：“其实我也不想干吗，我刚才就在想，不知道陛下是不是真的只要那人有强国之法，就不会计较他的身份地位。”

游琴道：“我看不用你想也该明白，北门哲可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怎么，你该不会想撩他的虎须吧？”

姬从易嘟囔道：“他的胡须有什么好撩的？”但只要看他的表情就该知道，游琴是说对了。

游琴叹气道：“我也管不了你了，随便你怎么弄，只要不是太过火，让你老爹将来不好弄就是。我看北门哲对你不错，皇后不是还认你做干儿子么？出了些事也有人帮你扛着。”

姬从易惊奇道：“皇后认我做义子的事你也知道？”

游琴道：“这事知道的人不多，我是算出来的。总之你自己把握。”

姬从易点头道：“这个我自有分寸！爷爷，你老是给从易卜卦解课，要折福禄的，你要从易怎么说你！”

游琴笑道：“有你这孩子孝顺就行了，还要什么福啊禄啊的。再说我也是活了几百年的老妖怪，最多也就是损点道行，你不用太担心。这知芒山灵气十足，要不了几天就补回来啦。”

是夜，反正无事，游琴关照姬从易早些休息后就出了门。姬从易也不没问他去了哪里，只是一个人呆在屋中，想起来这几年竟然没什么时间好好想些事情，苦笑一下，自言自语道：“光顾着修炼身心，却把养心的事给放下了。”回首这十年的事情，几多温馨几多安宁，虽然不能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父母双亲，但朋友之情还是相当浓厚的，游琴对自己也很好，虽然很多时候游琴对自己的帮助已经不是像刚开始那样，但那时刻都能感受到的关怀却让自己感动不已。

“从易哥哥，我听爷爷说你要走啦？”正思量间，一个小女孩从窗户下探出头来，小脸红扑扑的，看起来煞是可爱。

“是碧莲啊，进来吧。爷爷什么时候告诉你的？”碧莲是个花妖，本来还是不成形的人，陪双亲一起修炼。花的双亲无外乎就是叶子、根了。后来叶妖生了一场重病，知道自己终是无命修得正果，就把近三百年的功力全都传给了碧莲，这样碧莲才修成人形。根妖的道行也不算高，但也修出了人性，见叶妖死了，也就泯灭了继续修炼的道心，学叶妖也把自己功力传给碧莲，然后随着叶妖投胎去了，临死托付姬从易要他好好照看碧莲。那时姬从易已经在知芒山上修炼了五年，和叶妖一家的关系很好。

碧莲拉开窗户，哽咽道：“从易哥哥，你不要碧莲了么？我爹娘托你照看我，到现在还不到五年，你就不要我了？”碧莲此时刚刚能化作一个十来岁小女孩模样，一身绿色的衣服，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头绳也是绿色的，那是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叶妖留下的法器，虽然不算法宝，总算是有很大的纪念意义。

姬从易从窗户里把碧莲抱进屋，拿出一些糖果给她，捏捏她的鼻子道：“小丫头，哥哥什么时候说不要你啦？哥哥明天回京城，见见我爹娘朋友、办点儿事情就会回来的。”

碧莲听他说还要回来，眼里的泪珠还没掉下来就又露出灿烂的笑容，道：“哥哥不要骗碧莲哦，等哥哥回来的时候，碧莲给你泡清露茶喝！”

姬从易看着碧莲可爱的模样，道：“碧莲泡的清露茶哥哥最喜欢喝了，到时候可要给我多留点儿哟！”

碧莲开心道：“嗯！碧莲一定每天早起去给哥哥采集露珠泡茶。”

“碧莲，我回京这段时间爷爷还会留在这里，白麟也不走，你要是不想住在家里，就搬过去和藤婆婆一起住，有她照顾你我也放心。还有你也要好好修炼，到时候哥哥带你去皇宫玩玩！”

零落红尘

卷一·十一 初进演武场

卷一·十一 初进演武场

作者：末零

大华的尚武之风也不是才刮了一年两年。自从对常嘉西夷的战争爆发，大华全国上下增建了至少两千个演武场，以作选拔精兵之用。其中最大的莫过于京城的皇家演武场。皇家演武场有个名字，叫“双曲”，当年建此场的时候北门尚小，很是崇拜文武双全之人，故取名“双曲”

以应文武双全之意。

又是五月初一。第二届全国演武大会如期举行，来自大华各地的习武之人齐聚大华演武场，一时间京城又是一番热闹景象。在来乾京之前，很多地方的演武场都已经举行过预选，这也是地方官员为朝廷着想的地方，不然大华全国人口几万万，习武之人五中有一还不止，要是都聚到京城也没地方安置。因这些东西就是作弊也没什么好处，上得了台的都得凭着自己真功夫，倒是出现了少有的清平景象。

一般来说，第一轮淘汰最是无聊，上场的人物都不算是人物，大多都是上场亮亮相就被人打下来，但第一轮比试的七天却是最热闹的，不少人都在这几天找到自己的知己甚至是终身相伴之人，不可不说是皇室做的一件大好事，解决了不少人的婚姻大事。

姬从易把自己弄得满脸灰土的，活脱一个乞丐。大华对乞丐也无太多限制，倒让他也弄来一张上场的票。这票的用法也是大有讲究，在场上落败的人领取的票立即作废，但可以再去领取，只是第二次领的时候就不像第一次那样完全免费，而要出高价购买。胜利者的票据要一直保存到比试结束，凭票参加总决赛。姬从易找了个没什么人的地方，拿出那张好不容易弄来的票，盯仔细地看，嘴上渐渐露出一丝笑意，摇了摇头，又把它揣到怀里，抬头往演武场去了。

“当当——”两声锣响，喧闹的人群马上安静下来，演武场的看台中间站起一位官员，扬声道：“各位，奉皇上之命，本官博善思，宣布第二届演武大会正式开始！”想来此时他的身份该叫做钦差了。演武大会上的多是武人，那位钦差场面话都不想说了。好在武人也不太注意，演武大会就这样草草开场。

台下立即又开始哄闹起来，少数人说的还是和比武有关的东西，大部分觉得自己和演武场无缘的早就开始探讨些俗务了。

“听说你家嫂子要生孩子了，不知道你这两天在哪儿泻火？”

“大叔，听说你家小翠长得漂亮，你看我这儿子也还可以，要不我们做个亲家？”

“老弟，好久不见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哟，嫂子今年三十多了吧，兄弟啊，这虎狼之年的女人不好伺候，你还要多注意点啊！”

姬从易听着他们说话，有些好笑，心道这都是哪跟哪呀。转念又想这些武林人士平素还能有什么乐子呢，无外乎这位英雄女儿出嫁，嫁的人却不是自己；那位豪杰娶亲，他家有的是钱，怎么就不娶我女儿呢；听说昨天两大高手在无量山比武，看的人那叫多啊，兄弟你是没看到，看到的人都说精彩啊……

姬从易虽然耳朵听着那些人闲侃，眼睛却一直盯着场上。原来博钦差虽然宣布演武大会开始，但众位官员似乎还在等着谁一般，一直没让人上台。突然姬从易眼前一亮，一个曼妙的人儿在一众护卫的保护下登了场。那女子瓜子脸柳叶眉，一双剪瞳大眼神光流转，头簪一只简约玉钗，让人看一眼便难转移眼神。

那女子红唇轻启，仙音穿过众人围成的声墙，到达姬从易耳中。那声音空灵飘渺，姬从易却觉得无比的熟悉，心下奇怪，不由多看了那女子两眼。那女子道：“各位豪杰，演武大会到今年已经举办了两次，鉴于上次的成功，陛下决定加大今年的奖励力度，凡是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上台表演，不一定是两人对打。今天在场的有历届武状元，还有二帅金开，你们若是真的有才能，朝廷一定会赏识的。”

一个面无表情的中年人悄悄走到那位钦差身边，轻声说了几句话，待那女子说完，那钦差大臣起身道：“平安郡主亲自到场给大家鼓励，可见圣上对此次演武大会的重视，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为大华出一些力，下面演武大会正式开始！”

姬从易暗自嘀咕道：“没听说过什么平安郡主的呀。”身边一个和他差不多打扮的叫化鄙夷道：“就你那样儿，怎么会听说人家平安郡主的大名？”姬从易对他的无理也不以为意，又朝那郡主望去，这一望，却让自己想出了点东西，想要把握住到底自己想起什么时，却又迷失了方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姬从易索性不去管她，静心看着台上的比武。那位郡主已经退到钦差身旁，轻声和身边一个长得俊美异常的年轻人说话，神态极为亲昵，姬从易见了不由心中有些失落，“原来人家已经有了心上人！”随即又想：“她有心上人于我何干？”于是专心看着场中正在打斗的两人。平安郡主和身边那年轻人说几句话便朝人群中张望，似乎是在寻找什么，只是这些姬从易是看不到了。

场上两人的比试只是开胃菜而已，并不激烈，两人的拳法全无套路，仿佛一般的庄稼把式，但细细想来却又觉得双方都是无懈可击，姬从易见了两人的比试，也微微觉得惊讶。台下众人见场上没什么好看的，又继续自己刚才没有说完的话题。

钦差见二人斗了半天，仍是不分胜负，不想就此耽误别人时间，就道：“两位武艺出众，这场就算是和了，请稍作休息，等待下一轮比试。”场中的两人看了看台下，知道自己搅了众人兴致，有些不好意思，双双抱拳，下了台去。

接下来的几场比试都是颇为无聊，姬从易也懒得去看。到了中午时分，钦差大人自然是要去吃饭了，演武大会暂停，但那平安郡主却道：“何大人，你和诸位大人先去用膳，我的这些手下也有些本事，不如就让他们代为监督，让这演武大会继续下去，如何？”

那博钦差不好和郡主争辩，虽然不太符合规矩，但郡主很是得皇上恩宠，想到郡主的护卫大多是禁卫军中的高手，也就含糊答应了。平安郡主开心异常，拉身边那位刚刚起身的年轻人坐下。郡主亲自坐镇，那些准备上场的人更是兴奋。姬从易自从修行道法，对饥饿已经不像常人那样，纵使让他半年不吃不喝，也是无妨，此刻也不愿离开。但他不喜强自出头，在众人熙熙攘攘之下，慢慢从人群中被挤到了外围，实在无聊之下索性离开了。

第二日，开始上场的还是昨天的那两位，依旧是慢条斯理，看得众人极度不爽利，但也拿他们无法。最后又是博钦差把二人请了下去。此时姬从易虽在人群外围，但对这两人却有了想法。两人都是一身短打扮，约摸二十三、四，青衣青帽，其中一个眉毛浓密，双目有神，另一个也是天庭饱满，红光满面。见两人朝自己方向走来，姬从易朝人群中挤了挤，他身形在众人中也不算瘦小，又不愿显现实力，挤得十分辛苦。此举倒是引起那两人的注意，见姬从易挤得辛苦，浓眉的道：“那位小兄弟是否想到前面看个清楚？”红面的道：“若是小兄弟愿意，我等二人倒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对两人的热情，姬从易大是奇怪，脸上却又不肯表现出来，只好道：“两位大哥武艺高强，要是两位大哥愿意帮助小弟，小弟自是求之不得。”

两人哈哈笑道：“好，过会你就跟在我们身后，自然可以穿过人群到达前场。”姬从易感激道：“那就多谢两位大哥了。”

下午那两人又上了一次台，姬从易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虽是乞丐打扮，但像足了一个跟班。众人也觉得姬从易就是那两人的跟班，见他们的跟班作如此打扮，原本被勾起的一点点戒心眨眼消失。

平安郡主和一众手下又是一天不曾离场，那位和郡主腻在一起的年轻人也是如此，姬从易颇觉有趣便多注意了几眼。

想起演武大会已进行两日，自己还不曾上过台，心道“明天得去露露脸”。是夜，姬从易对那两人的热情仍是没想出个理由来，不想睡觉，索性就施了个小法术，隐了身形，悄悄来到那二人的住处。那两人住的客栈离姬从易住的只隔了两家酒楼，也不难找，片刻功夫姬从易便寻到二人住处。

那两人此时正在一间房内，反正隐了身形，姬从易索性站在门外放心大胆地偷听两人谈话。听着声音，那浓眉的道：“二弟，我总觉得百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小乞丐很像三弟，只可惜……唉！”

红面的道：“大哥，我来找你也是为着此事，我看那小兄弟虽然年幼，但一脸正气，眼神中竟然隐隐透露出一种威严来，可惜似乎没有遇到名师，也不知怎的，竟也弄了张上场的票。三弟早逝，若是我们能给师傅收个义子，也算是对他老人家孝敬吧。”言语不甚嘘嘘，饱含无限苦恼。

浓眉的道：“想我博善门，自十年前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大门派，后来衰落，好不容易出了三弟那样的学武奇才，却让妖孽摄了魂魄，死得莫名其妙。二弟，不如我现在就去和那小兄弟说说看，唉，只是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呢。”

博善门的历史十分悠久，至今已有上千年，“博善”二字乃是博学善思之意。门中代有人才出，每代弟子都有几个出色的，江湖上统称博善群侠。一百多年前，门主无故失踪，失踪之时，门中汇集上千年门人智慧的《博善大典》也没了踪影。为此，博善门为了寻找门主和寻回失落的《博善大典》，每年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却终是毫无所获，博善门也日渐衰落。

外边姬从易听到他们是博善门的弟子，知道不是恶人，且据自己两天的观察，从两人的实力和表现来看，应该是博善门中的精英分子。门“吱”地一声响，姬从易想起他们要去找自己，赶紧在两人还没出房门之前奔离而去。

回到房内，姬从易拿起一个小包裹，奔向演武场外边的一个草棚，那些个草棚本是官家搭起来作挡雨之用，傍晚时分博善门中那两个人问姬从易的住处，姬从易就指了指这里。两人要给他换身衣服再找家客栈，让姬从易拒绝了。

不多时，那两人也赶到了草棚外，轻声唤了一声：“小兄弟，你睡下了吗？”

姬从易佯装嘀咕了一句：“谁呀？”

那两人道：“是我们，在演武场上耗时间的那两个。”

姬从易叫了一声：“啊，是两位大哥，快到里边坐！”虽然已经知道了两人的身份，那是偷听来的，让人知道总是不太好。

听两人把自己刚刚听到的事情再说一遍，姬从易沉吟道：“郑大哥，郑二哥，不瞒你们说，姬振易其实不是小弟本名，来这里参加这个演武大会也是一时新奇。但对你们的兄弟之情我很是感动，白天你们对我的关怀小弟在此也深表感激，你们刚才说到的那是什么妖孽，或许我可以帮得上忙。”原来那两人是同胞兄弟，浓眉的大哥叫郑吉，红面的弟弟叫郑祥，俱是博善门三代弟子中的精英。下午的时候姬从易告诉郑氏兄弟自己叫姬振易，用的是幼时的名字。

见他说的含糊，郑氏兄弟已知他是不愿意做自己师傅的义子，强求不得，心底对他却还是有着几分关心，听他问及妖孽，郑吉道：“那妖孽是条鲫鱼精，至于帮忙就不用了，他日你若是遇到了它还是小心避开的好。”

姬从易心下有了计较，面上却不显露。郑氏兄弟自进了屋就是一直站着，实际上也是没有地方坐下。姬从易把本来装作是卧席的破布拿出来，道：“多谢两位大哥关心，小弟这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还望两位大哥凑合凑合。”转口又道：“说起来小弟还有些家势，对两位大哥的为难之处小弟还是可以帮上些忙的，若是哪日我遇上两位所言的鲫鱼精，小弟会妥善处理。”

郑吉道：“姬兄弟，我兄弟和你一见投缘，有些事情还是要跟你说说。此次演武大会和去年多有不同，皇上下令演武大会只能是武人参加，只是不知道怎么我这几天看到不少妖类也混在其中，我们人和妖终究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能修成人形的妖比人厉害得多，似乎钦差博大人现在

还没有发现，不知道这第一轮的比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若是见到情况不妙还要多加小心。”郑吉的话还没有说完，姬从易就想起刚才说的那个鲫鱼精，以郑氏兄弟的修为看，那条鲫鱼精的道行绝对不低，心下奇怪妖王为何准许自己的手下那么明目张胆地违抗皇上的禁令。

零落红尘

卷一·十二 谁家公子

卷一·十二 谁家公子

作者：末零

聊了一夜，第二天姬从易看起来有些无精打采，虽然不怀疑郑氏兄弟待自己的真心，但第一天也装下去了，索性就一直装到底。直到第一轮演武的最后一天，再不上场以后就再没机会，即从以这才瞅准一个时机，飘上台去，他那身乞丐打扮和表现出来的奇特轻功形成鲜明对比，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姬从易虽然还是乞丐装扮，面皮却是白净的很，没有也学别人那样抹灰。因着他上场的飘逸姿态，七天来一直坐镇演武场的那位郡主朝他望了过来。等看到他的脸，郡主娇躯一震，仿佛捕捉到些什么，恰巧此时姬从易也在朝她望去，二人目光在空中相遇，各自又有一番震撼。

姬从易的对手是个大个子，扮相也算奇特，一身儒服穿在身上有些不伦不类，在场的都是武人，看在眼里他那身打扮就有些滑稽。虽然他扮相滑稽，却没几人敢笑话他，就在前一天他一连三局把挑战之人打下台去，实力压人，那些武人谁想惹他麻烦？

姬从易虽然也觉得有趣，但还是向那人施了一礼。那人开始见姬从易凝望郡主，心中就有不满，但人家朝自己施礼，在佳人面前自己那些没来由的怒气也不好发作，只好还了一礼。

姬从易也没打算让那人有什么表现，但也不想就一下子就暴露实力，这才在第十招上把那人优雅地推下演武台，那人到了台下还连挥数拳，浑然未觉。

博钦差要宣布姬从易获胜，却不知道他的名字，正要开头提问，姬从易却道：“博大人，想知道我的名字，其实您可以去问公主，只要你说十年前那个想带她出去玩的人已经回来了，我想她应该记得起吧。”在外的时候游琴倒是经常把五公主和姬宁儿的消息带给姬从易，当然那些都是姬康告诉自己的，是以姬从易知道五公主还是记得自己的，此时他说话并没有刻意压着嗓子，声音不小，台下哄闹或许听不见，但平安郡主和身边的俊美少年都听得到，对视一眼，露出奇怪的神色。

博钦差勃然大怒，道：“大胆刁民，五公主何时见过你这小毛贼了？若非这里是演武之所，看我不拿你是问！”其实他现在就想拿姬从易是问，但谁都看出姬从易刚刚表现出来的实力却是非常强，自己也不敢太过得罪。

看着钦差愤怒的表情，姬从易一把抢过参加第二轮比试的票证，傲然一笑，道：“博大人，那我们拭目以待，看我到底是不是刁民。”便要退下场去。不料郡主身边那个少年却说话了，“姬从易，我们现在就可以让他看看！”

有人叫出自己的真名，虽然声音不大，姬从易还是浑身一震，转向郡主所在的那面看台，愕然发现和自己讲话的是那少年，不禁有些尴尬起来。

那少年又到：“宁妹子，你看这混蛋见了你还跟没事人似的，以后有机会你可要好好修理修理他。”博钦差见那少年说话，竟乖乖地退了回去，场上只留姬从易一人，相当显眼，台下更是一片吁吁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姬从易不耐，仔细盯着那少年看，脑中泛出一个人像来，嘻嘻一笑：“原来是个假小子，看来我还有机会，嘿嘿。”语气天真，虽然气人，但那少年却白脸一红，不再理他。姬从易轻声道：“宁儿，很久不见你了，有时间哥哥去找你。”这话是对平安郡主说的。那位郡主正是姬宁儿，当初姬从易的一句关怀换来一个郡主身份。

中间隔了三天，姬从易也没有换过乞丐装，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跟在郑氏兄弟身后。郑氏兄弟因为姬从易在演武场上的表现，对他的看法大大改变，也收了心不再去想替师傅招收义子之事。两个气宇轩昂的大汉带着一个小乞丐整天晃悠，让京城的百姓看过了瘾。只是到了夜晚，郑氏兄弟总是找不到姬从易的踪影，知道人家是高人也就不再奇怪。

姬从易此时正是一身夜行打扮，悄悄出了客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各家客栈屋顶上行走。就算游琴先生没有告诉自己实力如何，姬从易也是自信满满，这点小把戏自是不在话下。姬从易今天晚上要找的是那天和自己比武的大汉。

自从郑氏兄弟透露出妖类已经涉足人间事，姬从易对自己初来京城时的那种怪异感觉有了些眉目，连日探查，姬从易发现京城中潜伏了大量道行不低的妖类。但这些妖和知芒山上的那些妖精又有不同，乍看上去修炼的是同一门功法，且功法邪门。那日夺了通行证，不多时就见那个怪书生又买了一张票，而且又在之后的比试中胜出，自然也进了第二轮的比试。那怪书生让姬从易很不舒服，感觉有些像知芒山上的妖类，却又有些不同。

不多时姬从易来到怪书生居处。那是一座独立的宅院，本是闲置已久的一座荒居，但不知何时开始不时有人进出，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不以为怪，大多以为宅子的旧主回来了，倒也没什么怀疑。姬从易嗅到阵阵浓烈的妖气，那妖气饱含肃杀，仿佛要摧毁一切。

华灯初上，如钩的月亮斜斜挂在天上。那宅子初看十分平常毫无特别之处，姬从易却感到阵阵不安。突然一道亮光从自己眼前闪过，恍如闪电。那道电光击打在地上，并没有像闪电那般造成极大的破坏，反而把电光分成若干小股，四散后不知不觉消失于无形。姬从易大是奇怪，抬头看了看天，发现此处的月光竟比刚才黯淡许多。再看电光击打之地，骇然发现地上满是各种各样的爬虫，蜈蚣、蝎子、蜘蛛一应俱全，虽然体型极小，但个个身上都散发着点点幽光。清风拂过，阵阵恶臭传入姬从易鼻中，头脑一阵发晕，显然臭气有毒。

初时，姬从易见他们吸食月光，心道知芒山上的小妖吸食日月光华的不在少数，也不奇怪，但那股恶臭却让姬从易十分厌恶。要知道这些妖类如果只是吸食天地灵气日月光华，身上的臭气不用多少年就会变淡直至消失，但现在臭气这么浓，而且有毒，姬从易总算想通自己的担心所在了。

姬从易扫了一眼，看到一只正要变成人形的铁蟾蜍，再看那人形模样，正是那日和自己交手的怪异书生。变身前那铁蟾蜍体型颇大，看它在院中所处位置，想来地位不算高，却也不低。见此情景，心道这些妖精大概不少都修成人形，姬从易一时也无法对付，只好悄悄退去。临走甩出一道随身携到的符咒，那符咒如同一层轻纱，挡住部分月光，登时院中更显昏暗。群妖正在炼化刚才吸食的月华，谁也没有注意头顶的轻微变化。

姬从易摸到后院。那里有个大水池，池面上波光粼粼，隐隐可以看到浮出水面的各种水生动物。这些水生动物的动作和前院的那些爬虫也没太大不同，姬从易心下一恼，又是一道符咒甩出，然后悄悄回了自己的住处。

姬从易在知芒山王母峰参悟太极易道之时，对符咒一技已经颇有心得，而且姬从易的符咒所用的符媒和一般术士的也不相同，天地万物皆可为媒。月华乃是变日光的纯阳之气为至阴之气，因而只要祭出的符咒属阳就可以影响月华的灵气。姬从易此刻道行不够高，又怕被众妖发觉，也不敢太过造次。

脱了衣服，姬从易辗转难眠，心思一片紊乱。想起十年来自己一直没有回家，虽知父母安康，但对儿时最亲的玩伴却又不知该怎么说。那日和自己说话的假小子肯定是五公主北门维燕，那

位郡主又和姬宁儿像极，可是她为什么不和自己说话？自己说了那番话莫要被她当成疯子才好。

恍恍惚惚间，姬从易发觉有人在摩挲自己的头发。感觉不到危险的气息，只觉得对那人自己很熟悉。轻轻睁眼，终于看到了那人模样。那样子和十年前一点没变，依旧是脸上蒙着一层轻纱。虽然遮住她的容貌，更加衬托出她的绝世姿容。姬从易想要说话，那人却伸出一只纤手，在他面上柔柔一拂。一阵慵懒的睡意袭来，姬从易下意识握住那人的手，又沉沉睡去。

日上三竿，姬从易伸了个懒腰，走出门外，发现有个不知什么官职的官员正焦急地站在客栈门外，见姬从易醒来，那官员立即招呼道：“姬公子，下官奉公主郡主之命在此等候，请姬公子随我来。”

姬从易跟着那官员，径直走向郡主府。路上人们以奇怪的目光盯着姬从易看，即便姬从易再无所谓，此时也觉得面上发烧。忽然身上一寒，姬从易打了个激灵，回过头一看，正是那铁蟾蜍，只是它身边还有个老头，不知道是什么人。姬从易知道这老头绝对不简单。

摇摇头不去想它，姬从易若无其事地跟着那官员进了郡主府。看着府中景色，姬从易不由茫然，看在眼中一切都那么熟悉，虽然十多年不见，但儿时印在心中的东西却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

“哥哥，你怎么了？”莺莺沥沥，一个轻柔的声音传来。姬从易一震，回头一看，正是演武场上的平安郡主，也就是姬宁儿。此刻的姬宁儿身着一件粉红色的袍服，头发微微散开，披在肩上，头顶几粒珠花散落，俨然仙子出尘。

看着姬从易呆呆的样子，姬宁儿轻轻一笑，道：“哥哥你怎么了？是不是不喜欢宁儿这个样子？”

姬从易收回心思，笑道：“原来你真是宁儿！宁儿怎样都是好的，哥哥怎会不喜欢呢！”

姬宁儿道：“哥哥这么久没见到宁儿，就没什么话要跟宁儿讲？”

姬从易一呆，道：“话？有，当然有，只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说了。宁儿，你该不会要我就这么陪你站着吧？”

姬宁儿轻哼一声道：“哥哥，你原来可不是这个样子。”轻挽姬从易手臂，把他带到屋内。那动作丝毫不见做作，姬从易仿佛又回到十年前在姬府中有姬宁儿陪伴的日子。

见姬从易总是走神，姬宁儿道：“哥哥，你是不是不想陪陪宁儿？”

姬从易道：“怎么会呢，只是看着这里这些熟悉的东西，又想起了小时候，那个时候人人都欺负我，唯有你对我那么好。”

姬宁儿眼睛微微一红，道：“哥哥……”

姬从易笑道：“不提那些了，宁儿，你怎么做上郡主啦？”

姬宁儿道：“还不是因为你？你走的时候留下的那封信让皇上见了，他说为了让你安心，就封我做平安郡主。你这一去就是十年，也不回来看我，害我被人欺负也没人帮忙。”说罢眼圈又是一红，泫然若泣。

姬从易听到竟然有人敢欺负宁儿，冷着脸道：“谁那么胆子敢欺负宁儿？告诉哥哥，哥哥现在就帮你去教训他！”

姬宁儿“扑哧”一笑道：“你怎么教训人家？就连皇上都不想惹他呢。”

姬从易突然想到那两个不怕皇帝皇后的家伙，有些不安道：“是四皇子么？”姬宁儿尚未回答，一个丫环急急禀报：“郡主，公……公子要见你！”显是见了有外人在场才临时改的口。

零落红尘
卷二·一 如此妖阵

卷二·一 如此妖阵

作者：末零

姬宁儿见了姬从易错愕的模样，心中暗笑，道：“叫他先等着，没见我和哥哥说话么？”话刚说完，那丫环身后走出一个华服少年，正是演武场上一直伴着姬宁儿的那位。

那少年哼道：“好你个宁儿，重色轻友，见了你哥哥就不要我了？”

不待姬宁儿答话，姬从易哈哈一笑，道：“公主，我道是谁呢，原来是你，果然是女大十变，先前我差点不敢认你！不过你还真是好动，当年要我带你出宫玩儿，到底没带成，看样子你把这要求压到宁儿身上了！”那少年正是当年的五公主，自小就不老实，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一直作男子打扮，偏偏又装扮得不像，在演武场时就让姬从易认了出来。

五公主本来是装作没看见姬从易的，此刻也不好再做作，嗔道：“怎么？他是你妹子，帮你做点事情不应该么？”

姬从易干干一笑，作揖道：“我不敢和公主争辩！”

姬宁儿笑道：“哥哥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油嘴滑舌了？维燕，你找我有事么？”

北门维燕气呼呼道：“没事就不能找你？以前你可不会这么问呀！一定是因为他！”说罢玉指一伸，指向姬从易。

姬宁儿俏脸微红道：“你说什么呢，哥哥还在这里呢。”

北门维燕道：“他在这里正好，我来找你正是想和你一起去找他，现在省了。”

姬从易奇道：“找我？”

北门维燕忽然腻声道：“姬小哥哥，燕儿有事找你呢。”看到姬宁儿一脸惊讶，又道：“我这样叫他让你吃惊了？当年我就是这么叫他的。”

姬宁儿像看着怪物似地盯着姬从易，道：“哥哥，你本事还真大，竟然能让维燕那么老实听话。”

姬从易苦笑道：“我怎么知道。若非她刚刚表现那么泼辣，还有四皇子告诉我的一些事情，我怎么也不相信维燕的为人是皇上也要忌惮三分的。”

北门维燕听了姬从易的话，怒道：“我很泼辣吗？还有叫我燕妹妹，不要叫我维燕！”

姬宁儿再也忍不住，大笑道：“行啦维燕，你现在这样子，想让人家说你温娴，还不如叫他去吃上几斤辣椒呢！对了，你要找他有什么事？”

北门维燕道：“我想他了不行么？”

姬宁儿道：“你和他认识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半天功夫，怎会去想他？一定别有所图，快说，不然我让哥哥不理你啦，是不是，哥？”

北门维燕哼道：“不和你说了。姬小哥哥，这十年来你学了不少东西啊。昨天打得那个假书生毫无还手之力！有时间你一定要教我”

姬从易奇道：“你怎么知道他是假书生？”

北门维燕道：“我自然知道他是假书生，不但是假书生，更是个妖精，不然身上哪来那么重的妖气！”

姬从易道：“能闻出妖气的人不多，这十年来你是不是学过道术？”

北门维燕道：“我鼻子一直比较尖，以前又闻过妖气，所以闻到那假书生身上散出的恶臭后就知道他一定是妖精。”

姬从易虽然惊愕，却也不再多言。心道皇家的人总有些古怪，或许皇宫中就有不少修道的人，北门维燕学了些什么东西也不是不可能。

姬宁儿看着姬从易道：“哥哥，维燕说的是真的吗？”

姬从易道：“那书生确实不是人类，我昨晚刚探查过，他是个铁蟾蜍精！”

北门维燕道：“姬小哥哥，你去换身衣服，跟我去见父皇，父皇知道你这两天就要回来，常常念叨呢！”

姬从易这才想起自己现在的装扮实在登不了大雅之堂，对姬宁儿倒没什么，让北门维燕一说，却让自己一下子面红过耳。想了想道：“燕妹妹，现在我还不想进宫。我现在已经回来这事，我爹娘还不知道呢，你也看到了，那天我是做乞丐打扮的，虽然惹人注意，却不会泄底。”

北门维燕道：“这样的话就算了，只是有妖精在京城里我心里很不舒服。”

姬从易道：“你不是想要我帮你弄清楚那些妖精的来路吧？你不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转向姬宁儿道：“宁儿，我该回去了，不然要有人说闲话了。昨晚有人问我和你的关系，我说我长得像你以前的一个熟人。记住了，要是有人问你，也这么说就是。”

姬宁儿道：“我知道。维燕，你要哥哥那么做不会有危险吧？皇宫里有那么多侍卫，京城也有防卫队，怎么不要他们去查？”

北门维燕道：“那样会打草惊蛇嘛，而且你不想看看姬小哥哥的本事有多大？”

姬从易道：“刚见面你就拿我开涮！皇上要是不知我已经到了京城，你暂时也不要告诉他。等演武大会结束，我先回家看看我爹娘，马上就去看皇上。”

北门维燕道：“演武大会还有十天才能结束，这十天内你真能查出那些妖精来路？”

姬从易道：“我尽力而为，实在查不出我也没办法是不是？”

姬从易把头发弄得更加乱一些，从偏门出了郡主府，察觉身后有人跟踪，也不去理会，径直回到演武场边上的“居处”。和衣又卧下，仿佛刚刚受了什么打击而亟需休息一般。

“小辈，出来！”姬从易听到语气不善，心道来人或许是铁蟾蜍一伙，对那些妖精自己殊无好感，权当没听见，不去理会。

那声音又道：“小辈，你若想多活几天，最好马上给我出来。”

姬从易厌烦道：“你们是谁？我又没得罪你们，为何三番两次找我麻烦？”

那声音道：“昨天晚上我们居处有人窥伺，莫要告诉我那人不是你？”

姬从易已知来人确实是那群妖族为了昨晚之事而来，心中纳闷他们是如何发现自己的。

见姬从易没有答话，那声音阴阴道：“果然不假，小辈，说，你昨天晚上都看到了些什么？”

姬从易恍然大悟，方知让那妖精给诈了，自己一愣之间泻了底细。

姬从易道：“我连你们是谁都不知道，又怎会知晓你们居处的状况？”说话间已经出了屋子，见着来人，心道：“这天下还真小，怎么又遇上这只蟾蜍。算了，反正这些妖族在京城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为非作歹，既然他们昨晚发现了自己行踪，以后必然加强防备，自己想要再去探察定是难上加难，再遮遮掩掩并无大用。”想到这里，姬从易嘻嘻一笑，道：“蛤蟆兄，莫生气莫生气，我也只是对你们有些好奇而以，至于说看到什么，其实我什么也没看到。哎呀，今天天气不错，想来晚上月光也该很美才是，看样子我得去找我的情人一起出来赏月呢。”

铁蟾蜍听姬从易疯言疯语，心中哪有疑问，冷笑一声，道：“小辈，你太狂了，就算我斗你不过，今天你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说话间喉中发出咕噜咕噜的奇怪响声，不远处奔来二三十个人，姬从易细细一看，都是昨天见到的庭院中的小妖，道行必铁蟾蜍稍低，却也差不了多少。

“就凭你们几个小妖就想对付我？你们也太小看我了，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刺探你们巢穴，没些本事怎么做到？”姬从易有些不屑道。

铁蟾蜍咬牙切齿道：“要对付你，我们几个已经足够。”

姬从易道：“你还是要那几个隐身暗处的老家伙也一起出来算了，省得我麻烦。”

铁蟾蜍脸色微变，也不答话，手中也不知怎么多了把扇子，道：“结阵！”

姬从易见那扇子模样和自己在演武台上见到的一样，细看下来却又有些不同，昨天在演武台上的只是普通的折扇，此刻的却是淬了毒的钢骨扇。

往四周一看，见周围没人围观，也是放下心来，暗道自己想的不错，这些妖族在京城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作恶，早已把周围可能看到这边状况的人都遣走了。这也正对姬从易的心思，他现在也不想有人知道自己的真正实力，没人围观正好。

那些小妖的个体修为都不是很高，却没想到也会结成阵势。姬从易有心看看那是什么阵法，手中也慢了下来。忽然一道劲风袭来，铁蟾蜍的毒扇差点擦破自己面皮，想到这些妖精都是些不走正道的异类，姬从易不由暗抹一把冷汗，专心对付众妖来。

那妖阵颇为精妙，铁蟾蜍在姬从易手下屡次遇险，却都在紧要关头靠着妖阵的牵制逃出生天。时间稍长，阵内隐隐透出一股腥气，直往姬从易鼻中钻去。姬从易闻着胸中难过，才知这阵式不像自己想得那般简单，透着和那些妖类本性相同的邪异，对那摆出此阵的未蒙面的对手不禁多了几分好奇。

好奇归好奇，妖阵委实诡异，姬从易闭住气想要越出阵外，却屡次遭遇拦截。此刻姬从易赤手空拳，全无凭借，那些小妖手中却纷纷多了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兵器。虽然妖多手杂，妖阵却丝毫不见散乱，反而气势更盛。

姬从易难以碰到妖身，忽然想起自己身上带着的火丸符，嘿嘿一笑道：“你们要惨了！”抖手甩出几颗。那些小妖猝不及防，火丸符倒是符无虚发，无一浪费。火丸符碰上妖身立即爆燃，不留一刻机会让众妖灭火。

那些小妖也算走运，姬从易虽然恼恨这些妖类走上邪路，却还不想要了他们性命，甩出去的火丸符也是一般的符咒。火丸一燃，妖阵的气势立降，眼看就要出了阵势，阵中又多了几个老者，正是隐身暗处的几个老妖。众妖见己方来了援手，士气又增，很快又把姬从易逼回阵心。随着几个老妖动作，妖阵开始旋转。姬从易却见妖精越来越多，才知这妖阵不但有毒，还能惑人心智。

那些老妖出手狠辣，招招都是置人死地，虽然也列在阵中，行动却不像小妖那样缩手缩脚，屡屡出人意料，击中姬从易。转眼功夫姬从易身上已是伤痕累累。

姬从易心念急转，若是不能找到出阵之法，今日势必命绝于此。拼着再挨几次袭击，姬从易终于发现阵法的死角，厉吼一声，趁众妖一愕的瞬间，甩出一把随手抓来的符咒。一时间妖阵内雾气大作，目视不及一尺。待众妖驱散雾气，姬从易早已消失不见。

零落红尘

卷二·二 终于归家

卷二·二 终于归家

作者：末零

姬从易擦净身上的血迹，换上自己下山时穿的那件衣服，把那身血衣揉成一团，暗运神功，瞬间化作飞灰。

“那群妖精也真有本事，若非我见机得早，恐怕今天还真要被那鬼阵给困住！虽然没受重伤，可这些皮外伤实在不好受，也不知道阵里的腥气有些什么毒，让我现在还头晕。”姬从易不甘地想道。想到在知芒山上学艺十年，自己又悟出许多东西，竟然还是无法把那群妖精摆出的阵式给破了，不由有些气馁。躲在客栈内静静思量是否要回山继续修炼。

擦上药在床上躺了片刻，疲劳尽去，忽听楼下阵阵喧闹，开窗一看，一对防卫队的士兵在大道上清理人群，特卫队后面是两队异国军士，护着三顶轿子。那轿子十分华丽，却不是大华的式样。心下奇怪，喊来小二一问，方知那是西夷的使节的座轿，从西夷一直抬到这里的。一听是西夷的使节，姬从易更是奇怪，那小二也似乎很不满，抱怨道：“十六年前西夷和我国打得不可开交，现在荒城还没建好，又要对他们和和气气的，真不知道我大华国威是怎么发的。”

姬从易微微一笑，没想到天子脚下，连店小二都敢抱怨国威不发，心道：“爹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这个样子也不知是好是坏。”想到父亲，姬从易突然间很急切地想去见见爹娘。

匆匆退了房，来到皇宫外边，小孩儿心性上来，也不去走正门，翻过宫墙，顺着儿时的记忆找到易言斋。到了易言斋门口，姬从易嘴巴张成圆形。原先的易言斋只不过是个小院子，而姬从易看到的却是院墙高筑，围墙中间一栋高高的楼房矗立，楼房的门上挂着一块匾额，上书三个大字：易言斋，落款是：北门哲。

“爹爹这是做什么！”姬从易看惯了山间矮房，对京城的楼房多有不满，此刻见了自家也住进

高楼，实在是难言心中滋味。唯一不变的是虽然楼房高耸，却十分冷清，想来是因为佣人很少。姬从易走的时候易言斋只有两个丫环，那时姬从易和她们接触时间不长，所以并不熟悉。

轻轻推开房门，估量着展霞云的居所，姬从易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

“娘！”听着自己十年来魂牵梦绕的声音，展霞云浑身一震，回过头来，看着早已长大的姬从易，竟怔怔说不出话来。

“娘，您不认孩儿了吗？我是从易呀！”姬从易满目湿润，看着展霞云，只觉得无比亲切，比自己离开的时候还要来得漂亮，眉头却有些愁思，仿佛对儿子的思念让她心力憔悴。姬从易鼻子一酸，眼眶中晃着的泪滴“啪哒啪哒”打到地上。

展霞云揉揉眼睛，哽咽道：“你是从易孩儿？你真的是从易孩儿！”

姬从易哑着声音道：“娘，药汁那么苦，孩儿给你兑点糖水去。”

这句话以前姬从易最是常说，只听了一半，展霞云就再也控制不住，起身把姬从易揽入怀中，哭道：“孩子，你总算回来了。坐下让娘好好看看。孩子你变黑了，在外边一定吃了许多苦吧。”

姬从易坐在展霞云身边，看着母亲微红的双眼，道：“孩儿没事，只要能让娘开心，孩儿就是再吃苦都能忍受。娘，孩儿学了很多东西，以后能帮爹爹了。娘的病好了吗？”

展霞云道：“看你急的，一句一句说。娘的病早就好啦。先让娘好好看看！从易长大了，再不像小时候那样让人欺负啦。”

门帘响动，传进一个带些遗憾的声音：“娘子，我回来了。”

姬从易起身喊道：“爹，孩儿也回来了。”

姬康推开房门，见一个少年亲昵地坐在妻子身边不由一愣，待听到姬从易的话语，登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姬从易拉住姬康的手，哽咽道：“孩儿不肖，让爹爹受苦了！”

姬康这才醒悟过来，压着鼻中的酸意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姬从易心中一动，问道：“爹，你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了？刚才听你的声音，似乎很不顺心。”

姬康听他之言，十分欣慰，心道：“从易孩儿更懂事啦！”嘴上却道：“先不提那些，孩子，跟游琴爷爷在外边这么多年，没吃什么苦吧？”

展霞云嗔道：“看你问的什么浑话，没看见孩子都晒黑了吗，怎么会没吃苦？”

姬从易道：“娘……”姬康笑道：“男子汉大丈夫，白白净净做甚？黑一些方显男儿气概。”

展霞云道：“就你歪理多，从易就是白净些，照样是铁铮铮的男子汉。”

姬康道：“哦？看来你在外边也学了武艺啦，不知能不能打过振武他们。”

姬从易把姬康拉到床边，自己搬了个凳子坐在两人对面，静静地看着，突然一笑，道：“先不说那些。爹，虽然这些年你遇到不少不顺心的事情，但娘亲的病好了，所以爹爹就是再不顺心

也很高兴。爹，从易说的可对？”

姬康脸一板，道：“你是不是用了术法！当年你不是不用的么？”

姬从易道：“爹，孩儿没用术法，只是看着爹娘，心中突然涌出了这样的想法，觉得开心就说了出来。”

姬康一愣，正要问话，展霞云道：“孩子刚回家，你就不要和他打哑谜了。从易，饿了吗？”当年姬从易爱吃，一别十年，展霞云还是把眼前的少年看成是十年前的孩童，这话自然而然就说了出口，待发觉儿子已经长大，俨然一笑，道：“从易长大了，怎么还会像当年那样呢。”刚一说完，就听一阵“咕咕”乱响，正是姬从易腹中发出，惹得三人大笑。

就在一家人欢叙别后遭遇时，一个脆脆的声音传来：“老爷，皇上宣你立即到御书房觐见。”说话的是丫鬟秋儿。

姬康一愣，咕哝道：“不是刚从他那回来吗，怎么又召见！”此刻他只想和姬从易多说话，像是要把十年来的话都在一瞬间说完，对皇帝的召见竟也有些不乐来。

姬从易知道父亲心思，道：“爹爹，不如我们一起去见皇上，皇上对孩儿那么好，见到孩儿应该会高兴吧。”

姬康一拍脑门，道：“我倒忘了这个，或许皇上见了从易，什么烦心的事情都抛到一边了呢。走，咱们爷儿俩一起过去！”

展霞云笑道：“别自己人抬举自己人啦，你以为你儿子又多大本事？”

姬从易道：“皇上见了孩儿，一定会高兴的，倒不是因为我有大本事。娘，要不我们打个赌如何？”

展霞云道：“我还能怕你这小鬼头？”

一别十多年，御书房却是没有一点改变，姬从易不由同情起皇帝来。这样的地方天天对着，如此过上几十年，若是自己，怕是早就闷得发疯了。

“皇上这么急着召见我，不知所为何事？”姬康丝毫不像是在和皇上说话，倒像是和自己的亲朋好友打招呼般，姬从易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俩，默默不语，低头跟在姬康身后。

北门哲道：“姬康，你说那西夷特使，我是见还是不见？”

姬康立马道：“我觉得暂时不见也不为过！”

北门哲看着姬康，道：“你有什么妙策？说给我听听！”

这次姬康回到得更彻底，道：“暂时还没有。”

姬从易忽然道：“皇上，从易觉得暂时就冷落一下那个飞扬跋扈的家伙，先灭了他的气焰再说。”

北门哲一直和姬康说话，不曾注意姬康身后竟还有个人，只是隔了十多年，北门哲只能记得姬从易大概模样，对眼前说话的少年虽觉面善，却没想到就是十年前那个可爱的小男孩。

“你是从易？哈哈，姬康，当年那个毛头小子都长这么大了！”北门哲终于记起十年前那个惹得自己开怀的娃娃。

姬从易一脸苦恼道：“皇上，孩儿一回来就来看您，您怎么那样说孩儿？”

北门哲看着姬从易良久不语，忽然满眼笑意道：“看来当年皇后收你这个义子没收错，果然是人中龙凤！才十年而已，从易竟能做到英华内敛，不易呀。”

姬从易道：“谢皇上夸奖！”

北门哲道：“从易，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有什么好办法告诉父皇？”

姬从易道：“其实办法简单，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朝中大臣的看法，一时间不能做出具体判别。但至少有一点，西夷使节无视我大华国威，在京城竟敢横冲直撞，先给他点苦头吃吃也无所谓，这种大快大华民心的事情，做起来无伤大雅。”

北门哲笑道：“那让西夷使节吃苦头的事就交给你去办，如何？”

姬从易自信满满道：“好，皇上就等着从易给你带好消息吧。只是这事情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好，也不急于一时！”

北门哲忽道：“从易，今年的演武大会你参加了么？”

姬从易道：“已经通过第一轮了。”

姬康有些惊讶地看着姬从易，心道：“从易还真学武艺了。也是，游琴先生什么东西都有涉猎，教从易武艺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北门哲佯装生气道：“那你岂非早已回京？怎么今天才来见父皇？”

姬从易低头道：“本来我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的，只是后来出了些事情，我才不得不变更计划，进了皇宫。父皇，听说去年的演武大会出了很多人才呀。”

北门哲道：“不错，去年的演武大会，出了不少青年才俊。有时间我让你们见一见。”

姬从易自小少于人交往，听了北门哲的话也不以为然。却听北门哲又道：“你知道去年的演武大会，第一名是谁么？”

姬从易道：“从易不知。父皇好像对他很赏识，不知是谁能让父皇如此重视呢？”

北门哲道：“我不是赏识他。那人叫韩往青，是韩家的后人。可惜不能为我所用。”韩家是大华第六世家，在胜星洲这是人人知晓的事情。韩家拥有世上最好的情报网，却唯独不给北门皇族面子。北门皇族虽然因此对韩家耿耿于怀，却奈何一直找不到韩家通敌的把柄。

姬从易对这些了解不多，也没往心里去。北门哲继续道：“韩往青也确实不错，第二名是书阳子秋，在他手下竟然只能撑过三百招。听说韩往青也是个神童，七岁之后就再没在武艺上败过。”北门哲盯着姬从易，让姬从易觉得很不舒服，张嘴道：“皇上，那么厉害的人为何不能为你所用？”

北门哲一愣，方才想起姬从易对那些世俗勾当了解不多，叹气道：“这些东西你回去让你爹给你讲吧。接下来的第二轮比试你可有把握？”

姬从易道：“把握我不敢说，只是皇上，我发现这次演武大会会有很多妖族参加，但是似乎没有几人知道。维燕找过我，也说了这件事。”

北门哲浑身一震，姬康也是脸色巨变，道：“你刚才说什么？有妖族参与？”姬从易把自己见到的事情细细说了一遍，却见北门哲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轻唤一声：“父皇？”

北门哲喃喃道：“妖王当年说过他那边出了点事，看样子不是‘点’那么简单了。我明令禁止妖类参与演武大会，竟然还是有妖类混了进来。从易，你见过那些妖精的模样，可知晓有多少妖精进了第二轮？”

姬从易道：“具体多少我不清楚，但他们一伙妖精不下百数，虽然道行都不是很高，但想进第二轮却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他们还会某种阵法，我就险些陷在其中。皇上，为何要禁止这些妖类参加演武大会？”

北门哲道：“这也是妖王要求的。妖有妖的地界，出了妖的地界，对其他生灵未必是好事。你只见那些妖类吸食月华，却不知这些天京城有多少人失踪。恐怕是做了那些妖精的食物了。本来大华修道之人不少，可是谁愿意损耗修行来和哪些小妖纠缠！”

姬从易心神一震，想起那些妖精身上都带着淡淡的腥气，当时还不知道为何会有腥气，现在看来那腥气只怕就是人的血气。想到这，姬从易眼中闪过一丝愤怒。他在知芒山上和那里的妖族关系很好，一直以为妖族是个很纯洁的种族，现在才知道不管哪一族都有败类。对于毁了心目中妖族纯洁的那些妖精，姬从易自然是心生愤怒。又想到那些有道行的道士，却偏偏吝惜功力，不肯为国出手，心下更是厌恶他们的品德低下。

姬康道：“皇上，当年妖王说过若妖族在京城大量出现，怕是要有祸事发生，不知皇上……”

北门哲打断他道：“先让我休息吧。姬康，你明天早上和两位太傅一起再来这里一趟。”

零落红尘

卷二·三 西夷来客

卷二·三 西夷来客

作者：末零

姬康一路上把大华七大世家的情况大致告诉姬从易，姬从易此时方知姬家竟是大华第一世家，许久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想起那傲气十足的西夷使团，心中一阵憋闷，道：“爹，我出一趟宫，或许很晚才回，你叫娘不要担心。”

姬康道：“你要出去做什么？”

姬从易道：“我想去西夷使团的住所看看，或许会有些发现。”

姬康道：“你还让你娘不要担心，现在我都替你担心。真不知道这些年你在游琴先生那里都学了些什么，心这么野！”

姬从易笑道：“爷爷什么东西也没教我，都是我自己领悟的，爹你看。”说着说着，手中多了个绿豆大小的东西，往天上一扔，在半空炸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清香。姬从易道：“这是我自己炼制的符咒，若把其他的符咒用在别人身上，就不是现在这么香了。”

姬康摇了摇头，道：“小时候你就什么都学，看来游琴先生也没本事把你这毛病给纠正过来。”

姬从易道：“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姬康道：“博而不精，有什么好！”

姬从易嘻嘻笑道：“爹怎么知道我博而不精？”随手一甩，天上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姬从易有些得意地笑着说：“爹，从易让您看的只是符咒这一样本事，刚刚炸的那些是火符丸。除了符咒，从易还有很多护身本领，不会吃亏的。对孩子爹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姬康道：“从易，我们一家三口十多年不见，你就不能先和爹娘好好聚一聚？”

姬从易一呆，想起自己回家前心中的忐忑，看着父亲的表情，一股愧疚之火在心中熊熊燃起，低声道：“爹，从易错了。”

姬康道：“唉，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事情也可以去做，只是千万小心，不然你娘怕是要跟我拼命了。”

姬从易道：“爹，今天从易哪也不去了。你先回家，我去把宁儿叫来，我可是很久没吃到娘做的饭菜了，你回家帮帮娘，多做点儿。”

姬康呵呵笑道：“你就挂念着宁儿。宁儿现在是郡主了，你知道吗？”

姬从易道：“我知道，之前我们已经见过了，我知道郡主府在哪儿，很快就会回来啦。”

“叔，宁儿来啦。”姬宁儿穿着件鹅黄色披肩，发上缀着两块玲珑剔透的玉坠，足蹬一双鹿皮小蛮靴，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意，显得俏皮可爱。

展霞云已经把饭菜备好，正在屋内等待姬从易，见是宁儿，笑道：“宁儿是越来越漂亮了，将来还不知有多少富贵公子要为你轻狂。”

宁儿放开挽着姬从易的手，腻到展霞云怀中，娇声道：“婶婶怎么又笑话宁儿！宁儿哪有婶婶漂亮，哥都那么大了，婶婶却一点也没变老。还有，宁儿要是能让那些公子们轻狂的话，那婶婶当年嫁给叔叔不是有很多人都自杀啦。”

展霞云捏捏她的鼻子道：“你这小丫头，越来越不像话。嗯，得抽个时间给你找门亲事。”

宁儿不依道：“婶婶找的肯定不能让宁儿满意，所以不用婶婶麻烦啦。”

展霞云笑道：“哦？婶婶还没说找谁呢，你就不满意了？什么样的人才能让我们的大才女宁儿满意呢？”

“不说了，哥在外边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回了家，婶婶却尽开宁儿的玩笑！哥，你不是早就饿了吗，吃饭啦。好久没吃婶婶做的饭，今天我一定要吃的饱饱的！”宁儿把展霞云拉到桌前，朝姬从易眨了眨眼道。

姬从易坐了下来，眯着眼睛盯着宁儿，宁儿让他看得一阵心慌，道：“看我干吗？我脸上也没有花儿。”

姬从易不理她问，过了许久突然道：“宁儿表妹，刚才我娘问你什么样的人才能让你满意，你还没说呢！”

宁儿白了他一眼道：“你也欺负我，明明知道，还要我说！”

姬康笑道：“好啦不闹啦，刚见面就唇枪舌剑的，一点也不和睦。从易，尝尝你娘的手艺，这么多年可是大大进步喽！”

姬从易道：“娘的手艺永远都是最好的，爹爹可是享到口福啦！”

展霞云道：“尽耍嘴皮子，再不吃，菜可就要凉了。”

姬宁儿这些年常来易言斋，随着年龄增长，话题虽有变化，主题却没变，无外乎是关于姬从易的点点滴滴。宁儿虽然没说出来，姬从易也是心中有数，只是不知为何，心里总是想着常常在梦中出现的奇异女子，对宁儿隐隐有些抗拒，可是同时却又有些企盼。

送了姬宁儿回去后，姬从易又和双亲聊到深夜。待姬康展霞云都已睡熟，姬从易实在耐不住诱惑，带上自己炼制的符咒便出了皇宫。

姬从易知道皇帝把西夷时节安排在众香国。众香国乃是乾京第一青楼，说它是第一，主要是因着它的皇家背景。落籍在众香国的女子都是些奇女子，大多是卖艺不卖身。早年北门哲也曾流连此地，做了皇帝后便下了一道圣旨把众香国给保护起来。虽然地方是好地方，但堂堂一国使节被安排在青楼下榻，毕竟是十分丢脸的事情。

知芒山十年苦修，从游琴先生那里姬从易多少知道些人情世故，偷入众香国之后小心行动，摸索到了西夷时节的住处。此刻已是几近丑时，西夷时节房内的灯尚未熄灭，姬从易见了，心下冷笑，不多时便想到一个奇妙的法子，正要施行，那灯突然灭了。姬从易心下惊讶，暗道：“莫非我让人发现了？”转眼间又把这个想法否定。屋内透出一股怪异的香气，闻得姬从易浑身燥热，隐隐传来女子哭泣声。

姬从易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浮动的气血，蹑手蹑脚走到窗下，捅破窗帘纸，双目运功，却愕然见一个形貌猥琐的男子正在脱衣，地上瑟缩着一个衣着华贵的美丽少女，看衣着不是中土人士。

那男子淫笑道：“我绿燕子还未尝过你们这些番邦女子的味道，今晚我就拿你开荤。”

那少女颤声道：“你不要过来，我是西夷使节，在你们大华出了事，大华皇帝一定不会饶了你的！你不要过来，救命……”声音越来越低，渐不可闻。

绿燕子狞笑道：“你再喊啊，我绿燕子下的药，向来都是让人说不了话的。你的那些侍卫，嘿，一个比一个白痴，现在早就大梦周公去了！大华皇帝不饶我？你也不想想，北门哲是在乎你这小小使节，岂会把你安排在青楼住下？”

那少女一听此地竟是青楼，再也忍受不住，哭了出来，虽然发不了喊声，但鼻子的抽噎还是清晰可闻。

姬从易听见那绿燕子在京城也敢直呼皇帝名讳，心中恼怒，见了那少女秀丽的脸上满脸凄恻，对那淫徒绿燕子更加痛恨。手中扣了枚火丸符，在绿燕子即将退下裤衩那瞬间打了出去。火丸符着物即爆，霎那间屋内火星点点。绿燕子吃了一惊，却丝毫不见慌乱，冷冷地盯着姬从易伏身的窗子，仿佛要把坏了自己好事的人生生撕裂一般。

姬从易震碎窗户跳到屋内，哼道：“天子脚下你也敢行此不法之事，今天我叫你出不了这间屋子。”

绿燕子抄手披上衣服，不知不觉间手上多了几把薄薄的飞刀。他做淫贼十多年，从未失过手，手上本事自是不弱。

姬从易看着绿燕子手上闪着蓝光的飞刀，心神一凛，知道不易对付。双目闪过一道异芒，冷冷盯着绿燕子不放，道：“你就是绿燕子？”

绿燕子道：“如假包换！小子，今晚你坏了爷的好事，爷要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双手一抬，三把飞刀直取姬从易面门、腰眼、下盘。

姬从易虽然修习的武艺远不如道法，但长期的修行早已练就一双异于常人的双眼。绿燕子速度虽快，在姬从易眼中还是有迹可寻，感受到即将临身的飞刀，姬从易微微侧过身子，忽然想起自己若是移开，飞刀势必打到西夷使节身上。自己虽然对西夷殊无好感，却也不愿那美女使节伤在臭名昭著的淫贼手下。手指微屈，扣在手中的火丸符直奔飞刀而去，自己身子一旋，把西夷使节拉到边上。

绿燕子一击不中，心中已是惊涛骇浪。自出道以来，自己飞刀从未失手，这头一遭却是栽在一个看似文弱无力的书生手上，对自己飞刀奇技虽然没有失去信心，却也大打折扣。姬从易趁他发愣，又是几颗火丸符放出。火丸符在空中互相碰撞，在距绿燕子一尺不到的地方纷纷爆裂，把神游身外的绿燕子吓得三魂七魄跑了一半，险些瘫倒在地。姬从易趁他尚未回过神来，扯过边上幕幔，把淫贼裹了起来。

绿燕子眼中满是怨恨，奈何自己此时空有一身本事使不出来，发挥无赖本性，破口大骂。姬从易不去管他，把浑身瘫软的西夷使节抱到床上。那少女使节以为姬从易和绿燕子是一路的，又是浑身一阵颤抖，满目泪水如雨而下。屋内的灯早已熄灭，那少女看不到姬从易模样，只是在火丸符爆裂的刹那隐约看出体形，但姬从易此刻却已把她打量个透，对她眼中的恐惧也是了然于心。

姬从易道：“姑娘莫怕，明日当有大华圣旨宣你进宫，以后便不会再有事了。”姬从易把她放好，拉了被子盖上。

那少女见姬从易久久不动自己，芳心略放，听了姬从易言语更是惊异，奈何不能言语，张了张嘴终究没有发出声音。

姬从易来到绿燕子身前蹲下，道：“你身上的案子不少吧？今天落到我手上，算你倒霉。解药拿来！”

绿燕子哼了一声道：“没有！”眼中甚至露出讥诮之色。

姬从易道：“快拿解药来，不然有你苦受！”说罢作出一付凶狠的样子。

绿燕子阴笑道：“我这药，向来都是拿自己做解药，何必再去配其他的药。”

姬从易啊了一声，似是想起什么，站起身来，狠狠踹了绿燕子一脚，倒了一杯茶水，那茶水本就是温凉，加上口中念咒，不多时便如刚刚化出的冰水。姬从易把茶杯端到少女使节面前道：“得罪了！”一杯冷茶洒满少女娇颜。

那少女本是双目迷离，就要迷失心智，被冷水一激，霎时清醒过来。

“多谢这位……这位侠士相救！”少女逐渐恢复行动能力，断断续续道。

姬从易尴尬一笑：“姑娘不必多言，此事在下也脱不开关系。明日一早，我国陛下一定会召见你的。今天晚上不会有事，姑娘请安心休息。”

少女一愣，不明白姬从易是什么意思。

点亮了灯，姬从易这才有心思仔细打量眼前的少女：水灵的眼睛仿佛能言，高挺的鼻子俏皮可爱，身形修长就是盖在薄被下也可以看出身材的曼妙，发式不是天朝所有，看起来倒也不碍眼。

姬从易道：“姑娘可是有大华血统？”

少女愕然道：“你怎知道？”

姬从易笑道：“我很会猜东西，这次也不例外。”说话时脸上洋溢着令人心颤的自信，看得那少女不由有些发痴。

少女想也没想道：“我外祖母是大华人氏。”

姬从易点头道：“原来如此。呃，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时节姑娘休息。今夜不会再有事，我想明日我国圣上一定会召见姑娘的。至于今天晚上的事情，还往姑娘带为隐瞒，尤其是关于我的事情，不知可否答应我这个小小请求？”

少女满心诧异，道：“你怎么知道贵国皇帝明天一定会召见我？为何不愿让他知道你的事情？噢，人呢？”她还没把话说完，姬从易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地上的淫贼也没了踪迹。

少女自言自语道：“真是个怪人。”想起刚才的事情，这位使节心中一颤，一缕红晕爬上脸颊。

零落红尘

卷二·四 再进演武场

卷二·四 再进演武场

作者：末零

次日，北门哲召见西夷使节，收下国书后，赏赐西夷使节夜明珠两颗，白玉钗一把，晚间在黄门宫设宴款待。西夷的国书满是对大华帝国的赞美之意，对皇帝北门哲更是恭敬有加，北门哲心怀大畅，又邀请西夷使节在大华多留数日观看大华演武大会。

此时那位使节姑娘认定姬从易和皇室关系非同一般。这一天，除了在军队的大皇子、二皇子，四皇子和五公主都和自己见了面，却始终没有昨夜灯光下的熟悉面孔，心中有些失落，却又不得不和大华的各位大臣应酬。坐在去京王阁的车上，暗想那人莫非是没有出现的三皇子？想着一天来的事情，不由叹了口气。

忽听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青荷公主为何长吁短叹？莫非今日的款待有令公主不满之处？”

青荷公主惊道：“你是谁？怎会知道我叫青荷？”说话间四处张望，却不知刚才的声音从何而来。

那声音道：“公主不必惊慌，到了京王阁自会与你相见。公主还不曾回答我的问题。唔，放心，我没有恶意，只是想知道公主对我大华的看法。公主只需低声说话，我能听得见。”

护送青荷的侍卫道：“公主，出什么事了？”侍卫在公主面前不敢放肆，只是停下马车，恭敬地立在车门外。

青荷公主道：“没事，你继续驾车。”随即低声道：“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到了京王阁再说吧。”此刻青荷公主心乱如麻，对那说话之人有着几分畏惧，不愿在此时与他多言。

京王阁隶属晋天府，乃是大华专门的外宾居所，离晋天府不过百步之遥。大华为了耀显国威，整个京王阁造的气势非凡，门前两座神将石像，面目狰狞可怖，那些外国使节，乍看这两尊石

像，莫不心中惴惴难安。门口一块广场，除了几个打扫的衙役外，几可罗雀，显得十分冷清，和对面喧嚣闹市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姬从易走进青荷住的院子，见她眉头紧皱，道：“公主是不是觉得这京王阁太过冷清？”青荷本是低着头，听到姬从易之言，起身道：“刚才在路上是你和我说话么？怪不得那人对我如此熟悉，原来是你。青荷还没有多谢公子的搭救之恩呢。”

姬从易道：“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公主若是对这京王阁还有什么不满，也可以告诉我，我会尽力让公主满意。”

青荷道：“青荷怎敢还有别的要求。只是青荷觉得公子很神秘，你我虽然相识不过一天，甚至不知公子名字，只是青荷却有种遇到知己的感觉。”举手投足间显得落落大方，丝毫没有寻常女儿家的害羞。

姬从易微微一笑，道：“是我失礼了，我叫姬从易，公主可以叫我从易。西夷派公主来做使节，也让我满心诧异。大华的风气虽然还算开放，却还没有让女子担任使节的事情，便是贵为公主也是不行。”

青荷道：“啊，不知姬公子是否也觉得女子不如男儿？”

姬从易道：“怎么会呢！我最钦佩的人，除了我父亲，便是我母亲，尤其是我母亲，她的才能比我父亲还要高上一些，我受她的影响也大些，轻视女子的想法，我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青荷道：“我想也是如此。其实本来这次出使大华的人选是我皇兄，只是一来父皇偏爱，二来国师进言，这才临时换成了我。那些护卫大多是皇兄的属下，一路上的所作所为，恐怕是让大华人对西夷厌恶至极了。”

姬从易干笑道：“当初我见了那些护卫，也颇感厌烦。说起来公主昨夜所遇之事，和我也脱不开关系，若非我气那些护卫飞扬跋扈，公主便不会住进众香国，那绿燕子就不会找上公主。这京王阁虽然冷清，护卫却是相当森严，今夜公主可以睡个安稳觉啦。”

青荷想起昨晚事情，俏脸一红，旋即道：“青荷在想，公子在大华不是皇亲也是国戚，可是为何刚才的宴会上不见你身影？”

姬从易笑道：“我和皇上打了个商量，演武大会结束之前不会公开现身。只是有件事情，还望公主海涵。”

“请说。”

姬从易顿了顿道：“我为公主遇险之事向公主致歉。本来若是你皇兄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来了，也不会这么麻烦，可是你一个女孩子家，姬从易深感愧疚。”

青荷幽叹道：“不说这些了。公子刚才说要到演武大会后才会到朝廷现身，不知公子是否想在大会上取得功名呢？”

姬从易道：“倒不是想取得什么功名，只是想看看自己是什么水平而已。公主若是有空，可以去看看，平安郡主每天都在那里，或许你们可以结识一下。天色已晚，我就不打扰公主休息，告辞！”

青荷：“等一下……”

姬从易本已转身要走，闻言又回身道：“公主还有何吩咐？”

青荷道：“我有个疑问，昨晚公子问我是否有大华血统，不知公子是怎么看出来的？”

姬从易略一回忆道：“正如昨晚所言，大半是猜的。我见公主虽然身着异服，却对大华语言十分熟悉，语言神态都和大华人相像，才有了那番疑问。”

进入第二轮比试的人不到五百个。这五百人有一半以上是散兵游勇，剩下的则是各大门派的高弟。这些门派自称正道，门下弟子大多自命侠士，在演武大会期间倒也大多谦谦有礼。北门哲出手阔绰，凡是进了第二轮的，每人赏银一百两。

姬从易拿到自己的百两赏银，随手交给和自己同来的郑氏兄弟，请兄弟俩帮忙救助穷人。博善门虽然衰退，但此刻门徒依旧众多，郑吉郑祥兄弟交待下去之后，这点小事很快就解决了。于是乾京城外，多了家济人堂米店，生意不大，确实红火异常，出售大米的价格比城里大多数米店都低，但只对普通百姓出售。

姬从易见了济人堂的样子，微笑道：“这个小店倒是很有潜力呀。只是那一百两银子肯定不够，我先替那些需要救助的百姓谢过两位大哥，若是有机会我再投些银两进来。”

郑吉推辞道：“门中师兄弟感于姬兄弟高义，有赏银的都从自己的赏银里拿出一些，凑足了五百两，师伯一人也出了五百两，一千两银子就凑出这个米店了。只是现在收入不多，勉强应付支出。以后若是要修葺店堂，大概还要大家出钱。博善门向来行善，这样的方式强过把钱直接给那些穷苦人。”

姬从易道：“郑大哥对似乎管理内政很有见解，皇上要是见到你这样的人才，或许会封你做个一县之主。”

郑祥接口道：“大哥向来有此志向，只是以前官府总以为我们这些江湖人士个个鲁莽暴躁，难当大任。此次若能脱颖而出，我们兄弟定会做出一番令人侧目的成就来。”

姬从易道：“这一天不远了，他日两位若是需要小弟帮忙，小弟一定不遗余力。”

此刻三人已在演武场内。远远看着演武场正中的武斗台，已经有人上台。这一轮是自由挑战，每人最多可挑战五次，但一天内最多只接受两次挑战。

姬从易道：“两位准备何时上场？这回可不能再前面的法子了。”

郑氏兄弟道：“我们省得！我们兄弟多少也有些本事，姬兄弟放心，或许最终咱们之间还有一战呢。”

姬从易笑道：“那到时候两位大哥可不要留情哪。下一场我想上去看看，两位一起过去吧。”

围观者人山人海，姬从易三人好不容易才从外围挤到武斗台前。查验身份后，姬从易进了后场休息。郑氏兄弟见左右无事，也跟了进去。

郑祥扯了扯姬从易，指向场中，这一场挑战已近尾声。姬从易整了整衣服，飞身跃入场中。他此刻身着一件镶了金边的黑色长袍，头上一方黑巾，唯独一张俊脸白里透红，整个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入场的姿势更是轻盈飘逸，引来台下阵阵赞叹。郑氏兄弟会心一笑，向前挤去。

姬从易对面的人一副书生打扮，年约三十，先前一战打得十分轻松，此刻正心平气和看着姬从易，只是面无表情，让人看不出他此刻在想什么。

姬从易抱拳道：“姬从易，请！”姬从易才刚出道，算是个籍籍无闻的小人物，本来演武大会上不用向对手通报姓名，姬从易这么做，倒是让那人一愣，只好拱手道：“某人吴方。请！我用含冰铁骨扇，不知阁下用何兵器？”

姬从易略一沉吟道：“暗器！”一言既出，台下一片轰然。

吴方倒吸一口冷气，姬从易明目张胆以暗器为武器，在暗器上的造诣定是极高，且看他自信满满的样子，心知此一战决不会轻松。

台下众人惊讶的不单是姬从易的兵器，更是对他的对手。吴方在大华也是高手，在高手榜上排名一百零三。只是这些高手对演武大会并不十分感兴趣，最多也就是派门人出来探探风声。是以北门哲的演武大会招揽来的人才中，真正的高手却不是很多。吴方以大华高手榜一百零三的身份与会，众人都隐隐觉得那些高人们终于不在甘于寂寞。

姬从易并不知晓吴方的实力，只是先前在台下看了几眼，心中大概有个底，加上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神态自若，看在众人眼中，却是另外一番滋味。加之姬从易本就觉得暗器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才大大咧咧地声称自己以暗器为兵器，更让那些武人看不透这个风姿神秀的少年。

吴方道：“既是如此，阁下还是要小心了，我这铁骨扇里有几枚透骨针，上面有毒。”从怀中取出一粒药丸，道，“这是解药。”

姬从易此刻对吴方颇有好感，接过解药，却不服下，笑道：“吴先生光明磊落，将来必成大事！”随手把药丸放入怀中。

吴方神色一变，手中铁骨扇电掣而出，直取姬从易胸膛。姬从易微一侧身，让过吴方铁扇，左手往吴方右腕抓去。吴方铁骨扇一张，钢片做成的扇面发出阵阵寒气。

姬从易面不改色，从容收回左手，在空中翻个筋斗，双手成拳，往吴方后背打去。吴方身子一矮，在地上滚了一圈，起身时已在姬从易身后，铁骨扇朝他头顶压下。

“叮叮当当”一阵乱响，吴方的铁骨扇非但没有打到姬从易的头顶，反而冒出一串的火花。关键时刻，姬从易的暗器终于出手。

吴方握扇的手一阵酸麻，心下惊骇眼前的少年竟然有如此实力。不觉间手中的铁骨扇已换了手。

姬从易也是一愣，没有想到火丸符打到吴方的含冰铁骨扇上只能发出些小火星。又见吴方停下不动，正觉奇怪，忽觉阵阵冷气从吴方身边传来，一时间恍若入冬。

姬从易心道：“原来左手才是你的杀招，别人现在还看不出来，此刻我若是换了别人，怕是已经冻得浑身发抖了。”想及此处，姬从易微微一笑，一道劲气发出，如和煦春风，融入严寒之中。

吴方神色又变，铁骨扇张开，往姬从易一挥，速度之快，竟能留下长长的残影。

姬从易只觉冷气中夹杂几道劲风，知道吴方已经发动了透骨针。深吸一口气，双手抱成一团，中间飘着十几个黑点，正是姬从易最常用的“暗器”——火丸符。火丸符上下翻动，越来越急，却始终不出两手的范围。姬从易沉喝一声：“去！”带着阵阵热浪，火丸符迎向冷气中的透骨针。

含冰铁骨扇乃是一件异宝，百多年前一位不知名的冶铁大师得到一块千年寒铁，只因分量不足，才打造了这么一把铁骨扇。余下的残渣，那位大师没舍得丢弃，又额外炼制了十枚和铁骨扇成套的透骨针。千年寒铁是至阴之物，之前姬从易打出去的只是普通火丸符，属阳却不是至阳，遇上与之相克的至阴之物自然发挥不出威力。姬从易想通此节，在火丸上又加了法力，使得火丸符成为真正至阳的暗器。但姬从易对此并不熟稔，火丸符碰上透骨针，孰优孰劣尚难论

断。

火丸符像是张开了眼睛，径直朝透骨针撞去。劈啪一阵乱响，两人中间的空气如有形体，透过那团空气看到的東西竟都变了形状。怪异的空气向外扩散，堪堪逼到两人身前，再也无法行进。众人只见两人头上隐现汗珠，虽知战况激烈，却浑然不觉状况凶险。

异状渐渐消失，吴方忽然喷出一口血雾，脸上满是落寞苦涩。哑着嗓子道：“阁下赢了。”便退下台去。众人这才知道刚刚的比试中吴方丝毫没有占到上风。思量着自己的本事如何，一时间无人上场。

主管第二轮比试的仍是那位博善思博钦差。先前虽被穿着一身破衣服的姬从易拆台，此刻竟没能认出他来。见无人上场，打开官腔道：“若是无人上场，那这位公子今天就不用再比试了。”片刻之后仍是无人上场，博钦差请姬从易下场。姬从易朝他神秘一笑，恭恭敬敬地从他手中接过已经换作玉牌的证物。博钦差对姬从易的恭敬神色非常满意，却因他那神秘一笑，心中惴惴起来。

姬从易把玉牌放入怀中，朝姬宁儿微微一笑，便要退场。姬宁儿给他一个“过一会你来找我”的眼神，就由得他去。后面的比武，姬宁儿无甚心思再看，早早回了郡主府。北门维燕仍然是男装，姬宁儿刚走，她也随着去了，只剩下满脸茫然的青荷公主，愣愣地看着台上台下哄闹的场面，心中却想着识才姬从易的身姿。

零落红尘

卷二·五 得赠宝剑

卷二·五 得赠宝剑

作者：末零

平安郡主府。姬宁儿换了身便服，北门维燕也换回女装，两人坐在花园的凉亭中，各自想着心事。边上的石几上放着几盘糕点，却是动也没动过。

姬从易从外边走来，见两人一声不吭，奇道：“出什么事了，怎么你们两个都不吭声？”

两女浑然不觉，姬从易又问了一声，才神游物外的二人唤醒。北门维燕欢快地跳起来，挽着姬从易的手臂，腻腻地拉他坐下。姬从易眉头微皱，轻轻挣脱，道：“宁儿能否给哥哥倒杯水喝？刚才和吴方那场比赛，我伤是没受，却渴得要命。”

姬宁儿一言不发，为姬从易倒了杯茶后，依旧想着自己心事。姬从易见了奇怪，有心想问，却碍着北门维燕不好开口。细细品着手中茶水，直赞好茶，然后一饮而尽。这才发现两人都盯着自己，纳闷道：“你们看我做甚？”

北门维燕道：“姬小哥哥，十多年不见，你都变得这么厉害了，维燕也想学姬小哥哥的武功。从明天开始，你教我武功好不好？”她身为公主，虽然骄纵惯了，说起话来却仍有一番威严，叫人无法拒绝。

姬从易道：“你说我很厉害么，可不要看走眼啦！不过你要练功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我明天还要去演武场，怎么教你。”

北门维燕道：“你当然厉害啦，那吴方可是大华高手榜中排名一百零三的高手，在你手底不也照样落败？这几天必定不会有人找你挑战，即使有，让博善思传个话也就是了。”

姬从易疑惑道：“什么高手榜一百零三？高手榜上的人都很厉害么？你又怎么知道的？”

北门维燕笑道：“哎呀，你哪来那么多问题。我和宁儿的护卫里有人知道，告诉我们的。这两年高手榜百名以内的高手都没有参加，吴方算是最厉害的一个了，却叫你打败了。姬小哥哥，你就答应我嘛。”语气娇憨，令姬从易不忍让她失望。只是姬从易此时心中正想着：“对上吴方，赢得还算轻松，单凭真气和火丸符就能取胜，如此看来我在高手榜内也该是百名之内了。”如此想着，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忽然想起北门维燕适才和自己说的话，登时头大如斗，却已是悔之晚矣。

送走北门维燕，姬从易忽然扶住姬宁儿香肩，道：“宁儿，你今天怎么了？从我进来到现在，你一句话也没和我说。是哥哥做错什么事让宁儿生气了？”

姬宁儿满目愁思，良久方道：“宁儿怎会生哥哥的气呢，只是……哥，你觉得维燕怎么样？”

姬从易道：“问她做什么？什么怎么样？”

姬宁儿茫然道：“哥哥，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维燕刚刚告诉我，她要让皇上赐婚给你，那你就是驸马爷了。”

“什么！”姬从易惊呼。

姬宁儿垂首道：“哥哥不愿意吗？我看维燕真的很喜欢你呢。你们相处不多，不大了解她的脾性，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她这么听话。她喜欢你，肯定是因为你们刚见面的时候你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刻的缘故。”

姬从易眉头紧皱，道：“她，怎可这么做。宁儿，你怎么不劝劝她？不行，我得马上进宫面见皇上，向他说明此事。”

姬宁儿委屈道：“宁儿也不想你做驸马。”

姬从易一呆，赶紧抚慰泫然欲泣的姬宁儿，把她的眼泪哄了回去。

“皇上，这些折子就让儿臣帮您看吧。”姬从易轻轻推开御书房的门，手里捧着杯参茶，恭恭敬敬送到北门者手边。这也是皇帝伴读的特权之一，不用通报就可进御书房。

北门哲接过参茶，笑道：“你做了十年父皇的伴读，今日才是第一次上任。难得你有心，这些折子就先放一放，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说说话。”说话间合上面前批了一半的折子，站起身来。

姬从易笑道：“儿臣外出十年，不也是为了更好地为父皇分忧嘛！”

北门哲道：“分忧？不错，这些年你爹为父皇分了不少忧啊。朕自登基至今已有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倒是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和你爹一起过的。从易，你可知晓这演武大会的主意也是你爹出的？”

姬从易愕然道：“这主意是我爹出的？还真让从易惊讶。这些武林人士，虽然不能对社稷造成什么大影响，但若不能给他们找些事做，就要惹是生非去了，弄出这么个东西折腾折腾他们，倒也不是坏事。只是儿臣奇怪，为何那些高手榜百名以内的名人少有与会？”

北门哲道：“你说的不错。父皇给他们找些事做，总比他们无事生非好。而且武林力量也不可小看，让这些助力散布民间，父皇的心里就不舒服。至于那些高人，一般不会惹是生非，不来也无所谓。而且有些高手本身就是官员，父皇对这个倒是一点也不担心。”

姬从易奇道：“父皇对这武林中事知之甚详，只不知到底有多少高人已为父皇所用？”

北门哲淡淡道：“不少啊。早年父皇曾游历红尘，也做过游侠，你可知那时父皇在江湖中人称什么吗？”言罢笑咪咪地看着姬从易。

姬从易道：“这个儿臣怎知。还是父皇告诉儿臣吧！”

北门哲忽然低头不语，似乎对那段时光极尽怀念，片刻道：“那时很多人叫我小玉龙，还是武林三公子之一呢。”说话间从书案下取出一个长盒，打开盒盖，里面放的是一柄剑，道：“这把玉剑就是我那时的兵器。”取出盒中长剑，霎那间御书房内流光溢彩，几缕若有若无的彩气在玉剑内游走，发出道道鲜艳的彩光。“你试试看，顺不顺手？”

姬从易接过玉剑，直觉宝剑在手，温而不热，凉而不冷，手感细腻，十分舒服，知道是上好宝玉做成的宝剑。随手挽个剑花，只见青芒留驻，经久不散。

“果然是把宝剑。此等宝剑，应该是把名剑。儿臣幼时虽博览群书，却不曾听过此剑的名字。”

北门哲眼中闪过一丝落寞，道：“此剑名曰‘青岚’，我这里有些书本，或许你还不曾读过，你若是有兴趣，就拿回家去细看。”

姬从易对武林旧事所知甚少，听了“青岚”之名也只是轻哦一声，似是对如此宝剑却没有一个好名字愤愤不平。殊不知青岚剑乃是武兵之首，传自上古，威力远胜于流落人间干将莫邪之类的人间宝兵。见姬从易如此不识货，北门哲也只有苦笑为之。

姬从易忽道：“父皇，五皇妹可曾找过您？”

北门哲道：“昨日此时维燕来过片刻，怎么？你找她？”

姬从易道：“五皇妹见我今日在演武场上的表现，许是一时心动，要我教她武功。儿臣一时间也不好答应，特来请示父皇。”

北门哲哑然失笑，道：“我还忘了你刚从演武大会回来，我这父皇做的不够称职啊。能让维燕动心，想来皇儿的武艺很高了吧？”

姬从易道：“据儿臣看来，应是高手榜百名之内。”

北门哲压抑不住心中惊异，道：“百名之内？那这次演武大会头筹岂不是非你莫属了？”

听北门哲此言，姬从易已知自己是胜券在握，心中有些兴奋，却又闪过一丝失落，北门哲看在眼里，道：“届时我封你做官，有了身份，做事也方便。告诉父皇，你想做什么样的官？”

姬从易道：“父皇，儿臣不愿入朝为官，能像现在这般儿臣已经心满意足。但儿臣却想向父皇推荐两个人。”

北门哲听姬从易不愿做官，不由一呆，旋即笑道：“你还真像你爹当年哪，都喜欢躲在幕后拿主意。”

姬从易不置可否，道：“父皇，爹和我都不愿沾惹太多官场习气，如此方能在为国效力之时又能保持自身清静。”

北门哲道：“既然如此，你推荐的人就交由你处理，父皇这样做，你可满意？”

姬从易道：“谢父皇对儿臣信任。儿臣推荐的这两人一定会为皇上做出一番大事来。对了父皇，不知博善思博大人是什么出身？”

北门哲愕然道：“他是平民出身，是父皇十年前取的状元。因他有些武艺，对武林也颇有了解，父皇才让他担任钦差主管此次演武大会。有何不妥么？”

姬从易忙道：“不是，儿臣只是觉得博大人很有意思。”

北门哲轻哦一声，忽道：“从易啊，有空你代父皇去众香国看看。听说那些西夷护卫常去闹事，你看着点儿，若是他们实在不老实，就给他们些教训，省得他们目中无人。”

姬从易有些糊涂，直到北门哲绝非单纯要自己留意西医的护卫，却又不好问什么，只好答应下来便想告退。突然想起此行目的，只是北门维燕尚未向北门哲表明心思，北门哲也无从知晓，自己不好开口提及此事，只好又把话题引到北门维燕身上。

北门哲抚摩手中青岚剑，忽然连同盒子一起交给姬从易，道：“明日你便到御花园练兵场教教维燕，只是女孩儿家，不宜太过动刀动枪，这个你自己把握。这把青岚剑，父皇是不能再用啦，就当我这做父亲的送给儿子的第一件礼物吧。”常嘘一口气，仿佛放下心事，又仿佛是十分疲惫。

姬从易有些惊慌地捧着青岚剑，道：“父皇，教五皇妹武功的事儿臣一定做好，只是这青岚剑却是太过贵重，儿臣承受不起，无法让青岚剑大放异彩。还望父皇收回。”想到不让北门哲有向自己提亲的机会，又补充道：“儿臣还要潜心修习，几年内恐怕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北门哲不理姬从易推辞，道：“演武场那边你定然还有一战，就拿着青岚剑去吧。只此一次你便不会辱没了它。以后如若还有什么事，你自己能拿主意的，可以不必问我。”

姬从易还要再言，北门哲不悦道：“怎么，你还怕父皇看错人，把你小材大用了？”

零落红尘
卷二·六 鹊起演武

卷二·六 鹊起演武

作者：末零

姬从易捧着青岚剑出了皇宫，心道：“想来几年内皇上大概不会做出迫我成亲的事罢。”想及此处，径直朝平安郡主府飞奔而去。

姬宁儿此刻已是满脸欢喜，道：“哥，我知道你会道法，听说那些神仙都是修习道法才成仙的，不若你也教教宁儿吧。”

姬从易满怀柔情，放下手中青岚剑，道：“修道很苦，宁儿受得了吗？”

姬宁儿道：“就是再苦，有哥哥陪着，宁儿也受得住。自小不就如此吗？”

姬从易嘴角露出迷人的笑意，道：“韶光易逝，儿时的点滴，哥哥一直都记得很清楚，哥哥一定不会让宁儿受苦的。”

姬宁儿忽道：“哥，你回来这么久了，可曾回过姬府？”

姬从易不知姬宁儿为何有此一问，眼神却变得伤感起来，虽是一霎那的事情，姬宁儿却仍清晰感到姬从易对姬府的失望。心中纳闷为何家主对自己那么好，却总是难为哥哥。

自从做了郡主，姬宁儿也很少回姬府。长大了些，知道自己郡主的身份竟是因为没来得及和自己道别的从易哥哥一句关心的话儿，姬宁儿就变得愈发娴静。她记性极好，对姬从易的事记得很清楚，闲来无事就把幼时姬从易要自己看的书又看了几遍，竟也颇有心得，只是向来孤独，偌大一个郡主府，却没有一个亲人，若非姬康常来看望姬宁儿，枯燥的日子怕是早就把她憋闷病了。

姬从易隐约明白自己一句莫名其妙的关心给姬宁儿惹来不少麻烦，是以回来之后几乎天天都往郡主府跑，总是陪着姬宁儿到自己家里用餐，饭后再把她送回，这样姬宁儿一直都在他可以控制的安全范围内。日日相处，更是柔情蜜意横流。

“暂时我还不想回那里。唔，振武他们还好吧？”姬从易语气平淡，听不出是厌恶抑或是关心。

姬宁儿知道姬从易不愿在此事上纠缠，转移话题道：“那个青荷公主提起哥哥，似乎满是崇拜，哥哥是怎么认识她的呢？”

姬从易把自己给皇帝出馊主意的事向她细说一边，末了叹道：“这位公主若是生在大华，必非凡人。只是近日或有一劫，若能渡过此劫，今后便永无灾祸，否则非死即残。”言语间脸色一片灰败。

姬宁儿听了着急道：“那哥哥能不能帮她渡过此劫？”刚说完便后悔了，她认定哥哥是好人，若是能帮助别人，不会不出手，自己这般问他也不知会不会生气。

看着姬宁儿后悔的脸色，姬从易柔声道：“宁儿不要紧张，哥哥不怪你。你知道我以前从不轻易卜卦，只是今日再见青荷时，一付卦象却闪过心头。哥哥也不知该怎么做。”心下却想：“莫非真是要我拯救与她。”想归想，却没让姬宁儿看出来。

姬从易在宫中教北门维燕习武，平日也无事可做，闲来无事便到御书房取些藏书来看，不觉间已过了几天。

这一日，博善思满头大汗跑到练兵台，气喘吁吁地告诉姬从易有人挑战。姬从易暗道：“演武大会终于要结束了。”心中隐隐有些兴奋。

来到演武场，姬从易才发现观看者人数空前。演武台上站着一人，整个身子裹在一袭白衣中，只露出半边脸，隐约像是个女子；手中握着一柄宝剑，剑尖指地；面色淡然，仿若古井无波。

青荷公主坐在那人后面，面有忧色，望向自己的目光似含关怀。

看着青荷公主，姬从易忽然心神一阵烦躁，感觉有些不妙，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不待这种心情充塞自己的心绪，姬从易已接过北门维燕手中的青岚剑，身形一动，到了那人对面。

那人道：“小女子韩岚玉，见过公子。”声音莺莺沥沥，煞是好听。

姬从易这才得以细看韩岚玉，露在白袍外边的脸如粉雕玉琢，惹人心跳，满头乌发被袍子遮住大半，只留出额前刘海，使得整个人显得有些缥缈。虽是初见，姬从易却有似曾相识之感。

“在下姬从易。从易觉得姑娘有些面熟，不知可曾见过姑娘？”

韩岚玉轻声道：“小女子曾在众香国和公子有过一面之缘，不知公子还能想起小女子么？”众

香国虽是个好去处，大庭广众之下却是谁也不好意思大声说出。

姬从易略一思索，那日别了姬宁儿，想起北门哲的交待，便直奔众香国，求见众香国主事韩露。当时韩露房中还有一个女子，看身形应该就是眼前的韩岚玉了。“原来姑娘就是那日韩夫人房中的那位小姐，失礼失礼！”

韩岚玉道：“公子好记性。不多言，小女子知公子手中宝剑乃是皇上所赐，名曰青岚，我手上的也是皇上所赐，名曰紫电。名剑相争，还望姬公子手下留情。”说话间已捏好剑诀，一股如虹的肃杀之气散发出去。

姬从易暗道“好强的气势，一个女子练到这一步着实不易”，心下却颇感为难：宝剑交锋必有损伤，不论是谁的剑伤了，对皇帝来说不说过去。思来想去，只盼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尽力不让两剑相碰。只见姬从易满头长发无风自飘，一阵轻风自身后刮起，初时仅若微风，却是越刮越猛，直吹得韩岚玉的长袍也飘动起来。

韩岚玉胸口一窒，涌起一股不吐不快之感，娇叱一声，揉身而起，伴随一团紫光，紫电剑如迅雷之势向姬从易刺去。姬从易身形微动，如鬼魅般闪到韩岚玉身后，青岚剑却仍未出手，依旧是剑尖着地，气势凝重。韩岚玉见紫电剑明明已经刺中姬从易，却发现只是残影而已。

姬从易衣飘如浪，沉喝一声，青岚剑凭空而起，从不可思议的角度贴上紫电，韩岚玉心下骇然，知道若让青岚剑贴上紫电，自己必败无疑，思量间回手一剑，刺向姬从易手腕。姬从易在空中略一停顿，返身静立，仿佛从未动过。

韩岚玉见姬从易一味游走，心知长此以往，自己体力不如他，必然力竭而败，当下也学他一动不动。众人不明所以，只见二人陷入胶着。

姬从易忽然右手持剑横在胸前，左手捏住剑尖，灌注内力，青岚剑立即光芒万丈，异彩流连，一团彩色光雾从无到有，随剑而动，向韩岚玉包裹而去。韩岚玉身形不动，用紫电剑画出一个个圆圈，圆圈中间不时闪过粒粒火花，向彩色光雾击去。彩色光雾被火花击打一次便减弱一分，却始终不曾间断。初时韩岚玉的火花尚且明亮，到后来却暗淡难见。韩岚玉轻咬皓齿，暗催内力，眼中闪过一丝茫然，一股浓重的肃杀之气直往姬从易逼去。

“哇——轰——”恍若雷鸣，一道紫色的闪电从紫电剑上发出，目标正是一动不动的姬从易。

“这就是紫电剑名字的由来么？”姬从易心下嘀咕，身子却在千钧一发之际，腾空而起，忽然姬从易脸上血色尽去，霎那间明白自己上场前为何心神烦躁，那道紫电若是没有击中自己，便要打到刚才看台上恰好坐在自己身后的青荷公主身上。她只是一个普通人，若是让紫电击中，九死难得一生。

此刻青荷公主早已吓得面无人色，静等那刻死亡到来。突发变故令肇事者韩岚玉也惊慌失措，她知若是青荷公主在大华出了事，西夷必将再次挑起争端，那样的话纵使自己有万般本领，朝廷也不会放过自己了。只是紫电一旦放出，韩岚玉此刻的修为还不足以把它收回，只有眼睁睁看着它往青荷径直而去，霎那间便要让佳人香消玉殒。台下众人见韩岚玉竟然能发出紫电来，早已惊呆。此刻偌大一个广场除了紫电带来的劈啪声一片安静。同样在台下的北门维燕闭上双眼，不愿见那惨淡的一幕。

一阵异样的响声传出，众人却不见血肉焦糊的场面，只见姬从易满身灰土，横推青岚剑，握剑的手微微颤抖，身后失神的西夷公主还是好好地坐在那里，只是不见动静。

仿若要验证此战的惨烈，一阵轻风吹过演武场，姬从易身上的黑衣化作飞灰，惟有贴身小衣依旧完整。

姬从易眼中闪过一丝怒意，沉声道：“不知在下和姑娘有何深仇大怨，使得姑娘如此不顾一切

要击倒在下？”话一说完，胸中气血翻腾，张嘴吐了一小口鲜血来。

韩岚玉回过神来，讷讷道啊：“我……”

姬从易擦去嘴角的血迹，哼道：“韩姑娘，你若真想取得你哥哥那样的头名，便要用真本事击败在下才行，待我把青荷公主送下场去，再来和你比试。”

韩岚玉急急道：“我不是！姬公子，对不起，岚玉也不想如此。你接下我的‘紫电无极’，便是岚玉败了。岚玉一时冲动，不该发动紫电无极，恳请公子原谅！”说话时眼睛里已经急出泪水来。

姬从易不理睬她，轻轻扶起瘫软无力的青荷公主，轻声道：“公主，现在没事了，和从易一起下去吧。”

青荷睁开一双无神的眸子，道：“姬公子，我是否已经死了？怎么你也在这里？”

姬从易满心自责，他不曾想到青荷今日之劫竟和自己有关。听青荷如此说，更是心痛，道：“公主怎么会死呢，公主还有那么多福祿未享呢。好了，公主，先和从易一起下去，我还要和那位韩姑娘比武呢。”也不理会惊世骇俗抱起青荷，在众人错愕下向北门维燕走去。“快传太医，维燕你好好照顾她，我很快就回来。”

再姬从易把青荷公主抱下台时，守卫在演武台边上的士兵也把瘫倒的诸位大臣扶了下去，仅有的几位靠自己躲过一劫的，也是灰头土脸。

见姬从易还要上台，北门维燕欲言又止，待姬从易转身，才呢喃道：“姬小哥哥，你要小心。”

韩岚玉看着姬从易毫无表情的脸，不由一阵心寒，道：“姬公子，你真的要再和我比么？就算我弃剑投降，你还是要和我比一次是么？”

看着韩岚玉泫然欲泣的模样，姬从易轻叹一声道：“韩姑娘可以为刚才之事给从易一个解释吗？”

韩岚玉张了张嘴，却终究没有说话，道：“还是请公子出手吧。只要公子能消了气，就算死在青岚剑下，岚玉也算对得起它了。”

姬从易道：“不知是否因为韩夫人对皇上还有怨怼？”

韩岚玉身子一颤，强自镇定道：“你，你怎么知道……”

姬从易叹气道：“罢了，韩姑娘，我不怪你。”

刚才不知躲在何处，现在已理好仪容的钦差博善思有些狼狈地开口道：“不知两位商量出结果了没有？”

韩岚玉颇为感激博善思打破这尴尬局面，忙道：“这一局姬公子胜，请博大人宣布结果。”说罢，收了紫电，有些落寞地走向台下，只留姬从易如同一座石雕，伫立不动。

博善思大声道：“本次演武大会圆满结束，头名状元由姬从易姬公子取得。请姬公子明日一早到给事府报到。”

博善思尚未说完，北门维燕已经到了姬从易身边，手上一件白色丝袍给他披上，笑道：“姬小哥哥，你胜了。”

姬从易此刻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自己参加演武大会的初衷是什么更是说不清，待北门维燕给自己披上衣服才道：“青荷公主呢？”

北门维燕道：“我让人把她送回京王阁了，太医也跟去了。”

姬从易道：“我们也回去吧。”又对博善思道：“博大人，有叫郑吉郑祥的还请你留心一下，这两人不错。”说完诡秘一笑，道：“只是博大人自己也该小心些，近日京城来了不少妖精！”

博善思浑身一阵，眼中闪过一丝寒意，却又知晓眼前这人自己暂时还惹不起，只好闷头不语。姬从易仰天长啸，毫不掩饰少年得志的狂妄，随北门维燕走下台去。只是谁又知道他心底到底想着些什么？

零落红尘
卷二·七 闲平王

卷二·七 闲平王

作者：末零

姬从易从京王阁出来，天色已黑。到姬宁儿那里转了一圈，便回了家中。未进家门，就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道：“姬康啊，从易这孩子今天可是大获全胜啦，皇上那里一定会有封赏，不知道你这做父亲的怎么看？”

姬康道：“张太傅，从易这孩子自小就是自己拿主意，我和霞云对他都不怎么干涉，如果这次他有什么主意，我们也还是不好说什么，不过我想从易应该对参与国事兴趣不大，若是皇上让他入朝为官的话，或许他会自己请求皇上撤销封赏。”

姬从易跨进房门，只见两个老人坐在父亲对面，看样子都是百岁开外的人，慈眉善目，令人心生亲近。听到姬康先前的话，姬从易道：“爹爹，这两位可是王爷爷和张爷爷？”他一直称游琴先生为爷爷，游琴早就过了两百岁，这才毫不忸怩地喊当朝两大老太傅为爷爷。

姬康苦笑道：“两位老太傅，从易这孩子从小惯坏了，失礼之处还望两位太傅见谅。从易，这位是张太傅，这位是王太傅，你怎么可以随意乱叫？”

姬从易笑道：“两位爷爷都是高人，不会怪罪孩儿无礼啦，而且我一见两位爷爷就觉得十分亲切，在山上时一直喊师傅爷爷，一顺口就喊了出来。”

王伦笑道：“从易孩儿烂漫可爱，姬康就不用为难他了。从易，我和你张爷爷来向你道贺来了，听说你今天赢得轻松愉快呀。”

姬从易站在姬康身后，闻言慌忙道：“怎敢劳动两位爷爷大驾。孩儿回家数日，早该拜访两位爷爷，只是这些日子童顽心思犯了，倒让两位爷爷劳累，从易深感愧疚。”忽然想到什么似的惊呼一声，道：“两位爷爷说了这么久的话，一定口渴，孩儿给两位爷爷斟茶！”

张时笑道：“姬康啊，你生了个好儿子啊。那事情就这么定了，明晨我便向皇上进谏此事。天色已晚，我们两个老家伙就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从易，你若是得闲，到我国卜台去看看，那里环境不错，对你有些好处。”

姬康道：“为犬子的事劳累两位老太傅，姬康深表感激。”

王伦道：“大家不是俗人，这些话就不用多说了。张老，一见面就推销你的国卜台，这不是不给我老王面子嘛。从易，我星象台可不比他国卜台差啊，观天地之奥，达宇宙之无穷，哪天晚上有空，我们一起切磋切磋。”

姬从易道：“两位爷爷实在是折煞从易了，有时间我一定去拜访两位爷爷。我送送两位爷爷。”

*****次日一早，姬从易到了给事府，老远便看到早有人在那里守候，随意扫了一眼，看到郑氏兄弟，便向二人走了过去。

郑氏兄弟也看到姬从易，郑吉道：“姬兄弟昨日一战，已是声名鹊起，演武大会头名状元，以后就富贵不断了。想想我们兄弟这次也不错，我是第十，弟弟是第十九，我们兄弟虽不求富贵，却也希望能凭此谋个官职，好为百姓多做些事情。”

姬从易笑道：“两位哥哥放心，今日必让两位满意。”

郑祥也兴奋道：“姬兄弟可莫忘了我们的约定，虽不能兼济天下，也要为大华百姓带来一方安宁才是。”

见到人群哄闹，才知到了签到时辰。许多人都拿到任职文书，郑氏兄弟等了半天却仍然没有半点消息，不由有些焦急。姬从易道：“两位稍安勿躁，小弟不是也在等着么？想来朝廷是想让两位做些别的事情，或许今日两位就能实现理想，不必到一般衙门去任职了。”

闻听姬从易之言，二人也静下心来，慢慢等候，到了巳时时分，有宦官传来一道圣旨，封郑吉郑祥为候补员外郎，暂听闲平王调遣，封韩岚玉安平员外郎，到众香国护卫统领，封吴方少将军，到圣京路大都督府候职……宣姬从易即刻进宫见驾，面授官职。

郑吉郑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姬从易也从未听说过什么闲平王，此时倒也不好安慰兄弟二人，只好勉励二人一番，然后默默随那公公进宫。

此时早朝早已退去，北门哲正在议政厅和几位大臣说话，见姬从易道来，笑道：“从易，你可知父皇宣你进宫所为何事？”

姬从易恭声道：“儿臣不知。”

众位大臣闻听北门哲之言，大多心下纳闷怎么姬从易成了皇子。脸上疑惑，北门哲看在眼里，心中有了计较，道：“诸位爱卿，从易是皇后十年前收的义子，自然就是朕的儿子。从易之能，不止无意超群，文才方面也不差，具体如此日后自知。今日朕打算封从易为闲平王，代朕行走天下，体恤民生，可有异议？”

左右丞相是知道内情的，此刻自然要出头说话。右丞相柳阳明道：“闲平王少年英雄武功出众且才艺惊人，能代陛下行走天下那是万民之福。”柳阳明向来正直，众人见他赞成，虽然心中疑惑，却也纷纷附和。北门哲心中早知如此，却还是笑对姬从易道：“事情就这么定了，从易，父皇知你志不在朝廷，封你做个闲职王爷，顺便游历天下，也算顺了你的心思，你没什么意见吧？”

姬从易虽然早知道自己待遇必定很高，却没想到皇帝竟会给自己封王，想要拒绝，忽然想起父亲昨晚对自己的关照，只好跪拜谢恩，道：“谢父皇关爱！”从北门哲手中接过“代朕巡天”的金牌，站起身来。

诸位大臣纷纷向他贺喜，姬从易小心应酬，待话说得差不多了，开口道：“父皇，若没有别的事情，儿臣先告退了。”

北门哲道：“好，你去吧。”

*****看着手中金牌，姬从易不由苦笑，他怎么也没想到所谓闲平王王就是自己，心中思量着怎么和郑氏兄弟交待。暗道：“父皇对我还真是放心，说了那兄弟俩交与自己处理，想不到竟是这般情形。”纵然心中苦恼，还是回了给事府，好告知郑氏兄弟关于此事的情况。

得知内情，郑吉大笑道：“当初我们兄弟只知王爷不是常人，却没想到王爷竟是当今国辅之子。”

姬从易道：“两位哥哥莫怪，那时我也是一时兴起，若有得罪两位的地方还望多多担待。”

郑祥道：“岂敢岂敢，王爷这么说是折杀我们兄弟了，以后我们兄弟就是王爷的跟班，虽不能调理一方百姓，却更能体验人间疾苦，以王爷高才，莫说我们兄弟那点小理想一定可以实现，就是兼济天下也算不远了。”

姬从易略一沉吟道：“只是这两年我还要待在京城，不便行走江湖，不知两位有何打算？”

郑吉略一沉思，道：“既然如此，我们兄弟也能回山一趟，一来免得诸位长辈担心，二来也可以带些同门弟子来为王爷效力，不能将来落了王爷名声，不知王爷能不能准许我们兄弟。”

姬从易苦笑道：“我哪有什么名声。还有，切莫再王爷王爷的叫了，直接叫我从易即可，我听着习惯。”

郑祥迟疑道：“这不合礼制……”

姬从易道：“那样咱们不是显得生分么。好了，以后我还是喊你们大哥二哥，就这么定了。走，皇上赏了我一百两黄金，我们到济人堂看看去。”

郑祥道：“以后有王……从易在京城镇着，济人堂一定会有长足发展。若是我们真的常年在在外，也该有些自己的产业，虽然可以用朝廷的财力，但未必就如用自己的方便。也好就近救济一些需要救济的百姓，省得心里揪得慌。”

姬从易道：“大哥二哥时刻关心百姓，从易一定不会令两位失望。”

和郑氏兄弟分手之后，姬从易回到家中，见展霞云正在教秋儿画画，道：“娘，今晚爹几时回来？”

展霞云道：“你爹说今天皇上有事，可能要晚点回来，怎么，你找他有什么事？”

姬从易走到展霞云身边，秋儿放下手中画笔，道了声：“少爷！”便要离开，姬从易道：“秋儿不用离开，让我看看秋儿都画了些什么？”

展霞云笑道：“你看娘亲教得如何？”

姬从易道：“娘亲的才华那叫惊才绝艳，自然不用孩儿评价。呀，秋儿画的也不差，看来就要追上宁儿啦。”

秋儿低着头忸怩道：“秋儿怎么能和小姐比，公子说笑了。”

姬从易正言道：“秋儿何时见过我乱说话了？赶明儿我让宁儿也画一幅，让你师傅评一评到底秋儿的画技和宁儿相差多少。”

秋儿大窘，道：“夫人，公子，秋儿先出去了。”说完头也不回逃了出去。

展霞云爱怜地摸着姬从易的头发道：“你啊，越来越油腔滑调了。娘几天不见宁儿啦，你可知道出了什么事？”

姬从易道：“那日维燕公主缠着我要学武，宁儿便缠着我要我教她道法，想来现在正在刻苦用功呢。”

展霞云叹道：“这孩子，虽然看着柔弱，却是好胜心极强。从易，你可要多关照宁儿，将来莫教她吃亏。”

姬从易道：“娘，你放心，从易绝不会让宁儿有任何委屈。娘，皇上封我为闲平王，是个不大管事的王爷，却又是王爷身份，将来我若是外出游历，就方便多了。那时带上宁儿，有我陪着宁儿肯定不会吃亏！”

展霞云道：“依你的本事，还要这个身份作甚？我就是有些不懂你爹怎么会让你答应下来。”

姬从易道：“有些事情还是官家来做才合适。不说这些了，娘，我去把宁儿接来，有些日子没一起吃饭了，你一定要多做些啊。”

零落红尘

卷二·八 再遇妖阵

卷二·八 再遇妖阵

作者：末零

姬宁儿不在家，下人说去了京王阁，姬从易知她定是代自己去看望青荷公主，又匆忙赶往那里。正行走间，一股熟悉的腥气钻入鼻孔，一阵头晕之后，姬从易心知要糟，想起早上在给事府也曾见到的那个蟾蜍妖或叫蛤蟆精的家伙，似乎也被封了官，现在防卫队待职。

姬从易闭住呼吸，赶紧运气压下心中翻腾的血气，却见四周早已围满了人——应该是围满了妖精。为首的正是那只铁蟾蜍，姬从易压下心中烦闷，道：“我们这是第三次遭遇了，你了解我的底细，我却不知你是什么东西。莫非你希望每次见你时我都喊你蛤蟆兄？”

铁蟾蜍怒急反笑，道：“小辈，我于铁蟾也不怕告诉你真名，让你死得瞑目。到了地府见到阎王，你就说是于铁蟾杀得你，看他能奈我何！”

姬从易面露怒色，道：“于铁蟾，名字和你的原形倒也相去不远。哼，我本不愿与你们这些妖类为敌，你们却三番两次招惹我，当真是因为我看破了你们的本性？只怕未必，你们修行的方式残忍无比，无不是以人血为媒、人肉为基，几日来我不去寻你们麻烦已经是宽待你们，你们却还是不知好歹，三番五次围堵于我。既然你们自恃阎王管不着你们，今日就让我姬从易就来管管你们。”言语间“嘭嘭”几声闷响，一圈青色的火焰围住姬从易。见异变突起，众妖手中暗器纷纷抛出。只是围着姬从易的火焰由弱到强，渐呈白色，在姬从易口念真言下，火圈越来越大，火势越来越猛，把众妖打来的暗器毒物尽数化作无形。

于铁蟾打了个手势，众妖又结成上次对付姬从易的圆阵。妖数远多于前次，空气中弥漫的腥气也更盛，竟隐约能见到淡淡的血色。姬从易处身阵中，所感受到的压力无可形容。

姬从易暗自抱怨自己没有带上青岚剑，无法运用较为纯熟的内力，此刻惟有加大法力，保持火

焰圈的范围和强度，虽然明知绝难持久，只望能够多撑一时半刻，能引来防卫队。到时拿出自己王爷身份，事情便好办了。只是他却忘了此刻于铁蟾是在防卫队任职。

“兄弟们，这小子撑不了多久，加把劲，毁了他的火焰圈，看他还怎么逃出我们的绝魂大阵！”众妖一阵乱叫，气势更重几分。再看姬从易，火圈越来越小，焰色也由白转青，慢慢暗淡。

就在姬从易行将力竭、火焰圈即将熄灭之时，妖阵却突然混乱起来。姬从易见压力骤减，全力甩出一把火丸符，击在众妖身上，爆出朵朵火莲。里面有些是融了三昧真火的，极难扑灭，沾上身的妖精不多时便被烧出原形四处乱窜，一时间焦臭弥散。

于铁蟾见状，目眦俱裂，爆喝一声，姬从易面前的泥土突然炸了开来。姬从易虽然躲开，却是十分狼狈，满身灰尘。

“姬公子接剑！”一声娇呼，令姬从易精神一振，终于等到帮手。原来韩岚玉带着众香国的三个护院。那三个护院正和众妖打得难分难解，虽然人少，结成三才阵却是攻守有度。韩岚玉刚杀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手中紫电宝剑如梦似幻，每动一下便传来一声惨叫，必有一个小妖受到重创。韩岚玉寻个机会，把剑扔给姬从易。

姬从易飞身接住紫电，顺势落在韩岚玉身侧。有剑在手，姬从易底气立增。平端紫电，剑尖直指于铁蟾，一股肃杀之气笼罩过去，竟令空气中腥气骤减。姬从易周围的妖类无一敢动，仿佛只要自己此刻一动，下一刻便是他剑下亡魂。

忽然一声惨叫直上云霄，姬从易手中紫电微垂，上面血迹斑斑，身边一块巨大的肉块正迅速萎缩，正是被姬从易砍下的铁舌。丢了舌头的于铁蟾惨叫之后再发不出声，竟是叫破了嗓子。

见头领受到重创，众妖不由一阵慌乱，刚刚结好的绝魂阵马上又乱了开来，姬从易趁隙拉着韩岚玉杀将出去。只是姬从易出手远不比韩岚玉狠辣，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妖死在他的剑下。

三个护院见二人已然脱险，也渐渐后退。众妖志在姬从易，此刻目的已经绝难达到，也撤了回去。任务没有完成，却还损失了二三十个同类，回去难免要受到惩罚，想起那些惩罚，余下的众妖类不寒而栗。

姬从易跟随几人回到众香国，忽感一阵疲惫，脸色也变得苍白，摇摇欲坠。韩岚玉见状，赶忙把他扶住，道：“你不碍事吧？”

姬从易道：“不妨事，只是有些脱力。我还没谢谢你的搭救之恩呢。只是此刻打扰你多有不便，而且从易还有事情要做，就此告辞了。”

韩岚玉扶姬从易坐下，道：“姬公子不必客气，你在这里休息片刻，等恢复些气力再走不迟。”

姬从易颌首道：“如此也好，只是还想请你帮个忙，烦劳你去京王阁告诉我妹子姬宁儿，要她即刻进宫去见我娘，在我回去之前不要出宫。”

韩岚玉离开不久，北门维燕带着几个大内侍卫进了众香国，把青岚剑交给正要入定静养的姬从易，恨声道：“张凯明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叫父皇严厉惩罚他。”

原来一个识得姬从易的密探看到姬从易受人围攻，进宫报信去的，碰巧遇到北门维燕，告知此事。北门维燕得知姬从易有险，立刻回兰心宫，取了姬从易留下的青岚剑便匆匆赶来。一路上问明缘故，那些侍卫知道的不多，只能把事情说个大概，北门维燕却是早有计较，把事情弄了个七八分清楚。

姬从易听了北门维燕之言一愣，道：“张凯明？”忽然想起十年前自己初见藤妖婆婆那次，心下一突，忽然想起于铁蟾在防卫队任职，心中涌起惊涛骇浪，暗道：“我道怎么防卫队怎么迟迟不到，原来他们早已沆瀣一气。妖王难以驭下，看来人间又要大乱了。”想起知芒山上那些妖类好友，心中一阵黯然。

北门维燕见他气色不佳，道：“姬小哥哥，我不说话了，你先休息吧，我去宁儿那里看看，带她进宫，有这些侍卫守着，你也不用担心。”

姬从易道：“宁儿现在在京王阁，刚才我叫人让她直接去易言斋。你先去京王阁看看，若她还在，你们就一起回去。”北门维燕应下，又嘱咐几个侍卫好好把门方才放心离去。

想起那绝魂大阵，姬从易暗叫厉害。那绝魂大阵委实精妙，似是专门对付道行高强之人的，处处压制法力施展。姬从易在阵中强催法术，损耗更是厉害。体内内力恢复较快，法力恢复起来却很困难，回想前事，姬从易不由懊恼。自己清修十年，道法武功兼习，只是道法方面自己更重悟道，对各式法术应用涉及不多，灵力也潜，当时学起天火之类的小法术也只是一时兴起，炼制火丸符更属胡闹。早知有今日之事，这十年来就该多学些法术，至少可以自保无碍。

只是姬从易此刻还不知晓，他所修习的五行、八卦道法和别人的大不相同，内中原理更是空前绝后。只是时日尚短，难见成效。日后回忆想那段时间，姬从易开心还来不及，虽然那时再看这些都不算什么。

摒除杂念，抱元守一，姬从易又回到在知芒山修炼时的无为心态。体内内力法力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河，终于流入大海。所不同的是，内力恍若有形有质，法力却是流转一圈就强化两分、其中又有一分消散在身体各处，却始终了无痕迹。

三日后，姬从易方从入定中醒来，只是自己丝毫不觉时日飞逝。略一探视，知自己法力已经回复，内力也更加精纯，比之入定之前好上几分，却没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姬从易自嘲道：“看来我还真有做武人的天资呀。”

韩岚玉推门而入，见姬从易神采奕奕，比那日在演武场上更显精神，赞道：“姬公子果然和常人不同，才入了三天的定，修为竟能提高不少，也难怪皇上对你青眼有加了。”

姬从易一呆，喃喃道：“三天？你说我这次入定入了三天？”心头一阵失落，暗想难道自己退步了？在知芒山上之时，自己从来没有打坐超过一天的。轻轻一叹，道：“这三天外边有什么变化没有？那天我们杀了不少人哪。”

韩岚玉笑道：“那些东西不是人，你别当我不知道啦。至于有什么变化我也不清楚，总之乱得很。三天来我一直在这里不曾出了众香国。你有什么事情还是问公主吧，估计很快她就来了。”

姬从易听到外边传来脚步声，道：“说曹操、曹操到。”

韩岚玉不解，面色茫然，听到北门维燕的话，才知姬从易听到了北门维燕的脚步声。自己根本不能听到的距离他能听见，韩岚玉心中不由对姬从易又多了分好奇。

“岚玉姐，是不是你说我什么坏话啦？”北门维燕跨入房门，见姬从易已经醒来，也不再理会韩岚玉，拉着姬从易的手，亲昵道：“姬小哥哥，你终于醒啦！”

见她娇憨模样，姬从易心下一阵激荡，忙压下不良情绪，道：“维燕，外边情况怎么样了？”

北门维燕道：“也没什么事情。防卫队现在整天装模作样搜查那些妖精，我呢则正在督建闲平王府，就在平安郡主府边上。地是我选的，怎么样，对你好吧？”

姬从易笑道：“你对我还真是好，知道我常常去找宁儿。”

北门维燕轻哼一声，道：“才知我对你好么？还有，张凯明那老狐狸，这次又让他躲过一劫。”

姬从易惑然道：“怎么回事？”

北门维燕恨恨道：“前日父皇召他进宫问话，还没说几句，也不知他用了什么妖法，竟让自己在金銮殿上吐血。父皇急召太医查看，查出来的竟是劳累过度！当着群臣的面父皇还得给他赏赐，更是勉励群臣以他为模，你说气人不气人？”想起这事，北门维燕就十分恼火，只是心底却不知自己为何对张凯明如此不满。

姬从易也察觉到北门维燕对张凯明的不满，道：“维燕，你对张凯明似乎很有成见哪。”

北门维燕一听姬从易之言，道：“叫我燕妹妹，我不想再多说这句话啦。”旋又道：“我是听云姨说起过他的事情，还不是跟你有关系？”说完瞪了姬从易一眼。

云姨就是展霞云，皇后认姬从易作义子，后来又和展霞云结为金兰，二人私下关系非常，是以北门维燕称展霞云为云姨。也是因为如此，北门维燕时常到易言斋，这才结识常找展霞云学习的姬宁儿。

展霞云知道姬宁儿遭遇，对她照顾得十分周到，若非自己不能轻易出宫，肯定是天天去郡主府的。好在北门哲也不限制姬宁儿行动，使得二人可以经常见面。

韩岚玉道：“姬公子你三天不曾进食，想必此刻也饿了，不如这样，你和公主先到前厅坐坐，我让人置办酒饭。”

姬从易挥手道：“多谢韩姑娘好意。这些天我父母必定十分担心，现在还是该先回家看看。日后有机会，我请你去尝尝我娘的手艺。”

韩岚玉轻笑道：“也是，听公主说，令堂的厨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岚玉是十分期待那一天呢。”

零落红尘
卷二·九 心事重重

卷二·九 心事重重

作者：末零

回到易言斋，姬宁儿正满怀心事，坐在门口的藤椅上发呆。见到姬从易身影，再也不顾矜持，乳燕投怀般扑到姬从易怀中。姬从易轻轻安抚，直过了盏茶功夫才让姬宁儿平静下来。

姬宁儿声音哽咽道：“哥，宁儿好担心。”

姬从易抚着她后背道：“宁儿不要生气，以后哥哥一定小心，不让宁儿再担心啦。我娘呢？怎么只见你一人在这里发呆？”

姬宁儿垂首道：“刚刚皇后来找婶婶一起去御花园赏花去了，听说那种花叫做飘零，是青荷公主从西夷带来的，每年只开一次，一次却只有几个时辰的功夫。宁儿担心哥哥，就没和她们一起去。”忽而兴奋道：“现在哥哥回来了，宁儿也不担心啦。”

见此情景，姬从易满怀怜惜，拉着姬宁儿的手道：“真是委屈宁儿了，要不哥哥陪你一起去看皇后给我娘准备了什么奇花异草吧。”

姬宁儿开心道：“好。”脸上露出十分向往的神色，显然十分想看看那种花儿。忽然又道：“哥哥，这几天婶婶都瘦多了。”母子情深，明知儿子身受重伤，怎奈自己却不好出宫探视，只好压下心事，只是心中那份担心又怎能放下。

姬从易叹道：“我也不想让你们担心，但你们是最亲近的人，那些妖类的叛徒，为了对付我，一定会不择手段，说不定会对你们不利，我不能不防啊。”姬从易心中认定袭击自己的那伙妖类是妖类中的叛徒，唯其如此，他心中才能舒服一些，不然总觉得对不住山上那些异族好友。

姬宁儿沉思片刻道：“宁儿知道了，宁儿一定会小心的。”

姬从易微笑道：“宁儿也不要紧张。”

这是秋儿道：“公子，小姐，维燕公主邀你们一起去御花园，估计很快就到易言斋，公子小姐要不要梳洗一番？”

姬从易自立惯了，对秋儿要服侍自己梳洗一时无法习惯，说了句：“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我自己处理。”

秋儿知道这位公子的脾性，也不吭声，悄悄退了下去。姬从易见了，问宁儿道：“宁儿，你说秋儿姐见了我怎么总是有些怪怪的，好像有些怕我似的。”

姬宁儿白了他一眼道：“我又怎么知道？秋儿以前可不是这样，偏生你一回来就变了，难不成是你刚从外面回，她一时不大适应？”

姬从易干笑道：“也是。宁儿，维燕在你的郡主府边上修了座闲平王府，里面有块清静的地方，我大致安排了一下，以后你可以到那里去练功。我把那里整治一番，绝对是练功的好地方。”说着说着，姬从易两眼放光，仿佛看到什么诱人的东西般。

姬宁儿想也不想道：“宁儿什么都听哥的。哥，很久没给你梳头了，让宁儿给你梳一下吧。过会儿要和维燕一起去御花园呢。”

看着姬宁儿一副温柔贤惠的模样，姬从易心头泛起阵阵悸动，却不知怎的，总觉得有些不妥，心里想着事情，不由有些走神，直到北门维燕喊他方才醒过神来。

*****在御花园里北门维燕一直缠着姬从易。皇后和展霞云看在眼里，自然明白小公主想的是什么心思。皇后看着姬从易的眼神让姬从易一阵慌张，瞅准个机会告诉两位长辈自己几年仍要修行，还望两位长辈支持等等的话，自然是要堵住皇后的口。

姬宁儿看到“飘零”的样子，了了心愿也就回去了，姬从易让她先仍住在易言斋，等过几天查出了京城中妖精的情况再回郡主府。姬宁儿本也无意回府，自然而然的应下了。

皇后和展霞云在姬宁儿走后不久，说要给姬从易准备一下压惊的晚宴，一起去了易言斋。姬从易让北门维燕缠得心烦，便拉她到演武场，教她几个难学的招式，总算是把她打发了。见天色尚早，回易言斋也无事可做，一闪身去了御书房。

御书房后面有个小隔间，是北门哲日常休憩的地方，此刻皇帝不在，姬从易进了隔间后把门一拴，静思起近日遭遇的事情来。

对那两次困住自己的妖阵“绝魂”，姬从易有种说不出的困惑。剔除“绝魂”中的妖气，那阵法正气盎然，却不知何方神圣能让妖气融入如此正派的阵法中间。想得多了，却始终不得破解之法，心中烦躁，也不再去找北门维燕，径自回家去了。

易言斋。姬宁儿正和秋儿一起作画，见姬从易面色不佳，关心道：“哥，你怎么了，脸色那么差？”

秋儿朝姬从易福了一福，给二人斟上茶水便要退下。若是平日，姬从易必会调笑两句，此时却是闷声不吭，直到秋儿背影消失方道：“宁儿，我总觉得乾京要不太平，我担心你的安危。”

姬宁儿在他身边坐下，轻声道：“宁儿没用，总让哥哥担心；不过有哥哥护着，宁儿就安心了。”轻叹一声又道：“要是我也有哥哥那么好的本事就好了。”语气不胜唏嘘。

姬从易道：“若你仍是姬家的小姐，或许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此刻你虽是郡主，却更是我的妹子，那些人知道你和我的关系非同一般，说不准就会打你的主意。”

姬宁儿疑惑道：“哥，你刚从知芒山回来，怎么会和人结怨？那些人还三番两次要置你于死地。”

姬从易苦笑道：“也是我自己多事，招惹了那些堕入魔道的妖类，坏了他们的阴谋。那些妖精看来是睚眦必报的，我又窥得他们的巢穴，自然不能放过我。”接下来又把近日遇到的事情给姬宁儿详细说了一遍，虽然让她有些担心，却比蒙在鼓里要顺心的多。

姬宁儿叹道：“依你的性子，想不招惹他们都难。只是你势单力薄，又不想太多动用官兵，可怎么对付得了那些妖类。”

姬从易道：“我认识的人不多，朋友更少，说是孤身一个也不为过。倒是知芒山上有些可以信任的朋友，只是他们也是妖类，未必容于人间。”

姬宁儿沉思片刻道：“皇上对你遇伏一事极为震怒，下旨就是掘地三场也要找出元凶，那些妖类虽然不是一般百姓可以抗拒的，但大华那么多武人，总有克制他们的东西。要不你去和皇上商量一下，让他给你些特权，可以招募武人。”又道：“我听说皇上担心你安危，曾想派人去把你接回宫，却让叔给拦下了，叔说年轻人的事情就交由年轻人自己完成，哥，怎么觉得叔有点怪怪的？”

姬从易轻哦一声道：“爹也是为我好，我的脾性，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小就这样了，不磨练一番，你叔才不放心呢。宁儿你也不要为我操心，哥哥不想看到你也陷入这落落红尘。我这个闲平王的身份虽说是个闲职，但名义上还是要代皇上巡察天下事的，这些小事也用不着向他请示。只是我还不不想沦落到时时要人保护那一步。”

见姬宁儿不语，姬从易又道：“以前你待我好，却是单纯得很，现在却知道依仗皇上了，宁儿，哥哥不想你这样，我希望宁儿还像小时候那样……皇上待我太好，未必是件好事，总会有人嫉妒的。大华四位皇子，四皇子我是认识的，大皇子和二皇子现在都在军中，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哥哥也不知道，还有个三皇子到现在都没露过面，若是有人故意从中撩拨，恐怕以后就是我爹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旋又叹道：“红尘烦恼多，只是不历这俗世凡尘，又怎么得证大道。”

姬宁儿听了姬从易之言，鼻子有些发酸，强压着酸意沉声道：“哥，宁儿知道了，只是宁儿还像帮帮哥哥，宁儿不想让哥哥太孤单。哥，你告诉宁儿，宁儿怎样才能帮你？”

姬从易柔声道：“只要宁儿平安无事，哥哥就放心啦。明晚你跟我一起去星象台，很久没看星星啦，也不知道现在的星空是否还像儿时那般。”

姬宁儿耐不住困乏，终于依在姬从易身上睡着。王伦看着二人，疑惑道：“你们算不上兄妹吧？”

姬从易拨了拨姬宁儿额前的头发，道：“说起来确实算不上兄妹，她是我大伯父的养女，也是儿时姬家唯一待我好的孩子。”

王伦皱皱眉头，他对姬家的状况不了解，更不清楚姬从易儿时的遭遇，只从他微皱的眉头可以看出姬从易儿时过得不太好。只是心中实在喜爱姬从易，对姬扬的持家方式也不满起来。只是自己是局外人身份，对这样的大家族也不能说什么，唯有把心思憋在肚里。许久方道：“大华七大世家，自前年前就已存在，也称得上老朽啦。嘿，像我这样老不中用的，还霸着星象台不放，终究不是好事。”

姬从易何等聪明，对王伦的意思也摸得明白，仰天长叹，幽幽道：“万物运行各有其道，只要做到顺天而动，荣辱兴衰也算不得什么了。”

王伦忽然道：“何谓道？”

姬从易略一思索，道：“阴阳相生，柔从刚。此谓道，只是从易还不能了悟，只能隐约懂得个意思。”

王伦笑道：“孺子可教，你现在的年纪，能懂一些已经是远胜同侪了。若是叫张时那老家伙听见你刚才所言，一定是如获至宝，要把你攥在手心啦。”

甫一说完，二人就听到一声长笑，笑声之后又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道：“我已经听到了，好小子，我可是比王老先邀请你呀，你竟先跑到这边来了，亏我小时候那么疼你。”

姬从易看着浑身皆白的张时，刚刚有些沉寂的新潮一片平和，沉浸在安详静谧中，许久方才醒过神来，想起张时之言，挠挠头讷讷道：“张爷爷。”

张时哈哈大笑，王伦却道：“你得意什么？三更半夜穿着一身白色衣服，扮鬼吓人？你小时候怎么疼从易啦？不过是帮他算了一卦，还没算出个所以然来。”

张时立即冷下脸来，想是被人识破谎言，心中不自在，嘴上却道：“我穿着白衣怎么啦，你一天到晚都是黑衣加身，外露一张死人脸，能比我好到哪里去？”

姬从易见王伦又要冷脸，虽然知道两位老人说笑惯了，还是开口把话题引开，道：“两位爷爷，从易有一事相求，还望两位爷爷答应从易。”

老人不再斗口，齐声道：“你说，只要爷爷帮得上忙，一定出手。”

因为姬宁儿还为醒来，张时来的时候姬从易也不曾起身。倒不是有所不敬，只是两位老人都是高人，对这些也不在乎。从易挪了挪身子，让宁儿睡得更舒适些，道：“我的亲人中，爹娘的安危有皇宫护着，不用我担心，只是宁儿却是有些单薄，他日若是我远离天都，我实在放心不下她，到时还望两位爷爷能照看一下宁儿。”

王伦道：“你还要离京？”

姬从易道：“从易的想法和爹的多有不同，他求的是能为百姓多做些事情，虽然对官职不甚在意，但有个好身份做事也方便，而我却盼望能在经历这三丈红尘后能得证大道。”

王伦还待再言，张时接口道：“你爹求的是圣人道，从易，你可知道我求的是仙人道，你王爷爷求的是天道？圣人道最易，天道最难，却不知你的大道是什么道？世事无常，只怕将来未必就能如你所愿。既然你已提出，这女娃儿又是乾京有名的才女，我看资质也很不错，我和王老

一定会护好她。”

姬从易知张时动了传艺之心，不由欣喜万分，忙道：“从易先代宁儿谢过爷爷！”又道：“从易求的道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或许这一生也无法达到。”

王伦人老成精，哪能不明白张时说话的意思，叹气道：“会算卦的就是好啊，好事全让你占了先，我刚想说要收宁儿做弟子，又让你抢去了。你怎么不帮从易算一卦？”

张时道：“你没听从易说‘顺天而动’？卦也不是没算皆准。”见王伦面露惑色，又道：“从易，你说给王老听听。”

姬从易道：“从易怎敢在王爷爷前献丑，还是张爷爷您说。”

张时道：“我让你说你就说，让王老看看你的本事。”

姬从易略一思索道：“万物有道，卜筮能算出的也只是事情大致的方向。但卜筮又改变了事情的变化之源，若不考虑卜筮本事的影响，则十卦九错。然而天地变化气象万千，真正的状况只有事情发生了才可知晓。所以纵使考虑了卜筮的影响，也不能完全算准。恐怕就是上古的大神也未必可以做到每算皆准。”

王伦瞠目道：“从易，你怎会知晓得如此深远？如你所言，那我们两个老家伙活着做甚？”

张时接口道：“我们所做的，都是逆天而动，要折福折寿的。不然以你我的修为，怎会到现在还是凡胎？无非是道行不低，却都折去了。若是没有些道行，恐怕早就是一堆白骨，折近阳寿啦。”

王伦一呆。张时所言，平日自己也有所耳闻，却从未有今日这般迷惑。有些颓然，不由长叹一声。

姬从易不欲气氛太过僵硬，道：“王爷爷也不必懊恼，焉知我们今夜所言之事不是大道注定的？”

王伦哈哈笑道：“对对，想那么多做甚，只要我今日所做之事让我满意，也就是了。”

姬宁儿动了动，迷糊道：“哥，我要和你一起走。”三人一愣，旋即明白是梦话。

张时盯着姬从易，忽然道：“从易，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姬从易面露追忆之色，许久方道：“两位爷爷，从易确实有些心事，只是这心事有些虚无，一时间也不好说，若是从易实在想不出解决之道，定当告诉两位爷爷个中详情。”

见气氛又趋凝重，王伦道：“从易，你看这星象台终年灵气积聚，对你修炼颇有好处，不若你和宁儿一起来这修炼。宁儿有你陪着，修行一定是一日千里。我们两个老家伙的那些本事，也算后继有人啦。”

张时击掌道：“如此甚好，从易也不必犹豫，皇上那边就让我们两个去说。”

姬从易感激道：“从易多谢两位爷爷了。”

王伦道：“明日我就让人收拾两间房子，有空你们就住在这里，依你二人的资质，不用几年就能把我和张老掏空啦。”

零落红尘
卷二·十回山

卷二·十回山

作者：末零

闲平王府建成后，姬从易只在那里住过一次，次日就让下人变卖了一些皇帝赏赐的珠宝古玩，换得白银三十万两，从中拿出二十万两充入济人堂米店，使得济人堂一跃成为京城第八大米店。

一个月后，郑氏兄弟从门中回来，随同的还有五名博善门的三代弟子。这五人都是兄弟二人看中的，老实持重。姬从易虽然不了解这五人，却还是顺着郑氏兄弟的意思，让他们去接管济人堂。郑氏兄弟则留守闲平王府，姬从易让他二人在自己不在的时日多多照看隔壁的郡主府。姬从易手中还剩十万两白银，也尽数交给二人，让二人相机做些事情，造福百姓。姬从易虽不像乃父那般忧国忧民，却也受了很大影响，总是不自觉做些利国利民的事情来。

郑氏兄弟对这位王爷的事情虽然知道不多，却也明白不少，用这十万两银子确实做了不少大事情，开设药铺、医馆，使得京城不少黑店挣不到银子。同时也使得姬从易在京城百姓中声誉日高。

不少官家子弟在京城中的产业都做黑心的买卖，济人堂这一加入，那些子弟们少了银子来路，自然对姬从易恨之入骨。且不说那些人现在还不敢找姬从易闹事，有想的也大多让父辈压下。现在姬从易可是皇帝面前的红人，谁也不想撩那虎须。

由于姬从易来得突然，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底细，只道是北门哲在民间的私生子。对这样的人，得宠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想到这些，那些心中不满的也就忍下了。只是这些猜疑传到姬从易耳中，虽然非常生气却也无可奈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北门哲会对自己如此之好，何况是那些不知情的人。

且不说这些，北门维燕倒是常常到闲平王府。这些天姬从易很少在宫中露面，最多是在教自己武艺时才会出现片刻，很快又会不知所踪。自己问他，姬从易也总是避而不答。虽然心中不满，兼又对习武渐渐失去兴趣，但某一日姬宁儿在演武场显现了一番自己近日所学，又让北门维燕咬牙撑下了，而且劲头相比从前更足。

如此又过了一月有余，转眼到了金秋八月，天气日爽，姬从易却想起山中的伙伴来。一连几日都没去星象台，每日带着姬宁儿把京城的大小巷子都逛了个遍，晚间回家时总会带些小玩意儿。展霞云看在眼里，多有不解，姬从易也不隐瞒，告诉娘亲自己要回趟知芒山。展霞云知他想念山上的朋友，虽然不愿他再次出门，只吩咐他路上小心，却也不阻拦。

这一日姬从易教完北门维燕武艺，来到御书房，正要想北门哲说明自己要回山一事，北门哲却先开口道：“从易，父皇听说你学艺的地方出现祥瑞，想让你代我去看看，你看如何？”

姬从易心中咯噔一跳，暗道自己离开王母峰仅三月有余，怎会出现祥瑞？心中疑惑，正要开口询问，北门哲又道：“据报，此祥瑞在一年前就已出现，这几个月却没有再出现。你对那里熟悉，或许可以帮父皇找到原因。”

听到此处，姬从易已经明白北门哲所言的祥瑞，应该是和自己一起在王母峰修行的白麟。心中犹豫着是否要把实情说出时，北门哲递给自己一块金牌，和前番给的略有不同，金牌上并无文字，仅一刀一剑而已。又听北门哲道：“父皇已经命人封锁王母峰，你持此令牌可任意调动兵马。”

姬从易心中一叹，却是暗下决心。白麟是上古神兽，莫说他此刻已有灵性，即使不能再化作人形，也不该沾染俗世烟尘，且白麟对大华而言，除了鼓舞人心，别无用途。

离开京城，姬从易只对姬宁儿放心不下，到郡主府嘱咐她一定要安心练功。姬宁儿虽然也不舍姬从易离开，却不想成了他的羁绊。

陪姬宁儿到深夜，姬从易又到自己府上。郑氏兄弟知晓姬从易有事交待自己，都还没有入睡。看着兄弟俩的表情，姬从易忽然觉得什么也不用说，只是交待二人在京中小心行事，莫要招惹那些官家子弟。两人虽然惊讶于姬从易的简单吩咐，却还是请示他如何处理京中日益发展的事业。

天色微明，待姬康展霞云醒来，姬从易和二人打了招呼，便出了城门。天色尚早，路上几无行人，姬从易放开胸怀，轻功和轻身的法术交替用，全力施行，还不时比较两者优劣，不觉间在天大亮时，人已在乾京三百里外。

乾京其实就在知芒山山脚，地处山麓平原，又处身于大华第一大河上游，有山有水，山在北抵挡寒风，水在南使得乾京终年气候温润，实是一块风水宝地。知芒山主峰王母峰在乾京西北，离京两千多里。上次姬从易回京时路途不熟，倒是耽误了不少时日。这一次，姬从易辨明方向，全力奔飞，申牌时分便到了王母峰下。

藤妖的修行地在王母峰侧，姬从易思量着是先上峰顶还是先回村落时，一阵奇香飘入鼻孔。姬从易不禁打了个喷嚏，这才想起寻找香气的来源。找到时姬从易不禁目瞪口呆，原来是一株玥草。姬从易不曾见过这等神物，只在树上见过有人大致描述：玥草，万年生，叶如葫芦，色如白玉，茎似龙身，遍生白鳞；八千年开花，花状如莲，花成日异香流连，却凝而不散；香气四溢时，玥果初生，至一万年玥草枯萎，精华尽数集于玥果，采食可坐地飞升……

姬从易见那玥草模样，叶面荧光盈盈，一朵小小的白色“莲花”上云雾缭绕，香气便是从雾中透出；茎上贴满白色的鳞片，和白麟身上的倒是十分相似，只是更细小了些。

姬从易此时想到若是宁儿看到这样的异草，想必会万分开心吧。旋又抛开此念，暗道玥草乃是集天地之精华，本身灵性必定很强，自己无意间来到此处已属不该，又怎能再让别人来此。他却不知玥草全部的精华凝于玥果。玥果享受上天的顾怜太多，反而失却了修成正果的可能，永远无法得道。

玥草四围好大一块空地，想来是灵气尽数让玥草吸收，方才万物不生，成了不毛之地。姬从易闻着异香，疲乏尽去。虽然自己无欲无求，却是不自觉地打起坐来。待睁开双目，天色已经大黑。姬从易也不知时间，却发觉空气中香气已无，呆愣片刻之后才又闻到淡淡的香味从那团雾中传出。姬从易有些恍然，自身的体验更让自己欣喜万分，体内法力流动，竟比入定前强了何止一倍！

打点好心情，辨明方向，姬从易往游琴的茅屋疾驰而去。

屋内亮着灯，姬从易进了屋，随手带上门，却不见有人，倒是中间的桌子上放了个大大的封口陶罐，也不知道里面放的什么。屋内的摆设也比自己走时整洁，却不知道是谁来收拾的。

姬从易正自发呆，门“吱——”地一声又开，身后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你是谁？怎么会从从易哥哥的家里？”

姬从易缓缓转过身子，朝来人笑道：“碧莲，才三个月就不认识哥哥啦？”

小姑娘欢呼一声，扑入姬从易怀中，欣喜道：“从易哥哥回来了，碧莲怎么会不认识呢。只是哥哥变化太大，碧莲有些不敢认。但碧莲真的很开心，哥哥，你不会再走了吧？”

碧莲赖着姬从易不放，姬从易只好把她把她抱起来，捏着她的鼻子问道：“碧莲，你怎么会来这里？我这里这么干净，都是你收拾的吧？”

碧莲推开姬从易捏着自己鼻子的手，道：“从易哥哥，不要老是捏我的鼻子嘛。爷爷走后，我就每天早上都来这里。刚刚要不是看你回来了，现在我已经去采朝露了。”爷爷就是游琴，碧莲是跟着姬从易叫的。碧莲和姬从易十分亲近，又一直是小女孩模样，叫游琴爷爷让老头子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姬从易似是对她前半句话很感兴趣，眯着眼睛道：“怎么以前我捏你的鼻子你不吭声？”

碧莲突然红着脸说：“爷爷告诉我说碧莲该长大了，老是小孩子样子没人喜欢的。从易哥哥，再过几天，碧莲就能修成三魂七魄俱全，那时碧莲就能永远变成人形啦。”

姬从易哑然失笑道：“碧莲长大了，但在哥哥这里还是那个什么都要人照看的小丫头，你看现在还赖在我身上不下来呢。”

碧莲闻言，挣扎着下地，小脸红扑扑地说：“我去给哥哥冲清露茶去。”姬从易看着碧莲急急逃离的样子，哈哈大笑，浑然忘了问游琴什么时候离开的，忘了问怎么碧莲功力上升得那么快。

清露茶其实不算是茶，并非是用茶叶冲成，乃是碧莲采集千花百草上沾的露珠，溶入荷花的花粉制成，但除了碧莲外，却无别人知晓制法，也算是碧莲与生俱来的本领。

碧莲不让姬从易说话，静静地看着他小口小口地喝完一杯清露茶，方道：“比以前的好喝吧？”转身又要给他再斟一杯。

姬从易阻止道：“碧莲的清露茶自然好喝，但如同牛饮那不是浪费嘛，以后有的是机会。”

碧莲道：“反正还多嘛。”却还是听了姬从易的话，不去倒茶，坐到姬从易身边去了。

姬从易道：“我走的这些时间，碧莲有没有好好练功？”

碧莲小嘴一撇，道：“碧莲要是没有好好练功，怎么会修出三魂六魄？”

姬从易干笑道：“哥哥问错话啦。告诉哥哥，碧莲都是怎么练功的？”

碧莲神秘兮兮道：“先不告诉你。天快亮了，过会儿白麟带我去练功，哥哥也一起过去。”

姬从易看看屋外，天色已经微明，听着鸟声啁啾，心头一阵舒畅，忍不住走到窗外，深深吸了口气。自吸食了玥草散发出的灵气，姬从易一直精神饱满，本无气闷之感，此刻的动作，却是出乎自然。

白麟此时并未化成人形，背着姬从易和碧莲往王母峰行去。它行走极快，不多时便带着二人来到王母峰侧的一处洞穴。姬从易从它身上下来，看那洞口的排布，心中大是惊讶。此洞穴夺天地之造化，洞口处隐有八角，正好排成八卦方位；洞口倾斜、向阳，正好聚集日月光华；虽嫌阳气稍重，但洞中却透出阵阵凉意。

白麟化成人形，道：“你走后不久，有一次我狂性大发，独自跑了出来，却不小心载在这里。这里灵气浓厚，竟让我心境平和下来。清醒后我发现这里灵气四溢，回去后就把碧莲带了过来。”

一路上姬从易感受着白麟身上的法力，发觉比自己离开时强了很多。见碧莲已经入定，道：“这个地方，没别的人知道？”

白麟点头道：“这两个月我一直住在这里，除了夜半把碧莲送回去和天明时把她接过来，一直没有离开过，除了爷爷当初来过一次，就再没别人来过。本来我想让村子里的妖类都到这里修炼的，可是我他们大多徒具人形，却最多只有三魂两魄，难得像碧莲这样三魂已齐又具三魄的。我带婆婆来过这里，她只在洞口待了片刻便承受不住。而且以碧莲的修为，开始时也很吃力，更遑论其他的妖类了。婆婆回去找爷爷来看看，爷爷看完说这里的灵气只有具备三魂三魄以上的妖类才可承受。知道这个，我便没有告诉村中的妖类。”

（注：妖类修行，大多上先修出人形，此时仅具备一魂，而后的修炼，是先修出三魂，再修三魄的。碧莲的父母死前把自己的魂魄都传给了碧莲，使得碧莲凭空具备了三魂三魄。）

姬从易暗自点头，又见白麟精神饱满，不由问道：“你现在有几魂几魄？”

白麟道：“我与村中的妖类不同，你是知道的，我只有灵，没有魂魄。灵强的时候就可以任意变化，弱的时候却只能回复原形。主人和我以及它们都不一样，没有灵，更没有魂魄。主人就是主人。”

姬从易见白麟神色严肃第说“主人主人”，心中疑问白麟怎么会有主人，虽然对他所说的“灵”是什么东西不甚明了，却是皱眉问他主人是谁。白麟恍觉自己失言，顾左右而言他，只说了句：“到时候你就会知道。”

姬从易素知白麟脾性，现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松口的，索性不去管他。看着入定中的碧莲，姬从易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忽然又道：“爷爷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刚才碧莲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也没问她。”

白麟便把近日来的事情给姬从易细说一遍。

零落红尘

卷二·十一 山中异事

卷二·十一 山中异事

作者：末零

原来一个月前村中来了一个外地的妖精，恰巧寄宿在游琴那里。游琴和妖族相处融洽，对那外来的妖族也颇好。只是后来发现那个妖精行动鬼祟，常常打听一些不该打听的事情。且那个妖精来了之后，村中常有鸟兽树木遭屠。游琴便跟踪了那个外来的妖，发现坏事都是它干的。虽然愤怒，却想起近年来大华的不安宁，暗道或许这妖精便是什么势力派来的奸细，于是压下心中怒火，下定决心继续跟踪下去。

十年前婆红儿的事情虽然很快平息，但北门哲对大华的监控却是一刻也不曾停息，对外族更是戒心十足。此次演武大会，北门哲不意祸起萧墙，自是震惊恼怒万分，却不知为何压下了。对近期的事情游琴知道不多，但因着姬从易姬康的关系，想到那个外来的妖族可能祸害到大华，就万分上心了。那妖精在半月前离开，游琴也跟着去了。

白麟看着姬从易，见他听完后神色不见丝毫变化，不禁问道：“从易，你没什么想法？”

姬从易却道：“白麟，你速回村中，召集众人，准备全村撤离，迟则生变。我先把这里布置一下，他们准备好了，就都搬到这里。”

白麟只知这里不是一般妖类可以来的，闻言十分疑惑，道：“可是……”

姬从易不待他说完，道：“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处理。”

白麟不再多言，化成兽形，低吼一声，凭空唤出一朵彤云，驾云往村中去了。姬从易没想到白麟在三个月内修为竟增加到如此地步，目瞪口呆中看着白麟离去，心情却是久久不能平静，仿佛自己熟识的人在这三个月内都有进步，唯独自己停滞不前。

收拾好心情，姬从易便从四周山林中寻找自己所需之物，先是一堆石头，那石头微见毫光，乃是上等铁矿；然后是一堆新鲜泥土；然后是一捆新折的树枝。姬从易看着树枝，喃喃道：“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我这‘独善其身’却伤了你们。”从怀中摸出几枚火丸符，又发起愁来。所需之物中，五行缺水。此地是高山，如何寻得水源？也只好把寻找水源一事放到一边，暂且不去管它，再次勘察洞口，找准五行方位，和洞口的八卦大致对应，空出“水”位，摆了个正反五行阵。这也得归功于皇宫中的大量藏书，姬从易思考如何对付绝魂大阵时学到了一个五行阵，而后独出心裁地创出这个正反五行阵来。

姬从易在王母峰悟道时，已知五行变化一如八卦演变，有无穷奥妙，只是那时还不知晓如何运用这两样东西。此刻摆出的正反五行阵，虽是姬从易一时间的新意，却让原本只是守阵的五行阵攻守兼备起来，更能封住洞中强大无匹的灵气。

里面是个一般的五行阵，按木、火、土、金、水顺序围成一圈。从木、火二位中间向外行走，定下外五行中的土位，此位与内五行的水位、木位成线，亦同火位、土位成线；如此再定出外五行的其他四位。因着内五行的关系，外五行中本应为火位所克的金位，却反过来克制火位了，其他各位的相克关系也是如此。内五行是正五行，外五行是反五行，是以有正反五行阵的说法。

只是此刻水位无水，正反五行阵亦是形同虚设，毫无效用。姬从易也无其他事情可做，想起游琴说的此洞穴只对修为高些的妖类有用，不由想看看对人是否也有用，便在离碧莲不远处坐下。

（注：通常人们说“金木水火土”五行，并不是正确的说法，五行中，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同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所以应该说成“木火土金水”才对，以“木”为头、“水”为左臂、“火”为右臂、“金”为左脚、“土”为右脚，按照上面的生克关系，可以画出一个五边形围着的五角星。此说源自学者李士澂（同澄），我引以为正确。反五行的说法，却是我自己胡诌的^-^。）

不多时，姬从易睁开眼，见自己法力果然无甚增长，方知此洞穴固然灵力充沛却确实只对那些魂魄充足的妖类有用，却又想到若是有人被别人摄去魂魄，放到此处不知能否修炼。想及此处，忽然想去断魂竹来。断魂竹外实中空，竹节中贮有大量水分，每一竹节可取半斤水来。姬从易本待白麟回来后让他去寻水，此际有了办法便待不下去，轻身一跃，跳上树梢，找到断魂竹林的方位，飞奔过去，手刀批下几节枯竹，在断魂竹竹节上刺个孔洞，把水引到枯竹中。

白麟回到村中，找到藤妖婆婆，把姬从易说的告诉她。知道姬从易回来了，藤妖十分高兴，也不管他为何要全村都搬离，马上召集村中还在家的妖精。那些妖精早为游琴的见闻才技所折服，对游琴那位聪明的弟子也是十分尊重，加上姬从易向来讨人喜欢，每每给众妖带来惊喜，虽然离奇，却从未出过坏事。

那些妖类也无甚要收拾的，大多是妖类修出灵识，学着人们找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所在。白麟把奇异洞穴的事情告知大家，不多时便有妖类回家准备。藤妖是知道那洞穴方位的，白麟交待完便即刻赶回。

姬从易已把正反五行阵摆好，白麟身在其中，只觉此刻外溢的灵气比前番平和轻柔，虽然弥散的灵气仍比别处浓厚，却是少多了。姬从易在外五行边上入定，尚未醒来。白麟却慵懒脾气发作，化作兽形，伏卧在姬从易身边。

姬从易知道是白麟，心中纳闷为何白麟仍喜化作兽形，却没开口询问。不多时耳边传来白麟低沉的呼噜声，姬从易实在再无心静坐下去，起身摇醒睡着的白麟。白麟还未醒来，碧莲倒是先醒了。

入定中醒来的碧莲精力十足，见识了阴阳五行阵的妙用，缠着姬从易要学阵法。姬从易存心逗她，只把碧莲气得差点哭出来才答应等她修全了魂魄再教她。尽管如此，碧莲已是十分开心。

被吵醒的白麟眯着眼睛远远瞧着二人嬉闹，大嘴角上竟有些抽搐，想来是心中开心。

难得让碧莲又安稳下来，姬从易才得空问白麟关于村中妖类的状况。正待开口，便听远方传来喧闹声，原来众妖已经到了。此处灵气十足，不用细细体会便能知晓，众妖自是欣喜非常。好在洞口也无甚草木，不然对这些妖类来说要不伤生再建些住处倒是颇有难度。这些妖类都是会些奇特法术的，变出个屋子也不算本事，夜幕降临时，围着正反五行阵就成了一个小村落。

不知是否越是像人，习惯就越和人类相近。碧莲半夜时从入定中醒来，便要白麟带自己回去睡觉，见白麟不肯，方才想起白天的事情来。白麟在洞中铺好席子，让碧莲睡下，自己和姬从易到阵外去。碧莲却非要姬从易陪着自己才肯入睡。实在无法，姬从易直到丑牌十分方才轻松下来。便在睡前，碧莲还让姬从易回村把自己采的清露取来。

难得片刻安宁，姬从易忽然想起昨晚见到的玥草来。此刻万籁俱寂，众妖大多已经睡下，却也不用担心碧莲安危。于是拉着白麟看那玥草去。

算好方位，那玥草离此地竟不过十里之遥，以白麟的脚程，那是眨眼即到。姬从易想来此地，也只是想再看看玥草而已，不料白麟却是两眼放光，口水横流。

姬从易狠狠敲打他的脑袋，斥责道：“你想要舍人为己了？”

白麟摸摸被姬从易敲痛的额头，忽然正色道：“从易，你说这世上总有个亲疏远近来，对不对？”

姬从易不知他为何有此一问，点头同意。白麟又道：“你看村中的那班妖精，修为都是几百年的，却仍旧魂魄不全，你可知这是为何？”

姬从易沉思片刻，实在想不出原因，摇头不语。

白麟长叹道：“他们顾虑太多，便是一颗老草，也是不忍伤害。分不清哪些是要保护的，哪些是可以作践的，更不知道自己选了修炼这条路，本就是伤害身边的灵物。他们可以不用吃食，但如你们人类，却总是要吃饭的。我隐约记得以前像我这样的兽类，对那些无有灵识的草木鸟兽，决不会像他们这样寡断优柔，更是根本就不会为那些折断枝条的树木治伤。你虽然是人类，倒和他们想到一路去了。”

姬从易闻言，心中极不爽利，皱眉道：“如你所言，我若是要求大道，便要不惜牺牲那些生灵了？若我爱惜他们，焉知若干年后他们不能修出灵识？”嘴上这么说，心中却有了一丝迷惘，姬从易明白此消彼长的道理，这些妖类再次修炼，说不损害这里的鸟兽树木绝无可能。

白麟冷声道：“也不是这样。试想并非所有活物都能活到有灵识那一天。鸟兽可以行走，倒还好说，草木确实天生一处，若不是生在风水旺盛之地，不待吸足天地元气便要枯死。又如这玥草，别看它灵气充沛，寿命万年，却总要在玥果成熟那一刻立即枯萎，而玥果承受天地恩宠太多，却失了修炼的本事。”

姬从易心头狂震，白麟口中所言，姬从易从来都不曾想过。倒也不是想不到，只是在这知芒山中，实在不愿去想这些大煞风景的东西。听到玥草之事，心中还为它感到惋惜，不免又生感

慨：在乾京才和两位爷爷说过得失之道，到了山中，却忘了个干净。或许真的只有历红尘劫，方可证得大道吧。

姬从易道：“爷爷常说行善道，你说的东西，我实在不知该说什么。”

白麟道：“你们常说善、怨、安和，爷爷毕竟年岁长久，在人世时间比你常，体味也深。你却仍未分清道也有大小。以蝼蚁之死换一善人活命，你怎么选？”

姬从易颓然道：“虽然不愿蝼蚁丧命，却是别无选择。”

白麟笑道：“若是碧莲吃了这枚玥果，恐怕修为就远比你高了。这株玥草就快结果，却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就呈现败象。大概玥果一成，草茎便要枯萎了。”

姬从易心中戈登一跳，暗道莫非是因为我昨晚在此打坐？却听白麟问道：“你怎知晓此处有玥草的？我在知芒山这么久，却从未发现。”

姬从易把昨夜事情告诉白麟。白麟叹道：“天意！昨夜本该是玥果成形，外放的异香却都让你吸食了，不得已玥草要催发生命了。”姬从易听了心中又是万分抱歉，却也于事无补。

姬从易心头沉重。一来白麟变化太大，早已不是自己所熟知的那头憨厚的神兽；二来白麟的话让自己心旌动荡，刺激很大，一时却无法接受。也不想再待下去，只想找个地方好好平复一下心境。

白麟笑道：“红尘劫是必须经历的。碧莲修成三魂七魄，也该入世修行了。不然留在山上，恐怕道行就要停滞不前了。你若是不放心，不如把她带在身边，多加照看，虽然不如自己历练的好，却安全不少。”

姬从易闷声不吭，回村取了清露便回到洞穴外边，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思量着白麟的话，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

零落红尘
卷二·十二 彩虹

卷二·十二 彩虹

作者：末零

恍恍惚惚，姬从易仿佛置身广袤的草原。眼前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十年来一直在自己梦中出现的女子，依旧蒙着面纱，只是这一次却露出双眼来。细长的睫毛下，一双漆黑的眸子透着深邃的智慧，万分的柔和。

姬从易看着那双眼睛，仿佛找到依靠，心神放松，渐渐迷失其中。良久方才醒过神来，激动地说：“很久不久你，你还好吗？”口舌也变得笨拙起来。

那女子却不说话，目光却变得温柔起来。走到姬从易身边，拉他坐下。姬从易看着她的眼神，不由再次融化其中。

二人坐下后，四周景色一边，广袤草原变成漫野花海，空中花雨飘落，沾上两人头发。

那女子一直不曾对姬从易说话，姬从易虽不明原因，却也不问，生怕唐突了佳人。见姬从易一

直呆呆看着自己，那女子眼中露出疑惑之色，仿佛在问：“你有事要和我说么？”

姬从易醒悟过来，把白麟和自己说的话重复一遍。说完之后心头一片轻松，仿佛眼前的女子已经为自己解了疑惑。

那女子沉思片刻，忽然折下手边的一朵小白花，贴上额头。姬从易忽然头晕目眩起来。仅一朵小花而已，竟然面前的女子高不可攀起来，霎时觉得自己这么坐在她身边，已经污染了她的圣洁。

那女子似是看透姬从易心中所想，展颜一笑，伸出皓腕，抓住姬从易微微发凉的手。

姬从易激动万分，虽然心潮澎湃，却放下心来。愣愣盯着那女子额头的白花，心中想着她为何那么做。那女子也不解释，任由他反手握紧自己的手。姬从易忽然觉得自己和她变得亲密无间起来，心中涌出一股冲动，想要把她揽入怀中。

那女子见了姬从易的表情，眼角微动，似乎是在轻笑。霎那间又让姬从易不辨南北。

也不知过了多久，姬从易终于松开手，却随手摘下一朵有着七色花瓣的异花，换掉女子额前的白花，笑了起来。忽又十分迷惘，暗想为何自己摘花时心头竟会一片平静？

“十年前，你就送我一件衣袍。我一直穿在身上。只是都十年了，你都不曾开口，真想听听你的声音。”

那女子眯起双眼，玉指在姬从易手心画出四个字形：“我叫彩虹。”

姬从易狂喜道：“你叫彩虹，你让我叫你彩虹？”见女子点头，又叫了声：“彩虹！”

彩虹站起身来。姬从易颤声道：“你又要走了？”

彩虹点点头，松开卧着姬从易的玉手，转过身去。

姬从易喃喃道：“每次你都是匆匆来，匆匆去，却不知何时才能与你相聚。”

彩虹回头朝姬从易一笑。姬从易虽看不到她的笑容，却从她眼角看出她的开心，心中的郁闷霎时抛到九霄云外。

姬从易还要说话，耳边传来碧莲的声音：“从易哥哥，你快起来，爷爷受伤了。从易哥哥……”

姬从易一惊，立刻清醒过来，挥去心头的失落，急急问道：“碧莲，爷爷怎么了？”

碧莲哽咽道：“爷爷从刚外面回来，浑身是血，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昏了过去。”

见姬从易的着急模样，藤妖道：“从易你也不用担心，先生只是暂时耗尽道行，我们已经为他保住真元，只须寻个好地方，不用几年便可恢复。”

姬从易知道藤妖是在安慰自己，却也冷静下来，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是在屋中了。四周有不少妖族守着，却唯独不见白麟。

道行耗尽，对修道者而言无异是灭顶之灾。修道者大多年岁不小，没了道行便与常人无异，若不能及时补充法力，便是蒙童也能置之于死地。但要寻个好地方却有谈何容易，若是宝地易求，那天下岂非仙人漫天飞？

问明游琴所在，姬从易急急赶过去。碧莲跟在他身后，不时发出轻泣声。

游琴尚未醒来，却是容颜枯槁，仿佛行将就木。姬从易见他惨淡模样，心头一酸，强忍泪滴不让落下。碧莲却是扑进姬从易怀中，低声哭泣起来。

姬从易蹲到游琴身边，手掌抚上他心口，催动内力，体内真气源源不断往游琴身上传去。不多时游琴面色转红，人也醒了过来。见到姬从易，想要开口说话，姬从易有所感应，睁眼摇头阻止，又专心为他渡气。待体内真气所剩无多，又催动法力。法力不似真气那般灵活，很难附着到别人身上，姬从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在游琴身上留下少许法力。自己累得满头大汗，游琴却又睡了过去。

碧莲见状，忙扶他起来，转身倒了一杯清露茶。姬从易一口喝下，也无暇品味。待压下心头浮动的气血方道：“白麟去什么地方了？”

闻听姬从易说话，藤妖从门外走进，道：“自那夜和你出去，就一直没有回来。”

姬从易疑惑道：“那天？”

碧莲道：“你都睡了三天啦。”

姬从易闻言，沉默起来。碧莲见状，小心问道：“哥哥，你怎么了？碧莲惹你生气了？”

见碧莲担心的模样，姬从易微笑道：“碧莲那么乖，哥哥怎会生气呢。哥哥累了。”

碧莲低头道：“碧莲不乖，帮不了哥哥。”

姬从易忍不住俯身刮刮她的鼻子，爱怜道：“那你好好修炼，就能帮我啦。”

碧莲忽然兴奋起来，风也似地跑出去，远远传来她的声音：“我要练功去了。”

藤妖看着她的背影，笑道：“自她爹娘去了，我还没见这丫头有现在这样活泼过。”

姬从易道：“婆婆，爷爷现在状况稍微好些，就交给你照料，我要寻个地方，静一静心。”心中却想起白麟的话来：“从易，你说这世上总有个亲疏远近来，对不对？”又是一番感慨。

藤妖知他内力、法力损耗甚巨，需要及时疗养，满口应了下来。

姬从易想来想去，不觉间又走到玥草的所在，心中又是一阵迷惘。这几日来他连受刺激，就连彩虹也有些不同了，丝毫不得空闲去思考白麟的话，心中却是默认下来。只是十几年的执念，又岂是一时间就能扭转的。

惊觉原该浓烈的香气此时竟是似有似无，这才发现玥草四周让人布上正反五行阵。正纳罕间却见白麟坐在外五行的火位，再看内五行，火位却是空着。姬从易从怀中取出几粒火丸符，补上内外五行的火位，换下白麟，自己却在玥草边上坐了下来。

五行阵封住灵气，阵中的异香更加浓烈。姬从易精神一振，放开六识，很快就灵台空明，进入先天之境，一切外物都与他无干。

姬从易此刻心中挂碍游琴的伤势，兼又觉得自己此时的作为有盗取之嫌，体力稍复便已醒来。忽然想起若是让游琴来此疗养，恐怕不多时便可功力全复。心中对白麟的“亲疏远近”的论调又增几分赞同。想到此处拉着白麟便往回跑。

白麟负着游琴，体他身子虚弱，不敢快走。游琴来到玥草处，只知此地奇异，灵气稠密是修道

者的宝地，一时兴奋竟没看出玥草的形貌来。游琴在玥草处一连半月，姬从易一直在旁照看，只有一天因为碧莲最后的一魄即将形成才换作白麟看护。待游琴从入定中醒来，那玥草早已消失不见。原来那玥草因着外界灵气始终不足，玥果一直无法形成，只好留下巨大的灵力困于阵中，自身却飞化了。

那一日天刚亮，白麟便让姬从易回碧莲所在的洞穴，告知他碧莲行将功成。前些日子碧莲嘱咐姬从易一定要在自己功成之日守在左右的，此时又让白麟前来催促。姬从易知游琴再无凶险，但还是让白麟接替自己才放心回洞穴去。

碧莲已然启动大法，洞穴外却是无一丝异状。姬从易才进洞穴，便觉里面灵气如脱缰野马无法驾驭，横冲直撞狂虐无比，仿佛要把静坐中的碧莲生生撕裂。碧莲却稳坐不动，三魂六魄尽皆出窍，盘旋于头顶，九个光球交相辉映，把靠近的灵气尽数吸收，而后传于一点，正是碧莲眉心处。

虚空中的灵气流转愈发汹涌，姬从易要背贴洞壁方才站得安稳。碧莲虽然处身惊涛骇浪中，却不受丝毫影响。形貌已经发生变化，如同一个孩童在一日之内长大般。眉心的亮点渐渐成团状，对周围的灵气吸力也愈发增强，饶是姬从易离她四五尺远也可清晰感受到。

姬从易只觉灵气纷纷涌入那新成的光团，洞中的气息也渐渐平复起来。碧莲的肉身透明，却早已不是小女儿模样，面孔模糊，看不清楚相貌。光团渐渐凝聚，终于结成一个光球，飞离碧莲的眉心，和早先的九个光球混到一起，不分新旧。

姬从易正自惊奇，十个光球却突然碰到一起，放出耀眼的光芒。姬从易闭上眼睛，感觉眼前不再刺眼，才睁开双目，此时十个光球已经各自散开，围成一圈，呈现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九色，还有一个，竟是若有若无如透明的水滴。圈中一朵异彩流连的莲花正慢慢没入碧莲头中。

那朵莲花乃是碧莲的元神真身，一般的妖精想要修炼出来，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多少道行，此山洞却是应运而出，让碧莲凭空捡了个大便宜。只是冥冥中自有主宰，碧莲的际遇也可说是命中注定。只是这个主宰任谁也无法知晓，虽然无数相士、命理家绞尽脑汁想要探出个究竟，也只是见到一些浅显简短的征兆而已。

碧莲的容貌也随着莲花的完全没入而清晰起来。犹如出水芙蓉，清丽脱俗的容颜让姬从易震撼不已。

碧莲睁开秀眸，一眼看见姬从易，开心笑道：“我就知道从易哥哥一定会守在我身边的！”说话间如同以前那样扑入姬从易怀中，却让姬从易一踉跄险些跌倒。

看着姬从易窘迫的模样，依在姬从易身上的碧莲奇道：“哥哥，你怎么了？”

姬从易感受着初成人身的碧莲身上传来的热力，俊美的脸上霎时红艳如血，讷讷地转过脸，不让碧莲看到自己的尴尬，道：“你快找件衣服穿上。”原来碧莲身形变化极大，身上原本穿着的衣服早在刚才碎成飞灰了。此刻万事明了，姬从易才发现这一让自己脸红心跳的状况来。

碧莲惊叫一声，赶紧用手遮住重要部位，颤着声音道：“这里没有衣服，怎么办？”

姬从易转过身，往山洞外走去，道：“我去给你找一件……”还未说完，又觉身后一热，碧莲又贴到自己身上。姬从易喘着粗气道：“碧莲，快放开……”

碧莲嘻嘻一笑，道：“碧莲就让哥哥看了，也是无妨。哥，你回过头来。”见姬从易执意不肯，碧莲挪到他深浅，扒开他紧闭的双目，让他看着自己。

姬从易红脸看着碧莲，才发现她已经披上一件不知从何而来的衣物，虽然只是薄薄一层，还是

让姬从易平静不少。看着碧莲巧笑倩兮的面孔，姬从易低声道：“真是个小妖精。”

不料碧莲却道：“从易哥哥，你说错了，碧莲现在是大妖精啦。”

零落红尘

卷三·一 王母峰兵变

卷三·一 王母峰兵变

作者：末零

游琴见不识正反五行阵的，在阵中横冲直撞，吃了不少苦头，仍未理出头绪来。姬从易此时正与白麟、碧莲说些修行的计划，察觉阵中有异，立即进阵察看，正好看到游琴灰头土脸满面沮丧懊恼地坐在地上。

游琴见了姬从易，苦笑道：“你这小子，弄出这个是什么东西，竟然如此厉害！”

姬从易笑着扶起游琴，道：“爷爷满面春风神采奕奕，想来功力不仅尽复，还有不少精进哪。”

游琴白了他一眼道：“你看我像满面春风神采奕奕的样子？几个月不见，你油腔滑调的东西倒是学了不少！快把这个鬼东西的妙处说给我听！”

姬从易嬉笑道：“说到油腔滑调，从易还要跟爷爷好好学学哪。”当下带着游琴走出五行阵。出了阵来，游琴见到碧莲，又是一番絮絮赞叹，直把碧莲说得俏脸红艳如血才算罢休。

姬从易把自己进京后，如何在演武大会上出头，如何遭到邪妖的暗算，如何在皇宫精研阵法，如何成了闲平王以及和张时、王伦的交往细细给游琴说了一遍。游琴听罢，扼腕不已道：“早知张时、王伦是高人，却因为我实在厌恶皇宫那地方，错过不少相见的机会。”

姬从易道：“来日方长，爷爷要是相见张、王两位爷爷，从易安排一下就是。”

游琴喜道：“我倒忘了你现在是皇帝义子、国辅独子、演武大会魁元、钦封‘代朕巡天’的闲平王！”

姬从易白了他一眼道：“你一口气说那么多头衔，不累么？”

游琴闻言，伸伸懒腰道：“经你一说，还真有些累了，到底还是人的身子，不像这些妖类。白麟哪，爷爷累了，背我回去睡觉。”

白麟瞪了他一眼，望望姬从易，只好无奈地化回兽形。游琴上了白麟的背，又是一番感叹道：“比以前可稳当多了。”

白麟虽是兽形，却是仍可听懂人言，见游琴竟然打蛇随棍上，四腿撒欢，直把游琴颠得一魂出窍二魂升天。游琴想拉上碧莲与自己同坐，碧莲却称和从易哥哥一起走路才舒心。

本来姬从易有意让碧莲留下来，那里灵气浓厚，修炼起来自是事半功倍。碧莲却说什么也不肯。想起这些天来碧莲一直和自己腻在一起，也不知是何缘故。又想起碧莲“长大”时的情景，姬从易不由又是脸红耳热。

游琴回到新建的家中，倒是真的睡了过去。睡着前还感慨一句：“打坐修行到底不是睡觉可比

的。”他这一睡，知道日落西山华灯初上方才起来。睁眼第一句，似乎是呼应前文，道：“看来我这肉身还要不少年才能炼化。”

姬从易早已备好饭菜，见游琴醒来，便喊他过来吃饭。

席间，姬从易几次欲言又止，游琴看在眼里，不待他发问，道：“你想问什么事情？”

姬从易道：“白麟好像变化不少，这次回来，他已经可以说出不少大道理，有些还是我犯了错误的。我走的这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游琴道：“他是上古神兽，一旦觉醒，懂得事情自然比人多。你觉得奇怪也在清理之中。”

姬从易虽知白麟是上古神兽，却对“觉醒”二字十分不解，不由开口项询。

游琴道：“你走后月余，他就醒来了，那次他发狂，没人制服得了他，只好任由他四处乱窜，后来恰巧掉进那个八卦洞中，那里灵气稠密，压下了他的狂性。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我就不多说了。至于白麟为何会在此时苏醒，你别问我，问了也是不知道。这等上古神兽，身上的事情往往出人意表，不好揣度。唔，你怎么不吃？”

姬从易正在暗想：“那八卦洞是否就是碧莲成人的那处洞穴？”闻言惊醒，挠头笑道：“碧莲说要做什么莲花酥饼给我吃，这时吃了，过会儿就吃不下了。”

游琴眯着眼睛盯着姬从易，十分玩味地笑笑，不提这厢，道：“你那青岚剑带着没有？”

姬从易回到自己房间取出青岚剑，递给游琴道：“这就是了。当初皇上把他赐给我时，我只知道它是把好剑，却不知有何妙用。”

游琴把青岚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道：“确实是把好剑，至于妙用，暂时你还掌控不了，不说也罢。只是这把剑还远没有达到通灵的境界，想来它的各代主人都是草包。从易，从你白天说的看，你对青岚剑很是依仗哪？”

姬从易道：“我会的道法不多，大多是些小玩意儿，不足以防身。武艺方面，用青岚剑十分顺手，就多用了些。此次回山，原也是想多学些道法，却遇上了这许多事情。爷爷，我还不知道是谁把你伤成那样，连元神都差点消散了？”

游琴脸色微变，道：“等碧莲放你回来再说吧。时候不早，我再打会坐。你回来我会晓得。”

姬从易“哦”了一声，起身出去了。姬从易甫一出门，游琴口中喃喃道：“今晚之后，不知大华会有多少杀伐。姬康啊姬康，游琴对不住你了。从易这孩子善良天真，我也不愿他深陷红尘。只是这都是命数，命数啊。”

姬从易吃罢碧莲做的莲花酥饼，好说歹说把她劝到玥草那里修炼，临行还让白麟跟着去。姬从易想想白麟也没有别的事情好做，跟碧莲去倒也不错，至少可以护着碧莲吧。也不知为何，自从游琴受伤，姬从易一直心绪不宁，总觉得有事要发生，对身边人的关注也就多了些。白麟自然不知姬从易心思，笑骂他重色轻友。

回到家中，游琴刚好醒来，招呼姬从易到身前坐下，道：“从易，你可真的想好要经历红尘劫？”

姬从易一愣，问道：“爷爷问这个做甚？莫非你不赞同？”

游琴道：“那倒不是。只是红尘多劫难，你去经历红尘劫，或许会有很多伤心事发生，你还是要做好准备才是。”

姬从易道：“这我明白。爷爷，你跟踪的那个外来的妖精是什么来头？背后是不是有很大的势力？”

游琴道：“我慢慢跟你说吧。我走之前的事情想必白麟他们也没瞒着你，就从我离开后说起。现在王母峰下面围满官兵，你是知道的。那些官兵无外乎是想守住白麟，好向上头请赏。按说大华的军队中都是人类，极少数的是我这样修道的，妖类几乎没有。一般修道的因为妖王和北门哲交好的缘故，对妖类不是那么敌视，却也不相处。那个妖精却是一直走进军营，而且是进了中军主帐。”

姬从易接口道：“那些驻军想找到祥瑞，派些人手出来搜索也不无可能。”

游琴瞪眼道：“你这是拿闲平王的身分说话呢？我使了个隐身术，也跟了进去。不料离那中军帐两丈远的地方就闻到了些邪异的妖气。我察觉有异，却有不想就这么放过一次机会，就铤而走险贴到大帐的牛皮上探听。就听那个妖精把在山上见到的探查到的都告诉帐里的人。我虽然不知道帐中的是谁，但总归地位不低，却没想到那人竟然会是韩家的长子，去年的演武大会状元韩往青！”

见姬从易无甚反应，游琴又道：“王母峰本该是圣京路、西京路和北京路三家共管，但大华的历代皇帝都把王母峰当成自家的假山，于是责任就全都落在了圣京路的头上。圣京路的二十五万官兵虽然远比禁军的一百二十万少，但北门家的人绝对不会让圣京路掌控在别人手上。但也是因为如此，为了便于监视，哪些皇帝不放心的人，外放为将时大多实在圣京路军衙任个闲差。韩家的事情大概你也知道一些，虽然韩往青是去年演武大会的状元，北门哲不会让他在圣京路军衙担任要职。可是听他和妖精的对话，分明他已经掌控了那支包围王母峰的部队。我听到那个妖精称韩往青为副统领，又听韩往青问了一句：‘那个废物现在怎么样了？’那妖精答道：‘只需再过两三天，他便与真的疯子无异，到时统领一职自然就落到你的头上。我们联络各地管事，登高一呼，还愁大事不成？’我不知其意，正要细细听下去，忽然背后一冷，回头一看，才知道身边竟在不知不觉间围满了人。那些人看上去满脸妖气，却又分明不是妖精。也不知他们摆了个什么阵，竟然让我逃不出来！……”

游琴长叹一声，道：“我终究是逃了出来，用的是我师门的禁学。这门禁学并无名称，却是损伤元神以求活命的法门。你见到我时我元神受损，倒不是他们弄的。”

姬从易眉头紧皱，道：“如你所言，封锁王母峰一事的主事该是那两人口中的‘废物’统领。只是他让韩往青给暗算了。也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你刚刚说什么？还有各地管事？”

游琴道：“去年回京时，我见过韩往青一次，那时只觉得他满脸阴鸷，却还没有现在这样邪气。那妖精口中的大事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总归不是好事吧。”

姬从易道：“皇上让我来王母峰调查祥瑞的事情，说来我才是这主事。看来我也该去军营看看。那韩往青也不该生出作乱之心才是，他韩家家大业大，他一作乱，把韩家置于百死无生的境地？”

游琴叹道：“从易，你生性柔弱，虽然京中遇伏的事情让你有所警觉，但是现在人心不古，一时间你还是无法全然摸透。你读过的《道易》，不是说过‘男子刚相，柔必炼之’？莫去信那什么百炼金刚化作绕指柔，这句话本该让你自己去体悟的，但现在告诉你罢。男子若是过于柔弱，就一定要去磨练他，使他刚强起来。下面那句，你顺着这个路子，就该明白了。”

见姬从易一副恍然的申请，却殊无了悟的样子，游琴又要开口，却听姬从易道：“《易》上也说‘用六，利永贞’，只须把握好刚性即可，未必便要要求男子都是至刚至阳。”

游琴一呆，姬从易之言也颇有道理，自己也是从来不去要求别人如何如何，修行的法门也奉行“阴柔隐讳”，若非怕姬从易在红尘中多受磨难，游琴也不会说出“柔必炼之”这样和自己修

行法门对立的话来。

游琴叹道：“如果说韩家早有异心，不知你有何体会？”

姬从易道：“若是他们早已异心，韩往青倒是却有作乱的可能，只是我和他妹妹韩岚玉有过接触，那个女子却不像那种有心机的人。”

游琴道：“这里面有些事情，你们小孩子还是不大明白。说起来也算是上代的秘事，又事关朝廷，知道的人确实不多。韩露是韩往青的姑姑，却是韩岚玉的亲娘。现在她能掌管众香国，也是当初韩家一手布置的。”

姬从易惊呼道：“韩露会是韩岚玉的亲娘？她们都是姓韩啊！”

游琴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家三口都姓韩也不无可能，而且狠心父亲不要亲儿的，也大有人在，那些婴孩只好随了母姓。”

姬从易道：“这我晓得，只是忽然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些转不过弯来。我原来还奇怪怎么她们姑侄俩会那么像呢，原来是这样。不对，韩露若是韩家的一招棋，皇上怎么还会让她掌管众香国？”

游琴道：“本来也不会，奈何北门哲看上了人家小姑娘，一道圣旨下去，谁也拦不住！倒是早就了一个妓女中的节妇。”

姬从易心中一阵黯然，良久方道：“这样的世界，女子总要吃亏些。奈何却是谁也改变不了。”

游琴笑道：“你刚才还说什么要把握刚性，现在倒感慨起女子的不平来了。”

姬从易道：“那不同，我说的把握刚性，是指阴阳相反相成，只须以阳为主，可没有说要让阳以阴为工具、手段。又扯上这些，还是先说说韩家的事情。”

游琴道：“北门哲下旨护着众香国，弄得举国皆知，那些常去众香国的自然不敢动韩露。只是北门哲的那些兄弟长辈却极为反对。你可知当你众香国里最红的姐儿是谁么？”

姬从易白了他一眼，道：“我怎晓得？”

游琴干笑一声，道：“哪女子叫书阳柔。这下你该明白了吧？书阳世家和韩家世代相争，却是谁也碰不得谁。说起来还是韩家厉害些，书阳家能名列大华七大世家，北门家的功劳绝对居首。但书阳柔却是书阳家上代精英中的精英，有她坐镇众香国，北门家的那些古董就放心多了。”

姬从易对这些上代的事情知之甚少，听游琴娓娓道来，倒也津津有味。

游琴道：“后来，这些都是多余的举措了。韩家还让众香国坑了不少次。若非大内高手日夜护着韩露，韩露早不知要死多少次。她虽然是内韩家的女儿，却是外韩家养大的。呃，韩家的内外族之分，你知道吧？”

姬从易点点头。大华第六世家的韩家，其实主要说的是内韩家。只是无人知晓韩家从何时有了内外族的区分。内韩家做的事情和书阳家的大致相同，却不像书阳家那样为朝廷做事。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知道他们出卖的消息买家是谁。这也是北门朝廷虽然知道韩家通敌却无法拿韩家治罪的主因。外韩家的人大多富裕，却一直没有凝聚力，往往各自为政。

游琴道：“韩往青是内韩家的，也不知内韩家出了什么变故，近年来有些蠢蠢欲动了。”

姬从易忽道：“爷爷，有些不妙。我知道书阳家的当代传人书阳画是和韩往青一处任职的。莫非那个被暗算的统领就是书阳画？”

游琴一惊，道：“书阳画？他倒是个不错的哥儿。若他真的被韩往青施了什么妖法，北门家损失可就大了。”

姬从易道：“我得即刻回京，向皇上禀明此事，爷爷，这里就交给你照应了。、山妖淳朴，和人争斗起来，肯定会吃亏。碧莲刚修得大成，修行若不强化，也不是好事。”

游琴道：“你不和碧莲他们打个招呼？你回京后最好不要把我的话尽数告诉北门哲。他这皇帝做得颇为不易，多灾多劫，但京中有你爹、王伦、张时等人，也算是他的福气了。呃，你只消说王母峰下军队有变，我看他也该知晓意思。”

零落红尘
卷三·二 幽冥五鬼

卷三·二 幽冥五鬼

作者：末零

姬从易看着白麟角上挂着的包裹，苦笑道：“碧莲这丫头，非要我多留一天，原来是让那些小妖去给我找这些东西。不知又糟蹋了多少草木。”

白麟听他之言，放慢速度，嗡嗡地回应一句。此刻他是兽形，姬从易听不懂他的意思，心道：“总归是抱怨吧。”

忽然见白麟脚下彤云变厚，自己也从白麟背上滑了下来。阵阵霞光裹住白麟身子，不多时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少年出现在面前，道：“你若是嫌坐我背上不舒服，就自己站着。碧莲给你找了这些天材地宝，也是为了你好。整天只用几颗火丸符，若是遇上远比你强大但人，你如何应付？”

姬从易站在彤云上，只觉得脚底踏实，不由道：“白麟，你慢点飞。让我好好看看地上的境况。”

白麟咕哝道：“顾左右而言他。等你学会了腾云驾雾，还怕没机会么，现在天还没亮，有什么好看的？”彤云漂浮的速度却还是慢了下来。

远远看见京城，白麟道：“从易，我就送到这里，你在京中也要勤加修炼，这些天财地宝，知芒山上到处都是，也算不得珍贵，却是你炼制各种符丸的上佳材质。说话间已在离地面两三丈的地方停了下来。

姬从易结果白麟递过来的包裹，见彤云不再下落，问道：“你莫不是想要我跳下去？”

白麟不理他，兀自撤了彤云，自己往回飞奔而去，留下一阵长笑：“两丈高也摔不死你！”姬从易仓促间险些摔倒，若非反应及时，一定又弄得灰头土脸。暗骂一声白麟没良心，却听到耳边传来脚步声。

空气中渐渐弥漫死气，五个年轻人把姬从易围在中间。为首的一个道：“你是何人，深更半夜怎会出现在这里？”

姬从易见这五人眉心隐隐有些死气，想起周围弥漫的死气，暗觉不妙。此刻正是深秋时节，这五人却是只有一件单衣，仿佛对外界温度毫无反应般，却偏偏看不出高深来。待听到那人问话，心中更是奇怪，当下道：“我从天上来。”

另一人道：“胡说，你从天上来，莫不是笑话我们是从地底来的？”

为首那个斥责道：“三弟，不得鲁莽！”

那三弟惊觉自己说错话，赶紧闭口不言。姬从易却把异状记在心中，笑道：“难不成你们竟是地狱来的五鬼？”

那三弟赶紧否认，却让姬从易更加笃信他们就是地狱五鬼。为首那个见三弟越描越黑，心中虽气，却也拿他无法。只是事已至此，也没有掩藏身份的的必要，冷哼道：“既然你已经知道我们兄弟的身份，便容不得你离开此地！”

姬从易苦叹道：“今年我还真是有不少刀兵之灾呀，多上你们这一遭倒也无妨。只是不知道我犯了你们什么忌讳，非要留下我的小命来？”

拿三弟见不用掩藏身份，又大声道：“你知道我们兄弟的身份，这就是忌讳！”

为首的道：“不和他罗嗦，时间不多，赶紧把他处理了。等你成了我们的同类，就都告诉你也是无妨。”剩下四人——四鬼闻听此言，立刻占好方位，和那为首的结成阵势。姬从易看在眼里，竟是五行阵的架势。

姬从易处身阵中，心下暗暗吃惊，青岚剑已然握在手中。见五鬼面露讥诮之色，姬从易虽然不解，长剑已然出手。内力催动下，青岚剑光芒暴涨，刹那间五鬼都被刺中。姬从易不愿与人结怨，伤了五鬼也是万分无奈下的办法，是以他并没有刺中五鬼的要害。说起来他业也不知五鬼的要害在什么地方，只是五鬼此刻都是人行，姬从易心中便把他们当成人看了。

只是五鬼似乎对姬从易的剑视而不见，中剑后面无表情，依旧如前番慢慢朝姬从易逼近。姬从易此刻方才想起鬼毕竟和人不同，只是心中的骇然却不是可以轻易描述出来的。

为首的那个鬼道：们五鬼搬运阵岂是你们凡人可以轻易破得了的？死在五鬼搬运阵下也算是你的福气，纳命来！”

“凡人？”姬从易心中一动。虽然形势吃紧，姬从易心思却灵活，想起自己一直是武人打扮，丝毫没有修道法带来的气息，那五鬼一定是把自己当成了普通的武士。想及此处，姬从易瞅准一个空隙，身手入怀，摸出一把火丸符，满天开花，撒了出去。火丸符虽然蕴含道力不大，终归还是道门之物。幽冥界的鬼众对道门之物天生相克，姬从易的火丸符又是属于刚阳的符咒，对一般道行不高的鬼众威力颇大。一把火丸符撒完，五鬼围成的圈子霎时大了不少，姬从易也得空喘粗气。

这五鬼的道行其实也不低，怎奈他们认定姬从易乃是凡人，猝不及防下姬从易的火丸符才能一击得手。待看到姬从易只是用符咒，却不用道法时，五鬼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底气渐足，散开的圈子再次围紧。

姬从易也从五鬼表现，大致看出五鬼搬运阵的破绽。若是组阵的五鬼道行不高，道力高一些的修行者都可以轻易破了阵势。眼前五鬼道行虽然不低，却是遇上自己。以前或许因着自己不修道法，空仗着道力高深却破不了阵，此刻却早已不同以往，京中两次遇伏，加上游琴的险些丧生，姬从易已然明白该修习些什么东西。在知芒山的这一月不到，虽日不常，但对姬从易，学一些有用的道法却是足够了。

正待再次出奇不意施个法术，忽闻远处几声鸡啼，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原本十分明亮的月

光也似乎暗淡下去。

那五鬼想来在幽冥地位低微，还不足以抗拒烈日阳光，闻得鸡啼，个个心中着急。怎奈对方此刻有实力和自己等人相持相抗，短时间内想要取了眼前少年的性命，显然不大可能。

五鬼中为首的那个道：“你实力不错，竟然可以和我等相抗这许久。若你不把今夜所见所闻传出去，我等就放你一条生路。”

姬从易也不想让这五鬼看出自己深浅来，听了那鬼的话，道：“你，听我说几句话。”

五鬼渐渐放慢攻势。姬从易缓下劲来，道：“我本就不知道你们会是幽冥五鬼。若非你那位三弟口快，此刻我还是不知晓，更不会毫无来由和你们斗了个你死我活，又怎会把你们的事情说出去。”

那鬼瞪了他那三弟一眼。那三弟也知道自己鲁莽坏事，低头不去看他。那鬼叹道：“我看你眉中正气盎然，说话一定算话。先前是事关紧急，我们容不得出了半点差错。这才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只是还望你对今夜之事只作未见，也免得我们两败俱伤。”

姬从易道：“也是你们心中有鬼，但我说过的话依旧作数，你们做你们的事情我的路，只要你们的所作所为和我没有太大干系，我就当不曾见过你们就是。天色将明，你们还是早些离开吧。”

五鬼不意姬从易竟会这么说话，心中隐隐有些感动之意。为首的那个却依旧道：“多谢你关心。只是这事对我等来说实在容不得有半点差错，还望你把真实名姓相告。”

姬从易哼道：“你这么问，是不是准备趁我不备，再把我拿到阴间去？罢了罢了，告诉你们也是无妨，你们只需知晓我是皇宫中来的也就是了。嘿，我虽然知道你们是五鬼，却不知道你们是哪一级别的，我告诉你们这些也算扯平了。”

天色就要大亮，五鬼对视一眼，均“皇宫中的事情不归我们管，对里面的人物我们也知之不详，但看他神态表情，也不像有假。”天色渐渐大亮，不容五鬼再想下去，虽然心中依旧惴惴，却已经无法挽回，齐唤一声“散”，眨眼间五鬼消失无踪。

姬从易拾起掉落地上的包裹，喘着粗气，自言自语道：“还真是晦气，这些天遇到的不是邪妖，便是小鬼，怎就不让我遇到些好人？”说到好人，姬从易忽然想起那个奇怪的梦境来，想着那叫彩虹的女子，姬从易嘴角露出意思不易察觉的微笑。

收拾好心情，姬从易理了理此时已凌乱不堪的衣衫，往京城疾奔而去。

经此一役，姬从易越发觉得自己能力有所不足，暗下决心处理好京中的事情后，定要找个合适的去处，好好修炼。那些天材地宝也不错，以前炼制的火丸符用的符媒都是材质不佳的，却已经效用显然。若是用这些宝贝来做符媒，再炼制些水、土、金、木的符来，效用一定不差。

主意打定，脚下轻松不少，抬头一看，城门已然再目。此刻天光大亮艳阳初升，路上行人渐多，姬从易只好放慢脚步，一步一步走起路来。光天化日之下，隐身术也不好使，姬从易又是一阵懊恼自己道行不足。

把包裹和青岚剑放回家中，喝了碗展霞云煮的粥，姬从易径自去御书房找北门哲。此刻早朝刚刚结束，北门哲还没有回到御书房。趁他不在，姬从易踱步想好措辞。皇帝回来后，见到姬从易十分开心，待听他讲完自己见闻，脸色早已凝重起来。

北门哲击掌道：“你说要经历红尘劫难？我原以为你会和你爹一样，求的是成仁成圣，却没想到你的志向远比你爹高啊。不过，就是修道也未必要经历红尘劫，你修的是什么道？”

姬从易道：“父皇，这个不太好说。可大可小，大的说便是要天下得道，往小处说，便是一人得道。具体会是如何，儿臣也说不清楚。只是不知道父皇打算怎么处理韩家的事情？这才是当务之急。”

北门哲站起身来，踱着步子道：“我们对韩家一直深怀戒心，近年来他们动静不小，虽然动向不明，但书阳还是看出端倪来了，我也做好了准备。昨天张太傅求了一卦，言称两年内京中绝无灾祸。两年时间，也够我培养一个像样的太子了。只是可惜了书阳画这孩子。”

姬从易皱眉道：“太子？父皇你想……”

北门哲道：“皇儿，父皇这位子坐得太累。哦，你刚刚说那祥瑞是你山上的朋友弄出来的，那是怎么回事？”

姬从易道：“我那个朋友是个妖类，但道行高深，偏偏又十分爱玩，大概是觉得弄出些奇怪的云彩来比较好玩，就多胡闹了几次。”

北门哲大感有趣，道：“你怎么不把它带给父皇看看？还是怕父皇抢了你的朋友？”

姬从易笑道：“从易怎会那么想。本来他也确实是要来的，那知道到了离京城五十里地的地方，把我丢下自己却跑了。我脚程没它快，日后见了，我一定要它来见父皇就是。”

北门哲道：“大华这边，妖类和那些修道者大多都是法力高强之辈，却又都是不入世的。武人虽然强健，但比起那些会法术的人的神出鬼没，又差上许多。”言语中不无惋惜之意。

姬从易道：“其实武人也不像父皇所说那样。据我所知，登入武功极道的武人和仙人相比都无甚区别，甚至略有胜处。只是武道艰难，常人只能拿它强身健体，却大多不知道武道至境的美妙。”

北门哲苦笑道：“大华建国至今也有一千多年，在武道上达到“无言”之境的都屈指可数，更何况你口中的至境？”

姬从易道无色境界尚且有办法判别，再强了就没人知道了。先不说这些，反正世上入世修行的也就那么几人，不会给大华造成多大威胁。但父皇若是实在担心，可以挑选一批武士专门培养。真力未必就能破得了道法，但如果真力强横，道法也是无可奈何。”

北门哲点头称是。姬从易又道：“既然父皇并不担心韩家的事情，儿臣就先告退了。”

北门哲道：“维印回来了，很想见你，此刻大概正在练兵台，你去看看。维燕也在那里，一个月她对你也是十分想念。”

姬从易听北门哲说到北门维燕，大感头痛，正要开口说话，又听北门哲道：“星象台上王太傅给你辟了块空地，你就不用急着回山了。”此刻北门哲背对姬从易，自是看不到姬从易脸上表情古怪。

姬从易闻听此言，心中略平，道：“儿臣谢父皇厚爱。”

零落红尘
卷三·三 宏愿

卷三·三 宏愿

作者：末零

御花园，练兵场边上的一个小亭中，一对青年男女正在亲密交谈。

只听那女的笑道：“哥，我才学了四个月的武功，比起你七年的武艺，似乎也差不了多少嘛。”

那男的苦笑道：“你是得遇名师，又是别有图谋，我怎么能和你比？”

那女的粉脸一红，嗔道：“我有什么图谋？你一个大男人，长那么长的舌头做什么？”眼角瞥过练兵场的入口，惊喜道：“姬小哥哥！”说话时已然起身，往姬从易奔去。“姬小哥哥，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也不和我说一声。”

姬从易于干一笑，道：“我这不是回来了嘛。”望向起身向自己走来的北门维印，又道：“你哥哥在笑你呢。”

北门维燕一脸恶相，道：“他要是敢笑我，看我怎么收拾他！”嘴里说着，却已然松开挽紧姬从易手臂的手，眼睛等着一脸忍俊不禁的北门维印。

北门维印道：“从易，十年不见，不知道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哥哥？”

姬从易笑道：“从易怎么会不认呢。”

北门维印道：“当你的小弟本事高了，小妹也变了十八般模样。”

姬从易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天才挤出几个字：“四哥，怎么一见面你就笑话我？”

北门维燕道：“他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演武大会刚开始，他就没了踪影。他那性子，你要他老实下来我才不信呢。”

北门维印立即反击，道：“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当你就想死缠着从易，现在还不也是老样子？”

姬从易看着活宝似的俩兄妹，心中一片温馨。幼时除了姬宁儿，只有眼前的两人对自己好一些，虽然当你只是一面之缘，又隔了十多年，但十年后的亲密却丝毫不减。想到演武大会前后不见北门维印，姬从易开口便问。

北门维印一脸尴尬，道：“这些我们慢慢再聊。先说说你这些年的际遇。我问这死丫头，她怎么也不肯告诉我。”

北门维燕一把扭住北门维印的耳朵，恶狠狠道：“你说我什么？”

姬从易长吁一口气，终于应付完那对活宝兄妹的轮番“逼问”。想到北门维燕热切的眼神，姬从易又是一阵烦躁。此刻一人静心，暗问自己为何对北门维燕会那么想。

北门维燕小时确实不甚出众，但是现在她的容貌，姬从易平心而论并不比姬宁儿差多少。只是自己却总是不愿去面对那双热切的眸子，仿佛那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似的。忽而又想起梦中的彩虹，姬从易心中一惊，嘀咕道：“我对宁儿、维燕的那些想法，莫非都是因为彩虹？”旋又放弃这些想法，自嘲道：“彩虹再美丽，却只能在我梦境里出现，又怎会影响到我的心绪。”

到了平安郡主府，不见姬宁儿，姬从易回自己王府转了一圈，便直奔星象台去了。

见到两位老太傅，又是一番寒暄，两位老人对姬宁儿更是赞不绝口，也让姬从易宽心不已。姬宁儿见到姬从易依旧亲密，却比以前多了分羞涩，姬从易虽然有些奇怪，倒也没放在心上。待日薄西山，方才带了宁儿回易言斋。

姬康日日劳碌，不出意外，也是每日准时回家。见到姬从易和姬宁儿的情形，心中几分欣慰，几分担心。欢声笑语下，姬从易也没看出父母的心事。晚饭吃得尽皆欢快，姬从易粗略提过山中情形。姬康听说游琴遇险，又是一阵嘘嘘。他和游琴的关系非同一般，虽然年岁相差甚大，却不私寻常忘年交。姬从易不知其中关节，也不想去问，那些上一代的事情，他也无甚心思去管。只是想起北门维印和韩岚玉的事情，姬从易不由为那位皇兄捏了把汗。

虽则一日劳顿，但从山上回来，姬从易一直精神饱满，丝毫不觉困乏。等到展霞云和姬宁儿睡下，姬从易悄无声息来到父亲书房。

父子二人难得相聚长谈，是夜倒是很好的机会。看着父亲微见斑白的鬓角，姬从易忽然有些心痛。姬从易十分明了姬康的理想，只是这个国家，想要实现他的理想何其困难！十年，经北门哲之手，姬康提出的多项变法方案，至少有一半是被大臣们否决了，剩下的又有大半是下面的人阳奉阴违。大华十六个州，四十个诸侯领地，除去皇族的二十个诸侯领地，剩下的二十个都是开国功臣后人的，北门家的法令对他们并不强制。因而姬康施行的新政，虽有成效却也一般。

姬从易道：“爹，我来帮你吧。”

姬康愕然望着姬从易，浑然不解自己独子的意思。姬从易继续道：“爹，你太累了，头发都要白啦。”

姬康忽然明白了姬从易的想法，意外惊喜道：“从易，你说什么？”见姬从易确认地点点头，姬康脸色一整，道：“从易，爹明白你的意思，只是爹不想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些俗事，还是让爹一个人来做吧。”

姬从易不吭声，默默给姬康斟了杯参茶，递到他手中，道：“爹，从易忽然想知道落入红尘的滋味是什么样子的。我是修道的，虽然一直在人间过活，却不能算是经历红尘。”

姬康审视姬从易，疑惑道：“从易，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姬从易淡淡道：“从小到大，爹从来都是支持从易的想法，这次该不会例外吧？”

姬康道：“你想为爹分忧，爹当然高兴，如果哪一天你不想在这俗世浑浊下去，爹还是会替你顶着。只是，爹也知道，这茫茫红尘，易进难出，也有诸多无奈，你可要想清除了。”

姬从易道：“爹，我早就想清楚了，如果不能经历红尘劫，我这一生怕是难成大道。而且，爹也知道，从易要做的事情，想来都是要做最好的。还有，皇上今天告诉我说京城在两年内不会有事情，但他似乎想要退位了，爹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姬康叹道：“自从那日韩岚玉把你伤了，皇上就常常念叨。这些上一代的事情你就不要问了，我倒想问你，宁儿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把她一直吊在你身边吧？”

姬从易心中一颤，涩声道：“爹，我让你看样东西。”言罢，解开衣衫，露出里面那件穿了十年未曾换洗的奇服。

姬康不明所以，只觉得那件一副端庄华贵，十分特别，却说不出好在什么地方。

姬从易道：“十年前，在我离家前夜，梦见一位神女姐姐，她送了我这件衣服。在我醒来后，床头真的有个衣服。只是当时也没想起来问你和你娘。这件衣服我穿了十年了，却一直都是那么合身，也从来没有脏过。”

姬康大感神奇，却不知道姬从易想说什么，疑惑地看着儿子。

姬从易道：“这十年来，我在山上修行，没到累得撑不下去，就会梦见那位姐姐。这次回山，我又见到她了。”姬从易说话时神情有些异样，仿佛又回到了那场梦境。

姬康心中一跳，大声道：“你莫不是喜欢上了梦中的那位姑娘了？”

姬从易有些苦涩地道：“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只想一心修炼早日得道，或许就能找到她了。经历红尘劫，也是我修行的一个环节而已。但是，我，我又舍不得你宁儿离开我……爹，你说我该怎么办？”

姬康道：“那毕竟只是一个梦境而已，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姬从易辩解道：“那不是梦，我能感觉得到，只要我得了大道，就一定能找到她的。”

姬康道：“也许她不想你现在这个样子呢？你说的‘大道’又是什么样的？我怎么没听游琴先生说过？”

姬从易轻声道：“我修炼的方式和别人的不一样，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忽然语气一扬，道：“不说这些了，明日起我就准备接手一些事情，爹，你和娘都是普通人，体质不是很好，明日我给你们想个简单的修炼法门，说不得还能跳出生死轮回呢。”

姬康失声道：“从易，你这可是逆天行事！”

姬从易淡淡道：“爹，你不要担心，从易有分寸。爹可曾想过，何为‘易’、何为‘天’？现在我率性而为，随心而动，焉知不是顺应天命？你看宁儿，只是几个月的修炼而已，成效你也看到了。自我想入红尘，劫难就已经来了，这一切都是劫数，爹你就不要再想这些了。”

姬康不悦道：“你是我儿子，我不关心你谁关心你？爹只愿你一生平安，就心满意足了。”

姬从易道：“这是爹第一次反对从易的想法，是吧？”

姬康不语，神色却把他心思表露无疑。姬从易见状，叹了一口气，道：“早知如此，我就不告诉爹这些事情了。”

姬康默默不语，良久方道：“这些事情，你不要告诉你娘，她身子弱，受不住刺激。”

姬从易点头道：“这我知道。爹，现在有四个人知道这件事，我想以后也不会再多了。”

姬康听说有四个人，不由问道：“哪四个？”

姬从易道：“除了你、我、游琴爷爷，还有皇上。”

姬康沉吟片刻，不知想什么，脸色不断变化，许久方才叹气道：“你把这个告诉了皇上？”

姬从易笑道：“爹，你放心就是，我虽然不是皇上的亲子，但是我的动作不会危及北门的根基，他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其实他要威胁我，只要把你和娘说出来，我还不得乖乖的？”

姬康道：“想不到这几年下去，你思路灵活不少啊。只是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

姬从易道：“其实经历红尘劫的事情也算不得秘密，一切都是劫数中的事情，现在谁也不知道，我刚刚还说以后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或许明天这个消息就能传遍天下。只是别人知道了又能如何，他们也在劫数中，能不能渡劫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姬康听得头昏脑胀，一口喝干杯中的参茶，道：“从易，我都让你弄糊涂了。也是，是我一时没想开，既然你想做，就放心做好了。爹支持你。”

姬从易又给姬康斟了杯参茶，道：“谢谢爹！”

零落红尘
卷三·四 酒楼约见

卷三·四 酒楼约见

作者：末零

姬从易召来郑氏兄弟，问道：“我离京这些日子，这里没出什么事情吧？”

郑吉道：“除了米店的事情，倒也没什么。五公主开始时来过几次，见找不到你，后来也就算了。此外还有仓百宏来找过你。”

姬从易皱眉道：“米店出了什么事情？还有那个仓百宏是谁？”

郑吉道：“二弟，你去把账簿拿来。”郑祥转身去了，郑吉又道：“仓百宏是三郡主的独子，辅政王的外孙。”

姬从易道：“我和他素不相识，他找我有什么事？”

郑吉道：“这个我也不清楚。那天和他同来的还有个人，却始终没有透露身份，仓百宏对那人也似乎十分尊敬，后来我派人查过，但没有任何结果。他和仓百宏回了驸马府就没了踪影，后来就再没出现过。”

姬从易沉吟不语，却没过多想这件事。京中和他相识的人不多，想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姬从易此刻正在思考如何才能能在红尘劫中处于有力地位，也就是让自己根基稳固起来。

门外响起阵阵脚步声，郑祥捧着一本账簿走了进来，递给姬从易，道：“米店运作良好，有了那二十万两白银，现在在京城八大米店中排在第七。照现今的势头，不用多久就能盈利。只是我们米价低，比别人的利少了许多。”

姬从易接过账簿，随手翻了翻，放回桌上，道：“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只是米店出了什么问题？”

郑祥道：“前些日子，米店免了上百户人家的米债，还送了他们每户两石大米。只是后来发现，送出的两百石大米踪迹全无，却又一直查不出原因来。”

郑祥拿起桌上的账簿，翻到一页，复又递给姬从易，道：“就是这一百户人家，两百石大米虽不值钱，但一个四口之家，两石米可用近两个月，若是节约些，三个月也有可能。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其他七家大米店近期也有不少来历不明的人买米，都是让米店的人把米送到城外，出了城门便有人接手，只是没人查得出那些大米的去向。”

姬从易皱紧眉头道：“你估计下，出城的大米有多少？”

郑祥脱口道：“约莫两千五百石，折合白银一千两百五十两。”

姬从易道：“比当初的济人堂还大啊。其他家米店查得怎么样？”

郑吉道：“昌洪米店背后是书阳家，丹承米号背后是韩家，这两家查得怎么样无从知晓，或许有结果，剩余五家虽然后台也硬，但查到的东西和我们的差不多。”

姬从易“哦”了一声，片刻后道：“去查一下那百余户人家的来历吧。”

姬从易换上便装，在郑吉陪同下前往济人堂米店。郑氏兄弟平日少有露面，此刻的打扮便如普通护卫，毫不起眼。倒是姬从易，虽然不着华袍锦服衣着普通，却仍旧神采飞扬。大街上熙熙攘攘，姬从易经过时，许多女子回头看他，弄得他面红耳赤，脚步也快了起来。

济人堂新址是在城北，和闲平王府相去甚远，占地面积却颇大。济人堂左边是一排义舍，终日稀粥茶水供应，也是济人堂名下。右侧是两家医馆，门面却很小。此时是巳牌时分，人流正旺，济人堂虽则宽敞，却也十分拥挤。义舍中也是座无虚席，大部分人都是站着。

郑吉领着姬从易径直进了后厢，把门的弟子也是博善门下，自是认得郑吉，却多看了几眼姬从易。见姬从易面有疑色，郑吉忙即解释说自己门中弟子并无太多尊卑之念，弟子们有得罪的地方还请王爷恕罪云云。

郑氏兄弟自进了王府，远不如前番洒脱，对姬从易虽不常称王爷，但心地却不再以他为兄弟，总有几分隔阂。姬从易虽然不喜如此，却也拿二人无法，只好由着他们。此刻听了郑吉之言，姬从易故发感慨道：“郑大哥，刚刚你说贵门中人并无太多尊卑之念，为何对我却总有那么几步距离？莫非从从易有什么让你和郑二哥不满的地方？”

郑吉哑口无言，讷讷不知该说什么。姬从易进屋坐下，自己倒了杯茶水，茗了一小口，眉头微皱，却似在回忆什么。

郑吉轻唤一声：“从易。”

姬从易回过神来，道：“郑大哥，你也坐下。我知道贵门中现在有些困难。你是他们大师兄，我却把你困在此地。想起来我也过意不去。但是郑大哥，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郑吉忙道：“你说。”

姬从易道：“博善门想要中兴，在我看来也不是一定要找回《博善大典》方可。你和郑二哥俱是材质俱佳之士，假以时日，定能创出自己的无功，成为一代宗师。”

郑吉脸色变了又变，许久方道：“从易，你这话说来容易，只是博善门偌大一个门派，又岂是凭一两人之功就可中兴的。”

姬从易笑而不语，把茶杯托在手心，内力运至手上，只见杯中茶水翻腾，不多时便只余些许茶渍粘在杯壁。郑吉瞠目结舌，双眼直直盯着姬从易手中的杯子，良久方道：“道法，这一定是道法！”语气中满是惊叹佩服之意。

姬从易微微一笑，道：“我现在道法的修为虽然不低，但这个却的确不是道法。你若是不介意，找个时间我把练功的法门告诉你，你也可以把它传给亲信的弟子们。”

郑吉喜道：“多谢王爷！”

姬从易笑容一滞，有些失落地道：“你先出去吧，我一个人在这里待会儿。”说罢起身走到窗边，望向前庭。这后厢小楼和济人堂的门面相隔只有丈余，从窗中看去，前庭景象尽入眼中。此前姬从易只觉人潮拥挤，此刻看来，人头攒动，又是另一番景象。

忽然一道人影从姬从易面前闪过，速度极快，如惊鸿一般。姬从易凝目顶着那道影子，方知那人当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体形高大，隐隐有虬髯。待姬从易召来郑吉时，那人早已消失无踪。

郑吉道：“如若真的如你所言，那人武功当是不下于你。只是我也没听说京城还有什么高手。莫非是皇宫中的？”

姬从易道：“这不大可能。济人堂是我名下的产业，皇上也知道。只是这人的情况不好说。算了，反正现在和我们也无甚干系，就不去管他了。”

郑吉道：“那你还要看下去吗？”

姬从易道：“郑大哥，你说如果我入你们博善门，如何？”

郑吉一呆，道：“你要入博善门？以你的武功，就是和我师傅相比也弱不了多少，为何还要入我门中？”

姬从易道：“这门快你就忘了我说的话？其实我入博善门也不是学武功的。你们博善门门规特别，和其他那些大门派的相去甚远，并不排斥我这样的外人。是不是？”

郑吉道：“郑吉明白了。郑吉在此代博善门上上下下多谢你了！”狂喜之情溢于言表。

姬从易见他没称自己为王爷，心底也高兴，道：“以后就是自家人，还客气什么。这段时间你要是没什么事情，就回门中看看吧。”

郑吉道：“郑吉知道了。我先出去了。”

姬从易道：“你先去吧。我走的时候就不叫你了。呃，晚上你安排一下，我要见见仓百宏。”

郑吉应声下去了，姬从易在窗前又呆立片刻，不声不响回了王府。郑祥迎上来道：“从易，不久前仓百宏又来找你。”

姬从易奇道：“他又来找我？我刚刚还吩咐你哥哥安排我晚上见他。他没有留下什么话？”

郑祥道：“他说晚上在联星酒楼备了桌酒菜，到时会派人来请你。”

姬从易心下奇怪，仓百宏两次来找自己，这次更是备下酒菜，也不知是何意图。但姬从易也没去仔细想它，一切到了晚上自有分晓。

在后花园寻了僻静的去处，静下心来，不多时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郑祥知道姬从易此刻正在修炼，周围凡能干扰到他的事物都让他清理掉了。到了傍晚时分，姬从易从入定中醒来，吩咐郑祥一声，让他陪自己前往联星酒楼。

联星客栈依旧如十年前那般红火，客栈老板银子赚够了，就把酒楼给分了出来，便是现在的联星酒楼。联星客栈的老板脑子不错，酒楼也是人人都能进得，只是雅间就不是了，若非富贵权势，想进雅间，那纯属说笑。

仓百宏设的酒席在一号雅间。姬从易此刻的打扮没变，依旧是普通书生装束，雅间的伙计见了，心下生疑，便不想领他进去。

“伙计，领那位公子进来。”楼上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道。

“是，仓公子。”伙计虽然疑惑，但雅间的主子有了吩咐，自己便不能违背。

姬从易朝那说话的人看去，只觉得时分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那人见姬从易疑惑，笑道：“王爷，是不是觉得我很面善？”

姬从易心下一凛，暗道：“好厉害的眼力！”面上却不动声色，道：“阁下确实让我觉得十分面善，不知道我可曾见过阁下？”

那人道：“我们先不说这些。百宏在里面设了宴席，再不进来菜都凉了。”

姬从易随他进了雅间，郑祥跟在身后。一个和姬从易年龄相若的少年正站在门口，笑迎上来道：“早听我娘说表哥丰姿神秀，今日一见，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小弟仓百宏这厢有礼了。”言罢弓腰作揖，朝姬从易行了一礼。

姬从易虽然不明所以，还是还礼道：“哪里哪里。仓公子也是一表人才人中龙凤。”

仓百宏道：“表哥这么说话，是折杀小弟了。来来来，快请上座。”

姬从易道：“不知道仓公子找我有什么事情？”

领着姬从易进屋的那人道：“王爷，百宏一直称你为表哥，你却没有一丝表示，这说不过去吧？”

姬从易面向仓百宏，面露疑问之色。

仓百宏笑道：“我来给表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授艺恩师，姓罗讳虹剑，不知表哥是否有所耳闻？”

姬从易心中暗惊，朝罗虹剑施了一礼，道：“我对江湖中的事情知之不多，对罗前辈的名讳也只是有所耳闻。适才失礼之处还望罗前辈见谅。”罗虹剑的名字姬从易在御书房的文档中见过，大华高人榜中名列二十一。姬从易看着罗虹剑脸上的胡须，心中一动，道：“不知今天上午罗前辈是否去过济人堂？”

罗虹剑呵呵一笑，道：“小伙子不错，眼力很好啊，你的济人堂也不错。”

姬从易脸色一红，道：“前辈见笑了。我那也只是小打小闹而已，怎能如得了前辈法眼。”

罗虹剑道：“你是皇上的义子，我喊你一声从易也不为过。从易啊，你给我的印象和传言中的不符啊。”

姬从易奇道：“不知道前辈听到的从易是怎样的？”

“比现在洒脱多了！”

姬从易闻言，心中不是滋味。他也知自从演武大会至今，自己变了许多，仿佛很多事情掩盖了自己本性。此时由他人口中说出，姬从易不由有些难过起来。

零落红尘

卷三·五 听风雅阁

卷三·五 听风雅阁

作者：末零

仓百宏道：“我知道表哥一直是在山中修炼，现在来了人间，难免会不适应。”

姬从易从沉思中醒来，道：“仓……表弟，从易让你见笑了。”

仓百宏道：“百宏怎会笑话表哥。其实表哥现在的性子也未必不好。不说这些，今天我找表哥实在是有事相求，还望表哥帮我。”

姬从易奇道：“你是辅政王的外孙，什么事情老王爷不能帮你解决？”

仓百宏道：“此事说来话长。不过我相信表哥一定不会置之不理的。其实师傅和我这次来找表哥，主要还是冲着你的济人堂米店。城东五十里的小吴侯山，比半年前多了个村子。这个村子里的人和普通人有些差别，也是因为那些差别，这些人不能在人前出现。我们和那个村子的村长有些交情，就自告奋勇要帮他们解决粮食的问题。只是我回了京城才知道事情难办。”

姬从易道：“你这么做就不担心皇上知道会责怪与你？”

仓百宏道：“这个就不用表哥担心了，皇上就算是责怪，也会有人帮我们说话。”

姬从易心中满是疑窦，道：“这样的事情，我做着没底，不想冒险。”

罗虹剑道：“其实从易你不用疑惑，大皇子现在就在那个村子，你若是不信，可随我去见他。”

姬从易心中一惊，知道事非小可，嘴上更是毫不松动。

罗虹剑也拿他无法，回头看着仓百宏道：“看来此事不让皇上知道是不行了。从易，我随你进宫如何？”

姬从易道：“这我无法作主，你若是想见皇上，可以随辅政王老王爷前去，为何要跟着我去？”

罗虹剑道：“辅政王老了，不能再担受太多刺激。罢了，你若是不放心，帮我把这个交给皇上，我想他会想要见我的。”罗虹剑从怀中取出一方玉佩，交给姬从易。

姬从易看那玉佩，只觉有几分眼熟，却想不起是否曾经见过。

仓百宏道：“表哥，今晚之事，是我们鲁莽仓促了，还望表哥不要往心里去。”

姬从易微微示意，道：“我就不久留了，这就回宫去见皇上。”

姬从易和郑祥先回王府。路上，姬从易问：“你怎么看？”

郑祥道：“我看他们是故意想让皇上知道这件事，这个从他们对我也毫不避讳就能看出。只是我不明白既然大皇子也在那个村子，他怎么不亲自向皇上禀明？”

姬从易道：“症结也就在这里。四位皇子中，我只认识四皇子，其他几人是什么样的，我是毫无印象。回京这么长时间也忘了问问我爹。算了，你告诉你大哥，最近他不能回去了。”

郑祥疑道：“回去？”

姬从易道：“今天我交了他一事情，要回你们门中一趟。只是让仓百宏这一搅和，我怕京城里会出些差错。还有，你找一个可信任的弟子，让他代你哥回去一趟。之玉什么事情，你就去问你大哥吧。”

郑祥道：“如果很重要的话，我就替他回去一趟。”

姬从易道：“这样也好。”

姬从易看着北门哲脸色阴晴不定，不由暗暗担心。过了片刻，北门哲方道：“从易，你去把你爹找来，我有事和他商量。还有，维燕大概还在你家，你就陪陪她吧。”

姬从易应声去了，心中却想：事情果非简单，自己既然要历红尘劫，这件事情就不能不闻不问，皇上不愿让我知晓，就等爹回家后再问问他。忽然想起北门维燕还在家中等着自己，姬从易又是一阵头痛，脚步不由慢了下来。抬头开着夜空，长吁一口气，似乎胸中憋闷的浊气全都被吐出一股，姬从易头脑一清，自语道：“我对维燕那般排斥，也是毫无理由，以后的事将如何，我也不愿去想，就随她去吧。”

北门维燕见了姬从易回来，十分高兴，也不理会边上展霞云的诧异目光，又腻到姬从易身上。姬从易轻轻挣脱，捏捏她的鼻子道：“我有急事要跟我爹说。”

北门维燕摸着姬从易捏过的鼻子，红着脸道：“好，我在这里等你。”姬从易笑了笑，朝姬康书房走去。

见姬康急急出门而去，展霞云道：“从易，出什么事了？”

姬从易道：“我也不清楚，皇上让我把爹喊过去，却没说原因。维燕，你怎么在这里，今天没练功？”

北门维燕嘟着嘴道：“整天练功，都要烦死啦。要不姬小哥哥，你陪我练吧。”

姬从易笑道：“我陪你练就不烦了？好吧，只要你能达到我的要求，我就陪你练功。”

北门维燕赶紧答应下来。展霞云笑骂姬从易道：“你倒是长了不少鬼心眼。我说维燕哪，你可不要被哄去卖了，还帮他数银子啊。”

姬从易抗声道：“娘，我哪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北门维燕也替他辩解，道：“姬小哥哥对我很好，不会让我吃亏的。”

展霞云笑了笑，道：“你们玩吧，我先睡了。从易，等你爹回来，让秋儿把厨房的燕窝热一热给他送去。”

姬从易道：“孩儿省得。”

北门维燕道：“姬小哥哥，陪我出去走走。”

姬从易道：“天都这么晚了，你可别想让我带你出宫去玩。”

北门维燕道：“十年前的旧账先记着，今晚你只要陪我在宫里随便走走就行。在说，凭你现在的武功，带我出宫去玩也没什么事情，我都不担心，你怕什么？”

姬从易奇道：“十年前我什么时候欠你的了？我怎么不记得？”

北门维燕道：“你仔细想想。好啦，我们边走边说。”

姬从易执拗她不过，在北门维燕的推推攘攘下在皇宫中晃悠。巡逻的士兵见了二人，纷纷行礼，姬从易勉励他们几句，北门维燕倒是坦然受了，没什么表示。

北门维燕道：“你干吗对他们那么客气？”

姬从易道：“大家都是人，客气点不好么？”

北门维燕道：“不和你说，我看你家秋儿也是没大没小的，真不知道你们怎么弄的。不过秋儿也确实不错，那些东西我学了半年还不如她学三个月的。”

姬从易道：“秋儿若是生在大户人家，做个大家闺秀，定会召来不少富贵公子上门求亲。可惜生在寒门，进了宫，遭遇也未必就好。”

北门维燕摆手道：“不说这些。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一定喜欢。”

姬从易道：“这宫里我虽然没有走遍，担也差不多，还能有什么好地方？”

北门维燕道：“那里一直是锁着的，前些天父皇才命人把那里又收拾了一下。那里有个小花园，我没让人收拾，你看看就知道，先不和你说。”

来到北门维燕所说的地方，姬从易不由四周打量一番。那是一个颇大的院落，正中一座大屋，门楣上书四个大字：听风雅阁。门前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院门。路边凌乱，却隐约可见当年花繁树茂的景象。院墙下面是一片竹茬，只有几根竹子剩下。

姬从易道：“听风雅阁？这里经常会有风声？”

北门维燕道：“你自己感觉一下就知道了。”

姬从易如她所言，静心聆听，果然当一阵轻风吹过时，耳边传来阵阵轻微的风声，如泣如诉，竟令人伤心不已。

姬从易心下诧异，道：“这里倒是个好地方，以前是做什么的，怎么会被锁了那么多年？”

北门维燕道：“这里是我三皇兄的居所。只是十一年前他失踪了，父皇派人寻了一年，也是毫无消息，也只好作罢。父皇对三皇兄十分喜爱的，他失踪之后，父皇便把这里封了起来。”

姬从易道：“失踪？就是在皇宫里失踪的？”

北门维燕道：“是啊，听母后讲，其实以前皇宫的防卫远没有现在这么严，夜里巡逻的禁卫兵也很少，自从三皇兄失踪，父皇就加大了防卫。不过这么多年，皇宫也确实没有出现什么怪事。”

姬从易道：“那怎么现在皇上又把这里的锁打开了？”

北门维燕道：“这个我就知道了。不过半个月前宫里来了个客人，只是父皇一人接见了，就连母后也不知道那人是什么模样。或许和这个有关。好了，不说这些，姬小哥哥，你看这里怎么样，是不是很不错？”

姬从易笑道：“是很不错。维燕的眼光很高，你给我造的王府，我也很喜欢，就是太铺张。”

北门维燕嘻道：“那哪算是铺张。不过让我去给别人督建王府，我还不愿呢。你是姬小哥哥嘛，我让父皇多给了些古董玉器，又有什么错？”

姬从易道：“不和你说这些，你要是知道我拿那些东西做什么了，还不把你气死。”

北门维燕果然道：“你拿我让父皇送你的宝贝做什么了？”

姬从易苦笑道：“你说我这不是自找麻烦么。若是刚刚不说，你肯定不知道。”

北门维燕道：“不说拉倒，我自己去查去。”

姬从易道：“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让我卖了。你不知道啊，卖了三十万两银子啊。”

北门维燕气呼呼道：“你不喜欢我送你的东西就算了，怎么还把它们卖了！我就这样，就这样让你不顺眼？”

虽然是夜晚，姬从易还是清洗看见北门维燕双眸微红，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见此情景，姬从易不由一阵慌乱，连忙道：“维燕，你听我说完哪，我我怎么看你不顺眼呢。我拿那三十万两银子做了不少事情，你知道了一定开心。好了，不要哭啦。”

北门维燕道：“你从山上回来，就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我，我想知道我到底什么地方让你不满了？”

姬从易把她拉到路边的石椅上坐下，道：“以前是我的错，这下你满意了吧？”

北门维燕不吭声，半晌道：“姬小哥哥，我们回去吧？”

姬从易一鄂，道：“怎么了，不想再多坐一会了？”

北门维燕道：“我困了，想要睡了。姬小哥哥，你送我回去好不好？”

姬从易怎会不从。把北门维燕送回兰心宫，姬从易忽然觉得头痛不已。今晚北门维燕的表现实在大异平常，虽然姬从易准备放开心怀，却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不知不觉，姬从易又走向听风雅阁。此时已是近子时，皇宫里除了那些巡逻的侍卫，大多早已安睡。姬从易吩咐侍卫不用巡查这里，那些侍卫知道姬从易身份，留下两个守在门口，便远离了雅阁。

姬从易推开听风雅阁的门。一股淡淡的霉味钻入鼻孔，不禁打了个喷嚏。觉得好受不少，姬从易又开始四处走动。只是在大厅中，姬从易总觉得有些怪异，似乎有些说不出名字的气息留在空气中。那种气息和山中那些妖类身上的有些相同，却又大不一样。姬从易暗自记在心中，又到其他地方查看，却没有再发现同样的气息。

听风雅阁里的摆设并无特别，家具大多都是新的，姬从易也不想再看下去。回到院中，找个的干净些的地方，坐了下来，静心调息。待睁开眼来，已是翌日清晨。

使了个轻身术，姬从易满满浮到空中，省得踩到那些清露。出了院门，姬从易才想起昨夜母亲交代自己的事情，加快脚步，赶紧回家。

零落红尘

卷三·六 荒山野村

卷三·六 荒山野村

作者：末零

姬从易甫一进入家门，就觉身后有人，回身一看，正是姬康。姬从易愕然道：“爹，你怎么那么早就起来了？”

姬康道：“我哪是早起？从昨夜到现在我还不曾合眼。你做什么去了，好像也是刚才外边回来？”

姬从易道：“我昨夜练功去了。爹，你先歇会儿，我去打水给你洗脸。”

姬康一边洗脸一边道：“从易，你昨天去见仓百宏了？”

姬从易道：“是，还有他师傅罗虹剑，他让我交了块玉佩给皇上，我就回来了。怎么，昨天晚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姬康道：“本来皇上是不想让你知道的，担想到你那闲平王身份，又想让你做些事情。你也先休息去吧，说不得片刻后皇上便会派人叫你过去。”

姬从易道：“爹，你就不用担心我了。厨房有燕窝，我去热一热，给你端来。”到了厨房，姬从易也不点火，从怀中取出一粒火丸符，方道锅底，口念真言，不多时燕窝便已热好。待姬康把燕窝吃下，姬从易道：“爹，你去睡吧，我去书房看会书。”

刚坐下不久，一个尖细的声音从外边传来：“闲平王在家吗？”

姬从易出了大门，喊他的那位公公道：“皇上让奴婢叫你去趟御书房，请王爷随我来。”

北门哲正在休憩，姬从易也不好搅醒他。那个带他来的公公轻轻把北门哲摇醒，道：“皇上，王爷来了。”

北门哲揉揉眼睛，道：“从易，你来了。”

姬从易道：“不知皇上有什么事情要交给儿臣去办？”

北门哲道：“也不算什么大事。今天你再去见罗虹剑，他要你做的事情，你看着能做的就做吧。还有叫仓百宏进宫来见我。这孩子，有什么事情非要把自己当成大人。就说他皇舅公想他了。”

姬从易应了下来，又道：“昨天晚上维燕把我带到听风雅阁去了。儿臣发觉那里气息有些怪异，不知道此前父皇有没有察觉？”

北门哲叹气道：“那里的事情我也是半个月前才知道。你那位三哥也快回来了。到时候你们可以多亲近亲近。”

“儿臣省得。儿臣先告退了。”

北门哲道：“维燕想要跟你出宫的话，你就带她出去玩玩。你先下去吧。”

姬从易回到闲平王府，让郑吉去约见仓百宏，见左右没事，取出青岚剑，在后花园练起剑来。

“啪啪啪。”姬从易听到外边有脚步声，随后便是掌声，只听那人又道：“表兄的剑法果然出神入化，令小弟好生佩服。”

姬从易不去理会，径自把手里的招式练完，青岚剑收入鞘中，方才道：“不登大雅之堂，倒让百宏笑话了。”姬从易实在不想称呼仓百宏为表弟，只好称他“百宏”，显得有些不冷不热。

仓百宏道：“表哥过谦了。不知表哥召小弟前来所为何事？”

姬从易道：“皇上说他想你了。”

仓百宏苦着个脸道：“皇上说他想我了？唉，又要挨一顿好骂。”

姬从易看他表情，也觉好笑，道：“你放心，皇上不会骂你了。你师傅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想见他。”

仓百宏道：“我师傅现在在小吴侯山，表哥，要不我带你去吧。”

姬从易眯着眼道：“你莫不是不想进宫去见皇上，就拖个借口要带我去小吴侯山？”不过小吴侯山的情况姬从易也确实不知，有人带着自是最好不过。担他嘴上却道：“只是我为何要去小吴侯山？有什么事情在我这里说也就是了。”现在是罗虹剑有求于己，虽然对方是武林中名人，但姬从易这么说也不算十分过分。

仓百宏道：“你去见了小吴侯山那边，了解那里的情况，才知道自己找个忙帮得值不值。再说皇上是我舅舅，怎会怕见他。”

姬从易道：“好吧，我们这就前往。”

仓百宏面露喜色道：“我就知道表哥不会让我失望。我先回家换身行头就来找你。”

小吴侯山在乾京以东五十里，山虽不高，却多峭壁悬崖，四周也很荒凉，历来少有行人经过，就是那些喜欢探险游历的，也不大愿意去那里。不过小吴侯山上有许多药材，倒有不少为生活所困的药农常常出没，只是一不小心便有坠崖之险，多少年来不知死了多少人。

“表哥，你慢点走，等等我！”仓百宏气喘吁吁满脸流汗道。

姬从易稍停，道：“才半个时辰，你就累成这样？”

仓百宏道：“这可是五十多里啊，还是山路。小弟我轻功没你好，内力更是比差一截，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姬从易道：“那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仓百宏见姬从易一直面无表情，也拿他无法，只好听他之言，走在前面，只是速度比先前慢了不知多少，不多时倒也歇息过来。

姬从易道：“休息好了吧，那就快些走吧。”

仓百宏道：“表哥，你就不要玩我了，就让我多休息一阵子吧。”

姬从易忽然笑道：“你终于看出来？你告诉我方位，我自己先去吧，你要是不想动，在这里等我也行。”

仓百宏忽然发现姬从易和自己心里想象的很不一样，看着他那灿烂的笑容，心中仅有的一点抱

怨也消失无踪。听他问自己，口中不由报出方位来。

姬从易得了消息，便撇下仓百宏，施展轻身术，霎时消失无踪。他这轻身术不是武功，仓百宏开来却是无法分清的，只道姬从易轻功已然登峰造极。

仓百宏看着姬从易消失的方向，方才知刚才姬从易一直没有施展全力，也发现自己和他的差距有多大。心中虽然有些懊恼自己不济，却也下定决心要好好修炼。

姬从易看着前方炊烟袅袅，知道到了地方。放慢脚步，正要进入村中，却听一个童声道：“你是谁？到我们村子作甚？”姬从易看那小男孩，约莫十来岁，头上扎着两个童髻，一件单衣虽然整洁，却打满补丁，面色也略显青色，姬从易知道那时常年食不果腹所致。

想着自己此行的目的，姬从易笑道：“小弟弟，哥哥是给你送吃的来的。”

那男孩一喜，随即脸色又黯淡下来，道：“你骗人，你什么也没带，怎么说是给我们送吃的？”

姬从易道：“小弟弟，哥哥没骗你。我要见你们村长，等见了，你就知道我是不是骗你了。”

男孩道：“村长现在正在和客人说话，没空见你。”

姬从易心中好笑，道：“我也是客人，为何村长能见别人却不能见我？”

男孩面色一窘，正要反驳，一个爽朗的声音道：“从易，你怎么来了？”

姬从易道：“我说给你们送吃的来了，这位小弟弟还不相信，罗前辈，你来告诉他我有没有骗他。”

罗虹剑身边的老者道：“小舟，还不谢谢哥哥？”

男孩确定姬从易确实是给自己村子送吃的，虽然见他两手空空，却还是听那老者的话，高兴地走到姬从易面前，道：“小舟谢谢哥哥。”

姬从易微微一笑道：“罗前辈，这位就是你口中的村长吧？”

老者道：“老朽周运阔，姬公子请随我进村。”

姬从易道：“周村长客气。”

罗虹剑道：“从易，你答应帮我们弄些粮食？”

姬从易苦笑道：“这是皇上的旨意，不然罗前辈以为我会轻易答应你？不亲来一趟，心里也觉得不安。还好罗前辈没拿我开玩笑，我这开米店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应该了。”

罗虹剑道：“运阔，我们就先带姬公子在村中看看，让他心安。从易，有你这米店大东家帮忙，我也踏实啦。走，先去看看。”

姬从易随二人转了一圈，见村中房屋大多十分简陋，仅能遮风挡雨而已，现在是秋天还好，若是到了冬天，那些房子根本不能御寒，再看村民们大多衣衫单薄，秋天天气已凉，却少有人穿着两件衣服。有的人间正在吃饭的，碗里的稀饭也真是稀饭，米粒清清可数，若不是有些菜叶撑着门面，简直就是清汤了。

姬从易心中一叹，道：“罗前辈，你从京城弄出来的那些米呢？”

罗虹剑道：“那些米在村中，之前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没敢把米都分给他们。现在你既然说要帮他们，以后也就不那么艰苦了。”

姬从易忽然转向周运闽，道：“周村长，这里的村民以前是怎么过活的？”

周运闽道：“小吴侯山上药材很多，那时大伙都是采药拿去卖的，只是后来不知为何，原来那些买我们药材的，都不买了。若不是遇上罗大侠，大伙现在还不知会如何。”

姬从易心中一动，道：“我听罗前辈说这个村子是半年前才建的，却不知村长和这满村的人是何方人氏？”

周运闽正要答话，罗虹剑道：“这些到你家里去说。这里人多。”

分宾主坐定，周运闽道：“姬公子，我说了你莫要吃惊，这里全村上下，原来都是西门家的家臣。”

姬从易闻言，又怎能不吃惊，西门家乃是大华第三大世家，大华有三成的商铺都是西门世家手下的或者和西门世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至少一成农民的收成也是通过西门世家之手买卖，此外大华所有矿山中，西门世家掌握着两成。如此实力，西门世家就是想造反，也不是不可能。难得的是西门世家自崛起至今，一直处于中立位置，和大华第一世家姬家一样，不为朝廷做事，却也不会反对它。

姬从易长叹一声道：“有罗前辈作保，我也不再说些什么。济人堂本就是接济需要帮助之人。只是我想和周村长商量个事情。”

周运闽赶紧道：“姬公子请讲。”

姬从易道：“济人堂米店现在虽然有些财力，但平空多出一个村子的负担，也有些吃力。正好还有个济人堂药房，以后贵村采到的草药就卖给他们，若是药材质量上乘，我们也不会压价，不知村长你看如何？”

周运闽道：“如此甚好，省得大家光有饭吃没事做。老朽代众位村民谢过姬公子！”说罢便要下跪。

姬从易赶紧把他扶助，道：“周村长这是折杀从易了。你们是拿药材来和我换米，说不得恩不恩的，快快请起。”

罗虹剑道：“老周，现在你心里踏实，也该去告诉你那些儿郎了。让他们好好吃一顿，明天就要干活。”

姬从易道：“罗前辈在这里还有事情么？”

罗虹剑一愣，道：“从易你现在是忙人，我送送你。”

姬从易一笑，向周运闽道：“周村长，我那边还有事情，就不打扰你了。就此别过！”

周运闽随罗虹剑把姬从易送到村口即回。罗虹剑道：“从易，你让我跟来，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说？”

姬从易道：“罗前辈，从易记得昨晚你说大皇子现在也在这里。”

罗虹剑哈哈笑道：“原来你是疑惑这个，大皇子今晨得知你我昨天去找你，料定村中再无他事，天还没亮就走了。现在想必已经回宫。唔，你还没见过大皇子是吧？”

姬从易皱皱眉头，道：“既然如此，从易就先回去了。”

姬从易转身那一刻，罗虹剑眼中笑意十足，有欣赏，却也有担忧，终于不去理会心中想法，回头找周运闯去了。

零落红尘

作品相关 零落红尘的地图

作品相关 零落红尘的地图

作者：末零

零落红尘

卷三·七 夺命无痕

卷三·七 夺命无痕

作者：末零

姬从易漫步走来，却见仓百宏还在原处，不由笑道：“你这家伙倒是知道偷懒，刚刚我若放慢脚程，让我与我同行，想来你现在也不会这般惬意悠闲。”

仓百宏道：“表哥宽宏大量，怎么会和小弟计较这些。山上也没什么事情，小弟和表哥一起回城了。”

姬从易也不急着走，细想前番所遇之事，不由问道：“百宏，你和太子熟么？”

仓百宏一愣，道：“我幼时太子长到驸马府上玩耍，说来太子对我很好。表哥怎会有此一问？刚刚在山上没见到他？”

姬从易道：“今天一早太子就已离开。”言罢不再开口，仓百宏也不好再问，闷声不吭随他往城中走去。

“小贼别跑，让老子抓到你，看老子不把你碎尸万段！”一个粗鄙的声音远远传来，仓百宏丝毫不觉，姬从易却眉头一皱，停下脚步。仓百宏一个不察，撞到姬从易身上，不由问道：“怎么不走了？”

姬从易指了指一个方向，道：“你听听？”仓百宏凝神一听，脸色骤变，道：“追人的那人，声音听起来像是‘夺命无痕’王祖昌，只是不知又是谁招惹了他。想想那人也真不错，能让王祖昌如此生气的，实在让我十分佩服。”

姬从易道：“若非你是官家子弟，此刻怕就不是佩服，能跑多远跑多远了。”

仓百宏干干一笑，忽然笑容凝滞，声音颤抖道：“他们，他们过来了！”果然一前一后两条人影沿着山道疾奔而来，前方那人步履踉跄，虽然速度仍快，但已是快要油枯灯灭，在后边那人

追赶下，两人距离越来越近。

姬从易看清前边那人面貌，只觉这个年轻人有些面熟，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心下一动，便拦住那人。那人见有人挡道，惊怒下劈手向姬从易打来，怎奈体力将竭，叫姬从易轻松接下。

王祖昌得意地笑道：“小贼，我看你还往那里跑？”说罢便伸手向年轻人要把他抓走。姬从易把他格挡开，只觉手臂有些酸麻，心下虽惊奇王祖昌内力深厚，嘴上却道：“这位前辈，在下闲平王，和这位有些交情，不知道他何处得罪与你？”

王祖昌见竟然有人可以挡住自己夺命一抓，也是惊骇万分，道：“你是闲平王？没听说过，这小贼屡次坏我好事，今天栽在我手上，也是他命数将尽，你快让开，不然我连你一起杀了。”王祖昌也是初来京城不久，京中多了个闲平王的事情他并不知晓。

仓百宏道：“王祖昌，你不认识闲平王，该认得我吧？”

王祖昌这才看见仓百宏，脸色一变，道：“怎么是你，你那老鬼师傅呢？”

仓百宏道：“我师傅现在正在山上，不劳你操心。这位闲平王乃是圣上刚封不久的王爷，圣眷正隆，你克莫要得罪了他。”

王祖昌怒道：“谁信你的鬼话，他的身手分明比我弱也有限，皇室了什么时候出了这个一个高手？小子，赶紧把韩幕龄给我交出来。”口气虽然强硬，却已不似前番，想来仓百宏的话还是有些作用。

姬从易回头望望那年轻人，眼神满是疑问，似是再问：“你叫韩幕龄？”年轻人点点头，姬从易回头一笑，从怀中摸出那块“代朕巡天”的金牌来。

王祖昌见得金牌，恨声道：“韩幕龄，下次若是让我再遇到你，定不饶你！”气呼呼敌转身而去，几个起落便已消失不见。

韩幕龄眼神复杂地看着姬从易，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倒是姬从易道：“韩公子是韩家的人？”这话问着有毛病，韩幕龄却知道其中意思，点头道：“我是韩家的二公子。刚才多谢王爷援手相助，韩幕龄感激不尽。”

姬从易笑道：“什么王爷，那是皇上看得起我。不知韩公子什么地方得罪了那个煞神，竟让他如此恨你？”

韩幕龄垂头道：“适才我见王祖昌在山下恣意杀人，忍不住出手阻了他一下，不想就在这刹那那个功夫，他要杀的那人居然逃脱。王祖昌脾气古怪，认定我坏了他的好事，就一路追了下来，若非我轻功了得，只怕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

姬从易心中好奇，迄今为止，七大世家当代俊彦中，他和韩家接触最多，此刻才知便是在韩家，也是龙生九子各不相同，韩岚玉巾帼英雄，韩往青却似乎是个枭雄人物，眼前的韩幕龄虽显柔弱，却不乏正气。

姬从易哦了一声道：“韩公子现在身上有伤，宜尽快回城医治，可与我等同行，只是不知能否行得了路？”

韩幕龄赶紧摆手道：“不妨事不妨事。我家产业在城中颇多，进了城就好。”

姬从易救了韩幕龄，脚程愈发慢了下来，待回到城中已近傍晚。韩幕龄进城后遇到几个家人，便先走了，仓百宏与姬从易不同路，只片刻工夫，只剩下姬从易一人独行。

姬从易回到王府闭门不出。晚间时分，郑祥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小孩来见姬从易。姬从易见了那两小孩，眼中惊异，郑祥见了，道：“这两个娃儿是我和大哥在街上碰到的，本是两个乞儿，我和大哥见他们根骨不错，就把他们带了回来，刚换完衣服。”

姬从易笑道：“你和郑大哥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物，又何必来请示我？不过如果贵门不便收留，就留在王府好了。”

郑祥道：“门中近年确实没有再招新弟子，我和大哥不便把他们带回山中。既然王爷你同意，我也就放心了。”

姬从易道：“我等做事，本就是为造福百姓，济人堂虽然不济，收留些孤儿也该不成问题吧？”说话时姬从易看着那两个小孩，见二人眼中看着姬从易的眼神满是崇敬，不由问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其中一个黑瘦点的小孩道：“我叫穆回江。”另一个高些的道：“我叫周一芒。”

姬从易点头表示了，又向郑祥道：“你去关照一下药房，让他们赶制几块信物木排，明天给我，过些日子若有人持有这信物木排，不用考虑别家药房如何处理那些药农，尽管买下就是。”

郑祥应了下来，姬从易让他带两个小孩下去休息，自己待了片刻便回宫去了。甫一进门，就听北门维燕道：“姬小哥哥，你可回来了，我都等你半天了。”

姬从易道：“你等我做什么？”

北门维燕道：“我大皇兄回来了，父皇说晚上有宴会，让你过去。我听了消息，就先来告诉你。”

姬从易知道大皇子此刻应该是在宫中，却没想到北门维燕会让自己过去。口中道：“你的那些皇兄，三皇兄失踪了自不必说，年少才俊的大皇子和二皇子我可是一次也没见过啊。”

北门维燕道：“二皇兄也该回来了。反正不急，过些日子你们总会认识的。”

姬从易道：“你还知道今晚会有哪些人？”

北门维燕皱眉想想道：“好像还有我表哥封融、张摇弱，还有仓百宏。”

姬从易道：“人不多啊，仓百宏我认识，封融是你表哥，那就是母后娘家人啦，那个张摇弱是谁？”

北门维燕道：“张摇弱就是张家的长子，好像现在已经开始掌握家权，不用几年就是张家家主了。”

姬从易道：“和你说了这么久，我娘呢？刚刚看你一人坐在厅里，没见到她啊。”

北门维燕道：“母后把她叫过去了，她们的事情，都是些宫中的琐事，我没兴趣听，倒是你家那丫头，对这个可上心呢。”

姬从易道：“你是说秋儿？怎么，她有让你看不顺眼了？你是公主，怎会和她们见识？”

北门维燕道：“我当然不会和她们一般见识。算了，不说这些了，你今天都去什么地方了？本来我想出宫去找你的，但娘娘没让我去。”

姬从易道：“我在王府练了一天的功。我教给你的东西，你练得怎么样了？那天你赢了你哥哥，我看可全是因为他让着你！”

北门维燕立即不依道：“就是他不如我嘛，要不改天我们再比一场，让你看看？哼，就算你不是名师，我也是高徒！”

姬从易笑了笑，道：“反正还有些时间，不若你现在就演练一下让我看看。”姬从易和她来到屋外，随手折了根枝条，递到北门维燕手中。

握着枝条，北门维燕大感为难，但看到姬从易那鼓励的眼神，信心又起，默记姬从易平时教给自己的剑式，权且把手中枝条当成精钢宝剑，舞动起来。姬从易有心考较，所折枝条纤细柔软，使用起来远比钢剑困难，但北门维燕有心施为下，剑法的套路威力竟也不弱多少，看得姬从易也暗暗惊讶，口中却不由称赞起来。北门维燕得他赞赏，愈发自得，不顾体劳把自己所习的剑法尽皆使出，直累的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姬从易怕她累坏了，赶忙把她扶住。

“啪啪啪”一阵掌声传来，姬从易抬头看去，却是一个约摸二十五岁的华服青年，身着绸衣，头戴金冠，样貌颇有威势，望向自己的眼神也十分犀利。宫中嘈杂，有人靠近，姬从易虽能察觉，却也不会留心，但自己在此人离自己不足十丈时方才察觉，可见对方实力之高。

北门维燕推开姬从易扶持，向那人行礼道：“维燕见过大皇兄。”

姬从易豁然开朗，暗道大皇子北门维烈果然有威势，竟让平日刁蛮古怪的五公主也知起礼来。“原来是大皇子，从易有礼了！”姬从易虽然是皇后认的义子，却得足乃父之风，对谁也不卑不亢，向大皇子长身作揖，算是见礼。

北门维烈哈哈笑道：“从易贤弟不必多礼，为兄与贤弟虽是初次见面，但为兄却对贤弟倍感亲切，刚刚看维燕以枝条代剑，却也剑剑生风，非贤弟这样的能人是教不出来啊。”

姬从易微笑道：“大皇子过誉了。从易只是对维燕公主稍加点拨，公主的进境全因自己努力。”

北门维烈道：“先不说这些，那边宴会准备得差不多，皇妹你若没事，就也去吧。”

北门维燕撇撇嘴道：“你们男人的宴会，哪有我的份。我还是不去了，不过大皇兄，你们可不要刁难姬小哥哥。”

北门维烈略一错愕，忽然笑道：“我知道从易和我们俗人不同，不会刁难他，皇妹你放心就是。从易啊，我一直称你贤弟，你总叫我大皇子可说不过去啊。”

姬从易也觉得大皇子颇为平易近人，笑着应了一句“大皇兄”。

零落红尘

作品相关 [修改历史](#)（随时更新）

作品相关 [修改历史](#)（随时更新）

作者：末零

2005-07-11：修改卷二第十章，乾京到王母峰的距离从一千多里改成两千多里。

零落红尘
卷三·八 皇子聚首

卷三·八 皇子聚首

作者：末零

今天我过生日，放一章啦！

——>

姬从易随北门维烈一路前行，进了和颜斋边上一个小阁楼。姬从易有心转变，加上大皇子颇为健谈，一路上二人笑声不断。

打开门，已有三人在闲谈，仓百宏见了姬从易，忙亲热地叫“表哥”，另两个公子也微笑示意，等着北门维烈给双方介绍。

姬从易见两人都是文质彬彬，一般高矮。左边一个体形偏瘦，身着一身素衣素服，头顶方巾，双目清明，面上隐隐现出霞光，另姬从易倍感亲切，知道是个修行之人，且道行颇高。北门维烈道：“这是封家的少主封融，和我们习武的不同，你们多亲近亲近。”

右边一个体格健壮，却看似柔弱，双目转动间透出精明却又不失真诚，姬从易略一留意，才知这人修为丝毫不在韩岚玉之下。他衣着虽不如封融的素洁，却也十分淡雅，没有一丝富家子弟个贵气。不待北门维烈开口，姬从易向这人笑道：“想来这位就是大华张氏的少主张摇弱张公子了。”

张摇弱道：“想不到姬公子也知道我的姓名，摇弱万分荣幸。”

北门维烈道：“百宏你是认识的，我就不给你介绍了。几位，我这位皇弟还要向你们介绍么？”

姬从易早已在不知不觉间立下不小的名头，在座各人都是大户人家的未来家主，对姬从易自是要调查清楚。不过也只是自演武大会起以后的事情，除了知道这位闲平王是皇后的义子、国辅大人的独子，再多也就不知了，只能猜测到姬从易失踪的十年是去了深山学艺。

几人忙道“不必”，又说了一些客套话，这才入席。

北门维烈向姬从易道：“贤弟，你自小进山学艺，我们这些人你认识不多，今晚可是个好机会，百宏称你‘表哥’，我就不多说了，封贤弟和张贤弟俱是人中龙凤，你们在此宴结识，为兄也颇感欣慰啊。”

姬从易起身道：“多谢表哥关心。两位，从易不善饮酒，便以茶代酒，借花献佛，敬两位一杯！”言罢仰头把北中茶水一饮而尽。仓百宏起哄道：“好！”

封融和张摇弱也赶忙起身，封融道：“我是修道的，也和从易一样以茶代酒，这一杯我也干了。”倒说得十分豪爽。张摇弱道：“我是习武之人，不知你们学道的癖性，但我是个酒虫，从易的酒我一定喝干。”喝干杯中酒，又道：“只是从易你贵为闲平王，又是今年演武大会的状元，愚兄怎敢让你敬酒。这一杯我回敬与你！”说话间早已给自己杯中重新斟上，朝从易双手举杯。姬从易忙即给自己杯中斟上茶水，又是一饮而尽。

北门维烈哈哈大笑，道：“从易你若是能饮酒，定然也是酒中英豪，来，愚兄也陪你一杯！”又长叹一声道：“我还是觉得可惜，从易这样的好男儿居然不会喝酒。”

姬从易笑道：“皇兄你说错话了，封公子便是不会喝酒的好男儿，是不是，张公子？”说这后一句时已是头向张摇弱。

张摇弱道：“是极是极。”

封融却道：“从易你客气了。我又怎能和从易相比？从易谬赞，已让我受宠若惊，怎敢再担当从易谬赞？只是我等年岁相仿，你不若像大皇子那般直呼我名字。”

姬从易道：“这怎么好？从易年幼，说的却也是实话。”

张摇弱道：“封融说的不错，从易，叫我‘摇弱’看看，顺不顺口？”

仓百宏道：“表哥你莫再客气，我是老么，没那福分，就不掺和了。啊，我先喝了这杯酒，庆祝你们结识！”

北门维烈也道：“以后大家都是熟人，叫名字更显亲切，从易也不要推脱了。”

姬从易沉吟片刻，终于“屈服”，说了一声：“封融，摇弱。”

封融微微一笑，举杯示意，张摇弱却是哈哈大笑。

姬从易忽然耳朵一动，就听外边有人道：“皇兄好兴致，宴请各位兄弟也等我一等。”说话间门口进来一个俊郎的青年，约摸二十多岁，剑眉斜飞入鬓，虎目炯炯有神，皮肤十分白皙却不让人生出厌恶之感，身量颇高。外罩一件玄色长衫，儒雅中透出一股大将风范。随手把披风递给侍从，举手投足间无不轻巧飘逸。姬从易心中暗赞一声好，正要起身，却听二皇子道：“刚刚听闻皇兄今晚的主宾是母后的义子，可就是这位？”

北门维烈道：“维治啊，这就是母后给我们找的皇弟从易，十多年来，为兄也只是今日方才见识从易的风采。来人，给二皇子看座！”

姬从易起得身来，向北门维治施礼道：“从易见过二皇兄。”

北门维治看了姬从易片刻，笑道：“好好，从易丰神俊秀，果然是人中龙凤，就这份气质已让我心折，难怪父皇对你如此关爱有加。”

姬从易微笑道：“二皇兄抬举从易了。”

北门维烈道：“哪里。从易叫我维治即可，这里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侍从给北门维治看好座，北门维治又向那侍从道：“再添一付碗筷。”

北门维烈道：“怎么，还有人来？”

北门维治道：“是书阳昆，我在路上遇见他，便要他过来。书阳画怎么还不见回来？按照我们当初的约定，他此刻也该在城中多日了。”

姬从易心中咯噔一跳，书阳画叫韩往青暗算，此刻保住性命已是万幸，又怎会回到京城，这兄弟俩对此一无所知，莫非皇上还没告诉他们？转念又想，二人也只是初到京城，皇上一时又怎会想到那许多，又或许皇上别有用意也未可知。

只听北门维治道：“皇兄，听说你在军中所领军队士气高昂，不若在父皇大寿那天，让我的手下和你的手下比试一番，权当助兴，如何？”

北门维烈笑骂道：“你这脾气终是无法改掉。先不说这些，你也知道从易是主宾，莫要冷落了人家。”又向姬从易道：“从易，你这二皇兄半途而来，又是酒豪，你可不要放过他，定要他自罚五杯才是。”

北门维治道：“这个不劳从易开口，我定会先罚自己。咦，怎么是五杯？”

北门维烈望向姬从易，姬从易会意，笑道：“这是大皇兄罚你带的客人也迟到了。等书阳公子一来，怕是还要罚你。”

北门维烈哈哈大笑，极尽豪放之能事，北门维治却是神色一滞，转向兄长，问道：“皇兄你真有此意？”

“那是自然，从易深得我心！好了，不用多说，我已喝了不少，就不陪你了。”

看这皇家兄弟如此融洽，封融等人亦含笑不语。待北门维治喝完五杯，才又觥筹交错，好不尽欢。只是书阳昆一直不曾来到，只着一个小公公前来传话说家中有事，众人都说下次见面非要罚他。直到深夜，筵席方散。一晚之间，姬从易竟开朗不少，和众人有说有笑，十分开心。

回到家中，姬康夫妇已然睡下，秋儿却仍在厅中等着从易回来，此时正在打盹。姬从易怜她劳累，着她回去休息。秋儿却硬要给姬从易端来热水，让他净面，这才回去入寝。姬从易虽然奇怪，却见秋儿早已呵欠连连，只好放下疑问，让她早早休息了。

姬从易回房，假寐片刻即已醒来，轻轻梳洗完毕，向星象台行去。路上遇见巡夜的禁卫，姬从易也微微示意，软声慰劳。那些禁卫知道这年轻人是大华现在炙手可热的闲平王，见他又是如此平易，对他也越发敬重，巡夜的步伐也坚定有力起来。

远远看见星象台中央静坐着一个窈窕的身影，身上散出若有若无的七彩光芒。姬从易见姬宁儿进步如此神速，心中也是万分欣喜，遂远远看着她修炼。约摸过了一炷香时间，姬宁儿站起身来，走到姬从易面前，轻唤了声：“哥。”

姬从易见姬宁儿竟然隔了如此距离就能发现自己，惊奇道：“宁儿你怎知我来了？”

姬宁儿道：“哥哥很久没来看宁儿了，宁儿心中想着哥哥，便知晓你来了。”一双剪瞳秋水直直盯着姬从易，映出天上星光，跳动不已。

姬从易心下感动，不由把姬宁儿揽入怀中，道：“哥哥也想着宁儿。”心下却暗暗惭愧，自己是想着宁儿，却远不似她这般，无时无刻不在牵挂自己。嘴上却道：“宁儿你受苦了。”

姬宁儿身子一阵颤抖，臻首埋入姬从易怀中，轻声道：“哥哥，宁儿不苦。”

享受片刻温馨，见东方已经微微泛白，姬从易道：“宁儿进境很快，哥哥很高兴，等过些日子，我把手头的俗务先办一办，就来陪你。”

姬宁儿抬起头，问道：“哥哥，你又要走了？”

姬从易笑道：“我还没见识一下京城第一才女这些日子的进步，怎舍得走？”

姬宁儿微微一笑道：“我和两位爷爷学了曲谱，只是还没怎么弹过，这就弹给你听。”此刻姬宁儿十分开心，蹦蹦跳跳跑回屋中，不多时取出一座古色古香的古琴，在姬从易面前盘膝坐下，那古琴却是凌空而放，虽然没有琴台，也是十分安稳，看得姬从易眼睛一亮，心中更添欣慰。

“铮——”一曲曲仙音从星象台上四散漫延开去，琴声忽而悠长，忽而宛转，格调变化迥然。

只是人们都知王老太傅琴技高超，只道老太傅今日心情好，琴技更上层楼，却不知这些远胜平日的曲子乃是出自京城第一才女之手。

曲终，天已大亮。受琴音影响，王伦也到星象台上，只是远远看着二人，身边站着随后而来的张时。两人都是满眼笑意，心中无限宽慰。

零落红尘
卷三·九 临别辞行

卷三·九 临别辞行

作者：末零

进了闲平王府大门，姬从易便觉府内气氛怪异，要知虽然朝廷也派了不少护卫让姬从易调用，但姬从易似乎是对博善门便爱有加，任命郑氏兄弟为王府总管不说，还从博善门中招来许多年轻弟子担任侍卫。此时一眼望去，所见均是朝廷的护卫，博善门的弟子一个不见。一问方知总管把那些弟子召去了。

姬从易来到郑氏兄弟的居所，恰逢博善门众弟子满面忧色地从院中走出，气氛十分沉抑。快步走进院内，气氛愈发郁闷，里面还有几个精英弟子，围坐在郑氏兄弟周围，个个脸色阴沉。郑氏兄弟却是满脸焦急之色，长吁短叹不已，连姬从易到了他们身边也毫无察觉。

姬从易知道一定出了大事，问道：“你们怎么了？”

众人俱是浑身一震，从沉思中反应过来，向姬从易施礼。

郑吉把众人支走，方道：“王爷，门中出大事了。”

姬从易道：“到底是什么事情，竟让你们如此惊慌？”

郑吉道：“有人用博善大典上的武功，逼我师傅让出掌门之位。博善大典失踪百年，我博善门遍寻各地而不得，此刻重出江湖，却是在一个邪派少年手中。那人击败师傅，带着手下扬长而去，说是给我们十天的时间考虑，今天已是第六天。那人要是博善大典的正统传人也倒罢了，可是要我博善门三千弟子归顺一个邪人，却是万万不可。”

姬从易道：“那你们回去又能如何？莫不是想要群起而攻之？”

郑祥道：“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我博善弟子头可断血可流，志却百年失。王爷，你对我们的恩惠怕是今生无以为报了。”言罢低下头去，似是不愿看见姬从易紧盯自己的眼神。

姬从易叹道：“在我王府任职的不少都是你们弟子中的精英，回去或许能给那人不小打击，却也未必就能让你们安生。一百年，照你所说，击败你师傅的若真是少年，恐怕那人背后的实力也不小吧？”

郑吉道：“纵然他们能把我们屠杀殆尽，也绝不屈服。”

姬从易忽然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帮手？”

郑吉道：“博善门交游甚广，也有不少朋友，只是这件事是我们门中的事情，外人不好插手，师傅也不愿有他人参与。这次便是要独自面对强敌了。”

姬从易道：“若是别人适逢其会又将如何？这几天我在京城也无事可作，到你们门中做客如何？只是不知你们山门在什么地方？”

郑吉闻言大喜，他自然知道姬从易的想法，既帮了自己，又让别人无话可说。姬从易的武功他们也是见识过的，虽然还不算出神入化，也已颇为客观，已然是黄色大成，加上他道法高强，对付一两个邪道巨擎应该是不成问题，这样博善门便胜算大增了。嘴上忙道：“郑吉在此谢过王爷！王爷只须到顺元府七宝山便可找到我师傅。”

姬从易微微一笑，道：“你可知那少年修为约摸在何等境界？”

郑吉道：“师傅语焉不详，似乎对方有使诈的成分，但可以肯定那人修为不会在你之上，只是他的一帮手下武艺颇高，其中似乎还有道士。”

姬从易心中一动，道：“道士？”

郑吉道：“正是。不过倒是没见那道士有什么动作。或许他的道行不是很高。”

姬从易摇头道：“不对不对，那道士能和其他人并列，必有其可取之处，不可小视。好了，你们先休息一天，随后即可回七宝山，不用向我禀报了。哦，郑大哥，王府内你留几个博善门的弟子，那些聪明干练的多留几个。你们此番回山，难免会有伤亡，他们俱是博善门的精英，不能不防啊。”

郑祥自然知道姬从易要“防”的是什么，当下道：“这个我们兄弟省得。”

出了王府，姬从易一路沉思，往皇宫走去。博善门众弟子大多是普通武人，从京城到顺元府，一千五百里路程，若是快马加鞭，三日即可到达。那七宝山在顺元府边境靠乾京一侧，在乾京东南，姬从易此时道法也在大成，从乾京到博善门的山门，一路不歇的话，也就一天不到的时间。只是姬从易此刻却在想是想皇帝借人还是回知芒山搬兵。

自知道有外人到山中刺探，姬从易心中便有了计较。虽则已经重新给山里众妖安排了住处，却还是想让他们多经历些磨练，心底下总是觉得如果那些妖类如果一直待在山中，难免会有灭族之祸，虽然此刻还说不出原因来，姬从易还是想让那些妖类也到这凡尘俗世走一遭，算作修持。

“从易，看你神不守舍，在想什么？”御书房门口，北门维治问道。

姬从易从沉思中回过神来，道：“哦，是二皇兄。父皇在里面么？”

北门维治道：“刚下早朝，父皇此刻正在里面小憩，你找父皇有事？”

姬从易道：“我想出趟远门，来和父皇说一声。”抬头看了看天，又道：“怎么现在才下早朝，都辰时了。”

北门维治道：“今天事多，父皇提出立太子一事，群臣争论不休，都说为时尚早。”言罢盯着姬从易，却是一无所获。

姬从易已知北门哲早晚提出此事，却没想到竟是如此之早，却是神色不变，只是轻声哦了一声。北门维治见姬从易并无异样，又道：“从易没有什么想法？”

姬从易微微一笑，道：“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一切还是都由父皇做主。”

北门维治还待再言，却听御书房中传出北门哲的声音：“从易来了？进来吧。”

姬从易朝北门维治略一施礼，跨过房门。北门维治在门外呆立片刻，方才离去。

北门哲眯着眼睛，打了个呵欠，方才问道：“从易，刚才是和谁说话？”

“是二皇兄。”

北门哲眉头一跳，道：“他不是早从我离开了么，怎么还在门口？”朝门外喊了声：“维治？”见无人应答，知道人已离去，方才舒展眉头，道：“他和你说些什么？”

姬从易却道：“父皇，听二皇兄说你今日在大殿上宣布要选太子的事了？”

北门哲长叹一声道：“皇儿们也都大了。既然这两年京中无事，我就把该办的事情给办了。只是朕的那帮贤臣一个个守着祖制不放，非要等到我老到神智不清才行。”

姬从易心中默然。大华王朝的规矩多如牛毛，就连如何传位也列入皇家的律法。以前的皇帝退位，要么是重病难愈，要么是老眼昏花再也无力打理朝政，难得有退位前还算头脑清醒的。这皇太子又大多是皇帝行将退位时方才确立。虽然北门家的宗法祠对皇子们早有考核，大致可以确定太子人选，但像北门哲这般早早地在大殿上面向群臣说出要选皇太子一事的，也算是绝无仅有了。

北门哲沉默片刻，忽然问道：“从易，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姬从易道：“这是国家大事，又是父皇家事，从易一个闲人，能有什么看法。”

北门哲道：“你既已称我为父皇，这便也是你的家事，你有什么看法，尽管直言。”

姬从易道：“昨天在和颜斋那边和两位皇兄一番交往，大皇兄平易随和，却也不乏豪爽，二皇兄豪迈过人，却也不失稳重。两位皇兄俱是人中龙凤的国家栋梁，实在是大华的一大幸事！”

北门哲道：“那维印呢？”

姬从易微微一笑，道：“若是从易看得不错，四皇兄无意于政事。”

北门哲又是一声长叹，哑然失笑，道：“维印头脑灵活，又与人和睦，怎奈无心于国事。”忽然似是想起什么来，道：“你来找我有什么要紧事？”

姬从易道：“我在京中左右也是无事，想去顺元府七宝山一带游历一番，顺便帮朋友一点忙。约摸需要半月光景，来和父皇说一声。”

北门哲道：“从易你有我的金牌，这大华天下你是哪儿都去得，何用向我请示。只是莫要忘了帮父皇体察民情，半月光景也算太长，只是莫要耽误了，二十天后便是父皇的生辰，你可要赶回来。你那两位皇兄说要让他们在军中的属下给我练兵助兴，到时你也莫要让父皇失望才行。”

姬从易这时才知北门哲的生辰竟只在二十天后，昨晚听北门维治说及此事时还不觉什么，此时也不禁为二人办事的速度喝彩起来。嘴上道：“从易一定早日赶回，儿臣先祝父皇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北门哲呵呵笑道：“你说东海，我才想起大华的东海水军已然重建，过些日子你和我一起去看看。”见姬从易面有疑惑，又道：“到时你做我的贴身护卫，那些大内侍卫就去多管管那帮大臣。”

姬从易道：“父皇如此厚爱，让从易受宠若惊啊。不过有从易在，一定保护父皇周全。”语气

中满是自信，北门哲看在眼里，也是老怀大慰。有这么一个智计突出技艺高强而又毫无野心的义子，做梦都想笑了。姬从易的技艺自不必说，他的智计更是在十年前就让北门哲深有体会了。

零落红尘
卷三·十 七宝山

卷三·十 七宝山

作者：末零

辞别父母，出了宫门，姬从易仍是无法确定该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忽然想到，从七宝山到王母峰，自己一个来回不过两天多时间。如此一想，心中主意拿定，迈开大步，往东门走去。还是在京城中，他也不好施展技艺，只好老老实实走路，只是他那柄青岚剑着实惹眼，加上他那撩人心火的秀逸风姿，这一路上倒是惹了不少“麻烦”。

出了城门，人烟渐渐稀疏，姬从易放开胸怀，施展轻身的功法，狂奔起来，一路上风风火火，却也没有再引人注目。只因他奔行太快，兼又不知不觉间施展出了隐身的法术，经过别人身边时，也只不过是让人觉得一阵清风拂面，丝毫不会有所察觉。

行至顺元府境内，姬从易不悉路况，散去功力，如常人行走。走不多时，见路边有一茶肆，此时刚好开门营业。姬从易一夜奔行未歇，总是他修为再高，此时也有些疲累，走进茶棚下，找了张靠近路边的桌子坐下，想稍事休息，顺便文明行止。

茶肆颇小，上上下下只是一个老头在打点。那老头见大清早有人光顾，忙来招呼，见了姬从易的样貌，不由心中喝彩。他这茶肆开了十多年，即使顾客不多，对老人来说，也算得上是阅人无数了，只是像眼前这公子这般引人注目的却是没有一个。

姬从易被老人盯得发窘，轻咳一声，道：“老人家，你这茶肆可供应早点？”

老人这才醒过神来，心中暗叹一声，道：“有有有，你先等着。”转身回屋，不多时端出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放到姬从易面前，道：“刚蒸好的包子，公子您尝尝。”

姬从易闻着香味，也开了胃口，朝老人一笑，拿起一个包子便往嘴里放。

那老人让姬从易笑得一呆，忽然冒出一句：“公子好俊的样貌。”说完就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去了。

姬从易闻言，摇头苦笑，终于咬了一口包子，立即发觉这包子的美味竟不下于娘亲所做的饭菜。他本已胃口大开，此刻更觉饥火难压，不多时一笼包子已然下肚。

待到付账时，老人坚称这早上的第一宗买卖不收钱，却终究没有拗过姬从易。付了银子，姬从易道：“老人家，这里到博善门的总坛该如何行走？”

老人神色一变，道：“公子身携宝剑，到博善门有何贵干？”

姬从易早先已经见识了老人身手矫健，此刻听他说话更不似一般山野匹夫，心中已经明白了个大概。博善门这样的大门大派，在这直抵山门的大道上怎会没有几个岗哨？如今博善门更是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劫，门人门自是越发小心，见到稍有异动便会采取行动。先前先前若非老人见姬从易不似恶人，恐怕早已出言相试甚至出手发难了。

明白此节，姬从易笑道：“老人家不用担心，我叫姬从易，是郑吉、郑祥在京中的朋友。前些日子答应两位要到七宝山游玩，近日无事，我便过来了。”

早在姬从易自报家门的时候，那老人已是激动万分，待姬从易说完，老人忙道：“原来是王爷驾到，小老儿有眼无珠，望王爷切勿怪罪。”说话间便要拜倒在地。

姬从易忙即把他扶助，道：“老人家万万不可如此，我只是郑家兄弟的朋友而以，怎敢承受老人家如此大礼？还望老人家告诉从易该行往何处。”

老人初时为姬从易神态气质所引，本就对他没有恶感，细看下又觉他和门主那早夭的独子有几分相像，这番见姬从易如此彬彬有礼，老人也是十分高兴自己没看错人，忙把博善门总坛的走法细细说与从易。

七宝山本也不是一座大山，只有二百余丈高。只是山色怡人，不远处又有大华第二大湖慈母泽，每年都有大量文人骚客来此游玩。又有诸多的侠客侠女，常常行走江湖的，也大多会来到此地。久而久之，七宝山的名声也就传了开来。后来博善门在此设立山门。博善门是个大门派，如此一来，七宝山在江湖中的地位也日渐高升，游人也愈发多了起来。前代博善门门主便大举善行，出资修了山路。却有一个坏处，山路太多，初次来到此处的，若是没有熟人带领，倒是很容易迷路。

姬从易既已得了路线方位，一路不再停留，径达博善门的山门。抬眼望去，只见一个气势宏伟的大门矗立在山道尽头，大门中间的横梁上书着三个烫金大字：博善门，那字骨骼清奇，苍劲有力，似是出自名家之手，只是姬从易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那字是属于哪一派的，只好作罢。

两个知客弟子见姬从易在自家门前久立不去，上前问道：“这位公子来此有何贵干？”

姬从易道：“我是你们门中郑家兄弟在京城的朋友，前些日子应他二人所邀，来此游玩来了。”姬从易这一番说辞，自是为了护住博善门的颜面。再怎么讲，姬从易此刻对博善门而言，也是个外人。

那弟子见了姬从易的样貌，不由惊呼：“三师兄，你还活着！”随即明白自己失态，三师兄死的时候自己亲眼所见，又怎会还活着。想起面前的人适才所言，才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公子莫不是闲平王姬王爷？”

姬从易道：“我就是姬从易。”

那弟子忙道：“王爷驾到，弟子门有失远迎。请王爷随我移驾博善堂，我马上去请师傅出来。”

过了这许多日子，姬从易已经渐渐习惯别人称呼自己为王爷，虽然仍旧无奈，却也不再表示什么。随那弟子进了山门，沿着一条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山上走去。那弟子行走极快，不多时便到了山腰一处石坪。那石坪极为广阔，依山建了一座高大房屋，也是颇有气势，从外面看，倒是勤政殿的具体而微者。姬从易随那弟子进了屋子，才知这房屋虽然外面很有气势，里面却不豪奢，几张桌椅，规矩地排成行列，显得十分简朴却又不失功用。

那弟子让姬从易先行坐下，自己去喊师傅。姬从易应了声，却没有坐下，在屋内闲步。一个人立在偌大一个屋子，却不觉得冷清，这让姬从易好奇不已，细细打量屋里的排布，发现桌椅除了排布规矩之外，还暗合阵法方位。但那只是一个普通的阵法，还不能让姬从易东西。这才又把目光移到房屋本身，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门窗所开的方位极富玄机，一般堪舆之士根本不会想到的排布却用在了此处，屋顶房梁也略加修饰，和门窗遥相呼应，在气势上相得益彰……

姬从易正看得入神，忽然听到一阵爽朗的笑声，转过身来，看见门口跨进一个满脸胡须、头发

微见银丝、身着一席武士服的中年人，只是他眉宇间满是愁思，那本是十分爽朗的笑声在姬从易耳中却有了些疲累和勉强。

姬从易知道来的是博善门的当代掌门，“观天手”宫成刚。不待宫成刚开口，姬从易道：“晚辈姬从易见过宫前辈。”

宫成刚见了姬从易面貌，表情一滞，闻言更是一愕，旋即哈哈大笑道：“你就是吉儿和祥儿极力向我推崇的姬从易？果然是人中龙凤，男儿典范哪！”

姬从易面色一红，道：“从易不敢担当前辈如此盛赞。”

宫成刚道：“从易不用谦虚，你的事迹我也听闻了，当代武林中能有你这般高义的少年人已是凤毛麟角，你若还不是男儿典范，我大华男子还不都该投水自尽？”

姬从易道：“前辈如此说话，从易实在愧不敢当。从易所为，只是自己分内之事，不值夸耀。倒是令高徒郑家两位兄弟志向高远、行事高洁。”

宫成刚笑道：“我那两个徒弟，现在对你是死心塌地，虽然吉儿未能如愿为官，但在你手下做事比做个小小县令更能让他施展报复。那些客套话就别说了，请坐请坐，你远道而来，想来也累了，让你站着说话实在是失礼了，还望从易你莫怪。”

姬从易连呼不敢，却还是依言坐下。

宫成刚道：“我已经接到吉儿的传书，能得从易相助，我博善门又增几分胜算。”

姬从易道：“前辈过誉了。从易今日此来只是想弄清楚那日随那人前来的道士的状况，若是那人着实有些有些异术，从易还要去王母峰搬兵去呢。”

宫成刚大吃一惊，道：“此去王母峰，三千余里路程，如从易所言，似是十分轻巧，莫非从易也有道法在身？”

姬从易道：“前辈所言非虚，从易确实修习过道法。郑大哥说那伙人中也有道士，我虽然道行不算太低，但多一分实力就多一分胜算。又听说那日那伙人对前辈使诈，不知当日详细情形如何？”

宫成刚道：“从易不必前辈前辈地称呼，叫我伯父就行。唉，说来那日也是惭愧，那少年名叫西门无悔，年岁也不过二十左右。也不知他从何处得到我博善门的至宝《博善大典》，虽然现在功力还不足，但也十分可观。我见他修为颇高，不想伤了他，却不想一时失算，对他手下留情之时，便是我受他暗算之时。不过暗算我的却不像是武人，八成是随他而来的道士，只是这一点我并未告诉吉儿和祥儿。我想从易该是看出来。”

零落红尘
卷三·十一 博善门

卷三·十一 博善门

作者：末零

姬从易闻言，叹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不然依伯父的修为竟会落败于一弱冠少年，他的修为也实在高得离谱。”

宫成刚忽然道：“从易你现在的修为已经到了什么境界？”

姬从易道：“这十余年从易耽于物理（注：事物之理，事物的内在规律或道理，不是指物理学）修身，修为方面的境界也不算高，真气也只约摸是在黄色大成而已。从易少与人争斗，具体情况也不是很清楚。”

饶是如此，宫成刚已是目瞪口呆。他苦修了四十年，修为也只达绿色大成之境，在大华的高手中能排上六十四位。近年来进境倒是颇快，只是痛失爱子之后，心神总是难以平复，修为也就停滞了。若是宫成刚知晓姬从易吸食了因果精华，凭空多了几个甲子的法力修为，不知作何感想。

宫成刚叹道：“从易果然天纵奇才，道武兼修，只十年工夫便达到如此境界，堪称前无古人，假以时日，从易必成大器。”

姬从易道：“先不说这些，那西门无悔退去之后，可留下什么人监视七宝山没有？”

宫成刚道：“西门无悔走后一两天，七宝山四围便没有多少生人，就是游人也减少许多。只是未曾见过和他相干的人等。”

姬从易道：“如此看来，对方能人不少。我刚入七宝山地境时曾觉得有些怪异，有几处地方有些阵法气息，只是那气息极弱，一时间又无法捉摸。伯父，近日来你和众位弟子可有什么异常感受？”

宫成刚皱眉沉思，道：“近日门中不少弟子十分浮躁，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姬从易道：“这布阵之人也着实高明，把偌大一座七宝山都给困在阵中。若是从易料得不错，那些总是浮躁的弟子，脾气是越来越差，且常与人争执，一言不合，便重手相向。而这些弟子的修为都不算低，该是介于紫色小成到黑色小成之间。好在不知为何他们现在修为骤减，便是伤了别人也不算重。”

宫成刚惊道：“从易真神人也，所言一点不差。你既能识得此阵，相比知道如何破解。有你从易在此坐镇，我宫成刚还有何惧？”

姬从易谦虚道：“伯父过誉了，从易虽略识阵法，但也不像伯父所言那般。从易不曾见到此阵的阵图，一时间也难言破解，只是从易却有一个阵法，可以抵挡他们那个阵的影响。现在还望伯父着人取来笔墨，连同找五个干练的弟子来。此事一了，从易还有件事情要和伯父商量。”

宫成刚虽不知他所求何事、意欲何为，却心知必定不是坏事，应下他的要求。博善大殿外十丈之内并无一人，宫成刚只好自己去了。看他离去，姬从易又低头思考起来，面上去无一丝变化，似乎是胸有成竹。

不多时宫成刚带着五个弟子回到殿中，自己手中则端着文房四宝。姬从易听到动静，忙即抬头，见宫成刚自己端着笔墨纸砚，赶忙起身把四宝接下。只见姬从易把纸平摊开来，拿起一只细狼毫笔，蘸了点墨，静气凝神在纸上画着些东西。那五个博善门弟子都是门中精英，见了姬从易所画之图，却都露出一付愕然表情。

宫成刚看了看姬从易所画之图，只见他画了两个同心圆圈，每个圆上各标示了五个点，此刻姬从易正在那些点上做些修饰。他对这图也是不知所谓，静待他画完图，再细细询问。

片刻之后，姬从易放下手中之笔，向宫成刚道：“伯父，从易需要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分属木火土金水五行，其中有两样倒是容易置办，不过需要质量上乘的。诸位先随我到外面四周走走，找个合适的方位，到时你们按照这张图上话的，帮我布阵。”又把所需的五样东西各是什么说与众人。

宫成刚听罢，忙道：“我带你去。”说罢转身就走，姬从易紧随其后。那五个弟子见状，也赶紧跟上。

姬从易指指点点，时间不长，便在博善门四围找出十个地点，把那布阵之法细细说于那五人听。众人这才知晓要把这阵给布起来，竟需要百十号人，每个点的中心位置有人守护，那人周围，又按照整个阵势的具体而微布上一个大阵，十一个人看守一个点，布完阵便要一百一十人。

博善门众人见了此阵，啧啧称奇。宫成刚知道此阵精妙，便要让门中高手尽出。姬从易摆手表示不必。宫成刚明白自己是外行人，一切全听姬从易吩咐。如此又花了些许时间，从诸弟子中选出十名高手，和百名中上实力的弟子。

一切安排妥当，回到博善大殿，宫成刚终于按捺不住心中好奇，问道：“从易，你这阵法可有名字？这阵完成前倒还能见到些端倪，布完后从外边看去居然一片迷朦。”

姬从易道：“这阵法名叫‘正反五行阵’。你让门中弟子从今日起莫要随便出门。这阵势一旦完成，若不知道阵中的细微处，十分容易陷入阵中。现在时间不多，我也无法把里面的妙处细细告诉大家，等郑家兄弟回来后再说吧。”

宫成刚道：“我知道道门的五行之书十分奇妙，却不想竟精妙如斯。只是博善门多是学武的，若是有人会这些奇术，重振博善门声威也指日可待了。”

姬从易道：“道是道，武也是道。世人把这两样东西分得太死，实在误人不浅。”

宫成刚道：“对了，你刚刚说要和我商量件事情，现在也能讲了。”

姬从易道：“前些日子我跟郑大哥说了，想入博善门。那时他说做不了主，现在见了伯父，就想把这事情给结了。”

宫成刚闻言愕然，忽然大笑道：“从易若是能入我博善门，实在是博善门之福啊。”

姬从易也是松了口气。若是宫成刚问自己为何要加入博善门，恐怕一时间自己也不好回答，总不能说“我不忍见博善门就此衰败”吧？那样一来，岂不是要被别人当做狂徒？

姬从易道：“这么说来伯父是答应了？”

宫成刚笑道：“这对我博善门而言实在是大大的好事，伯父怎会不答应？只是这里面还有些事情，我要和诸位长老商量商量。时候也不早了，早上你来时，我就该给你接风，没想到现在才算忙完。刚刚我吩咐弟子备了一桌酒菜，我们这就过去，那些长老都在那里等着见你呢。”

姬从易微微皱眉道：“伯父见外了，从易不太喜欢过于喧嚣的场面。和诸位长老见面，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何必还要专门准备酒席呢。”

宫成刚道：“从易这话就不对了，人言‘入乡随俗’，你既已来了此处，就听我安排。快走，别让他们等急了。”宫成刚说这话时，语气已然是姬从易的长辈，可见他对姬从易的信任。

姬从易摇头苦笑，却也无话可说。跟在宫成刚身后，一边思量着如何应对那些未曾谋面的老人们。

离前厅还有段路程，姬从易就听到前厅传来的喧闹声，满脸疑问地转向宫成刚。宫成刚略显尴尬地笑道：“那些长老都老了，老小老小，自然是越过越小啦。”

姬从易随宫成刚进入厅内，十位长老反而安静下来，都是直望着姬从易。姬从易让他们看得心里发慌，讷讷说了声：“从易见过诸位长老、前辈。”

那些长老这才醒过神来，纷纷朝姬从易招呼。一众老人虽哄哄闹闹，姬从易却能体会到他们都是真心喜爱自己，不由十分感动。自己此时还是一个外人，众老也只是因为自己乃是郑氏兄弟的朋友便如此待己，以姬从易的为人，想不感动都不行。

宫成刚给姬从易介绍完十位长老，忽然道：“诸位长老，成刚有件事情想要和你们商量商量。”

众位长老面面相觑，面色先是惊喜，后是忧思。片刻之后，一个看起来年岁最长的一个道：“成刚，你是掌门人，有什么事情自己拿主意就是。我们这帮老不死能做什么决定？”

宫成刚恭敬地道：“大长老，你这么说可真是为难成刚了。祖上传下来的规矩，长老便是要监督掌门人的。我要和诸位长老商量的是：我想让从易做我博善门的客座长老。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诸位长老不料宫成刚说的竟然是这件事情。博善门历代都没有客座长老的职务，宫成刚让姬从易做客座长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之举。便是诸位长老对他信任非常，听了他言，也不由心中暗暗思量。

姬从易也是一惊。他想入博善门，原本也只是打算拜到宫成刚门下，做个闲差的弟子。此刻听到宫成刚竟想让自己做客座长老，且不说自己年龄不够，单从诸位长老的表情来看，也知此时非同小可。心中不由有些不安，道：“伯父，你怎可这样？”

宫成刚不去管他，只说了声：“你且不要说话，我自分寸。”便又转脸向着诸位长老，双目如电。

零落红尘

卷三·十二 博善门贰

卷三·十二 博善门贰

作者：末零

先前说话的长老见状，道：“现在是给从易接风，先不提这些。来来，大家坐下，开席。”

其他诸位长老似是皆唯大长老马首是瞻，见他如此说话，也乐得闷不作声。只是一餐洗尘宴吃得十分沉闷，本该十分混乱的场面却也安静起来。姬从易倒是不觉什么，经历和大皇子等人一起那次，虽然对这样的宴会已经可以适应，但心底还是抱着能避就避的想法。也因为如此，虽然博善门的众位长者觉得桌前郁闷，姬从易却是十分高兴，只是没有表现在脸上而已。

宴毕，宫成刚着人安排姬从易休息。姬从易低声道：“伯父，先前画的那张‘正反五行阵’的阵图，用完之后还请代从易毁掉。”

宫成刚愕然道：“如此精妙的阵图，就这么毁掉，岂不可惜？”

姬从易笑道：“只要从易还在，这阵法自然就能流传。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博善门参与此事的一百多个弟子知道也就行了，其他人还是以后再看看吧。”

宫成刚暗自惋惜，却也隐约明白姬从易的心思，应了下来。吩咐随从弟子带姬从易去了，这才

随众位长老进了博善大殿。

姬从易跟在那弟子身后，本想找个地方略作调息。不想那弟子热情非常，非要带姬从易在博善门的大院中游览一番。姬从易不忍驳他面子，也就从了。一圈下来，姬从易大感惊奇。

博善门院落的布置虽不甚合乎阵法要求，却也是十分合理，许多地方的布置简直可以用神乎其神来形容。本是极为普通的景色，在妙手布置下，竟别有一番韵味。姬从易心中暗想：“不知是谁布置了这个院子，有时间倒要请教一下。”他却不知布置这院子的人早在千年前就已过世。其后的弟子大多沉迷于武艺，若非必要，博善门中极少兴土木，加上这些布置确实好看，那些弟子也不忍破坏，如此一来，这样的一个好去处就存在了上千年，虽历经风雨，仍不减当年。

回到宫成刚安排的房间，姬从易在床上盘膝坐下。此时他也无法静心修炼，只等着宫成刚来告知自己众人商论的结果。

迷糊中感觉外边有人过来，姬从易从入定中醒来，睁眼一看，宫成刚刚从外间跨步进来，一脸疲色，却也显得非常高兴，还没见到姬从易此时的情形，就大声道：“从易，他们答应让你做客座长老了。不过他们也有个要求，要你教我们下弟子们一些新东西。这个，应该不成问题吧？”

姬从易起身笑道：“从易本来就在想，那《博善大典》既是历代先辈的心血，丢了虽然可惜，但今人若是努力，也该能再编写出一部新的《博善大典》来。来此之前，我便有心教郑家兄弟一些东西，只是担心你们门规所限，这事情也就压了下来。不过既然长老们有所要求，从易定不会让他们失望。”

宫成刚喟然长叹道：“想我博善门，囿于门户，百多年来裹足不前，不进反退，早该充些新血。唉，我忽然觉得博善门的中兴大业，就要由吉儿、祥儿他们来实现了。”语气中满是英雄迟暮的意味。

姬从易强颜笑道：“伯父不必如此消沉，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伯父正值壮年，只需祛除心中的魔障，修为进境自然不可以道里计。”宫成刚心中的魔障无外乎痛失爱子，姬从易怕他愈发沉闷，又道：“此间既已事了，从易去和诸位长老再见一面，便动身前往知芒山。伯父你在此多加小心。五行阵虽妙，也要加派人手，认真巡逻，一旦有疑点，及时处理方可保证万无一失。”

宫成刚道：“这我省得。”

十位长老人在博善大殿等候。姬从易和诸人见了，自然又是一番招呼。此时众人已认了姬从易客座长老的身份。本来姬从易年纪幼小，修为却着实不低，因此之故，众位长老对他满是赞赏，但此时这赞赏中也多了几分敬重。

见礼之后，姬从易便要离去，众人本待送他出门，走到院中时便让姬从易阻住了。只听姬从易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是在念何种咒语，却见他身体已然浮在半空中。待身形平稳，又见他双腿上的裤管鼓动如浪，周围微风乍起。众人都是行家，自然知道那是真气灌注双腿所致。众人眼中姬从易只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却没想到竟有这般功力，心中更加赞叹。内中对轻功造诣最为高深的三张老白尚留更是口涎直流，原来早已呆住了。

姬从易的一声轻啸“我去也”，把众人从惊奇中惊醒，这才发现姬从易已在百丈之外，身形渐小，变成一个白点，直至消失。

直到姬从易消失后许久，大长老金连山从面有喜色地向宫成刚道：“成刚啊，咱们这次可是捡了个送上门的宝贝啊！这娃儿一身修为莫测高深，对技巧的运用似乎也不比咱们这些老怪物差呀。今后得他之助，博善门中兴指日可待啊。”

二长老丘燎一呆，虽然自己对姬从易评价已经很高，却是没想到大长老对他也是如此看好。看了看正在擦拭嘴角口水的白尚留，道：“更为难得的是，他眉宇间一片平和，当年吉儿年少有成，也难免轻狂，这孩子却没有一点骄狂之气。即便不去考虑他那让人眼热的身世背景，在江湖上也该将会是个领头的人物。若是先前由他来提出入门一事，只怕我们考量来考量去也是现在这番模样。”丘燎对玄学造诣不低，看人向来是入骨三分，却是难得给人好评的，同时他在众人中也是智计最高的一个。此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足见他对姬从易十分满意，也安了其他长老的心。

四长老笑道：“老三，看你刚才的模样，八成是想要拜师学艺了吧？”原来十位长老中，老四郭纯最是诙谐，除了二长老之外，谁的玩笑都开得。他名虽为纯，心却是十分不纯，时时想着捉弄别人。不过也倒难得，这次居然没有寻姬从易开心，到让众人也纳闷了一回。

白尚留面色一红，骂道：“你这家伙，就知拿别人开心，你以为我没见到你刚才两眼发直的模样？老九老么，你们也见了？平日了你欺负人欺负惯了，这次见了这娃儿反倒老实了，莫非你也有居心？”

九长老、十长老是一对双生兄弟，心意相通，练成了博善门最为难练的合击之术“夜修罗”，虽然单人的实力并不强横，但兄弟联手，便是四位其他长老一起出手，也未必能够占到便宜。

只是这兄弟二人向来少语，此时白尚留开口提问，二人也只是说：“娃儿不错，不错，不错。”却只字未提郭纯的事情，把白尚留气得直翻白眼，骂道：“早知道你们两个哑巴不会配合，还不如不问。”郭纯却是哈哈大笑，好不得意。

余下四位长老为人中规中矩，对姬从易也满是溢美之词。只是博善门众人对姬从易的赞赏是无法传到当事人耳中了。此时姬从易正全力奔行，速度已到了自己所能承受的极致。姬从易心中暗想：想不到我全力催发竟然能达到如此速度，照此下去，只消一天时间便可赶至知芒山。

修为有所提升，姬从易自然有些高兴，只是喜悦尚未散开，晴空中一声霹雳传入耳中。姬从易暗恼雷公乱放响雷，脚步却还是停了下来，悬空转身，看着侧面那处轰鸣的地方。这一看，不由得让姬从易心神动荡：只见不远处凌空开了个圆洞，洞中色彩碧蓝眩目，和周围迥然不同。洞中从容走出一个羽扇纶巾的素袍青年。青年身后似是有人送行，但到了那洞口却让什么东西阻住。那青年回身朝洞中人施了一礼，这才转过身来，再不回头急驰而去。那远去的方向，竟似是和姬从易同路。姬从易一呆，再看那洞口，早已不知何时消失了。姬从易这才明白先前的那声炸雷，乃是苍天破裂时发出的。正待细细思索，一阵熟悉的气息传入鼻孔，心下一惊，才想起那素袍青年，却早就没了踪迹。

忽然想起那气息和自己在听风雅阁所察觉的完全一样，只是浓烈许多，姬从易似是想起什么，嘴中喃喃道：“这就是仙人么？”

周围早已一片静谧，那气息也渐渐消失。姬从易到那洞口消失的地方，察看片刻，却是一无所获，这才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抛开刚才那事引起的诸多疑问，发足往王母峰飞去。一路上，那股熟悉的气息时强时弱，但过了乾京之后，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姬从易本待先回京城看看，但想起北门哲告知自己的那个卦象，也就打消念头，一心一意往知芒山去了。反正京中两年内比较平静，此刻早些找到山上的众妖才是要紧。

零落红尘
卷四·一 染尘碧莲

卷四·一 染尘碧莲

作者：末零

“白麟，你说他们这几天真的都能修炼到三魂四魄甚至六魄？”碧莲坐在一个树杈上，晃着双脚，朝趴在地上的白麟道。

白麟一动不动，鼻孔却发出哼哼的声音，似是反对碧莲打扰自己休息。

碧莲见状，从树上跳下来，恰好坐在白麟身上。白麟身子一颤，正要起身朝碧莲发威，却忽然觉得脖颈一阵剧痛，耳边传来碧莲那能震破自己耳朵的大吼：“死白麟，你快给我起来，我都问你十几次了，一次都不回答我！要是让从易哥哥看到你老是变成这副模样，看他还带不带你！”

白麟猛一起身，把碧莲从背上摔下来，周身亮起一层光芒，身形渐隐，不多时，光芒散去，露出白麟的人身，不待碧莲发飙，破口大骂道：“你这小丫头，没大没小的，连我你也敢欺负，是不是仗着从易护着你，就以为我不敢教训你？从易走后，你就一天比一天顽皮，现在这个样子，从易要是还再喜欢你才怪！”

碧莲倒是没见过白麟发火，虽是有些愕然，但还是爬起身来，笑嘻嘻地道：“从易哥哥怎会不喜欢碧莲呢，你不要唬我啦，这些可都是爷爷教我的……白麟，你告诉我嘛，他们真的很快都能再修出几个魄来？”

白麟斜着眼睛道：“我叫你好好修炼，你不听，等再过一年两年的，他们都和你一样，看你还有什么好炫耀的。”

碧莲吓了一跳，自从修成三魂七魄，自己好像确实没怎么修炼过，要是真的像白麟说的那样，从易哥哥真的不喜欢自己怎么办？想着想着，心中不由有些担心起来。

白麟看在眼里，暗自得意，暗道：“碧莲这些天每天都来找自己的麻烦，也不知道游琴爷爷都教给她些什么。现在她心里害怕，自然会去认真修行，那就不会再来烦我了。只是将来她若知道了真相……罢了，先不管这些了，到时让从易管管她就是。”想着想着，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碧莲忽然道：“白麟，从今天起，你陪我修炼！我就不信，真会像你说的那样，一两年后我就跟他们一样！”

白麟心里“突”地一跳，暗叫糟糕，却满脸堆笑道：“碧莲妹子，这修炼可是你自己的事情，跟我可扯不上什么关系。再说你现在到哪里去修炼？东村？西村？”

碧莲兴奋的脸蛋霎时冷了下来，苦着脸道：“那你说我去哪里修炼呢？”

白麟道：“这个我哪知道？你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知道的该比我清楚才是。不过，倒是有个地方，只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去。”

碧莲马上又开心起来，道：“只要有地方，我就去。你快告诉我那是什么地方。”

白麟转脸不让碧莲看到自己的表情，道：“那地方是……哎哟，谁？”尚未说完，头上挨了颗石子儿，白麟捂着脑袋四处张望，却没见到有何异常，转身看碧莲，见她也是满脸愕然，不由心中紧张起来。有人靠近，自己竟然毫无察觉，那人的修为莫非高得离谱？

忽然碧莲惊叫一声，把白麟吓了一跳，正自惊愕，碧莲已越过自己，朝自己身后跑去。白麟回头一看，却见一个少年正朝自己做着鬼脸，正是姬从易。

碧莲扑到姬从易怀中，娇声道：“从易哥哥，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知道啊，白麟这些

天老是欺负我，刚刚还要把我骗到什么不知名的地方，想暗算我呢！”

听着碧莲的话，白麟的脸色刷地绿了起来，很恨地看着背对自己的碧莲，眼神中的气愤简直要把她撕开。

感受着碧莲修为的变化，姬从易暗暗称奇，几日间碧莲的修为竟精进不少，但听白麟说的，碧莲这些天应该没有修炼才是，莫非此间还有别的变化？想着想着，不由看向白麟，见了他的表情，朝他灿然一笑。白麟一呆，竟忘了再生碧莲的气。

碧莲见姬从易不说话，又问：“从易哥哥，你怎么不说话？”

姬从易把碧莲从怀中推开，道：“我刚刚去了村子，遇到婆婆，说你和白麟大概在这里，我就过来了，正好听到你们说话。”碧莲腻在姬从易怀中，着实让他有些吃不消。

碧莲道：“哥哥这次回来，是不是不走了？那碧莲以后就跟着哥哥修炼，不理白麟了。”

白麟白了碧莲一眼，道：“从易哪有工夫陪你修炼，这次回来，是要把你带出去卖了！看你这小丫头以后还嚣张不嚣张！”

碧莲嗔骂道：“我是小丫头，你又比我打多少？不过是个毛头小子！”

白麟不置可否地转过脸去不理她。姬从易却是满脸惊奇，暗道：“碧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似是知道姬从易心中所想，白麟道：“自从修成人身，这丫头就整天缠着爷爷要学人间的东西。唉，也不知道爷爷整天都教她些什么，才几天工夫，就变成了现在这般模样。从爷爷那里回来就开始折腾我。我说从易啊，你可要好好管教一下她，不然以后这日子可就难过了。”

碧莲哼了一声，道：“从易哥哥，你真的是带碧莲出山的？”

姬从易道：“我遇到了点麻烦，来找你们帮忙。碧莲现在能帮我了吧？”

碧莲道：“爷爷说你很快就会带我出去，果然没有骗我，只是人间的东西我还没学完，就这么出去，不是要给哥哥添麻烦了？”

姬从易这才明了碧莲变成现在这副性情的原因，心中感动，道：“碧莲怎么会给哥哥添麻烦呢。到了外边，哥哥给你介绍个姐姐，到时候你和她一起修炼。好了，先回村子。”

白麟把姬从易拉到一边，低声问道：“从易，你是不是想就这样照顾碧莲一辈子？”

姬从易愕然道：“你怎会这么问？”

白麟撇撇嘴，道：“在山上你不想让她学些人间的东西，出了山，你又要安排人照顾她，难道不是那个心思？”

白麟说得轻松，姬从易却是心中狂震。自己对姬宁儿、碧莲，似乎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思，而对宫中那位维燕公主，这些天来也比以前照顾多了，莫非真的如白麟所言，自己存着那样的心思？

白麟见他不说话，打了个哈哈，道：“反正从小到大，你都是不怕累的主儿，我就不说你了。”

碧莲忽然停下脚步，盯着白麟道：“白麟，你鬼鬼祟祟地拉着从易哥哥，跟他说什么呢？”

姬从易眉头微皱，道：“碧莲，以后不要这样。”

碧莲吓了一跳，委屈地道：“哥哥，你生气了？爷爷说我多学些人间的东西，你会喜欢，爷爷骗我！”说着说着，双眸已起了一层迷雾。那泫然欲泣的模样让姬从易一阵心痛，忙道：“碧莲不要多想，我没生气。都这么大了，还跟个小孩子似的。”

碧莲却道：“碧莲本来就不是大人，爷爷骗我，你也吓唬我……呜呜……”让姬从易一说，本是噙在眼中的泪水霎时决堤。

白麟看在眼里，幽幽一叹，也不理会二人，径自走了。

姬从易一边安慰着碧莲，一边慢慢跟在白麟后面，待碧莲泪水停下，问道：“刚刚在村中只见到婆婆，妖也少了许多，爷爷和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碧莲哽着声音道：“爷爷在玥草那里又建了个村子，搬了一些妖过去。就一直在那边修炼了。爷爷说把村里的妖分开来，将来若是有什么变故，也容易应对。”

姬从易道：“那玥草那边的五行阵呢，爷爷是怎么处理的？”

白麟道：“我帮他把五行阵的十个阵脚加固，外围又照你五行阵的样子多加了一层。现在那里虽然无险可据，但若真的出了什么变故，一时半会也不会有事。”

碧莲在白麟说话时张了张嘴，却终究没有说话，此时开口道：“从易哥哥，你遇到什么麻烦了？现在你的修为可比我高多了啊，带我出去能帮上什么忙？”

姬从易道：“这倒不是修为的问题。只是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到时候也让你们见识一下人间的事情。那边博善门本身也是有些实力的，若不是那帮邪人中有道士，我也不会来找你们了。”

白麟听到有道士，疑惑道：“现在人间的道士是不是很少露面？听你说的，似乎问题不小，难道出世的道士都是些法力高强之辈？”

姬从易道：“那道士的道行如何我也不很清楚，不过那些人在七宝山四周设的那个阵却是着实厉害。我若是晚些到博善门，只怕不用别人出手，博善门千多年的基业就要落入别人手中。”

白麟和碧莲脸上俱露出惊愕的神情，碧莲道：“那博善门既然有千年的基业，怎么会顷刻间就让别人夺了权去？”

姬从易道：“等见到爷爷，我再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刚刚听你们说，这边的妖修为进境都十分迅速，那是怎么回事？”见碧莲一脸茫然，又转向白麟。

白麟道：“我也不是很清楚，想来应该是你那正反五行阵的功劳。”

姬从易倒是没想到这个，细想一下，也觉似乎有理，在正反五行阵的压制下，不管是玥草处，还是八卦洞，灵气都是无法外溢，这时进入其中修炼的妖便成了唯一宣泄的地方。只要这些妖适当引导，就可使得自身修为大幅提升。

零落红尘

卷四·二 初下凡尘

卷四·二 初下凡尘

作者：末零

游琴在八卦洞修行并无益处，便让藤妖带着一半村民守在那里，自己则主管了玥草这一处的村子。此时游琴正在入定，姬从易知他向来入定不深，便让碧莲把他叫起来。

姬从易把山外的情况大致说与游琴。游琴沉吟片刻，道：“你这次回山就是要带几个帮手？”

姬从易点头道：“大华对妖类限制颇多，京中又出现妖类作恶，甚至至今尚未找出元凶。表面上朝廷会对妖类更加限制，从易却觉得情况不像这样，那些妖类大多十分邪异，修行方式与这里的妖类大不相同，气质上差异更是相差万里，皇上见了这里的情况，一定会明白个中关键，甚至会任命妖类为官，管理各地的妖族。”

游琴道：“妖王现在还在人间，若是北门哲这么做，惹怒了妖王，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你道北门哲敢担这样的风险？”

姬从易笑道：“妖王的事，从易也曾想过。只是妖王现在既然纵容自己子民作乱人间，也就不好说什么。虽然他身份尊贵，道行也不是一般人可比，但大华皇室又怎会是平庸之辈？虽不足与妖王对抗，却也是可以让妖王有些顾忌的。”

游琴盯着姬从易，眼中异芒连闪，良久才道：“果然是姬康的儿子。当初你爹要我千万别教你玩弄权术，不知是有先见之明抑或什么别的原因。”

姬从易愕然道：“当年我爹还曾这样嘱咐过你？”想起自己告诉父亲要为其分忧的事情，忽然心中微酸。

碧莲见他异样，忙问：“从易哥哥，你怎么了？”

听到碧莲说话，白麟也看向姬从易。姬从易摇了摇头，道：“没什么。爷爷，本来我是想带些村里的妖类过去的，现在看来是不行了。或许要不了几年，他们都能修成人身了。这次就让白麟和碧莲跟我去，村里的事情还是你和婆婆多操心一些。”

游琴道：“这我知道，会去和藤妖说的。不过既然时间无多，你和他们就早些动身。碧莲啊，以后你就跟着哥哥吧，有空拉着他回这里看看就行了。”

碧莲雀跃道：“碧莲知道，爷爷，你和婆婆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游琴哈哈笑道：“碧莲这么关心我，爷爷知足啦。”

碧莲满心欢喜，急急拉着姬从易出门。白麟正要跨过房门，却让游琴叫住。白麟回头看他，却是什么也没说，只是眼神中有委托之意。白麟知道他是放心不下姬从易和碧莲，点了点头，追姬从易去了。

到了村口，姬从易回过头来，村中布局一览无余，眼睛不由赞赏地看向白麟。白麟对阵法的修习也是从和自己同上王母峰时开始的，这正反五行阵自己也只是给他讲解了两遍，便有如此体悟，着实十分难得。

白麟感受到姬从易的心意，笑了笑：“此去七宝山三千余里，还是我来带你们一程吧。”也不待姬从易回应，身上毫光骤亮，顷刻间又化作麒麟模样。

待姬从易坐好后，碧莲坐到他身侧。白麟一声低吼，霎那间腾云驾雾。碧莲心中紧张，闭上眼睛，待睁眼时已是在半空中了。白麟的速度姬从易已经领教过，此时也有了准备，不像碧莲，虽然自己也可以做到，却是从未做过。

天上风大，碧莲缩缩身子，终于蜷到姬从易怀中。姬从易低头看看她酡红的双颊，轻声道：“冷么？”

碧莲点头道：“有一点。”这一轻轻的动作弄得姬从易怀中一阵麻痒。

姬从易忙脱下外衣，给碧莲披上，道：“从这里看下去，天地似乎又是另一番景象，你不想看看吗？”

碧莲把衣服又给姬从易传上，道：“不用了，我还是运功御寒吧。”

二人动作不小，好在白麟后背够宽大，倒也十分平稳。姬从易知道碧莲意思，讪讪一笑，传上衣服，又把她拉回身边。白麟有所察觉，速度略缓，回过头瞪了二人一眼，立马又飞快起来。

傍晚时分，一行三人便已来到七宝山。算算时间，离郑吉告诉自己的，竟还剩下两天。

虽说七宝山受到西门无悔的限制，但总归是人间胜地，人还是很多。姬从易也不好太过惊世骇俗，让白麟变成人身，施展轻功，从山脚往山上登去。化成人形的白麟也是英俊潇洒，加上本就出色的姬从易和碧莲，一时间也引得不少人侧目。好在博善门的地头，还没有人公开闹事的，众人也只是惊叹而已。

宫成刚早已接到消息，知道姬从易已经回来。虽然对姬从易的本领早有领教，但还是不大相信他是从知芒山找来的帮手。此时宫成刚在博善门大门口等着姬从易，一见他的身影，便迎了上去。

白麟和碧莲只是默默跟在姬从易身后，宫成刚虽然见了，却也不好招呼，只等着姬从易引见。说了双方身份，碧莲只是略一躬身，白麟却只是点点头。

姬从易看看天色，已是日薄西山，道：“他们还没回来？”

此时众人已来到博善门给姬从易安排的住处。宫成刚道：“还没有，估计也快了，三位随我到门中等候片刻，若天黑后还没有回来，我们就给几位接风。”

姬从易忙道：“伯父不用太客气。碧莲和白麟不必从易，他们修的只是道法。至于接风，还是由京中回来的弟子去，我们就不用了。”

宫成刚道：“这怎么好……”

白麟接口道：“宫门主不必客气，今晚我们要和从易一起勘察一下四围的状况，若是由所需求，自会向门主讲明。门主若是有事，就不用招呼我们了。”

宫成刚忙道：“现在门中也没什么好操心的，既然你们不愿参加，我去和大家说一声。”眼睛示意姬从易随自己出去，便转身走了。

姬从易对碧莲二人道：“你们不要随意走动，我片刻即回。”不待二人搭话，已追宫成刚去了。

宫成刚道：“从易，昨天你走后不久，便有人来此刺探，却让五行阵给挡了回去。他们即是邪魔外道，未必便能等足十天。这九天来我一直在担心，却还没发生什么事情，就怕今明两天，弟子们都要准备后天一战，必定要好好休息，若是这时他们前来滋事，真不知该如何才好。”

姬从易道：“这个伯父放心，我这两个朋友虽然阵法不如我，但道法运用可比我强多了，到时只要让他们帮助催动阵势，应该可以抵挡一阵。”

忽然一个弟子禀报：“掌门，大师兄、二师兄回来了，现在正在前厅等着见掌门。”

宫成刚道：“你去叫他们现行休息，我片刻即到。”那弟子去了，宫成刚又道：“从易可要一同过去？”

姬从易道：“我去和碧莲他们打个招呼，伯父请先行。”

回到屋中，白麟正在随手翻看桌上的书册。碧莲道：“从易哥哥，那位宫门主看起来脾气很好啊。”

姬从易苦笑道：“他脾气若是不好，早就让你们刚刚的无礼给气坏了。”

白麟道：“无礼？好像有一点，不过我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也无所谓。”

碧莲却道：“我们刚刚怎么无礼了，爷爷也是那么教我的啊。”

姬从易道：“算了，不说这些，白麟，你带着碧莲在四周转转，我先去一趟前厅。郑吉祥他们回来了，我去看看。”

碧莲不依道：“我不和白麟一起去，等你回来我再走。”

姬从易盯着碧莲看了一会，道：“好好好，依你就是。白麟，那你先自己随便看看。博善门的房屋排布颇有玄机，看你能不能看出些什么来。碧莲，你就先在这里等我回来。”碧莲连声抗议，姬从易却不管她，和白麟一起径自出了房门。

来到前厅，宫成刚正和郑吉祥两兄弟说话，见姬从易来了，二人各自招呼。姬从易见厅中弟子俱是满脸大汗，知道一路行来相当疲累。

郑吉道：“王爷，你这么快就到了？”

姬从易笑笑道：“我到这里已经有些时候了。不过你们这么快就到这里还真出乎我的意料。”

郑吉道：“我们一路上换了好几次马，总算早一日赶回。刚刚听师傅说你已经到了，我和二弟还不相信，见了王爷本人，我们也算放心了。方才进门时见到门口似是有个什么阵法，那个是王爷弄的？”

姬从易道：“那是昨天我刚来此地时弄的，怎么，你对那个感兴趣？”

郑吉道：“阵法道术这样玄妙的东西，郑吉就是有心也难以学成。”转向宫成刚道：“师傅，现在有王爷在这里，您也能放心了。”

宫成刚道：“我倒忘了告诉你们，从易现在是我博善门的客座长老，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们的师长！”

姬从易道：“伯父你这是折杀我了。从易虽然忝为博善门客座长老，却不想让这长老身份把我们隔阂起来。郑大哥、郑二哥，以前我便要你们直接喊我从易即可，你们却偏要弄得那么生分。”

郑吉尴尬不语，倒是宫成刚道：“从易，些许称谓，你又何必那么在乎。他们不肯照你说的叫，那是他们不配做你朋友，现在便只是你的属下，也是你这长老可以管教的门中弟子。”

姬从易道：“听伯父这么一说，从易倒真是太着于痕迹。好了，各位从乾京赶到这里，一定十

分疲乏，从易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零落红尘
卷四·三 百草山园

卷四·三 百草山园

作者：末零

回到居所，碧莲正噘着嘴巴独自生闷气。见姬从易回来，立即高兴起来，央他陪自己四处游玩。看着她那楚楚可人的娇颜，姬从易实在无法拒绝，带她去了，顺便察看一下五行阵。

见识了百多人摆出的大阵，碧莲也心神激荡，问道：“这和山上的那个阵是同一阵法？可比那些用石头草木垒出的东西厉害多了呀！”

姬从易也觉得阵势细腻不少，一问方知是白麟指点过的。那日姬从易走得匆忙，也不曾对这些博善门的弟子细细指导，此时见了白麟修正的阵势，姬从易也不由赞叹他心思缜密起来。如此细腻的正反五行阵，比原先的模样厉害了不知凡几，外人想要攻破，不付出绝大的代价，绝无可能。

姬从易闻言点头道：“碧莲，上次你送给我那些天材地宝，我带了一些，不如现在就去把它们练成咒符，以备不时之需。这里山景优美，却也不是一日两日便会消逝的，以后我再带你出去看看就是。”

碧莲本就是因着前番姬从易拒绝自己才让他带已出行，兼之帮从易哥哥炼制符丸是对他有益之事，此刻闻言，自然不会反对。只是用这些天材地宝炼制符丸，若不能找出个四周空旷且无人干扰更要灵气十足的好地方，便埋没了宝贝，空有神效而不能用了。

想及此地主人乃是博善门，对山上的地形该是十分了解，姬从易带着碧莲找回姬从易，三人一同寻宫成刚去了。

博善门确实无愧于“博”字，待姬从易言明要求，宫成刚立即带着三人来到一处园子，道：“此处百草山园乃是百多年前诸位先祖师参天悟道、修炼《博善大典》的所在，地势开阔，想必合你心意，至于灵气之类的，我不懂，也不好多言。”

姬从易跨进园门，果见此地地势开阔环境怡人，处处皆是萋萋芳草，令人心旷神怡。园门以内，有十丈余平地，中间突起一座小丘，高只及院墙，园外树木阻隔，却让外人无法看清园中景象。放开六识，略一感应，姬从易已知园中灵气虽称不上丰沛，却也足够炼制符丸。

宫成刚见姬从易面有喜色，知道事情已成，道：“那我先回去，命人准备些饭菜。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姬从易道：“此园外面，方圆十丈之内莫要有人干扰即可，其他就不必了碧莲不食人间烟火，伯父也不用准备太多。”

宫成刚去后，姬从易站到小丘顶端，深深吸了口气，道：“白麟，你在外边给我护法，碧莲帮我炼制符丸。这些天材地宝，融为一炉，也不知能炼出些什么来。万一除了婁子，就靠你了白麟。”

白麟微微一笑，一声不响地坐到山脚。脸上那略显诡异的笑容让碧莲心中一阵不安。姬从易见状，瞪了白麟一眼，道：“碧莲，白麟和你开玩笑，你不用理他。”

白麟轻哼一声，也不理会，只是盘膝坐下，等着二人炼符。姬从易见白麟已然就位，向碧莲道：“这些天材地宝是你采来给我的，有什么用处应该清楚吧？”

碧莲道：“这些东西的性子我大多了解一些，给从易哥哥打下手不会出问题就是。”

姬从易道：“那我们就开始吧。”双手在头顶结了一个手势，然后盘膝坐下。碧莲盘坐他身边，两只玉手作捧钵状。姬从易口念真言，铺开在地上的那些天材地宝纷纷离地，往碧莲手中飞去。待那些宝贝尽数落入手中，碧莲轻咤一声，两手一合，那些材料竟让她捂在手心。

姬从易在面前凌空画了一个圈圈，往圈里吹了口气。只见绕着那圈子微风乍起，卷起根根绿草，夹杂些许泥土。那微风越吹越急，形成风壁，直到从乱草、泥土中挤出水来。那水也随风旋转，绿草却变成灰黄色。又过了少许时候，风壁渐渐现出暗红色。姬从易低吟一声，也不知从何处招来一把匕首，让风壁撕磨。本来有如形质的风壁却忽然迷朦起来。

白麟在外边看了，也暗暗心惊。

就在风壁行将淡无之时，姬从易轻唤一声碧莲。碧莲听了，捂着宝物的双手伸进风壁，旋即缩回，手中的东西却没了踪影。

碧莲吁一口气，身手抹了抹脸上的汗，却是痴迷地看着姬从易。姬从易满脸肃穆，双目微闭，两手在风壁两侧不停地变换手势。忽然一道霞光从空中击下，一直刺入风壁中心。姬从易身子一震，睁开眼来，凝神注视着渐见衰弱的风壁。

此时风壁受那霞光影响，四围一片氤氲，无法看清里面情形。姬从易低喝一声：“开！”仿佛开炉一般，霞光隐去，上千颗色泽怪异的符丸悬在半空。

碧莲拍手道：“从易哥哥，这些符丸与你在山上炼制的大不相同，看这色泽，想必也是十分厉害。”

忽然姬从易身子一歪，碧莲赶紧扶住，急急道：“你怎么了？”白麟见了，也来到二人身侧，一挥手把尚且悬在空中的符丸收入袖中，这才看了姬从易一眼。只见他脸色灰白，额头冷汗连连，却是强自撑住，不想让自己倒下。

白麟他姬从易从碧莲手中接过，道：“他只是一时脱力，只需休息片刻即可，不是什么大事，你也不要担心。过会儿你好好服侍他休息，我把这些符丸处理一下，那五行阵也需人监管。”

姬从易道：“白麟，若是今晚有人来袭，就全靠你了。这些材料果然是宝贝，竟然化去我如此多的功力。”

碧莲见姬从易说话，也略微放下心来，和白麟一起搀扶着他往居所走去。

姬从易见碧莲终是一付担心模样，心中一暖，朝她笑道：“碧莲，不用这样担心我。我若是不吃些苦头，将来怎么照顾你们？”

碧莲俏脸一红，却没说话，扶着姬从易的手却紧了紧，似是生怕他就此离去。白麟朝姬从易笑笑，松开手，让碧莲一个人扶他去了。

白麟已对博善门内地形十分熟悉，尤其是正反五行阵的十个阵脚。他从姬从易炼制的上千颗符丸中选出二十余粒，依照色泽上的些许差别，交给把守阵脚的博善门弟子，说明用途，又吩咐说今明两夜尤其重要，切不可掉以轻心。

那些弟子俱是博善门的精英，知道白麟与姬从易一样皆不是常人，对白麟很是恭敬，白麟的话

自然分量也足了起来。

回到住处，姬从易已然睡下，碧莲正坐在床边发呆。白麟咳了一声，道：“碧莲，你出来一下。”

碧莲看了看熟睡中的姬从易，这才随白麟出去。白麟本领高过自己，碧莲心知肚明，平时只是嬉闹而已，此刻见白麟面色肃然，知道他必有重要的事情要告知自己。

白麟道：“碧莲，你可知从易为何会出现今日的情形？”

碧莲思索片刻，摇头道：“从易哥哥虽然修行日浅，道行却比我高许多。刚刚我只是略有疲惫之感，却没有像他那样。莫非是那道霞光的缘故？”

白麟道：“那道霞光出现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碧莲道：“那霞光看似轻柔，却让我生出有如形质的感觉。我修炼时偶而也会出现霞光，却都不像这次这样。”

白麟叹道：“我虽不知那霞光到底是何物，却隐约觉得那种霞光不是你我可以修炼出的，也不像是从易接引天地之气而来。甚而至于那道霞光本就不是这俗世该有的东西。只是那道霞光着实让人眼热，若是让不知内情的人见了，恐怕又会有诸多事端。”

碧莲忽然惊道：“刚才我和从易哥哥是在那小丘顶上炼制符丸，霞光又是从天上而来，看见的人应该不在少数，这可怎生是好？”

白麟道：“这你不用担心，那院子虽然看似空旷，实则有许多不在明中的布置。表面上外人无法看清院中景象是因为园外树木阻隔，实则是因为园里不为人知的阵法。”

碧莲道：“阵法上从易哥哥的造诣远比你深厚，怎么他不曾发觉？”

白麟道：“那是因为他直接上了山头。你要他去山脚略一察看便知，或许还能让他识得那是什么阵法。”

碧莲道：“经你这一说，我倒是有些想法了。从易哥哥天纵奇才，我不管那霞光是什么东西，只是他现在不能轻易动用就不该让他再用。万一出了岔子，我们谁可就也不知该如何处理了。阵法的事情，还是等从易哥哥醒了再说。”

白麟道：“你从易哥哥福大命大，心也不小，刚刚他还说要照顾你们。便是不用你担心，他也会好好保护自己。只是霞光一事，他可能也不甚明了，有时间你问问他。”

碧莲道：“你怎么不问？”

白麟笑道：“我这不是让你多关心他嘛。到时候他感激涕零，要报答你，你可别忘了我。”说完径自跳开，大笑起来。

碧莲羞怒，便要追去，怎奈白麟修为实在高过自己，此时有心避开自己，想要追上他，是说什么也不可能了。望着白麟遁去的方向呆了一呆，又回身守着姬从易去了。